

鄒南臯先生集選序

是集也吉水鄒君爾瞻所譔著而侍御葵  
源余君為梓以傳者也君自登仕版輒論  
糾權相之戀位奪情者是時氛曠蔽

日被重譴謫戍夜郎居七年

天日開霽

賜環易袂矣先後掄諫省改銓曹皆弗旋

安厥位非

明主初意也君優游留署尋退棲南臯之野而道日尊名日重海內士無論識與不識咸稱之曰南臯先生云余曩典留雍時曾晤君子講席比君赴銓司之

命甫詣闕而余釋春曹歸君就行色中一晤語焉蓋自是而余跼伏荆扉者凡十七載魚筒雁足好音屢：頃得君集讀之如炙丰容聆譚吐奚帝講席旅邸時景象也夫古昔才士多好自誇詡又常嘆知己之難逢陳孔璋善書檄不閒詞賦而自附於司馬長卿丁敬禮鐵中蟬：耳乃其自譽曰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曹子建一彈一許遂欲定千古月日

顧敬禮之文今安在哉益以信譔著之艱  
如是君潛心性學遠則周程朱陸近則河  
東餘姚溯索論難於宗傳一脉卓有冥契  
不屑以詞章鳴者惟是陶寫性靈興懷成  
詠藹然若春冷然若秋而世之鄉慕君者  
咸覬得片言為重君特用聲氣之同應之  
無飾語亦無避忌豈與夫騷人墨客競麗

爭奇又豈規々然為之較量曰待後世相  
知而吾文始定也大都君心事如青天白  
日出處如行雲止水所為詩章亦似之由  
今誦其集處遐荒無賈生賦鵬之感還  
清朝無韓子慶雲之頌諸所酬答譔述無  
李賀嘔心之苦詞贍而逸氣雄而典有道  
之言信足傳也余老且衰學殖落矣宜擲

筆裂研以畢餘生特以一念景企私衷僭  
弁君集端如此

萬曆丁未仲秋朔日晉江侍生黃鳳翔拜

手譔



附

宗伯儀亭黃公手啓

捧讀

佳集滿几瓊瑤論心性則奧突洞開論人物則妍媸  
如鏡真後學進趨之的當世得失之林也兩侍御  
序中有英風傑氣語時似有之而盛美未颺不佞  
因不揣荒蕪謬裁小序竊謂

老丈心事如青天白日進退如行雲止水所為文章  
亦似之頗於

龍文鳳采窺見一斑第全篇自覺拙陋耳

題鄒南臯先生集選序

世所稱文士家言類鈞棘其詞軋茁其句  
以為秣林之藻續不復求之理窟間有譚  
及理道者徃徃拾支離之余唾借影響之  
陳言而心體性真漫無省悟亦何貴於立  
言哉余年友鄒爾瞻氏少稟奇姿負偉氣  
甫登籍侃侃封事扶翌綱常觸忌冒諱窟

南華真經卷之五  
五  
謫遐荒余筮仕稽陽寓書相訊大畧謂陽  
明先生昔貶官龍場羣狐狸侶豺狼不惟  
富貴俗慮不入於衷而節義高標亦無處  
倚着後來勛業道德悉從一竅靈明發之  
兄今所立之志不愧先哲所居之地是即  
龍場弟將拭目大成等語公欣然會心以  
余言為有契也居夷困頓者且七載嘿悟

本心洞見道體攄所自得發之篇章形之  
歌咏不出儒者矩矱之中而亦不着儒者  
事理之障不脫烈士英傑之氣而亦不留  
烈士憤激之腸蓋節義文章道德性命渾  
融合一真足維風而立教者乎余觀風江  
右行役安城邀公以一小艇晤語文江舟  
次芝蘭臭味種種愜衷亟索公所為撰著

頗有吝色東懇數四而後出笥中箴藁示  
余余展誦賞心携之行篋晨夕玩味宛如  
坐春風飲醇醴也京國晤余少原侍御譚  
公意氣問學蓋昔令永新時莫逆於心者  
謂茲集不可以無傳慨然捐貲付匠手余  
即不文何得無言以寫胷臆彰懿美耶夫  
以言傳世終不若以學經世公身雖退譽

望益崇

聖天子念忠蓋舊臣不宜久寘巖穴旦晚  
綸音左右密勿論道宣猷維綱立極掀揭  
事業東越先生不得擅昭代之美稱斯不  
孤余先年貴竹一函之期待哉併書此為  
它年左券又不獨以文鳴已也

年弟吳達可頓首拜撰



鄒南阜先生集選序

昔人以立德立言岐之為兩余謂不然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而韓愈亦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言為心聲猶山川之出雲氣草木之吐華實不可禦亦不容假也世人妄作名字自相刺畫而烏知其非有蓋有二焉詞人墨客雕龍繡虎懸河倒峽非



不謂足藏名山顧以象為楮葉莖柯豪芒  
鋒澤亂之楮葉而莫別而于真體何居否  
則借竺乾柱下之餘瀝以恣洗洋非不諛  
聞而動衆顧于大道則茫如捕風而終蹈  
于荒唐謬悠之弊二者不同亡羊均也南  
臯鄒公髮未燥已負竒骨比釋褐抗疏斥  
柄臣扶倫紀流離夜郎蓋夷狄患難之鄉  
也七年困楚不愠不沮其學日益邃而性  
體日益徹後

詔起掖垣補銓司出入承明陳誼侃侃故  
或一歲歸或二歲歸而大要山林迴翔之  
日為多公于世故人才無所不凝注尤刻  
意于聖賢之學其為文章英風傑氣時露  
毫端而盡絕叫號亢厲之習與人談性命

不求為同亦不求為異要以抒所自得不  
者即金屑亦翳也其作詩歌無煩繩削而  
自合矩矱羈臣逐客全不掛口而時吟風  
弄月有康節空曠之致若其跌宕豪邁則  
幾與青蓮相上下夫詩文如金玉自有定  
價覽者當自得之余令禾川久得從公游  
不淺每訪公廬但見山窈水滌老屋數椽

比鄰學宮問竒者屢恒滿則不待見公而  
已游于廣莫之鄉及聆公言則冷然清風  
解我燥暵後得公集數卷藏之奚囊以資  
展玩則塵滌而竅開猶未及覩集選侍御  
吳安節公夙與公為金蘭好自按江表還  
朝手出集選示余余受而卒業種種皆天  
機流動性靈融液非務華而絕根任達而

自序集選  
後序  
課虛者也付之梓以公同志而吳公為之  
序序挾矣余之為此贅也以吳公頻促姑  
漫衍而置諸末簡

侍教弟余懋衡頓首拜撰



鄒南臯集選目錄

一卷奏疏

論劾輔臣回籍守制疏

條議光 聖德奠民生疏

請宥復言官疏

請推廣德澤疏

薦舉人才疏

災異條陳脩省疏

二卷詩四言古風

家訓

默菴和尚

書劉生卷

示昆弟

勗從子

五言古風

涉沅湘歌

有儒生思南胡精邵堯夫數學持李同野大  
叅書謁予贈之以詩

叅知蒙山陳先生八十

示鄭天台山人

獨對亭書懷次王陽明先生韻

雪中偶吟四首

襟興簡同志十首

閒居襟興三首

舟中寄懷張明成學士鄧以德太史涂汝高

侍御三先生二首

紀慈訓

出都門宿大覺菴遇二僧時偕曾職方徐尚寶

贈但友孟阜

安節吳公之還朝也情不能已再為詩十章

楊如石孝廉計偕

過楊椒山墓碑

五言律詩

禾川別母

夜坐

偶成

諸生天壇歌咏盈野

寫照口占

東羅公給諫

別朱鑑塘老師郊外口占二律情見於辭

太平山房四首

章衡陽省丈赴謫羅定州道文江宿小齋二

首

文昌書院東諸秀才是日校文

清明登先江安人隴有感二首

冬至展先母羅太安人漕坵隴有感三首

藍豫陽國學赴選兼東孟我疆尚寶二首

別依仁山館

寧陽別孟我疆尚寶有懷

劉調赴國子應召

與汝光太史聯舟投贈

五言絕句

遊石蓮洞十首

東王夢鋒

觀瀾軒次謝虛亭韻二首

題覺今堂二首

朋來亭

聞泉亭

大意亭

舍身巖

贈郭生善篆圖書者

偶占七首

別楊如石孝廉四首

龍華寺座

漫吟二首

五言排律

太常王塘南八十

六言古風

題徐柳川樹德堂

七言古風

歸禾川酬諸同志歌

題南臯小隱處

登九華山歌

荆谿吳節母貞裕輓詩二首

七言律詩

禾川別大哥

草堂襟興

書室初成

讀書

寄大哥二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簡朱侍御座師四首

訪朱鑑翁座師

玄潭次羅文恭韻

玄潭觀

謁周元公祠

玄潭觀次曾司空韻是日祀二劉文學

王塘南少卿會講龍華

同仁書院東諸同盟

次汪靜峯使君見懷韻

同諸友集講太雲寺

少原余明府進通邑士縉會講座上有懷

昔年赴戍道出禾川承龍袍溪帶湖賀

脩吾昆仲及龍生作霖高雅感念今昔張

然有懷

陽明祠有感

青原偶感

贈劉述亭郎中

同鄧博羅登雞鳴山時汝德司成同登



理舊稿偶成

謝親知見存

寄陳光庭效堯夫體

看月懷陳光庭

別少原余明府

鷺洲勝會以病阻赴漫占二首

訪劉靜之光祿

桐江晤徐獻和廉訪使

七言絕句

龍華寺舊譚道處也歸來不覺憮然輒成四

絕情見於辭時自都勻環歸

贈唐仁卿三首

贈謝磐谷山人二首

馬上吟二首

出都門謾吟三首

謾吟六首

薛欽字督學楚中二首

俞定所同年赴大名道二首

楊如石任仁堂二首

禾字初同年

天池寺次陽明先生韻四首

友有以居間事謁者作此示之二首

和周吏部海門公韻七首

丁酉元旦口占

沈慎菴父母雪中赴瀧崗書院投贈

文昌諸友共集投贈

偶懷簡瀧崗同社

題焚香圖

題枯木圖

偶吟四首

信斯軒偈似曾文螺

紫極觀夢先太安人

偶占與廖紹松

予獨宿太平山房果清上人遠顧云欲復歸

宗寺予再三難之渠心甚堅予熟察其願

力學力必有合也漫書三絕贈之

同虞汝薇遊太雲寺

再遊靈谷寺時鄧定宇少宰孟蓮渚通叅楊止菴符卿同遊二首

題無學卷兼柬三懷上人時同匡廬

柳渠翁與先大父雙崖公為儒連蹇世皆笑之而二老自喜今後人猶世儒業不廢誰謂儒可笑哉惟賢世兄過我感今追昔口占奉勗

藍生擴之常慮予召毀故作此解之四首

黃儀部庭翠四首

贈梁紹東畫士二首

觀音巖

文江八景

墨潭澄鏡

巽峯卓筆

仁山擁翠

字水拖藍

金灘春漲

劍石晴雲

白沙晚照

桐江夜月

胡瑞芝廉憲過訪

二卷書柬

上朱金翁

謝蕭允隅

啓鄧定宇

其二

東友人

復羊嵩原

答方鳳軒

答穎泉翁

答羅近溪

答李見羅

其二

其三

答鄒文谷

其二

答尤鑑峯

東吳安節

其二

其三

其四

答呂新吾

其二

其三

其四

答趙心堂

東周山泉

其二

答金存菴

答周友山

答陳心谷

其二

上朱鑑翁

其二

其三

答顏冲宇

東徐魯源

其二

答宋都憲

答鍾文陸

答楊貫齋

答丁勺原

答史忠嶼

答李心湖

東馮文所

答蕭漢穎

答王豐輿

東李元冲

其二

東徐匡岳

其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呂叔簡

東馮望山

其二

東駱與涇

答祝無功

答周中岳

答傅楚築

答錢繼忠

東陸五臺

東羅匡湖

東汪登原

東孟雲浦

答田竹山

答江績石

答沈鏡宇

答馮慕岡

其二

其三

東耿楚侗

答劉澹峯

答馮謙川

答吳念虛

答劉淳寰

答宋正吾

答周海門

答陸時乘

答劉直州

答劉開卿吉卿

其二

答朱汝虞

答李養愚

其二

答蔡鳳池

答盛平寰

答楊惟舉謝汝敬

答曾植齋



卷三十一  
目錄  
十四  
答許敬菴

答劉奎陽

答余鏡原

謝沈銘績

謝袁玉蟠

東劉雲嶠

六科公書

東余少原

答錢啓新

東郭青螺

答臨江沈二府

答曾愛吾

答曾敦吾

答管東溟

東蔡虛台

四卷序

易原序

孝經序

識仁編序

宋儒語畧序

讀書全錄序

西江憲政紀畧序

月川錄粹序

仁文會約序

三忠文選序

求仁書社志序

紀善新編序

騰芬圖紀序

四書證義序

羅一峯先生集序

羅念菴先生文要序

胡廬山先生全歸稿序

何善山先生文錄序

黃洛村先生集序

孟我疆先生集序

鄧文潔先生集序

李同野先生先行錄序

王塘南先生語錄序

陳恭介公集序

張陽和先生文選序

吳安節侍御日省編序

壽大宗伯朱老師六十序

壽鑑翁朱老師五十序

歐陽文莊公年譜序

中丞陳心谷先生還越序

侍御鑑翁朱老師還朝序

傅慎所先生再召南大理丞序

太僕少卿王洪陽先生之滁州序

侍御安節吳公還朝序

焦弱侯太史還朝序

觀察禹門丁公陞嶺北叅政序

觀察益齋伍公陞貴州叅政序

啓新錢侯內召序

青螺中丞郭公榮壽奏績序

別謝叔兆先生嘉善令序

別文臺陳先生序

別李君閣序

但孟臯百說小序

石樓徐侯考績序

五卷記

聖像記

文江證道記

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弋陽縣新建文廟并修儒學記

南康星子縣新建儒學記

景東府新遷儒學記

新淦縣重修儒學記

泰和縣重修明倫堂記

清江公署新刻六經正義記

仁文書院記

崇儒書院記

正學書院記

明新書院記

鳳池書院記

同仁書院記

大慈庵記

重脩陽明先生祠記

覺軒記

滁州太僕寺丞廳慎獨軒記

操存軒記

潛龍庵記

南溪蕭氏總祠記

經德堂記

思親軒記

彭澤艤舟記

池州競渡記

明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員外郎顯考性之

壙記

明勅贈顯妣羅氏太安人壙記

勅贈安人賢妻江氏壙記

瑞虹橋記

三節坊記

六卷行狀誌銘

明南京刑部尚書敬吾魏先生行狀

中憲大夫湖廣提學副使冲宇顏先生墓誌銘

銘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我疆孟先生墓誌銘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視軒陳公墓誌銘

明雲蓬彭先生墓誌銘

明潛菴李先生墓誌銘

詔旌貞節喬母令狐氏墓誌銘

明先考雙崖府君改葬白沙墓碣

明大中大夫雲南近溪羅先生墓碑

三孝友處士大叔東源公細叔龍橋公七哥

鯉洲君墓誌銘

吳解元鋌墓誌銘

墓表

南京刑部侍郎踈山公墓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公墓表

屠節婦吳母貞裕墓表

歐陽康節婦墓表

傳

大理寺左少卿健齋曾公傳

刑部尚書鑑塘朱公傳

恭介陳公傳

明嘉議大夫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定宇

趙公傳

書趙學士傳後

左春坊左諭德兼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復

菴吳公傳

書吳學士傳後

廬山徹空禪師小傳

七卷祭文

告諸儒文

廬溪祭濂溪先生文

奠朱鑑翁師文

奠定宇鄧先生文有序

奠冢宰陳心谷文

祭張陽和中允文

祭趙定宇少宰文

祭吳復菴宮洗文

祭胡廬山師文

祭李養愚中丞文

祭萬思默先生文

祭袁玉蟠宮允文

祭曾健齋大理文

祭蕭抑堂即中文

祭師母朱夫人文

祭鄧少宰母太夫人文

鄧母姚夫人哀辭

承德卽雙崖府君鄉賢祠文

先承德卽雙崖府君入鄉賢祠昭告

顯妣羅太安人焚黃昭告



內集目錄  
先妻江安人焚黃昭告

雜著

慧菴上人像贊有小序

王夢峯先生贊

書明道先生語畧後

書象山先生語畧後

書慈湖先生語畧後

書白沙先生語畧後

書陽明先生語畧後

書心齋先生語畧後

書無涯公卷

書太和卷

書天下善士卷

書潛龍菴貞梅僧卷

書準提慧菴僧卷

書胡黃溪扇

書上國勝遊卷

逍遙樓銘有序

瀧江講義題辭

書同心之言別劉抑之使君

書周氏家世傳卷

仁文會約語

白鷺會答問復其一起至其十八止

書白鷺會語後

鄒南阜集選目錄終

鄒南阜集選卷之一

奏疏

論劾輔臣回籍守制疏

題為懇乞

天恩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常事臣  
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張居正父喪居正三  
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



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  
草茅銓伏圭竇恨不躬逢

聖明沐浴膏澤今幸蒙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嗟  
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盡血誠冒干

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啾啾自取越職  
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  
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斲日被  
冠裳無異禽羗敢置身斧鉞披瀝為

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

能獨治也為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

社稷綱常所攸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  
後

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  
身如正人何此之謂也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  
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  
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而欲正人為  
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為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

衽稷耶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數舉姑舉其最著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他

郡邑臣鄉先朝每科聯登科甲者數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游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大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囚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足以示懲來歲其數無異

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  
先盛世草莽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知盡力居  
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  
有之矣折繡檻於彤庭投忠肝於玉陛者未之  
見也間有憂關

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然不先稟命  
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  
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覩黃河泛濫漂  
沒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篙為巢啜水

為食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  
魃為災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  
有司不以奏

聞恐于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携子散之四  
方者衆矣

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  
刺之吏阻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

利

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

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

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

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况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臣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

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

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

陛下之學將終不成

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

南齊書卷之十一  
陸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  
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  
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  
盡言者矣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  
光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信也今居正冒  
喪而議

國事也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  
不孝而縻爵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  
施雖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

孝而固寵也不孝而縻爵祿也流縉紳天下以是

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  
日深者未之有也甚哉居正不可留此位彰彰  
明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觀居正首疏云有  
非常之人然後辨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  
所能辨也是其心盖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  
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  
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  
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墓指而名之



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  
疑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  
旁人之謗議卹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  
言執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  
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  
之喪無貴賤一也旁人謗議是乎非乎尾生之  
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  
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為臣  
酸鼻此其欺罔猶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  
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  
臣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按諸冠裳各垂首  
喪氣一目三嘆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  
乎

皇上下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  
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  
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歸墓當此清朝豈南渡  
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  
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

矣大臣聞喪而不去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固  
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同極事父如此  
事

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之門遺其親能  
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猶有恨焉

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  
不言猶謂曠職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  
為保留輔臣事臣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地一至  
於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  
然不顧私自上

請此其心豈真為

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肯留之其功不高  
身首留之輔臣德我德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  
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  
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  
之

朝廷為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  
勝言哉所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

然因此而遷去又不常矣邇其原士楚先之楚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臣忠悃如此伏乞  
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  
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臣此  
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矣蓋非嚴刑督責以箝  
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噫臣甘為妾婦自  
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為妾婦也碎首玉階  
奚憾哉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

聞

朕

條議光 聖德真民生現

題為直抒膚見乞

賜採納以光

聖德以真民生事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中丁丑  
進士建言謫戍貴州都勻衛臣投荒萬里母子  
睽隔伶仃孤苦日瀕九死甘瘞骨壠穴巖巖  
矣迺荷

隆恩拔之沉淪後齒縉紳臣將毋北征期霑升斗以  
供菽水復何它覲不意

陛下俞臺臣之請授臣以給諫之職拜

命以來凜凜未能稱職是懼已思學貴經世言貴  
用時當有事緘默自持是為曠職時當無事激  
切自許是為沽名今

乾綱獨斷

聖政一新所在懷忠良抱經濟者搜自巖穴即杜口  
不為取容矣且臣少承嚴父之訓長遵師友之

學知悻悻者徒小節而激切者闇中和深自懲  
創恐負明訓敢嘵嘵自多哉斯夕循省念職事  
不可久虛

隆眷不可徒負不避狂瞽敬瀝百一夫譚天下

國家之事在握其要得其要則衆政畢舉不得其  
要興一政釐一弊亦徒竭精神已爾史稱堯舜  
之知在急先務矧知不若堯舜者能後後為天  
下用哉故臣之所譚其要惟在培

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瑣屑細微之事

暫不敢以瀆

聖德嶽嶽高山不讓飛埃蕩蕩洪流不屑涓滴惟

陛下以臣言為飛涓滴

留意而詳擇其中臣不勝大幸臣聞人君宰制萬物  
後使羣動必有握其樞者心是也心體至大不  
冒乾坤心體至靈同符二曜或失其體者何哉  
欲累之也欲在奸聲淫蛙裸奏心以聲後矣欲  
在亂色柔曼爭進心以色移矣欲在口腹甘旨  
並陳心以味移矣幾有可間左右得而間之隙

有可乘嬖倖得而乘之其幾始於微眇其禍至  
於尋丈堯舜致兢業之防詩書紀危微之訓故  
能保世滋大

陛下履綦隆之運何求不得際鼎盛之年何欲不遂  
求必得則人欲日滋欲必遂則天理日微

聖學從茲荒矣孟軻氏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宋儒周  
敦頤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願

陛下味孟氏寡欲之明訓遵敦頤無欲之格言研幾  
於聲色臭味之間致謹於視聽言動之常居處

有時無以閒居幽獨而有情容行幸有節無以血氣方剛而有銳心此匪獨養德已也即養身亦在其中焉精用而不已則竭形勞而不已則敝無欲則形充則精固而身可長保矣戊寅歲臣在戍所邊民自

京師來者道

聖母還宮時惓惓以

聖躬為念邊民無不舉手加額謂

聖母至仁

陛下至孝

陛下身安則

聖母之心亦安

聖母心安

陛下之孝亦大矣漢臣汲黯云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効唐虞之治乎偉哉斯言萬世人君之龜鑑寡欲明訓誠今日養身養德急務首願

陛下朝誦而夕惟之也君臣之分森若冠履手足腹心實為一體下每願忠於上每苦上之不達上

每求忠於下每苦下之不誠此亡它

堂陛勢懸而情意間隔故也二典三謨治化隆盛  
都俞吁咈猶可想見易之繫卦上地下天則為  
泰上天下地則為否否泰之機明良之義其所  
由來者遠矣臣往閱

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追我

孝宗敬皇帝

世宗肅皇帝朝君臣相與歡若家人煦若父子或用  
一人而互為可否或行一事而曲為調停父老

傳之史冊載之以為盛事

陛下昔在冲年保傳必慎今

聖齡日強臣愚以為有大政事如人才錢穀禮樂兵  
戎刑獄工作宜

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為揚確許科道官旁為糾  
正何者

陛下所閱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繁委可厭也

石對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不事繁文而庶政惟  
和矣

陛下所接者諸臣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

召對必能洞燭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而任使惟當矣宣

上意而達下情者

陛下內臣而已過情溢言未必真也

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下交而其志同矣或以

御門有常亦足致理言之雖美窒礙難行臣憶

文皇帝在右順門諭近臣云早朝奏事不得盡言午

後事簡卿等得從容陳說朕亦欲及時商確其

明神斷如

文皇帝豈顧不自暇自逸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而登上理也

武英殿

祖宗朝召見大臣裁決庶政之所

陛下一旦鼎新縉紳之所揚誦閭巷之所傳播皆以陛下銳然後

祖宗朝故事今大工已就宜筮日舉行



召對盛典或先行

經筵始摘一二事與大臣諮詢則

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

上孚

聖心日益開明

聖政日益廣大

列聖明良相與之盛事亦於今重光矣民財告匱饑  
莩相望譚者曰有司之不職也行請嚴懲貪吏  
者其說甚具臣則以為憲紀之未肅也拊循統

馭職在有司秉憲揚休貴在臺省苟得其人持  
身奉法則吏畏民安不得其人依阿泆忍則吏  
隳民殘伏觀

明旨云科道官瀕心術純正奉公砥節無踵弊套大  
哉

皇言下燭窮部壺弊端所在

陛下隱而未發臣請得而竟之省之職職在封駁其  
有隳節敗度斲法徇私容臣等共相交勉以圖  
報塞壺供奉

輦轂依邇

天憲迺臺臣弊則可為長嘆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且不可得而屈其節槩足徵也出巡三楚政暇惟手抄性理其清操足覘也一時人物淳龐臣思及此未嘗不洒洒毛豎先年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掃地剥生靈脂膏以媚要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囊折儀千萬視為簞豆郵使絡繹迹遍列省贖鍰不足佐之公帑公帑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輒曰辦事薦揚之恐後拂志

者輒曰無為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此數用之者既如泥沙取之者又安得不盡蠲銖上有盜竊之行則下又安得有自殖之民無惑乎杆軸空虛而饑餓者衆也迹之所履者大貪大惡而其所劾者小貪小過其不反唇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斧立百職事上耶不特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者有臣如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為嚴戢源不止而末流益濫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躋躋蹌蹌極一

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為職以忘身奉公為念臣願

陛下渙德音下

明詔

召內閣大臣直書弊端倣正統宣德年間

勅諭事例懸之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而威令弛也回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為上仍將憲綱事例重為糾正如餽遺所不免者以挾之道義無溢常度牌坊所必建者關

係風化無得槩施操守端則憲紀肅憲紀肅則羣吏畏懾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或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為

國雖相爭如虎不害其為同孳孳為利雖情係骨肉不害其為異臣言雖異臣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為

朝廷耳目臣矣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芥昧目天地易位矣耳者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塞耳

鐘鼓弗聞矣耳目之官不清而欲糾羣吏之貪  
酷極生靈之休戚是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  
國初遣御史巡行郡縣我

太祖諭之曰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當恤民  
疾苦據法守正未有公帑空虛而民得安者亦  
未有昏夜乞哀而謂之守正者臣故曰憲紀之  
當肅也仕者突梯滑稽脂韋絜楹歡若管鮑陰  
相排擠臣不以為憂臣所憂者學術未明而儒  
道大詘也儒道大詘始於上之摧剝而法令行

也常州知府施觀民糜費民財私劫書院毀之  
誠是矣迺槩將先賢遺跡一槩拆廢臣不知其  
解也彼敢於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偽  
學以籍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  
為憂天縱聰明如

陛下日講有常

經筵不輟即仁聖豈加於孔子而睿知豈出於  
陛下者哉宋真宗錫九經於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  
講誦之所聚徒講誦自古已然未聞槩以偽學

斥也天之生才囿於所稟資有純駁故功有真偽百偽之中得一真焉亦足以維世道匡頹風因偽棄真是因沙廢金因饑廢食矣佛老之道異於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禮千百為羣琳宮梵刹遍滿郊垌士誦法孔子譚詩書欲將先皇流風漸滅殆盡亦忍矣天啓

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等院不許槩棄是

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

詔來茲雖然豈謂我

朝人物出宋下我

祖宗菁莪撲棧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薛瑄陳憲章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裨躬垂訓宛然濂洛家法未可謂國無真儒也今儒風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士不鼓不遏教不振不從臣愚以為凡所拆過書院先賢遺蹟宜

勅禮部令郡邑或槩議修復或量為調停雖未必真

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茲而端  
未可知也宣德初大理卿胡榮請修整胡瑗魏  
了翁書院即

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名賢於既往正以獎後進於  
將來宜從所請載在

實錄班班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勸學興文未嘗  
不艷稱之矧

陛下舉動上法

祖宗照曜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故  
曰儒術之當崇也水旱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  
牘亦既爛然蠲恤之

詔屢下閭閻之困已甚此其故何歟臣以為其機不  
在

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足以使民富  
強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皇皇若是哉

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拊摩鞠育與生  
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

古我名臣出而鎮撫惟悶悶自持不煦煦以求  
知地方饑饉有勸富戶出粟活民無筭者有責  
令有司收撫流移不使散之四方者絕不以厯  
宵旰在則民德去則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  
糜爛其民雖拜爵受賞朽骨冤魂叫號春兩秋  
霜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嚴催徵者猷朴其民雖  
考成奏最刮肉補瘡啼泣蕪管縲紲之下者不  
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筭下同乎小吏  
甚至亡而為有虛而為實人皆曰干城之器揮

霍之才生民痼癢漫不相關謂撫之義何雖然  
其原始於任之大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  
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為治  
之要無以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  
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為加重簡擇其人猶  
懼非才乃今仕者一得內補再誕京堂既得京  
堂坐列開府未得如農夫之望歲也既得如拱  
璧之在抱也患得患失之心重為

國為民之念輕伏願

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靈之無辜陞擢惟以直亮  
端方廉明無黨者為上諸冒濫鑽刺輒熟可厭  
者絕勿使並進其現任事地方者除各邊專理  
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

勅都察院轉行各處撫臣須存大臣之體思撫摩之  
義以安養休息為主以愛民節用為本以正身  
率屬為先水災地方其所減征者猶有田之民  
也有地無立錐禍無完裳夕無宿舂者可念也  
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筭者其法可陳也有貧

獨鰥寡顛連無告扶持通衢者可憫也古有青  
令有司收撫流移者其義可知也闢田里課農  
桑厚風俗嚴貪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  
年終將賑過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績造為成  
冊解院無視為文具政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  
之和應之雖有水旱不能為異雖有災異不足  
為憂矣林惣撫山東大同周忱撫蘇松常鎮旱  
乾水溢何日無之然惠流民安四境晏然彼其  
下豈皆賢百職事哉撫臣者百職事之表也表



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百執事雖欲不兢兢奉  
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不如得一賢巡撫有  
一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臣故曰撫臣之當  
飭也以裨

君德以弘化理以振士風以飭吏治今日急務誠莫  
有大於此者臣猶有說焉今天下如人一身內  
如心腹外如四肢精氣消耗殆盡非培養珍膏  
鮮克攸濟先是世務為操切爭威嚴以相高閭  
里蕭條無復太和景象臣願

陛下崇渾厚以培

國脉

廣仁愛以答

天心節財用以惜民力酌

賞賜以慎名器親君子則儉壬日遠求經史則外  
好日遷蒼赤被樂利之澤

宗社衍靈長之慶矣生民幸甚臣愚幸甚不任赤誠  
耿耿之至緣係直抒膚見乞

賜採納以光

聖德以奠民生事理未敢擅謹題請  
旨

請宥復言官疏

題為再懇

天恩復言官以重

國體事臣待罪該科於本月二十二日該吏科等  
科都給事中等官周邦傑等一本為

請宥言官以弘

聖度事未奉

綸音臣弼瞻青墀汗流竟踵恨馮景隆不深自詳審

致觸

聖怒又訟臣等積誠未深而悟

主亡繇也雖然有言必盡有懷必吐者言官之職也

山藏川納海蓄淵停者

聖主之仁也景隆言是否與諸臣所以揀景隆者言  
甚具姑無論臣所惜者

國體耳

陛下臨天下布

恩惠納讜言以利安元元為事海隅耆老願頌史亡  
死思見

德化之成一旦有此處分其於

聖德所損不小矧臣等新列言職或起自稿廢或起  
自小吏雖作其氣鼓其趨猶懼不足以塞

厚望應

明旨今觀景隆以言去

國其不目攝色變者幾希後雖有大奸蠹大利害  
不肯逆

盛意犯

隆指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執天下之事習見者多真傳聞者眇實事在  
輦轂一日之內訛言踵至矧遼海去金陵數千里  
執景隆之失言固可罪而事屬風聞亦所可原  
也大凡用人之力者當安其心志始得以展布  
其四體景隆以成梁故不得安其位臣等以成  
梁故不得竭其智成梁為名將諳

國大體必忸然不能安忸然不能安欲其緩帶邊

陸難矣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民有訟其強娶已女及貸民錢不償者郭進為西山巡檢使有軍校訟其不法事宋太祖皆薄譴其人而仍使之聞之夫薄譴其人者所以安將臣之心使之聞之者正欲以達軍中之情說者以為御將得宜成梁未知視李郭二將何如景隆列在南諫又非軍檢可比

陛下既以薄懲激邊帥之心又以臣等言而復其職其於御將之

恩容諫之

仁詎不兩得之哉臣一介末品念

陛下以言用臣職在繩糾誼難尸素矧

陛下智同大禹機並轉圜又非尋常所可測萬一者

執干冒

天威無任惓惓緣係再懇

天恩復言官以重

國體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請推廣德澤疏

題為躬親

聖皇好生

大德懇乞

天恩推廣

德意以澤蒼生事臣聞天地大德曰生仰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者帝王之所以仁覆天下也仰體人君愛民之心以及萬民者臣子之所以引君當道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明君皐皷

稷契之為良佐曷嘗不以澤被生民為己任哉

臣於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今歲暫免行刑欽此維時不啻諸囚喜若更生白叟黃童傳呼閭里歌舞

聖德嵩祝

聖壽者聲遍

畿輔臣伏思之齊宣王不忍一牛孟軻惓惓開道謂其足以王天下何者一念不忍之心也

陛下天縱聖知豈宣王可比萬一兩歲免刑之心真

不忍之心所感觸也此一不忍之心可為堯舜  
可為禹湯可建天地可質鬼神是在培養擴充  
之耳培養之功責在講幄臣無容贅乃所謂擴  
充仁術者臣得言之臣非創為之說也即孟軻  
氏所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善推所為之謂  
也臣聞刑罰者聖王御世之具不得已而用之  
也往時循良諸吏視民體膚即已憐有視民財  
力即已財力故閭里無愁嘆之聲阡陌有充盈  
之積輓近時則不然專務刻薄其民民一被勾

攝痛加箠楚有立死杖下者孤人之子寡人之  
妻何吏之毒痛而不德也民一入公門室如懸  
磬有一詞而罪贖至百者剝及宗黨誅及親戚  
何民之無辜至此極也

陛下於此畿內可死之人猶必矜而宥之矧畿外諸  
人有罪不至死者遭此荼毒

陛下見之其不忍之狀又不知將何以為情矣臣願  
陛下推廣德意

勅該部轉行各處有司曉然知

陛下之意務先仁愛以省刑輕罰為先庶幾我囹圄  
空虛而田野有餘積矣然其弊有根非可以朝  
令夕禁也嚴刑生於重罰重罰必至嚴刑自近  
歲督責之法立每歲解贖罰之數多院司以此  
殿最郡邑郡邑以此奇責細民酷則法立法立  
則名高夫不議減解贖之例而寬考成之法  
雖龔黃在事勢不能禁故議減解贖之例是  
今日惠養元元急務先是科臣王亮言之所當  
亟為議處者也或者論未能遽減其額臣竊謂

廟堂寬一分之惠下民受一分之賜矣然此猶非致  
治清濁之源也禹泣罪人痛百姓異心夫是罪  
人猶非大犯名教云耳今歲決單中計子弟殺  
父兄者寔繁有徒傷壞彝倫大非細故在昔仁  
賢得一郡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故其人雖往  
而流風餘俗猶有存者無論程朱之於扶溝南  
康即文翁在西蜀亦可觀記已近時之所謂良  
有司者一辦事之吏而已其治在於期會簿書  
間有見稱士紳者以流連詩酒為高致談及教

民事則掩口竊笑無惑乎風俗日汚犯法者衆也漢文帝曰訓道不純愚民陷焉教化弛而刑已加朕甚憐之董仲舒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可見古之君臣未嘗不以教化為大務臣願

陛下推廣德意

勅下該部轉行各處有司曉然知

朝廷之意務廣教化民凡訟關彞倫者頃痛自躬責以移風易俗為主使民興敬讓之美敦仁厚

之俗雖未必人人有君子之行斯民耳目熟而良心生刑措之風庶幾可致矣不然犯法者衆陛下即不行刑不過一歲兩歲而止後雖有不忍之心終無以自遂矣故省刑罰務教化誠擴克仁術之要道也臣惟庶民之家子孫茂衍必祖先仁愛忠厚故足以基世承之澤則自有天下者又可知已

陛下寬仁大德同符堯舜臣願永堅一心無急于終乘此火燃泉達之機馴致日新富有之盛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若夫祖申商之餘知襲一時之  
小効

國家元氣從茲而索非臣所敢陳於

君父之前也躬逢

陛下好生不以擴充之說進者是負

陛下也避時人迂愚之誚曲學以阿世者是日負所

學也臣切耻之用是不避在瞽說獻愚衷惟

陛下鑒臣所言而施行之臣不勝幸甚緣係具觀

聖皇好生

大德懇乞

天恩推廣

德意以澤蒼生事理謹題請

旨

薦舉人才疏

題為因時舉材復觸愚衷敢采輿論共推士品懇  
乞

天恩查明錄用昭雪以端人心以維世教事臣於本  
月初九日閱戶科都給事中蕭彥疏為薦舉邊

材未因薦及數臣以為默移世道維持士習乞  
併掄擢以風天下臣三四讀之未嘗不服其卓  
識閱議臣最駑鈍髫年聞海內縉紳有則古昔  
譚先王者輒手記心存之拊膺衡茅集諸臣駸  
駸嚮用已而覩其中道阨塞心甚惜之承乏該  
科欲陳忠

陛下之日久矣戚友止臣多言叢忌臣畜而未言比  
見蕭彥䟽論深剴觸臣愚忠且進退人材係臣  
職掌臣感切不能自己謹摠臣所覩記者一一

為

陛下陳之臣所陳者非敢謏謏然執理學以必天下  
之才也聖門英才何其濟濟教列四科皆是名  
世故有得聖道之真傳者有得聖道之猷為者  
有以自守稱者皆有功於斯道亦臣所不棄也  
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望高海宇原任國子監  
祭酒孫應鳌數經薦剡無容復贅訪得原任福  
建巡撫耿定向洞徹道源力維名教以成就人  
才為貞修而質行最端乎表率以康濟民生為

實學而經畫允協于機宜原任太僕寺少卿魏  
時亮器宇溫粹問學端平恬靜如處子當官有  
不奪之操貧素如儒生居處有自得之味原任  
廣東按察使胡直裋身端介研道精深志存海  
宇動止必追古人學博典墳著作可垂來禩原  
任雲南叅政羅汝芳性資超脫行誼高貞惟道  
是慕富貴功名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否  
不知其類山西叅政王時槐秉心幽靜賦器嚴  
凝復性以為志言行不詭於閑剪欲以為功生

產不撓其慮原任苑馬寺卿顏鯨志趨高  
詣宏深道欲追於古人而不可以利染行欲挺  
於當時而不可以威播原任廣西副使劉應峰  
秉志卓犖抱識圓融孝足以範閭里而不忘心  
於聖學才足以濟埏垓而不濡迹於權門原任  
江西叅議周思敬朴貞之性端介之行志切於  
扶世道諷諭不顯其迹學急於育人材提撕不  
厭其勤見任杭州府知府張振之孤潔性賦耿  
介天然學稱考亭回狂瀾於既倒治效潁川垂

恩澤於去思建昌府知府許孚遠秉心端介信  
道堅貞與古為徒操不改於歲寒視民如子政  
每布乎春煦未仕舉人劉元卿抱物外之志節  
蘊心上之經綸風動一方庶幾實踐君子鳳翔  
千仞可謂高蹈逸民以上數臣雖脉絡不齊造  
詣不一要皆卓然自立非弔詭以博名高者內  
耿定向胡直昭代淳儒白首一心宜加顯擢以  
興斯文張振之許孚遠齟齬仕途念年有餘宜  
加優處以起頑懦臣信其不為

陛下負也雖然臣亦豈能必諸臣悉諧衆口哉臣知  
其故矣古之學者知行合一以踐履為實地今  
之學者專譚性命以自機為妙用此學術流傳  
之弊其人品之不容磨滅者固自在也古之人  
其望人也厚厚必欲成人之美有一善者汲引  
之恐後惟懼其身之隳也今之人其待人也嚴  
嚴必欲揚人之過有寸瑕者攻擊之無遺惟懼  
其名之成也諸臣之所以受議與人之所以議  
諸臣者當分任其責可也臣查諸臣中如魏時

亮顏鯨曾經考察拾遺者臣聞考察拾遺所以懲奸宄風有位匪欲為奸人報復計也

陛下以為此二臣者公耶私耶若其公也明明國典誰能議之今三尺豎兒知其寃矣傷正直之節沮好脩之心臣切痛焉邇年考察臣等六七人被之矣幸

陛下明聖寒灰再燃臣等顯被之而顯錮之過幸得白諸臣陰逆之而陰斥之寃終難釋此臣日夜鬱結於心不能已於言也藹蕙可采伏乞

勅下吏部念人材之難得憫幽抑之當伸應錄用者即為錄用應昭雪者即為昭雪諸臣生得彈冠于朝歿得俎豆于鄉甚盛舉也以臣廢言臣亦欲使四方聞之天下有不容泯之人心

廟堂有不容廢之公論隱立壑者篤志沉脩被污蟻者矢志考槃先達有所恃而益勉後進有所欣而樂從未必非淬礪人心之一機也抑臣有深懼焉臣嘗見美玉矣遠望之溫潤如栗近索之不無瑕疵臣問之人曰斯玉何以稱美人教臣

曰爾以無瑕求玉斯天下無良玉矣臣因悟知人之方亦當類此夫不以片瑕棄王者斯玉無遺良也不以一青責人者斯野無遺賢也諸臣功成一簣臣無負知人之明諸臣自玷晚節在臣不失為過信之厚諸臣如自負何惟願陛下垂寬明之德鑒狂瞽之衷在廷臣工必有知臣之所未知舉臣之所未舉接踵比翼于熙明之朝者愈出而愈奇也臣不任拳拳之至緣是因時舉材復觸愚衷敬采輿輪共推士品懇乞

天恩查明錄用昭雪以端人心以維世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災異條陳修省疏

題為

國值非常災異懇乞

聖明嚴加修省以荅天心事臣聞漢臣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眚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自省而傷敗乃至見

天心仁愛人君無已者恭惟我  
皇上仁厚性成

睿智天挺孝奉

兩宮則情文兼隆

恩覃萬彙則枯槁回春未明而衣嚴寒而朝臣方

歌誦

盛德乃者本月二十二日

內庭火災延燒

慈寧宮一時煨燼至震驚

聖母憂勞

聖躬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修省  
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顧人君所  
以修德者何如耳能修德則反災為祥不修德  
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極  
陰生陽不旱則火又曰君不思道厥咎災宮是  
天變之興亦人事之未修歟臣謹昧死陳為  
六事皆上關

君德下係

南華集選

卷之二

十三

國是最急者惟

陛下俯賜省覽昔人所謂事天以實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勅儒生迂腐之談亦不敢引室礙難行之事倘蒙

留神國家幸甚臣等幸甚緣是

國值非常災異懇乞

聖明嚴加修省以答天心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曰保

聖躬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

陛下握符御曆前而

祖宗之統緒後而

神聖之國祚皆係

陛下一身宜何如致慎哉慎之云者匪偃仰屈伸煦

吁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

儒云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



非緝也有一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  
必先無欲曩臣進無欲之訓

陛下俯垂嘉納

陛下試自修省無欲耶寡欲耶詩曰鶴鳴九臯聲聞  
於天又曰鍾鼓於宮聲聞於外蓋言誠  
不可掩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為

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  
而節省之則易為力及凋耗之日而培

養之誠難為功

陛下今一節嗇而千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  
猶子之於親子祝其親必曰百年壽考  
臣祝其君必曰萬壽無疆臣誠願

陛下寡欲以緝熙聖學緝熙聖學以保

聖躬伏乞

聖裁

一曰親臣工臣聞巍巍惟天然必下濟而  
後光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

能相與有成者曩臣進

召對之語蒙

陛下俯垂嘉納迄今數月猶未舉行此必有為之說  
曰人君其尊如天必尊嚴若神始無失  
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  
實務其名而去其實則亦非所以尊君  
矣故大臣欲獻替其間而動多掣肘者  
羣臣欲糾正其間而事難上達者尊卑  
睽越情旨罔洽上德阻滯下情塞鬱徒

牽制文移繆悠歲月而已當茲天變

陛下誠宜惕然自省每

朝講後將羣臣所上章奏

召諸大臣一一講明如吏部職在用人其進退賢否  
試一訪詢戶部職在會計其出納盈縮  
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實刑  
獄之出入工作之興廢務根極源委揚  
確利弊有獻可而不以為同有替否而  
不以為矯要共成

一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四知所上三錄  
召對其一聞

陛下宮中留神省覽此正

祖宗時故事所宜率

祖攸行以親臣工伏乞

聖裁

一曰開言路臣聞言路通塞係世道之興  
廢自古端人詎士立朝惟惓惓以開言  
路為請彼誠見理亂從茲而出故也始

臣等或起廢畎畝或起身行五海內喁  
喁想望太平乃未經數月以言事落職  
者五人方取之而遽斥之方起之而遽  
譴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為寒心雖  
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全軀保身者  
比使謀國之臣居全軀者之右人雖至  
愚必不肯以身為犧牲矣臣往讀

留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幸得伸  
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

攫然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闇暗之狀難於畢達也當茲天變

陛下宜廓虛受之量下求言之

詔庶幾忠謨嘉猷盡心而獻

闕下者濟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

詔則莫若以言官為之招或復原職或受京秩增

朝端正直之風助臣工敢言之氣此曠古之盛事

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

聖裁

一曰

諭百官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天心示儆明君固當恐懼修省臣子亦安能晏然無所事哉古人立朝不苟焉以求同惟蹇蹇以謀國今有大繆不然者則脂韋風熾而奔競之習成也立譚間以遊戲徵逐為本業以流連詩酒為高致回視古人何

帝霄壤臣請即近時人心為

陛下鏡之如議減官一事昔言可減今言可增矣如  
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死今言可恤矣如  
處故相一事

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  
仇敵視之矣一人之身前後背馳為鬼  
為蜮不可測度猶且悠悠策馬迹遍公  
卿以軟熟為工以謀國為迂有臣如此  
國奚賴焉臣願

陛下勅百官洗濯乃心如大臣須務立朝之節小臣  
須敦庶靜之風各供厥職無論唐虞三  
代即如弘正間風俗淳朴亦可觀記矣  
夫

國運之隆替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  
國家之振作臣誠願

陛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

聖裁

一曰節財用臣聞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

以生民無食則死國無財則匱

陛下躬先浣濯仰追

列祖臣猶有說焉臣觀庶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千金不過十年而止歲支百金不過一年而止善蓄積者以一年為百歲之計今大司農告匱矣如年來恢復

慈宮鼎建

山陵大役並興動需不貲取之西北西北饑荒聞者酸鼻取之東南東南水旱見者寒心非

大有搏節膏脂易竭臣懼難繼矣如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可也其它不急之興作無名之賞賜盡為禁止以彰

德意至明也以培

國脉至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桑孔復出不能持籌而美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

今日經國者急務伏乞

聖裁

一曰拔幽抑臣聞民含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為流通民心和順則天地之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地之乖戾亦應之言民能以氣上干故也匹夫含冤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月飛霜今鳳陽高墻所禁

宗室罪人不知凡幾矣詿誤致譴其苦可矜也

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

詔遠方凶豎猶蒙貸死况以

皇室懿親忍使之羈囚而就死乎今

後宮所積宮人不知凡幾矣由壯而老者其情可憐也

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草木羣生皆能自樂况

內庭幽婦忍使之孤笄以終身乎夫生生而不已

者天地之所以為大德也一物惟恐傷者人君之所以為至仁也臣願

陛下沛然降德音

勅所司於

宗室審其罪有可原者盡行疎放於宮人酌其年

力已壯者量為釋放

夫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臻者未之信也伏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鄒南臯集卷之二

四言古風

家訓

詩詠多福易言餘慶積善之家罔不繁盛  
眇予小子  
廁名士紳愧無實德裨補君民未能治國  
願教吾家  
敷誠布衷寂聽無譁凡我宗人無忽予言  
洗心滌慮  
培根達源敬奉天地孝養雙親與其濁富  
寧守清貧  
勿利貨賄囑託上官小民叫寃爾心何安  
輸賦無訟  
跡絕公室尊憲守約終鮮差失里閭姻黨  
情誼無涯

富貴輪流轉眼虛花出入以度惟公惟平夜半叩門  
爾心不驚永言孝思世德作求我語諄諄我心悠悠  
毫釐不差神明臨汝良心不昧三復斯語

默菴和尚

莽莽譚禪誰否誰得有喙三尺橫恣胸臆真學道者  
先須一默甘苦自嘗無徒耳食

書劉生卷

手開斯卷剖晰玄微芝蘭並馥珠玉聯輝愧我不學  
啓口知非冥心冥心尚杜德機

聖遠言湮渾燒淳漓意真詞繁道德背馳問子痛癢  
子必自知曰孝曰弟歸有餘師

示昆弟

告我諸弟子獵浮名憶昔負遣萬死一生  
聖主恩深歸卧溪衡蕭蕭華髮絕知屏營人間毀譽  
羽毛斯輕惟此簧鼓世比蛙鳴水田之蔗可以躬耕  
豈無好我示我周行

勗從子

勗哉諸子無汨爾真詵詵輪輪難得者身脩身維何

蹈道履淳彼佻者子自墮沉淪耽于酒色比于匪人  
時移運失受此艱辛光陰駒隙電勉青春縱爾不思  
當念爾親

五言古風

涉沅湘歌

浩浩湘江水終朝不斷流天地有窮處水流無時休  
東沒千頃田西蕩百沙洲桑田曾幾換歷盡幾春秋  
青青紅顏子忽忽盡白頭問之何能爾光陰不暫留  
試看臂鷹手方能取公侯一朝忽傾否白骨委荒丘

俛仰天地間身世如蜉蝣堪憐昏昏者拘拘如楚囚  
所以洙泗叟恥為寢食謀逝者嘆如斯川上坐相求  
所以碧玉老一生陽春樓背汗雖未收木綿被重裘  
先哲開我蒙惟有濂溪傳漢唐不知此思之仍含羞  
學術苦未力終夜猶多愁萬物皆備我汲汲當猛脩  
典籍如汗海役役如倒牛吐辭即為經莫把六經抽  
白雲滿磻戶歸袂風颼颼順理為窮達無心羨勳猷  
撒手玄崖坐海岱一腔收可生亦可死身外復何憂  
有儒生思南胡精邵堯夫數學持李同野大叅

書謁子贈之以詩

聖學本無言言者即不知大道本無思有思屬外馳  
榮華尋常耳今古更共之貧賤信所遭富貴亦有時  
鷗鵬元萬里鷦鷯自一枝萬里元非遠一枝亦非卑  
嗟嗟寰中士擾擾竟何為跼蹐一生耳徒令達者嗤  
置身五行外庶不負男兒君更勿念我久矣玩庖羲

參知蒙山陳先生八十

金玉為公資松柏為公質少年謁金門端笏扶天日  
未老先懸車半榻齋金粟道容穆以粹洗心藏於密  
息道復慮名世味悉蕩滯士林瞻北斗泰山何萃畢  
望雲空遙祝壽能入公室

示鄭天台山人

身在三才中學超象數先有相終為幻無為本自然  
問予何所事饑餐與倦眠流雲閑出岫棲鳥倦飛還  
萬物皆如此誰能悟真詮我欲杜吾口忘言玄更玄

獨對亭書懷次王陽明先生韻

幾從江上過危峯坐中見清秋披蒙茸始得陟崇巘  
諸賢聚一堂圖書已識面憶昔迷岐路困衡不善變

博文并格物留情經典傳於今兩實之深荷  
聖衷眷古人棄糟粕用為來者勸素琴本無弦了心  
何足辯

雪中偶唫四首

人皆笑拙宦我獨樂有餘浮氣日以斂性天日以舒  
名者不祥器况復竊高譽洗心力澄汰庶不負居諸

其二

截業白雲司乃在玄武濱湖中有佳果四時常鮮新  
昔年產明珠灼爍光四隣今乃伏泥滓一望常悲辛

隄上松愈好日暮隱龍鱗

其三

予性本剛方予度甚汪洋片言切名理服膺詎敢忘  
泰華難尺度滄溟豈斗量嗟彼誇毘子咄咄徒剛腸

其四

我欽鄧宗伯高齋絕輪鞅貧難供菽水潛身卧草莽  
一朝膺

特命賢關振韶響道跡夔龍間游心羲皇上學問窺  
天人玄珠得象罔念予性孤真高軒時來往擬卧西

山曲疑義共欣賞予本澹蕩者一見心惘恍

襟興簡同志

予性本跌宕投閒性所宜濟濟青衿士設禮強為師  
憶昔文中子抗顏年少時予學本蹇淺模範無足儀  
古有青藍語辭讓亦何為教學先相長矢心共提撕

其二

大道茫茫爾孝友是根茲利欲戕賊之正路成蒿萊  
濯足滄浪水軒舉泰山隈高卑皆自取孺子得予懷  
人生多陷溺平旦良心開良心雖幾希達之貫三才

其三

溘泗微言絕濂洛揚其微我明諸大儒魯陽戈正揮  
世儒紛口耳中心孰是非泰山千仞崗予其欲振衣  
鳶魚察上下至理無顯微冥心復冥心誰其杜德機

其四

夫庸列東序橫擊乃有聲彼物為妖者不叩而斯鳴  
孔門稱善問竟以大儒名有疑斯有問有問斯乃成  
教然後知困予任良匪輕

其五

昔謁廬山師一見相提攜嗜利蔽天性師告予云喜子澹泊予見  
好利者如斯地斯言予誦之父母同天地因利失孝  
慈兄弟本同氣因利失和怡貧乃士之常顏憲有良  
規願言二三子冰霜慎自持

其六

彼萊池中魚隊隊何活潑彼美林間鹿一草相呼掇  
宇宙原同胞八荒皆我闡矧我同心人忍自相秦越  
迢迢千里道得侶斯不夔為語同心人斯道相濡沫  
長吟伐木詩慰我中情豁

其七

瀾水何瑩徹仁峯何巖嵒絃誦比鄒魯先輩多淳風  
處則躬孝友出則懋清忠史書揚其烈高風激予衷  
年來古道喪隨俗而圓通我資稟庸愚耐可守顛蒙  
藩籬頌自固一德以初終

其八

諸生事咕嗶朝夕聖賢書六經何浩瀚汗牛與充車  
古人骨已朽言語背土直吾能得其得經史糟粕餘  
斲輪解我意請觀無極初年華如流水勿自負居諸

其九

文章千古事壯夫比彫虫彫虫雖小技斯文豈易工  
今人競詞藻古人性靈通性靈既以通源泉滋不窮  
六經文章伯無語不鴻濛筆可參造化誰與領春風

其十

聖賢亦有過此心在自知但能洗心改便是得師時  
昔為屠沽子撒手證菩提昔日蒙不潔沐浴帝監茲  
仲由喜聞過卒為百世師人心良炯炯無為蹈自欺

閒居雜興

塵途爭捧擻皇皇曰為親苟遂犬馬事而墜百年身  
曾子能養志顏生重歸仁豈無負米者揚親億萬春  
家有聖善母七十共艱辛容我衡門老朝夕共鱸尊

其二

萬乘原非重一芥不為輕茅茨即廣廈溝瀆亦滄溟  
翩翩復翩翩振衣我何營至理已躍如豈必證無生

其三

逃觀塵途士黨與紛懼呼世無師曠耳亦獲珪璋譽  
轉躬骨已朽人與年俱徂廓落乾坤內萬古皆吾徒



舟中寄懷張明成學士鄧以德太史徐汝高侍

御三先生二首

維舟章江上江門多故知念我成遠別朝夕數追隨  
襟佩各持贈伐木有餘悲慙余雖駑馬敢復背良規  
長風催彩鷁恨恨不能移招手成南北冰夜徒相思

其二

學士富經綸四海擬伊周太史性寂莫雅志毓玄修  
侍御溫如玉澄清志已醇我本淡蕩者干時誠足羞  
我性非干時我志在千秋所志如未偶長揖謝王侯

為語真寥士異派終同流

紀慈訓

爾上金陵去何事淚浪浪阿郎聽吾訓朝夕慎莫忘  
爾心雖慈善爾性何太剛半生濱九死天度幸汪洋  
古人佩韋弦國手審溫涼良玉比君子何事不易方  
罔發他人隱罔恃自己長揚善不揚惡齒頰有餘芳  
循循身有德汪汪度難量和氣蒸閨闈子嗣自繁昌  
勉哉崇令德古語戒垂堂阿兒聽我訓朝夕慎莫忘  
出都門宿大覺菴遇二僧時借曾職方徐尚寶

我志在烟霞肝腸常皎皎言辭鴛鴦班振衣尋窈窕  
偶逢識面僧高卧白雲杪譚宗振空谷羽翼還二妙  
我本素心人久絕塵寰擾不藉金篋力一晤能百了

贈但友孟臯

父母生我身聖賢覺我仁毫釐如有差愛敬皆非真  
彼美名家子意氣凌蒼昊浩瀚破千卷揮毫若有神  
明月千古珍灼爍光四隣用之彈鳥雀嘆息道旁人  
顏生尊四勿張也敬書紳美玉藉山石盤銘在日新  
安節吳公之還朝也情不能已再為詩拾遺

有客揚青驄街 命報

君王撫枕不能寐起坐意徬徨徬徨意何許美人天  
一方

其二

老去空山裡同心覺漸稀江河方滔滔世故日以非  
脉脉不能語淚落沾我衣

其三

四海論交日結髮稱弟兄出處雖殊致相期良匪輕  
送君從此別歸卧掩柴荆

其四

會面知何時望君崇明德明德旨惟微不大聲以色  
純一以不已無為見天則

其五

會心人已遠世儒苦支離葛藤還自縛蒼蒼以管窺  
不如兩忘之日星自昭垂

其六

寒灰應六律萬卉自春風堪咲奉毗子人力奪天工  
玄珠得象罔忘言意自融

其七

莫謂人身小巍巍可配天廓落復廓落匠心誰與傳  
庭前有奇樹莫負此因緣

其八

百年瞬息耳至難得者人我心非一掬我性豈識神  
二曜昭昭在各各自天真

其九

勺水即深泉我心萬古心一唯即一貫不用苦搜尋  
試看望影者長嘯振空林

其十

少年不省事憶昔徒奔波金屑還騎目知音豈在多  
休心復休心爾我勿虛過

楊如石孝廉計偕

相見温如玉相交情斷金君登青雲去何處寄吾琴  
泰山千仞高龍門百尺深高深會有極莫負百年心  
玄珠藏草澤誰識象罔尋  
大道惟率性至人無飾說聖門貴皜皜行誼常高潔  
世網久淪亡邈矣媿前哲回首長安道朔風苦栗烈

慇懃欲有贈野孟氣已結

過楊椒山墓碑

其碑為孫玄亭開府題  
曰明忠臣楊某之墓

高碑挿穹窿瞻拜心震驚今日泰華重當年一羽輕  
勉哉岩廊士勿願有斯名

宿墓多青草黃雲莽莽垂欲別不忍別令人有遺思  
毒死忠良士奚獨一分宜

五言律詩

禾川別母

問歸情更切駐馬復遲遲淚盡長川逝心懸寸草知

南島集選  
卷之二  
乖離終是恨重慶豈難期會有金雞詔遐方酹酒時  
友坐

跏趺聊獨坐高枕憶王孫兩滴堦前樹雞鳴塞外村  
真空憐我獨妙用向誰論四大都零落還餘一息存

觀音寺禱興

予儻居湫隘僅能容膝都勻觀音古刹余每  
旦同二三子往焉靜坐中偶興到不覺成咏  
題為寺中禱興云

病骨淹旬久之裁還爾思殘經談去遠香積到來稀

默識同尼叟忘言憶惠施未須嫌寂寞吾學貴心期

偶成

冢徒四壁在短鬢坐黃昏微月臨周幌清風拂杜軒  
閒來忘業障靜極見天根俛仰乾坤裡誰人知我尊  
諸生天壇歌咏盈野

撥草天壇坐脩然似習忘兩餘千嶂靜春老百花香  
玄論驚潭渚狂歌鬧夕陽依稀童冠樂不讓舞雩鄉  
寫照口占

暫寄鏡中影誰知物外身本來無色相何處着纖塵

事業從飄泊。生涯付隱淪。千秋誰隻眼。彷彿見吾真。  
東羅公廓給諫

老去交情重。懷君意轉深。廿年青瑣客。同賦白頭吟。  
突兀千秋意。蹉跎萬古心。嚶嚶聞好鳥。相喚出幽林。  
別朱鑑塘老師郊外口占二律情見於辭

停車郊外寺。重會是何年。數仞宮牆峻。千秋情義偏。  
聆音今几席。判袂各風烟。出處真無計。回思亦愴然。

師倦倦教予  
出處事故云

三吳雄鎮地。斧鉞下青霄。簡命先臣牧。綸音切帝堯。

戈船雲裏集。樓閣鏡中飄。籌策多公暇。坐看海氣消。  
太平山房

鑿石臨青嶂。開門俯碧流。生涯聊自適。世網復何求。  
睥睨千峯曉。藤蘿萬木秋。牛羊三逕裏。樵唱好廖酬。  
其二

出郭才半里。小構兩三間。禾黍平高下。牛羊任往還。  
穿林尋窈窕。移步弄潺湲。架上書千卷。閒居取次刪。  
其三

鄰曲兩三家。晨昏共歲華。春來烹細筍。雨後試新茶。

嘯虎成朝市。林蜂散午衙。居然寂莫意。靜景得無譁。  
其四

一榻掛樓居。八牕映碧虛。觀空騰坐馬。縱目數遊魚。  
懶慢身堪寄。登臨眼獨舒。門前花鳥亂。疑在故人車。  
章衡陽省丈赴謫羅定州道文江宿小齋

十載知名久。初看是夢中。坐來人似玉。譚去氣成虹。  
百粵風烟壯。千山道路窮。願言頻愛護。朝論倚山公。

其二

英雄俱失路。聚首倍堪憐。把臂風塵絕。停盃意氣偏。  
驅車君似隱。面壁我疑禪。細雨分離處。無言亦黯然。  
文昌書院柬諸秀才。是日校文。

運當明盛際。芸館傍江開。濟濟名家彥。泠泠白雪才。  
賦堪雲漢灑。劍拂斗牛回。百里賢人聚。精光絢草萊。  
清明登先江安人隴有感

艱危曾共爾。舍我竟僊遊。雲珮飄何處。鸞臺黯不收。  
乾坤難寄恨。日月此堪愁。却憶鼓盆者。何心得自由。  
又

萬里方伊始。修途遽失君。百年悲短髮。四望莽愁雲。

月落鷺鴛夢風高急雁群重泉應念否無語對斜曛  
冬至展先母羅太安人漕坪隴有感

違遠慈容又新冬始一過有身成病楚無淚不滂沱  
草木蒙茸濕雲山變幻多重冥真隔世心折此烟蘿

其二

矗矗雲山壯陰陰草木稠昔年曾瑞鶴此地見眠牛  
地勝疑天意人和豈力謀先慈多隱德王氣正千秋

其三

狂愚南竄地我毋淚千行寸草方承日萱花竟萎霜

斷機聲在耳尊足戒垂堂多少君親意無言倍黯傷

藍豫陽國學赴選兼柬孟我疆尚寶

卧病衡門下愁聞一葉飛霜添征士缺淚濕故人衣  
燈火憐吾黨交遊憶帝畿除書如已下早為報庭闈

又

北海孟夫子風流迥不群經綸齊董賈著述擬河汾  
玉樹曾頻夢尺書久未聞翩翩南雁至何日慰停雲

別依仁山館

為厭城西地郊墟別業開山光臨戶牖水色浸樓臺



座有譚經侶庭懸問字杯秋深芳桂吐帶月我重来  
寧陽別孟我疆尚實有懷

燕市論交日空門共被時見來何大喜別去翻成悲  
月迴雲階草風迴鳥樹枝郵亭客店晚銀燭兩相思  
劉調父國子應召

幾年龍卧穩此日上征輶官以橫經重名因射策饒  
言辭猿鶴侶重聽鳳凰韶吾道須公等愁聞叢桂招  
與汝光太史聯舟投贈自復真抵安成

青雲附驥年形影共相憐世態烟雲變交情金石堅

憂時頻擊楫弔古更譚天應律春長在吾家事可傳  
五言絕句

遊石蓮洞

洞是何年闢尋幽我乍來撥雲餐石髓朶朶蓮花開  
其二

下榻萬緣空冷然欲御風真人不可作誰與論叅同  
其三

束髮誦遺篇生遲五十年焚香端不愧心跡可青天  
其四

前輩風流在後來漸不如江河無計挽深愧彥方居  
其五

經宵即出洞密偈付藤蘿時有松風至為僧發浩歌  
其六

是誰為洞主非我亦非伊承前須直領不用轉頭思  
其七

豈是鬼神鑿幻出瓊花奇月照黃金屋雪留白玉枝  
其八

遙指巖頭桂先生親手栽蒲團趺坐穩時有暗香來  
其九

開士叩禪關朗公已出山題詩巖竇裏未許落人間  
其十

直上懷瀟閣愁深虎豹關九重天浩蕩贏得老僧閒  
東王夢峯

掀翻塵見解推倒舊河山謝絕寰中擾親身見孔顏  
觀瀾軒次謝虛亭韻

消磨豪氣盡蹤跡任浮沉有地堪逃暑無人可會心  
又

芙蓉我獨宿君自思江來為結同心友禪關日日開  
題覺今堂

大道元無定如何說覺今須知覺了後不減原初心

又

借問覺者誰未許落言思向日華堂下寒溫祇自知

朋來亭

聖賢久寂莫六籍總荒蕪夜夜庭前月相看自不孤

聞泉亭

漉漉泉聲響因風襍澗篁仲尼觀逝水孺子咏滄浪

大意亭

突兀群峯聳憑欄多大意道八何所見心境還俱棄

舍身巖

萬法皆應舍何論泡影身豈因禪定力久已度迷津

贈郭生善篆圖書者

平生無所好所好在圖書藉此傳心印千秋意不虛

偶占

賦性本顛蒙崎嶇一線通萬緣隨分了撒手大從容

其二

初學苦支離閒心自得師纖毫皆帝力無語付天倪  
其三

人笑我癡愚胸藏明月珠萬方都照徹隨處得真如  
其四

聖學失其真由人認識神識神生死本仇怨結交親  
其五

生涯惟白業心事只青山花落雲深處牧童自往還  
其六

少日冒虛名蹉跎百不成無成真我學倍覺去來輕  
其七

手種千桃樹扶疎向日紅須教時雨露歲歲領春風  
別楊如石孝廉

我漱江邊石君棹渡頭船船去幾千里問君何日還  
又

問君何日還衷情賴汝宣極目天邊雁頗將尺素傳  
又

秋江有芙蓉采采贈夫君采之不盈把聊以慰亭  
又

聊以慰亭雲貯足聽芳聞怪殺江邊水流影照離群  
龍華寺坐

華堂聞鳥語隔林送鷄聲悟證無生理空門掉臂行  
漫吟

多病宜逃世浮名合歛蹤杜門安偃蹇自性本愚慵  
又

千句竟成閒片言如泰山欲知語與默意在合離間  
五言排律

太常王塘南先生八十

白首盟心日祇園獨坐時鵬搏三萬里椿壽八千期  
海宇儀公望吾邦頌魯尼遊神本淡漠賦性自希夷  
常灌門前李深編戶外籬春風拂客座時雨潤枯枝  
東海為僊醴廬山作壽卮獨憐多病客無路一探奇  
六言古風

題徐柳川樹德堂

終歲謀生樹穀百年之計惟德種穀時有豐歉樹德  
性無通嗇俯仰不愧不作今古可法可則知者休心  
忘念宇宙山河一息直下仁為己任千聖俟之不惑

七言古風

歸禾川酬諸同志歌

六載之前禾川去六載之後禾川歸記得扁舟江上  
來士民相聚牽征衣長沙一去何時返相顧不禁淚  
自揮贈之驪歌飲我酒如斯高誼古今稀恭際  
聖時得歸期故人道旁迎嬉嬉咲我不殊麋鹿性依  
然還怡丘壑姿去時正值桃花放歸來亦在初春時  
重指堯花固堪喜憶昔艱危益可悲擬共山中結歲  
盟只因新命自丹墀篋中短劍難分贈聊寫長歌

死相知借問何以慰相知重此江門千古身重此堂  
堂千古人廟廟江湖俱有事神交切莫負青春

題南臬小隱處

昔云大隱隱城市我小小隱隱招提招提半在山之  
曲水之涯識破萬事等浮漚殘生從此托一枝憶昔  
射策黃金榜英風凜凜逼斗維誓策功勳報天子笑  
殺管晏何卑卑于今老去巖壑裏日月不居雙鬢絲  
床頭一劍蒯侯畫聞雞起問夜何其壯心只今已銷  
磨側足空門有所思半榻時枉明月照短衣不禁松

風吹野僧終日問姓字笑指白雲莽莽垂我生無姓  
亦無字跡遍名山號無為有時散髮解天袿有時放  
歌和天倪有時醉酌花間酒有時閒題壁上詩無修  
無證亦無持但教名姓不出山那管世人知不知

登九華山歌

扁舟昨日過匡廬沐浴焚香謁五老今朝乘興上清  
陽九華蒼蒼色更好歷歷星辰皆可捫迢迢直上青  
天道青蓮居士何大奇江上看山便題詩胸璠珠璣  
何磊落於今岩壑光陸離新建生平直好遊獻俘重

來十八秋心印只今誰直領乾坤俯仰空悠悠空悠  
恣淚雙流識得一萬事休悟來只在剎那間山僧含  
笑虎溪頭石火光陰轉瞬過文章道德莫嗟蛇古今  
不少奇遊者幾人山色共嵯峨

荆谿吳節母貞裕輓詩

結縵自昔期偕老琴瑟驩娛百年好詎知莫莫敘所  
天稱未亡人何太早欲將此身殉夜臺誰為宗祏薦  
蘋藻矢節昌旂有一心冰雪稜稜日杲杲簧鼓可耐  
惟牆口操刀刈髮盟穹昊季公有子猶之子煦媪一

夕躬文葆棧聲軋軋霜始凝烏啼慘慘天未皓百折  
不迴百酸嘗兒能搦筦長虹掃鵬搏九萬程如只節  
母頓破憂心擣帝旌節義綸俞下六珈錫來恩波浩  
女貞樹自向冬榮雨露栽培真宰造真宰造福福無  
垠世德繩繩懷遠抱一門三葉式詒穀始信善慶自  
有種榮名不在玉為寶

其二

堪憐黃鵠歌早寡身外榮華付土苴獨抱一片金石  
心羞彼泆忍何為者惇惇嫠室對孤燈形影相吊呼  
不鷹鷂得僂兒能笑語况歷群音度迦陵九熊畫荻  
不辭倦難貞百倍誰為援天憫節烈篤世胄公侯復  
始真才見綽楔遙臨玉女潭龍綽輝煌斗南母德  
君恩兩不朽節孝門第端氣酣君不見杞婦殉夫宗  
祔殄魏妻鞠子孫乃顯何如節母殖慶長朝陽鳴慶  
鳳毛膜慧龍驤首扈宗伯忠犯逆鱗稱蹇蹇詵詵魯  
孫世濟美文章秀發一時選殘膏賸馥覆後第千穉  
不媿貞裕區

七言律詩



禾川別大哥

驅馳萬里旅魂驚為別相看淚滿纓去國謾懷鄉士  
念臨岐更愴弟兄情書傳絕域秋鴻遠夢入荒山夜  
月明歸到文江春色好逢人莫說二難名

草堂襟興

寂寂寥寥揚子居。悟來那用五車書。春凝池畔蓮將  
茂。綠滿窓前草不除。得意舉杯邀去鳥。會心束手伴  
遊魚。惺惺正屬吾家事。未忍無成歲月虛。

書室初成

不禁歲月苦相侵。細雨開窓祇樹林。趺坐高隨山石  
並投蹤。潛擬海雲深。魚翻萍沼傳真印。鶯過楊園送  
好音。謝客豈緣求靜果。從茲欲了百年心。

讀書

紅塵玉案休相侵。為愛名山即道林。殘卷開題珠影  
遍。空齋長掩白雲深。眼看大易原非畫。彈到朱絃別  
有音。何處更尋糟粕句。斲輪先已得吾心。

寄大哥

長擬求歸竟未歸。幾逢佳節戀春暉。爭傳荆樹庭前

秀忍看鶴鶴江上飛季子古來遭墮落元方應不羨  
輕肥太丘曾頌難兄教好向江門娛彩衣  
禾川把袂二年期鄉報長聞歌白眉溫被幾悲同睡  
處殘經却記舊題時但觀明道識仁句勝賦惠連春  
草詩離別不須多悵望萼樓旋擬奏墳笈

奉簡朱侍御座師

時巡吉安未敢躬謁

天王簡命重南巡繡斧遙臨灑荆新荒郡何緣重拜  
覩菲才有賴再陶甄一封慷慨憂民計十載間關報  
主身章貢水漸流欲盡共言驄馬早行春

聖主恩深賈誼才風流又上豫章臺我冠映雲霄  
迥彩筆憑陵日月開鈴響堂空疑乍至烏棲鶴唳喜  
重來人傳郡閣梅花瘦夜夜精光燭斗台

獨持三尺駐江城堊鳥山花識姓名白鷺應同貞節  
白青螺能及使君清斲寬郊甸埋輪意須記郵亭卧  
轍新寂寞俟葩難載酒殷勤想見舊諸生

見望齊東眼欲穿相傳擊壤獨歸田河山搖動牽帷  
幙父老懽騰攬轡年棣棣威儀今不減稜稜丰骨尚  
依然桃花未識朝天急隔岸深深縮畫船

訪朱鑑翁座師

不辭羈縶遠尋師廿載襟懷始一披  
幾向南中瞻海岱今從座上挹瓊芝  
謾言瀟灑唵風日願學屏營立雪時  
濫厠門墻成底事樞趨惟有淚雙垂

玄潭次羅文恭韻

玄都風境尚依然陳跡回看已十年  
漁唱淺深來渡口桃花爛熳放溪邊  
魚龍隱見澄潭窟松栢高叅古殿前  
勝地清先容易得同遊切莫負良緣

玄潭觀

扁舟古渡正清秋寶閣凌空翠欲流  
騎鶴僊人詩可在焚魚學士榻空留  
長松乍吼蒼虬動疊浪初翻白雪浮  
霜劍磨崖千古色振衣還上最高頭

謁周元公祠

水漫平田綠樹滋野塘孤浦敞遺祠  
春融砌草年年長雲擁圖書片片垂  
未拜匡廬猶仰止坐聽彭渚亦流澌  
乾坤負荷者誰子獨立庭階有所思

玄潭觀次曾司空韻是日記二劉文學

俎豆堂開繫所思丹楓露冷正秋時  
昔年立雪人如

在此日吟風容自知渺渺長川迷古渡悠悠世路共  
心期庭堦不盡遲回意千載真傳為語誰

一 王塘南少卿會講龍華

記得髫年此舊遊重來說瀆使人愁天留故老傳宗  
教人向空門悟實修堦鳥有情憑檻語碧雲無恙傍  
蒼流諸君不用多惆悵試看青山自點頭

同仁書院東諸同盟

同仁黌館枕山隈有客翩翩暮雨來我里衣冠原不  
忝此鄉文物更多才。虛窓盡裊桐雲色曲檻斜通毛

瀾迴最是傳心難寄語春風習習到江梅

次注靜峯使君見懷韻

獨向牕前抱膝吟春來偏覺主恩深懸崖忽墮倦  
入露碧水遙聞宓子琴斷去葛藤時杜口坐穿木榻  
解忘心青青柏樹綠非偶請聽流鶯送好音公來詩  
有此時

欲說無生話何事  
良朋空好音之句

同諸友集講太雲寺

倦鳥投林意已閑何期招我入雲山新剎自媿無全  
技寸管敢云窺一斑風送泉聲侵佛幌日將樹色擁

禪關詠歸儘有沂雩意春在巖前指顧間

少原余明府集通邑士縉會講坐上有懷

一別禾川二十年歸來此日共譚天  
鹿鳴者歌鶯韻如聞出谷篇浪跡不堪追往事虛名  
猶自愧前賢春風滿座還誰領庭草交加意已傳

昔年赴戍道出禾川承龍袍溪帶湖賀巽東修  
吾昆仲及龍生作霖高雅感念今昔悵然有

懷

細雨泥塗行戍時多君高誼共相期危樓尊酒看雄  
劔野渡扁舟聽子規仕路蹉跎羞短鬢林臯懶慢負  
深知悠悠禾水潭千尺照我肝腸有所思

陽明祠有感

元化曾將赤手扶名賢高榜映寰區先朝勲業誰能  
並此地官牆半欲蕪簷際閒雲蛛掛網松梢明月鶴  
呼雛巖前空對蘋紫色幾向庭階薦束芻

青原偶感

少年曾此問迷津荏苒韶光及此晨大藥不教頑石  
變春風難遣髮毛新遷憲康康山中性來結烟霞物

外身丘壑盟心吾敢負翠屏千古自嶙峋

贈劉述亭郎中

劉向傳經事已違歸來仍掩白柴扉空門似待幽人  
往蓮社翻令靜者依澹蕩久便麋鹿性踈狂新製芟  
荷衣相看<sub>不</sub>盡冷然意彼我何時杜德機

同鄧博羅登鷄鳴山時汝德司成同登

鷄鳴樓閣倚層霄我輩同登未寂寥曾向羅浮專五  
嶺今從白下憶諸朝鍾山雲氣當窓裊卍府鶯聲傍  
柳嬌不禁鄉思春爛熳紫荆花下聽鳴韶

理舊稿偶成

少年奇氣頗崢嶸中歲嗟蛇短鬢生著述漫言窺二  
酉譚玄空自守長庚雕虫篆刻非吾事覆瓿<sub>亦</sub>歲山亦  
世情從宅欲巢衡霍頂春來驅犢帶雲耕

謝親知見存

詔許巢由作遠臣衡門吾亦愛吾真極知城市逢迎  
苦肯受親朋禮數嗔<sub>並</sub>鶴青霄承沆瀣冥鴻天末遠  
風塵不妨裘仲時相顧容我山中自在身

寄陳光庭劾堯夫<sub>休</sub>

濟濟衣冠聚一堂。頃憐道脉類亡羊。網常萬古天難  
泯。師友千秋誼不忘。弱草紛紛隨逝水。寒松鬱鬱自  
嚴霜。振衣直上高臺望。駘蕩春風遍八荒。

看月懷陳光庭

皓魄凌霄夜睡遲。科頭松下漫支頤。光涵天地堪誰  
說。影動魚龍祗自知。露下風高看斗轉。庭空木落聽  
蛩悲。會心人遠空陳跡。千載嗒然憶惠施。

別少原余明府

春風澹蕩送行舟。花滿禾陽得勝遊。闔邑桑麻沾雨  
露。隣封童叟起歌謳。家傳安道源流遠。政類中牟惠  
澤稠。下榻不禁明發去。壯心欲折大江頭。

鷺洲勝會以病阻赴漫占二首

懶慢山中學耦耕。丁丁伐木憶同聲。天開章貢千年  
會。人卧衡廬百感生。未許春風分半席。獨將明月擁  
孤城。從來鷺水澄澄綠。好向江門共濯纓。

東風吹動萬回青。夜送花香撲滿庭。野鳥間關還解  
語。青山突兀對傳經。少年碣石高譚塵。老去江湖是  
客星。獨往獨來無一事。大夫不是醉為醒。

訪劉靜之光祿

恠來何事不相容  
久別那堪意氣慵  
春到鶯聲求友切  
齋懸榻影帶雲封  
蕭蕭華髮還同社  
渺渺蒼波任去蹤  
松竹歲寒吾敢負  
不妨時醉酒家禱

桐江晤徐獻和廉訪使

三十餘年老弟兄  
相思幾度夢魂驚  
忽聞青雀雲間至  
不覺幽懷座上傾  
世味嘗來偏磊砢  
人情閱處大縱橫  
匡廬乞得閒身地  
歲晚相期共耦耕

七言絕句

龍華寺舊譚道慶也師來不覺懺然輒成四絕

情見於辭時自都勾環歸

十年不到龍華寺  
歸卧山僧舊草亭  
笑予漂泊西南久  
消得楞嚴幾卷經

眼前事業豈為真  
世上浮名幾誤人  
寄語芸牕年少者  
莫將章句送青春

當年碣石譚天友  
白雪泠泠一代才  
長望青霄人去遠  
孤身獨遶瀟王臺

擬向山中學耦耕  
歸來猶自急王程  
莫將猿鶴移文



誚須鑒當年報 主情

范民部持冊索別仁卿予於仁卿非燕遊之好  
故其行也以規仁卿其有意乎

贈唐仁卿

仁卿以彈王陽明  
先生社事被謫

知君試政數年前把臂金陵豈偶然此別應須各努  
力莫將閒語負前賢

千聖相傳只此心夫君何事外頭尋雷風露雨無非  
教休向沙頭只漫吟

誰道文編是學陳陳王學脈定誰真停輶如過江門

里碧玉樓前春艸新

君有白沙  
文編故云

贈謝磐谷山人

山人係蒲州人年八十餘居馬入鄉  
門講學其祖父四世受業於諸君子

稜稜丰骨自天成老向長安覓友生座上不須彈指  
指庭前菉竹已同聲

堪憐四世老箕裘白髮蕭蕭亦壯遊塵世相看成獨  
往幾人端不為身謀

馬上吟

時逢閒處練元神過眼浮榮未是真兩散雲消渾不  
礙山河大地露全身

南唐書 卷之二  
忘思忘慮意閒閒莫道風塵老客顏獨往獨來無一事  
垂鞭馬首看西山

出都門謾吟

蕭蕭行李去匆匆人擬前身是晦翁還少當年十二  
考冰壺秋月此心同  
平生蹤跡使人疑一片丹心祇自知雪攪長空人語  
少且携妻子共流離  
自笑逢迎百不能人間好漢亦相憎萍踪到處曾飄  
泊遊宦恰如行脚僧

謾吟六首

浮雲挾破青天開撒手玄崖萬丈臺悟後渾然無一  
事無修原自有修來  
廿年踪跡遍窮途到處人間費浪呼今日猛然無可  
道不妨大笑是癡愚  
無古無今無顯微千年賢聖竟同歸庭前草色青青  
長未許人間說是非  
腰間三尺龍泉劍付與人間斬葛藤未斷葛藤終浪  
語煩知新道在私

紛紛譚道何多岐道聽途聞也自欺縱說良知無覓  
處誰知吾道在希夷  
有意搜尋終道遠安排著意亦成魔魚龍高卧澄潭  
徹莫以無風更起波

薛欽宇督學楚中

翩翩文彩邁時流擁傳俄看出帝州大別山前春色  
滿還誰同眺岳陽樓  
漁溪溪上草綢繆月色巖光迥不伴寂莫河東風詠  
後沅蘭湘芷憶前修

王翰定所同年赴大名道

久別相看慰所思送君惟有淚臨岐黃沙莽莽無窮  
意本為尊前感別離

赤米黃粱倚處辜覺來大地悉黃金金陵紫塞迢迢  
道碧嶺青天夜夜心

楊如石任仁堂

世濤海濤浪得身還誰一數見天真東風吹動江門  
柳一夜寒花遍地新

蕭條絕事古何人新訂硯為語故人楊伯

手在夫只在舞雲間

示宇初同年

浮雲不礙水中天翠竹亭亭大士禪江上漁翁高卧  
穩隨風吹去渡頭船

天池寺次陽明先生韻

嵯峨峭壁有高臺太乙誰將混沌開見說遠公曾說  
滄室中珍墮兩繩來

問道山僧誰是主山僧指點空中取空中無相亦無  
色龍過山頭行暮雨

是處青山能作主年來無住亦無取瓊漿一掬正冷  
泠翻手為雲覆手雨

趺坐凌空並鳥宿雷聲隱隱來東麓須臾雨散銀河  
淨月滿巖頭雲滿屋

友有以居間事謁者作此示之

四壁蕭然未是貧清齋聊寄水雲身請君試看巖前  
鶴刷羽千峯有半塵

嶺外苑花深幾許庭前松竹自青青江頭幾遇紉蘭  
者也向漁翁詠獨醒

南華集選 卷之二  
和周吏部海門公韻

記得瀕行倒玉卮春風繫纜已多時別來幾度增惆  
悵只向人前說項斯

文水滌回遶故城幾呼漁父盞同傾醉來搔首忘機  
事獨上崗頭看月明

壁間時掛不絃琴風度泠泠萬古心我欲一彈山水  
調卻嫌人擬大高深

閑眠飽食只尋常不用人間費忖量欲向虛空彈一  
指却疑傀儡似登場

紛紛異說總縱橫春到園林萬木生簷角風傳天籟  
處有聲誰聽到無聲

每臨秋水情偏淡興攬千山跡不孤欲贈夫君難守  
取臨風倍覺一言無

江門漁父老漁磯笳蕨山中生事微莫道小臣忘報  
主春風時舞芰荷衣

丁酉元旦口占

春色光芒映太玄梅花吾意共相傳年來心事渾如  
水也共覓蓬萊世緣

沈慎菴父母雪中赴瀧崗書院投贈

春風堂下集諸生一月能開萬古盟莫道壺漿迎父老  
千山飛雪逐行旌是日大雪

文昌諸友共集投贈

爾鄉先輩著千秋勲帛名高第一流俎豆堂開如在日  
願將忠孝答前修

偶懷簡瀧崗同社

瀧水瀧崗天下奇翠微深處竟誰知我來欲傍漁翁宿  
鷗鷺閒隨釣艇移

題焚香圖

先生檢點已多年不待焚香始告虔却笑紛紛歎暗室  
猶將底事賴蒼天

題枯木圖

鐵榦銅柯聳碧霄凌霜傲雪累經朝生來不是牆頭柳  
恥向東風舞細腰

偶吟

塵埋寶鏡已多年一旦光輝徹萬千不是主人勤拂拭  
淤泥那得吐青蓮

當年我愛薛夫子日日焚香可告天復性功深演  
秘誰云書錄是言詮

流水何曾與物爭只緣造物忌高名閑觀世態心如  
水幾為浮名誤此生

避世無難涉世難人情反覆幾波瀾從今卷却絲綸  
手不着羊裘不釣竿

信斯軒偈似曾文螺

鏗然舍瑟春風裏弄月吟歸得我情千載真傳誰會  
得好將一唯振家聲

紫極觀夢先太安人

夜闌紫極雲深處夢裡分明見母顏起聽簷鷄催曙  
色兩行血淚對青山

偶占與廖紹松

暫借禪林一夜眠悠悠細雨到牕前空門即在人間  
世泥吐蓮花色更鮮

予獨宿太平山房果清上人遠顧云欲復歸宗

寺予再三難之渠心甚堅予熟察其願力學  
力必有合也漫書三絕贈之

踏破匡廬百萬重不知何處是歸宗堂開可結束林  
社來聽閣黎半夜鍾

我向青山學懶慵君還古寺振高蹤他年法雨諸天  
集驚起潭中久卧龍

寶地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出蒿萊回看佛骨青霄  
上照徹寒山萬劫灰

同虞汝薇遊太雲寺

僧依水竹情偏寂客到空庭念亦休爾我相看無片  
心隨明月大江流

再遊靈谷寺時鄧定宇少宰孟蓮渚通叅揚止

菴符卿同遊

題詩曾記昔年遊一別俄看已十秋松檜叅天人境  
靜會心無語萬緣休

寺在鍾陵最僻處千年香火誌公開無心更覓空王  
灑何日陰詩此再來

題無學卷魚東三懷上人時同寓匡廬

見說棲霞曾辭世忽聞飛錫在匡廬非生非死應須  
識莫向巖頭又著書



持經為母到西臺五兩風輕一箠開月照蒲團猿鶴  
靜好騎白鹿再歸來  
乞歸久作青山主飽食閑眠學懶慵春來準擬巖前  
卧瀑布還當第幾峯

柳渠翁與先大夫雙崖公為儒連蹇世皆笑之  
而二老自喜今後人猶世儒業不廢誰謂儒  
可笑哉惟賢世兄過我感今追昔口占奉勗  
與君數世是通家仁厚詩書澤無涯天意茫茫那可  
問相逢且自惜年華

藍生擴之常慮予召毀故作此解之

一入雲山百念輕蒲團坐破竟無生碧潭深處歲名  
好縱是孤寒夢亦清  
看來萬事羽毛輕冰玉泠泠出世情不逐衆生留口  
業祇將心事托神明  
怪得叔孫毀仲尼憂心悄悄亦何為死生進退渾忘  
却無恙青天祇自知  
人間毀譽尋常耳定脚江門我最真千古真人千古  
眼堯仁拓暴總纖塵

黃儀部庭翠

江頭繫艇苦旬餘無奈前旌望竟虛春鳥嚶嚶春水  
綠與君相見更何如  
君依珠斗侍明君我傍巖頭領白雲心境纖毫原不  
二年年風月自平分  
懶慵高卧釣臺深白鶴飛鳴遞好音無限心情難寄  
語獨將長嘯振空林  
年來白業事如何駒隙光陰荏苒過莫道心齋無箇  
事懸崖險峻誤人多

贈梁紹東畫士

問君能不繪予心只在青天月下尋莫恠病骨還何  
蹇試看野鶴在松林  
蓮花綽約淤泥裡骨逸東風逞艷姿外直中通元不  
染漫將彩筆寄予思

觀音岩

觀音妙相原非相洞裏觀音不是真若向此中參得  
透觀音處處現全身

文江八景

墨潭澄鏡

潭水澄澄清且止  
心源不動湛如水  
一波才動萬波  
隨觀象吾今悟至理

巽峯卓筆

峯頭有筆大如椽  
一掃東南半壁天  
縱倒銀河題不  
盡時嗟顛氣欲凌烟

仁山擁翠

仁山萬仞插芙蓉  
中有高人伴赤松  
我欲從之不可  
得它年結屋最高峯

字水拖藍

風行水上字如雲  
秀擷千山韻不群  
豈是地靈呈象  
數故開寶篆兆人文

金灘春漲

春來江上鷓鴣鳴  
夜雨蕭蕭卷浪聲  
無限中流頻擊  
楫和風相送片帆輕

劍石晴雲

當年劬石自天成  
秀削芙蓉夾岸明  
雲護風雷時作  
吼中宵隱隱似龍鳴

白沙晚照

水碧沙明兩岸分，斜陽擁照巖江濱。  
山頭倍有松楸，暮風送漁歌，不忍聞。

桐江夜月

桐江江上水悠悠，一派青山天際浮。  
最是無情深夜月，相看不盡古今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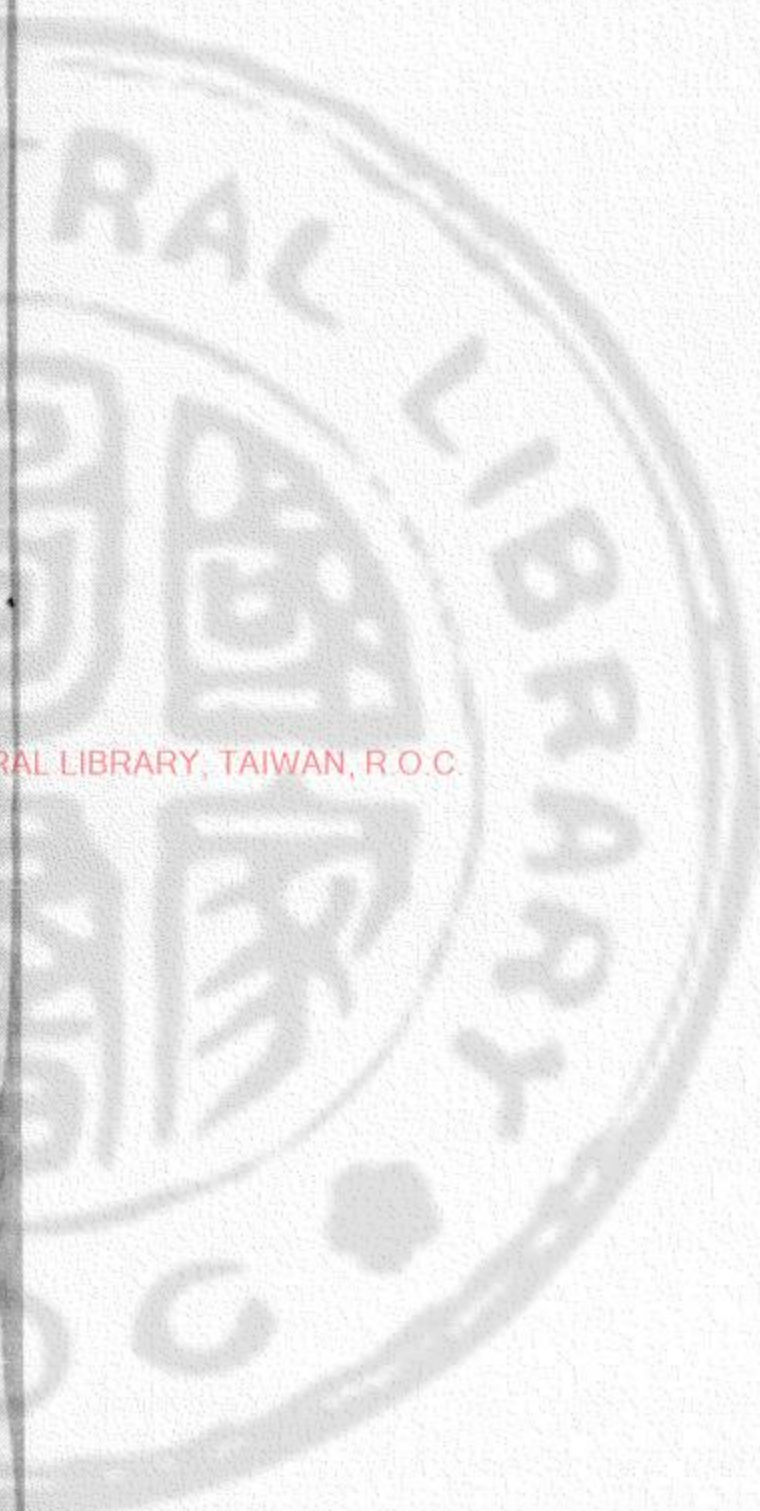
胡瑞芝廡憲過訪

十年抱病卧柴門，過我頻煩使者軒。  
道在不須論出處，坐穿木榻久忘言。

鄒南臯集選卷之三

上朱金翁

竊常論相天下者事業不在既拜之後而在未拜之先何者其道貴先自重也自重而後人重之近時不無因依於人而始進勢不無所因依則雖有炳煌之業其誰與我吾師身雖未進而得自重之道今雖不相又何憾焉且近時風俗愈下而議論橫滋太阿倒置而機漸內移無論其尤者即一美事而甲可乙否以小人之心揣君子之腹道旁之議何事無之即一



端士而朝夷暮跖以忌妒之心肆不根之謗萑菲之口何人無之此最今所當寒心者人心至此極矣握世道者譬之撐巨筏洪濤中亦憂憂乎難哉湜之風恬浪息利涉大川天其有意我師乎惟自重以待不肖又聞士君子齊三才靈萬物匪董董以爵位自表見也陳剩夫胡敬齊彼一布衣也而千秋不磨師以正學示我弟子則師之所貽與弟子之所企期者又奚論相不相也友道相知不為貌言矧不肖於師何如惟師督誨之

謝蕭允隅

大都不肖之學務在自信自得夫依人譚說非中藏之珍也隨人脚跟非堅貞之守也元標寧甘避世不敢附會以自欺寧守固窮不敢波流以逐世此則不肖仕與學者如此

啓鄧定宇

世網淪廢極矣匪有至人難語至學匪有至學亦難與至道歸根以靜太史公養邃矣至道非公凝而誰

其二

白雲居士金帶懸腰我本無心富貴怎奈富貴催人  
莊定山老翰家棲三十年赴部補官李西崖閣老曰  
定山衙門出色人物當優之丘仲深曰我未知所謂  
定山也仍補南郎中丘又曰引天下士叛君父者此  
人倪文毅復計之先朝號稱隆盛時如此羅文恭晚  
年私與門人曰官家以國師禮處我我當一出乃嚴  
分宜徒每得文恭書把翰回環曰達夫達夫老夫不  
曾用得你已又曰名高了嘉靖時如此章文懿歎起  
不赴國師必赴文懿官雖尊然平生國學稍有施為

餘不過大官中夜思量君父之義文懿必有怛然不  
自安者毛義亦是不聞道的人細想他色喜真是不  
慮而知的真性不肖先年以出處之義商之諸老及  
先生與念兄僉云當出弟亦以老慈年高七十餘乘  
時得沾一命人子心稍慰遂無復留滯即播弄不悔  
今亦甚喜白雲菽水眎昔戍時所得良多太君年八  
十餘畫舫相將江魚竹笋進則振鐸歸則戲綵何所  
不得惟先生圖之熟計之清靜之士特優於躁進者  
若龍德正中大人則有聞不加不損知性者出處視

之一也惟有以教我是祝

柬友人

吾鄉學問極能纏縛英豪三尺豎兒口能談陽明問其所以為陽明白頭不知也言及此令人厭甚吾兄直當擺脫諸陳言舊見直求自得苟能自得芻蕘可采矧先正乎未能自得孔孟且不信矧陽明乎真正大英雄決不隨人口吻決不隨人脚跟至於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弟初年墮入術中不覺近始識破未得其學先得其術如入千層

囹圄永無叩首之期此古今學術所繇分也吾兄以弟言為然乎吾輩千態萬狀有過失不妨使人看破惟是遮護不可有耳

復羊蒿原

吾儕樹立乾坤全在此學學術既明如滄溟之無所不容不然溝澮皆盈縱有微長亦如服烏頭毒終有時發也太在案牘中無非學術拋却尋春之說則似學有方所矣烏臺之職在振風紀邇年政尚操切民其若焦存寬大弘博之意是即所以振風紀也且夫



內集選 卷之三  
丰稜整峻一望已儼然可畏即思如春育下夷罔不奉法矣何如

答方鳳軒

近世之士卑者亡足論即高明者亦有住着處何者未聞道故也足下來云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站得定口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弟則以為只在一處作功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個心心腸一淨肩頭自樹脚跟自定言語自定孟軻氏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千派萬路應

醉之所撼震亡窮而功夫之所料理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乎此集義義襲之所由分惟足下教之弟入長安亦已三月在稠人中不善作便佞趨承之狀衆皆木石視之又其下仇讎視之矣弟恬不以為意時而用我必竭盡駑力以答清朝時不用我芒屨箠笞笞匡廬彭蠡何處不投足也獨弟見今時士氣太卑無論大關係大節目閃爍萬狀即纖若毛髮色動神疲國家氣運全係此輩今若此殊可憫心

答 穎泉翁

維持正學與充塞正氣原無分別夫學而無益於世則玄虛之譚也氣而不本之學則血氣之剛也吾輩學無可見見之於事事無可考反之於心世豈有扶正學者而無正氣耶亦豈有正氣者而無正學耶太山巖巖歷陳仁義所如不合浩然不屈孟氏之正氣孟氏之學也一生歷朝不滿期年患難死生講而不輟晦翁之正氣晦翁之學也使當時謂孟子朱子而不足以維持正學則三尺童子所不信矣古人身任天下之重無一事可少而今人視事有躲閃者必其學之未有至也翁以為何如

答羅近溪

不肖年來亦漸有路妄謂此學一得即得不得即終身不得夫所謂即得者必思響襲取先儒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之謂也吾學貫通矣直六與天地同流廓然無涯更復何物可以易此先立以為然否望裁教之

答李見羅

不肖自總角時誓此心無愧天日即觸染性回首提

撕即得本心自有志大人之學妄謂此心無愧即是  
當下聖人此心牽絆縱譚王說伯如拖泥帶水永無  
叩首之期故常於獨知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不謂  
翁一見而洞燭不肖之肺肝也雖然行百里者半九  
十所恃以夾持箴規恃有翁在不肖亦不敢不勉焉  
以無負此生以無負台教耳

其二

邇來正人頗難用世然正人亦不必於盡用吾學苟  
明吾心無愧即終身林泉實吾甘也所願先生以身任  
斯文之重攻之者愈堅而執之者愈力繼往開來舍  
此更無功課

其三

老先生眠食自愛  
皇仁如天必不使老勲臣抱向隅之泣正法眼藏正  
當此時尋繹出而一為千古吐氣吾道有遭乎萬里  
寄心

答鄒文谷

弟竊觀士君子在仕途君子有君子病小人有小人

病小人病在卑污或乘機而射利或興時而競進此如面上之癍有目者見之君子之病病在高明如澡躬自持過於刻厲則污者忌中立不倚過於激昂則懦者慙且人情之遲速易宜強之以不堪則過天理之隆殺易宜責之以大難則甚此皆高明之士所自以為是者猶入骨之瘡非有國手鮮克用瘳夫得無類君子之病歟一或類是今日正動心忍性之地哀多益寡之時未必非夫之助而弟之所深慶也聖人於知及仁守猶曰動必以禮則聖人經世之猷槩可識矣敢以是與夫共勗焉弟性資愚魯自登仕籍蓋幾十年而貶而謫十居其九竊嘗沉潛磨勘自知病根種種前之云云者正欲揭病根祈夫之不病以藥我之病病也若謂屢經多難解安心誠愧之矣

其二

門下抱玄黃之學具千古之眼徃徃以不可抑之氣為世不目林棲數年果浩然獨存耶亦逸之恬淡寂寞之鄉耶恬淡者道之都宅而三才之樞紐也元公提衡有宋無欲二字即恬淡之義願與門下共鏡之

南華集選 卷之三  
不肖在家別無伎倆惟從困衡中然於此學稍有入  
處非復往者襲別處以為已珍誇都市以為家寶可  
進亦可退可抑亦可伸而世山鬼執伎倆以撓山僧  
者亦大騃矣苟此志之無怍誓將奉以終身

答尤鑑峯

兄前柬中意大都嫉世之虛談而害道者夫虛談者  
世間儘有總之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  
多則虛者自消孔門一時仁賢彙集豈皆顏魯之徒  
惟在涵養而薰陶之故人才濟濟兄只當於自己身

上整頓起來世之種種自欺者亦自有所觀感而興  
起也學問固以躬行為是然未可便以躬行是頭腦  
若以躬行為頭腦不知所行者何事如行孝所以行  
孝者何物行忠所以行忠者何物今人激昂慷慨外  
沽忠直之名而中藏惡垢有許多在果可謂行忠耶  
即此一事餘可類推孟子曰行不著不著處便謂之  
不知道不然行足矣何以曰不著又何以曰不知道  
聖賢言亦不可不玩味之也凡云人之求為聖賢如  
人之求却病延年必質之盧扁考之素問等書然弟

意竊謂病必有根善醫者必察其病之所自来若不  
惟其根之求而惟其標之治旋治旋發扁鵲無為也  
世無良吏總之緣上無良觀察上無良觀察緣上無  
激勸人才之實兄來教真切大都風俗愈下滔滔江  
河挽之不止同志者亦畧救得一二分便是好手段  
吾兄志真才高不可不任其責也集事以才成事以  
志志立學則為真儒治則為良吏願與兄共勉之

東吳安節

弟在患難中於近世譚學脚跟不能無感總之發根

未真徒逐人譚說故不得不因世變為盛衰視宋儒  
精神萬分相遠願與兄發憤矢心寧為真小人無為  
偽道學須從隱微處鞫審無令查滓未盡不慮不到  
光大地步也

其二

弟年來知臺下功深志篤無從請教今天幸請正有  
日待仙舟過文江時弟掃徑奉迓為萬古之盟荆川  
先生二語正此老葛藤處山中念念不放過此從念  
盤桓者居官事事不放過此從事料理者是則心事

俱是非則心事俱非此須覲面商量迺可耳

其三

舟中相對自與孟我疆鄧文潔相友後今日重見之  
海內於此學心心念念須臾不舍如臺下者不多得  
薛文清是樸實路頭從此學決不誤事久之灑然處  
則一而已弟年來深山寡侶常認無分別處即學日  
以咲譚親俗子為事非知此學路頭者決不開口然  
自省畢竟是討便宜心腸自與臺下別後又自有入  
處乃知學問無盡友真不可不會也山中去撫州數

日欲持一書代候臨書卷切

其四

書去數日即得手教謂神相感非耶臺下若果再照  
白鷺青原弟當負弩前驅何止掃石蓮洞片石待耶  
寡欲之說昔文潔數數勗弟至人之言不約而同佩  
服佩服雖然此義甚細若以世間行言欲則又易見  
矣何如今年新中諸君逢人感臺下德愛乃知善教  
得民心如是附聞文潔集成乞多賜數冊諸同志索  
之者多也此老學問甚渾深即文亦高厚惟同志者

知之耳

答呂新吾

老兄家食時弟胸中屈指海內同心至中州首必新  
吾先生恨無由一請正耳茲幸同舍覩老兄精神凝  
定氣象端嚴心服曰真有道君子也已在公會廳雖  
促膝片晌然老兄意旨總能窺其一二晚復承過我  
亶亶辯論弟言雖激自謂未嘗有過老兄安得有一  
過耶而自署三過弟不敢以為然長空皎潔自生障  
礙耳老兄終日省過弟竊謂吾儒之學有大頭腦頭

腦既定譬之大將威望有素小小奸宄亦自滅息若  
終日過上盤桓是破屋止賊滅於東而生於西終不  
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過固過也省過者又誰也識此  
而道思過半矣老兄恐弟高明之資易於豪雄超脫  
之識樂於徑頓意甚良厚末復云明善先於誠身知  
止後於能得正協弟愚見夫曰知止止者何物曰明  
善明者何事必未有從事枝葉終日牽纏而曰知曰  
明也釋氏諸書弟亦未嘗泛觀然其語未易道陸子  
陽明白沙三先生弟方奉之為指南老兄欲弟束之



高閣是欲弟適越而北轅也不敢聞命三先生書商量處頗有而欲棄之弟不得其故老兄夜云極喜明道周濂溪先生書弟竊謂三先生直接列聖之統而與周程比肩者也若於三先生未信必其於周程未深信耳老兄思之弟自幼時不知者目之為清狂之士既登第後人目之為氣節之士然弟蚤夜惶愧不敢自以為是者誠有見於道無窮性無窮故耳往年終日紀過終日書學正與省心紀相類也復有南臯日程敢以呈覽弟雖愚鈍必不敢視此身為贅疣而

漫不加檢顧茅所檢者與時人不相似蓋不在經書間著脚中間省惕楮札難悉也我疆先之學弟竊謂北方之學未能或之先至南方之學亦莫有過之者老兄不妨細細切磋他日知弟言不虛也吾儕路頭不妨不同惟此志亘乎萬古則不容不同弟後生小子何見何聞辱老兄教愛不得不披肝以聞諸圖冊謹領外具記一通說一通請教并新刻三種全上望老兄終教之正來草歸得無又謂弟紀過薄乎統希再示

其二

寄到呻吟語畧一冊如獲面承夫學無窮蓋欲書之  
即削南山之竹不足悉其蘊奧惟於無可著言處煞  
有理會始信六經皆我註脚真所謂塵編一字無也  
不知門下能徹地信此一步否弟初擬春初乞歸不  
商量移不允跡涉怨望優游雲司牧歛恬淡實見得  
無可怨尤者在非勉而能之也何時得同門下一共  
泮礪念之念之

其三

山西之書曾拜於家以南都人寄至遲亦無便使修  
謝未幾觀文入為中執法矣弟深為社稷慶幸亡何  
觀邸報有彈射呻吟語畧弟不覺牙然大笑夫呂先  
生之所殫精繼往開來者在此而乃為廿年老友所  
借口昔宋氏諸老亦曾有此書不患不傳之今古矣  
既觀文無一字辯駁又服呂先生之定昔日當呻吟  
今日不當呻吟此俱有天則惜乎呂先生不明告此  
義於朝以開其竅也今世士習眩惑極矣昔為鑽穴  
則又跳而之乎此如鬼如域不可方物由當事者一

樣葫蘆故士巧有所避後有所覲丈其知之乎人品  
真誠屈指可數丈須大開胸襟勿為世界所惑也至  
囑至囑

其四

違教日久讀文既可泣鬼神聞誣丈事令人膽寒窮  
奇饕餮之徒不相容于朝則可廼欲駕人以家族之  
醜此等心術鬼神有知寔食其餘念之可為髮豎目  
裂吾輩所可自信者惟天理二字人力終不能勝天  
也丈幸自寬常思與丈相處丈若謂弟不善處身以

沉蓄厚德如夫今亦遭此此俱可付之一遇矣孟叔  
龍往其餘稿幸一收拾之鄧定宇先生辭世天地間  
賢人隱今不但隱矣念之可為世運扼腕想丈同此  
懷抱也昔士不得志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何如  
境象惴惴然惟祖宗墳宅是懼所至愁感即高卧得  
乎如弟連遭先母先妻之變百苦酸心兩鬢已斑以  
心知如丈不得一把臂開顏每南望中州令人神迷  
因夏邑敝同年曾兄便附布鄧兄書不盡苦情萬一  
也不盡

答趙心堂

學之不明於世久矣。早者墮落聲色利達固無足瞬。即高者搏空捫嚮觸屢成障。如先生彼已無疑。此非幾無我之學者能之乎。雖然其幾始於無欲。無欲則明明則公。公則溥。公溥視人猶已。無復窒礙之患矣。元標初擬先生學。雖力踐然一意潛葳。恐於斯世斯民痼瘵不甚關切。今試之何如。禹稷思天下饑溺。猶已饑溺。孔孟遑遑成己成物。此真無疑之學。不然恐流於世之所謂無礙者。其於吾儒似稍閒。先生以為

然否

東周山泉

近時以情識為仁體。豈但非仁體。即亦非真情識。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以丈夫作妾婦態。可羞也。願先生特行一意。無使使眼者窺我德。不孤必有鄰。何必混混逐逐而後稱仁。恕也不肖。近在林泉。磨勘先天一步之說。無可言說。有可言說者。皆後天時事。若涉教門。即道路不同。然不害其為一總。在發根處。要箇皜潔白。若根源不潔白。到老迄無成功。習氣疑根。即

聖賢不能無一真百真一不真百不真不可不辯

其二

少宰歸來麟岡生色默察此衷有加損否朝堂更鼎  
轉眼滄桑人生飄萍孰為不變嗟乎孰染世味動附  
儒流此今學者之大病也我輩安敢不勉不肖竊窺  
神明臨爾真是可畏纖毫未淨無少隱  
軍長從古然矣我輩可不嚴慎

答金存菴

蓋嘗慨道之明顯莫盛於今之世而學之不甚取信  
於人亦莫盛於今之世下焉者固無足論而高明者  
憑其意識揣摩敷演成章無復體認深力故其入人  
也不深讀日錄種種心裡开井有條昔人謂前無牛  
毛良工心獨苦今於老先生見之矣欽服欽服不肖  
總角妄意先哲銳意向往初入仕途年少氣盛自干  
用罔謫處荒塞良心不死頗加磨勘孤陋無活自謂  
有得及出而涉世故吾猶在根淺易搖頃復歸家而  
初志不墜覺此學真如菽粟布帛甚於水火恨未能  
坐春風聽法誨耳

答周友山

宇宙雖廣同心之士寥寥無幾奚以面不面為親踈焉間亦有號為同心者然發根隱微查滓未盡千古之下猶可窺覲矧生同時乎若先生則固挺然南服者也長安傾對半朝別來不勝企想先生之學豈非所謂千萬人吾往者歟夫學貴直入直入千谿萬途總屬囊括而實無纖毫之不盡也雖然能信實難來教習氣疑根時相擾病良是良是先正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不但信為功德毋疑亦指迷之津疑

亦未可少者惟是性氣從有生來消磨不盡孟氏之巖巖程伊川之稜角朱晦翁之屢為人攻總之習氣未了矧吾輩乎惟是不肖覺吾輩學不長進只緣精神有滲漏處非下全力終難廓徹不肖近一切抹撥願終身請事惟先生迪我於成過必告善必聞是千萬古知己不肖敢不奉以為指南望之望之

答陳心谷

先年曾貢蕘語請質退而自愧狂誕已而思臺下端人也休休者也容人盡言者也必不以我為迂為誕

茲奉鼎翰洋洋若將誘不肖盡言而惟恐其言之不  
盡令人頌服奚勝細繹玄旨臺下已闡聖學之要而  
卓然先立其大前所贊陳者是何異捧土而塞河也  
雖然臺下示我以聖學之鵠不肖有浴學請質諸前  
臺下云其功在勿忘勿助而喫緊在慎獨元標嘗用  
勿忘勿助之功矣勿忘勿助在持志而養氣一日忽  
悟曰暴氣固不是而持志亦未為全是夫志即心之  
神也神無方而易無體非如一物拘拘然執之為已  
有也故惟恐其忘者非真忘也若真忘則不以生而

存不以死而忘雖忘而未嘗忘也元標亦嘗曰慎獨  
之功矣以獨為在心從而反求諸心盤桓數年猶自  
恇憊邇年來始知獨非內也心意知處因獨也而為  
飛魚躍亦獨也戒慎恐懼慎也而優游涵泳亦慎也  
兀坐一室之內慎獨也即兵戈搶攘千萬人吾往亦  
此慎獨也而庶幾孔門慎獨之旨雖然元標咸其頌  
吾孰若臺下恂恂躬行之為愈乎然元標亦不敢不  
勉矣臺下徵色發聲察言觀色之語此自聖門視履  
考祥家法前不肖所陳者蓋見今世風會日流忌嫉

成風鄉評不足據而官聲不足以徵故常謂士君子  
真有掀揭宇宙之思自信自考雖一國非之不顧也  
天下非之不顧也蓋若有懲於今之時而不覺其言  
之過激耳望臺下終裁之

其二

不肖常云吾儕心腸直要建諸天地質鬼神考三王  
俟百世若必以當時口吻驗自己得失恐諧俗者多  
調停而凌特者多拂逆亦將以是為準乎望老公祖  
自信老公祖身係一方重鎮其不能無冗無溷無窘  
者其跡也而實無冗無溷無窘者其體也本體自如  
不動不搖未可便謂之達心若必以是為達心則孔  
孟之汲汲皇皇周公三吐哺三握髮其冗且溷如此  
可謂之達心乎惟是邇來虛文勝而實意衰議論繁  
而成功渺此在老公祖所深痛也當此頽靡之日靜  
以制動簡以御煩和而勿倡亦足以少濟望老公祖  
教之

上朱鑑翁

門生田恩年華忽明年四十矣徃樞趨函文時英氣



勃々今伎倆已盡木落夫空無能光衍師訓中夜慚  
皇惟是不染不取克遵矩矱此生誓不敢負我師也  
夫學道發志易耐久難苟能耐久精神與聖賢相為  
揖讓語云不變塞焉強哉矯有味哉言之也學誠有  
得用世而非強世愛物而無尤物古聖賢無不可處  
之人無不可仕之國有一毫憤世意在與道較遠師  
其以為然否

其二

不肖竊惟人在世法門料理功夫有疎有密惟從了

心處印證無有歇空時箇中舊遊多為大貴人惟王  
洪陽道氣相為照沫奈此君去為醉翁主人今亦甚  
寥其有道心者有道能存世心者有俗態此不足異  
也承師問及敢以此復若不肯半生經歷坊案頗有  
萬却陳於前聽之而已師與馮老先生明夕聚首亦  
一時間氣願師微明心體無泥經書無參意見此度  
得有轉身地便是了心時願師無二心可也

其三

自師入都會兩奉書一自鄧定老一自散邑劉上舍

不知何時先後入覓獻歲元旦祝師萬福今年師奏  
最計在四月間良足欣悅願師收心內觀得再生世  
兄一二人此門生祝師者如此學不可執見夫子焉  
不學一執見所入便有限性海無窮經劫難明於離  
意識思想處密々參印殊覺見之不可執也焦從善  
周友山楊復所劉明自師與之朝夕必有心得望以  
教門生門生年華老大師息未報惟盡明心地一事  
止報師門萬一不敢退情師時加鞭勉茫茫宇宙真  
志真行至虛至謙願矢此答師終身世間行未足瀆

師聽也

答顏冲宇

不肖於此學煞有入處不作疑不起障此不肖實得  
力處安得就正我翁世道茫茫同心者寡高官者自  
眎至尊無對卑小者以富貴利達為事不肖誓奉此  
志終身無改有便幸督我於成先覺之責斷不容諉  
不肖能受大爐錘也

柬徐魯源

學之不明久矣言孔者率本於二氏元標自縮髮來

開江門餘姚之旨尊如著蔡近頗不能無疑焉餘姚直指良知其說畫一而江門之說則襍矣語錄中禪伯偈語時時備陳此蓋由方外而起然自得者就其中以無念為宗與聖人老安少懷之旨亦自懸隔何者彼所謂宗者猶未免有意之也聖人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曷知有宗而未嘗不宗也由之忘物回之忘善其所謂忘與今人之規規焉以聲色名勢為物以好為人師為已則又遠矣先生既已窺無念之路愚意曷不以孔氏之仁為宗斯真正孔氏家法何如

雖然江門於神如傳鶴拈空飄飄然不可得而為所仰而思之吾師也焉敢緩頰元標學未成章而隨人口吻則吾豈敢

其二

來教吾久乏良友則意孤不假投醒則學境近大勢利則好遁習有重墜則難反其意與文成同一懇惻敢不欽服雖然先生云覺惟此性無窮無染無累無伐夫覺矣則居斗室而不為寂應百折而不屢遷處匹夫匹婦而不為少處王公大人而不為貴周三光

齊萬有皆是物也

答宋都憲

夫學之為世諱久矣自非獨往之士誰肯以身任之  
又誰肯以身發揮之讀佳製良工苦心真為獨得學  
在得悟得悟則忠恕即一貫也明德明此親民親此  
更無他岐不肖居鄉惟此一味功課

答鍾文陸

夫學非可以意氣承當非可以知識揣摩日推月推  
自有光融要難以言傳也

答楊貫齋

夫學貴有要得要則一齊俱了如明道定性識仁二  
書千古樣子示學者作聖階梯二程諸書似太少愚  
意當於二程語錄內增入不知高見以為然否弟數  
年棲身閒地於此學頗有入處學須從自己磨練默  
識出來乃為自得乃為深造一切從聞見從意想得  
者終是勦說

答丁勺原

學在得悟終日講說還是畫餅終日躬行還是添足

然欲入悟須從收斂退藏入語云收斂退藏乃見性情之實收斂退藏不是將形跡做假模樣夜半而起見得此身種種濃醞計較滿身遇惡方才有虛受境象出來此收斂退藏入路也人年肆拾陸年屠羊者愈入愈近思及此少年盛氣伎倆一切批撇

答史忠嶼

學問與政事原無兩事以為有兩事者自生障礙如文移迎送皆是實學隨事於人有濟隨各官於彼有闡發此是真學若舍却諸事別去尋道理孔孟復生

亦無能為文試察之弟近在寒寂中看民生不遂只是吏治不精吏治不精上課吏治或以交情或以鄉曲或喜其逢迎一點虛靈遂為其所蔽而不覺故貽害於人長且遠大於此等處切勿放過考人所以自考也

答李心湖

夫道無鉅細學無精麤真修真學慥慥皜皜此是終身依據

東馮文所

來教云任事有休任仁無休之語具審近來體認實  
功但不佞意分事與仁為二者世儒之見也夫事即  
仁也仁外無事事外無仁任事者無休任仁者則有  
休不休不足以為仁易曰休復吉此不佞年來麤入  
處幸出與東溟大正之

答蕭漢穎

翰教云非我者不難于破而難於絕在我者不難於  
覺而難於完非實研究近裏何能為此語不肖久從  
先輩浪習無所得年來從百死一生中探究實有見  
萬物皆我之旨夫有見於萬物皆我本無可破可  
亦無可完可嫌可取願老大細究深信無落二見  
幸甚移風易俗儒者常譚然我惟因之則可順之亦  
可無故取斯人而日忿戾之整齊之是馭馬而燒之  
刺之也

答王豐輿

教云須當下受用打成一片方為實證實悟夫所謂  
打成一片者非強而合之以已合彼之謂孟氏曰仁  
也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識得仁即是人人即為

仁自本自根無思無為更有何事雖然理有頓悟事以漸修古先聖賢兢兢業業至遠不休者何哉除却此段未免以欲為理認賊為子奔潰衝決莫知底止弟與兄文咸有世道之責可不慎與

東李元冲

兄志甚確人甚真願力持之不變寒寒者不通之義此所以為強世間多少同志到仕途上以周密為功課以情欲為仁體一片滾滾到老何曾有成立兄勉之弟不樂祝也

其二

年來講學先生在仕途人皆不信其不信之由亦當自反總在塵途上躁進周世狎俗夫既已冒講學之名而又官必美俗必諧非不佞所敢知也

東徐匡岳

世之任道者須先開眼若未開所任者意興魂魄久則弛兄以為然否近來同志入仕途八字定脚者甚少故於吾兄不能不懷思

其二

得來益稿讀之服大信道之篤任道之勇尊師之誠  
吾榜中得文真增光九鼎吾道中得文真豎立萬仞  
但覺大譚道如貧子暴富成一家當文若將辛苦所  
起家當一手打破手裏起得手裏散得作一窮漢便  
成真匡岳不知文以弟為戲言乎亦以芻蕘為可采  
乎學問只到止則修在其中若更提修是二之止不  
容易匪修何能得止文若真知止則仕與學無兩事  
出與處無兩心何必以潔身為高從官為污哉宜乘  
精力健朗報答明世為祝

東呂叔簡

身與光所蒿目千古者不以一時升沉榮辱之跡  
在萬世學術之的兄苦心拮据亦既有年今澹然  
無事乎日休乎未能日休譬之負土填海力盡而斃  
正云千休千處得孟氏云行所無事明道云內外  
皆忘此正學眼歲一差毫釐迷繆千里弟自去年後  
豁然一醒非復向時吳下阿蒙敬食芹而美遠以薦  
芻分入口而辣也何當執手相眎一笑

東馮望山



夫子論仁守矣必先曰知及之蓋知及則所守者不  
錯孟氏論始條理為知之事蓋知則入聖有基孔孟  
之所謂知即所謂悟也道之悟耶未悟耶日捱月磨  
水盡山窮始知不知合一之旨良非欺我形色即天  
性無氣質之可祛萬物皆備我無物累之可融天自  
運川自流本無蔽錮亦難粉飾信此而後為達天德  
崇德規規較量名色器數先賢語言淺深正所謂貧  
子譚金與沉溺欲界者清濁何後先焉不肖年來頗  
有契於此一語如虛甘伏乞言之愆神明其鑒我心  
不二矣

其二

大學一書全在知止知止則修齊治平格致誠正一  
以貫之心齋先生云斯止無止斯所無所若以為有  
所者子莫執中也木落藤枯水盡山窮門下必恍然  
無疑於此不肖受家師挺直之恩生平心口不敢自  
負近歸來閉關自省足不敢履棖闌近刻二冊并祠  
記一通請教門下索我於語畧中亦見一班矣

東駱與涇

主下近起四言臣而足下以切直不敢齒及行且及君矣明夷之章當三復之夫物未有不晦而章者真松產石巖以千百年而後柯葉不朽不佞願足下為松為栢

答祝無功

夫士患無真志真學耳真志真學愈練愈光世間行豈聖靈襟抱兄文晚登一第苦心為令而上人不盡知其為儒下人不盡信其為難遇此足以見兄丈之真能從此勘得明哲沈然不變亦可小歇脚矣若彼攻作用以酬世者偽儒也不願同志有此

答周中岳

吾輩有挺然不拔之志要有汪汪千頃之量故曰士不可不弘毅近士喜譚奇氣勁節皆是氣質之病究竟與委靡功名者一耳一心近裏便自平常安穩

答傅楚築

臺下今當雄藩孜孜知人安民是真悟也會此而索之窈冥昏默是眎悟為空心與事為二矣昔象山點蒞湖於訟扇時而趙清獻則於坐堂上有省此從事

磨練而入不以思索為悟境明矣

### 答錢繼忠

夫君子不必之人而所必者此心吾心真誠則凡毀譽計較之私方眎之為蟻鬪為蜂戲而真定自若老大其確信無惑瞿塘灩澦維楫既固所向無復迷津矣

### 東陸五臺

吾輩立朝庸人有庸人病好人有好人病庸人病在好利好名好人病在情識夫情識不去則雖朗如秋終是查滓夫查滓不能為太虛之障亦能為太虛之累常愛先輩因女婿求官推卓碎食器於地一事思之冷面寒鐵令人髮豎

### 東羅匡湖

羅司勳行曾題尺牘未幾得夕郎報不減貢生之興憶弟十年前猶得跬武玉清馨款  
天語足下今雖承明乎大官膳可飽爐香不可挹矣  
言心國運可為寒心說者謂徑尺之鱗修盡無餘弟竊謂儒者遭時而存逆鱗之心即此心且不足信友

別曰至尊詩曰奏假易曰觀盥頤足下三復斯語易  
又曰動而不括頤足下深惟其義憶弟初食大官膳  
時如魚入水洋洋悠悠未幾厭心生又未幾殊覺飽  
憇欲吐之美思山中藜藿如僊人掌上清露一啜令  
人欲僊足下熟其味乃知鄙人言不虛也諫補一副  
馳以代賀匪物之美羨人之貽足下其鑒之

東汪登原

先輩謂此官須渾身是天理孟軻氏曰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身而曲儒則認一身  
為身認檢制防閑為反身無惑乎其未能樂

東孟雲浦

真人也官假官也吏曹假之所從出乎假者居其  
密情緝儀送往迎來厚同鄉同年舊僚舊交預報  
除函為應援此感其小惠彼稱其厚德是人亦得  
微名仕途仕途亦誤採而用之弟嘗竊觀之譬之藤  
蘿左纏右絆非大斧利刃不能割斷大丈夫寧為瞎  
駒無為社鼠寧為蒼松無為藤蘿多少英雄誤入此  
坑塹矣若吾兄昂首何似易曰過涉滅頂頤三復其

言弟願兄無迷本真若曰本無真假無作真假觀則弟當三緘矣

答田竹山

赤子之心無中國無夷狄盡同此心若謂大人者為赤子時其心獨異則亦非天命之性矣大人為赤子時此啼哭此乳抱凡民惡人為赤子時亦此啼哭此乳抱不增不減無凡無聖大人者特順此心凡人迷此心惡人逆此心凡人不迷而悟則大人矣惡人不逆而順亦大人矣人於此處看得親切真是人皆可

以為堯舜直是超凡入聖願門下徹地信此若謂又須格物格物格其迷而逆者非多其聞識之謂若多其聞識適足為此心之障耳陽明之良知乃乾以易知之知非有對待之知也既曰無對即中心即性即中即道即行即天理實無有二義後儒之所謂良知去陽明又遠乃知識之知夫識非不可謂自知來而實不可認賊為子雖然陽明語有為上達語者亦有為下學入門語者曰其言語正當快意時便翕然收斂得下又曰如猫捕鼠如鷄伏卵那有工夫說閒話

管閒事此等語亦自警策合其心性諸語而取其警策者亦自有受用處似不必有異同也予獨怪今之譚良知者以識為知不知尚有無知之知夫無知之知不落擬議不落情識此不肖有志未之能也願與門下共竟之

答江纘石

世肩天下之重任者須是明天下之學夫學非一人之學天下之公學也此心生生之機流盜宇宙不作見解不起淵度便是羲皇氣象人皆可為堯舜者以此弟癡儒一心以報國為事為世齟齬此自有任其責者於已何傷移官南來良朋亦不少蕭寺名園跌坐譚心與門下建牙聽政其心一也感念同心之雅輒布愚悃不盡

答沈鏡宇

夫上之朝講及東宮事此雖第一義然難以口爭調和而默護之丁矣後進出位言者雖有亦不可病之篤恭不顯萬古消沉向此中惟翁與諸君子留意不肖來南實覺無可增減者憶昔年自貴竹茹艱履辛

百死一生自謂於學有進既涉官省垣私覺未也幸  
謫南刑幕一年餘不肖不敢退墮一日年餘轉銓曹  
自謂再謫之力居多已自銓曹歸家五年一朝稍有  
所入自謂庶幾矣已之都下又覺未也蓋以血氣為  
德性以知識為性體以鹵莽為直捷愆尤種種認賊  
為子幸復來南動而知悔始知道無窮盡功無間斷  
從性氣發揚日放日怠從性氣練磨無時無功則天  
所以成不肖者意良深厚不肖並不敢以名位為軒  
輊也翁再勿為念不肖不敢請告者見左遷者便悻  
悻不安其位不肖不敢躁急以逆

君又方奉母南來遽奉之歸亦非子道不肖不敢薄  
親兩推不允遽欲辭官是遺佚而怨阨窮而閔聖賢  
決不如此不肖不敢拂造化惟聽大計後瓜期且迂  
或可徵一命報親從容而去於臣子之義不悖如是  
而已

答馮慕岡

近時學術龐雜入門宜慎夫學未有不從磨練經歷  
而能有得者足下又當知之不敢多贅也

其二

頃承寄念知道念精進憂世心切但未見示近日用何功得以知密修密證處方有商量倘未有實落親證雖日近名友相處成話柄耳世之淪廢固可憂然未有學不親切而能以意見用世者此不孝孤折肱而來非虛語也不孝孤頃觀廷推命竊為世道加額乃復不果何說要自有數存靜以俟之

其三

人下入楚鄙意疑其與時不相合今果如此足下安之世間言語不復為足下道惟是從萬死一生中勘校多凶多懼千苦萬楚中間吾性安在明得性體方不負此番受用若要熟湏從這裏過不然縱說向道未免從世間語言粧點言言粧點熟露色莊意氣撐持終有消歇足下勉之

上聰明同堯舜好生同天地心知足下為國為民一點真心但恐吾輩負

君負國不愁君與國負吾輩臣子勉之勉之處困



而亨亨字了心之謂能了心始是亨通吾豈望足下  
以一世人哉臨書不盡肝腸語仰乞台照自愛自寬

乘耿楚侗

先生歸然山斗孜孜汲汲惟恐末學橫流如拯饑溺  
此之為心蒼穹可鑒皇紘再整旌綸日下實任斯道  
如翁計當蚤膺簡命以光斯道不肖日望之矣元標  
忘學有日自去歲徼天之幸差有所入始信天之與  
我者自本自根自成自道慥慥皜皜匪由積累惜不  
得就翁正之耳

答劉澹岑

不佞再入金陵無可為梓里道惟是不怨不尤近裏  
著已不敢不免蓋嘗論今之學者動喜稱奇氣勁節  
其流弊與沉溺欲海者則一夫士固自有真願與門  
下交鏡之

答馬謙川

夫道原自平坦中流出自可久可大一切少年英華  
剛銳之氣宜剝蝕消鑠

答吳念虛

吾道於忙處辱處難處能鎮靜寬裕此即入道之門

答劉淳寰

承諭衙齋坐對烟雲魚鳥不減林皋知大趣自別但學如有見簿書紛挐亦烟雲魚鳥也不然恐成玩弄隆萬間同志濟濟求如近溪先生能作個了事漢然難其人又取識仁篇從後閱起一次至十次他日見教吾輩生既知嚮學再無得作不生不死人無得作半間半界人無得將聰明來倩無得將意見抵無得將平生行誼算數將身是個一無知無能愚人得轉身路方謂首出庶物

答宋正吾

標汰在林皋於同心之友未嘗不睦然有懷忽承台翰胸中添我宋先生也何時得一奉色笑以完心願此道如水至淡無味輕重隨人自取足下在濃豔中獨索之淡然之味又加意於寬閑病夫此其趨操元標謹拜而藏之中心并承尊指發揮一篇付盛從以行盛從至止小庵三日筆澁詞不足道心中萬一卷之不到故言之不茂負足下來意矣鄧定老有大夫

人之喪恐未能執筆馮丈古心古行幸最之以聞然  
自飭愛身所以報國也

答周海門

得函中語知兄於斯道攬身研窮但中云欲中亦有  
禮不行中亦有非禮二句似有未瑩欲即理也不行  
再無有不行時性猶水也水豈有不流時節原憲是  
未識性將來把捉故夫子但許其難不許其仁再具  
答別幅請教

答陸時乘

足下偉姿時入夢思大鵬宜翔寥廓猶滯丘樊此何  
以故得讀佳作多贅牙屈曲豈襲鈎棘之體忘雅馴  
之度乎夫祖莊列瞿曇氏口沫以文聖賢之精神此  
近世之陋習非大英豪不能回首足下宜無所事此  
天理無得於心而妄為穿鑿者外也學無徹於見而  
妄為附會者繆也不佞常謂今秀才家譚天說地試  
問渠自家性命何似則茫然置對何者學未有見也  
足下欲有見乎試掀舊窠臼自闢一乾坤一生受用  
不盡豈獨一生即夙世良因皆於今生植之足下勉

之不佞二毛未差無補清朝徒負浮名為造物忌歸  
來懸一榻白雲之隈時有知己或以為師或以為友  
或在師友之間亦時有嚮往處不敢負光陰耳草華  
布謝書不寫心

答劉直州

門下歸未得走一介請益頃有僧傳門下逍遙匡阜  
間恨不得侍杖屨來往白雲窩即證千古然心嚮往  
矣以門下之才之志何堅不穿何微不入滿載由已  
解纜亦由已更不從他家托鉢惟是吾輩終身結果

係於最初一念最初一念即是配天地並日月質鬼  
神稍有查滓終身必現古人形著動變之語豈欺我  
哉門下三樂俱全天縱頗篤更無一毫足以芥冲抱  
者易之潛爰寔惟其時如不肖多難灰心年幾老大  
精神非復故吾惟有休心以堅末路無足仰禪高明  
門下不以腐物見棄竊願虛心有聞為佳詩冲然大  
雅捧冰如披清風時值水濱舉足泥塗未能酬和空  
有愧赧惟高明照亮不盡引企

答劉開卿吉卿

吾儕有志於道宜出身擔當大開田地更不沿門持鉢一心開荒牛具種子齊來得見大意即當發誓度人更不向竹籬茅舍歲身足下勉之

其二

昨冒病走雪中百餘里上文昌書院梁歸從與中思及賢昆仲蓋謂吾邑如巨室心須有人撐持其所撐持必須有人承當此學此學豈易承當乎未開眼千古雖屬大儒亦名影響可不懼乎未教云僻性難除客氣易動近於難除時十分磨刮於易動時十分把捉則其為病不小賢昆仲欲寒徹骨乎每相見時能向我終日開口使賢昆仲開不得一口是其徹骨時矣今尚早在他日必知之

答朱汝虞

久不得吾兄教殊仰殊仰得來教云道理無涯究竟匪易誠然誠然吾輩發根處真工夫日子深春杵竟成鍼未知小人却要發憤既知學人非全放下終難轉泊起爐作竈把捉意念自以為實得力不知去道

愈遠何帝霄壤吾兄以為何如

答李養愚

黃友來具審道候萬福貴邑兩名儒挺出非夫一表  
章其間先正流風幾於剝落乃知地方不可無端人  
也感應之理今占不爽他日必有傳夫之學者夫真  
修密詣弟何敢贊一辭但招引初學欲其脚根穩固  
不東走西馳必以實踐為言若真正工力完密之人  
且當以微性命為了手來教云心無停機學無止法  
尤無停機者造化生止之妙也吾輩又欲施人力其

間似乎與造物爭衡故曰率性之謂道世儒以意念  
纏綿妄謂實功終無得力之日不知文以為然否第  
亦實無所得徒一時臆見然亦自師友困苦磨練出  
果故不覺縷縷且與丈廿載生死之交敢有隱情伏  
乞斥正

其二

曩承重委不肖細批善山公卷覺此老儘入細微故  
謾揭其入處揚之簡譬之井蛙窺天天雖小不可謂  
非天也得來教洋洋滿紙具仗文苦心實功孔曰習

南寧集選 卷之三  
遠而曰慎習孟曰惻隱而在擴克夫身任繼述之責  
握孔孟之秘即此二語足以質往聖開來學何必一  
一談良知而後為學乎救郡人談二字者甚多若官  
徒身有能如丈之不愧孔孟否雖然弟有請焉曰習  
遠不知所遠者亦算得性否若謂不由於性則所習  
者誰為習之曰四端在擴克不知擴克還假人力否  
既以真心亦不俟擴克而自彌滿六合也風便幸批  
教來教云今主教當用一轉語夫道一而已矣精神  
不真轉語成虛吾輩惟當息心置辯務底自得道在  
地原無病也何君歸愧無以發之實而來虛而歸  
空有赧顏

### 答蔡鳳池

遠承台諭知門下勃然有至於道至未云修道以仁  
人者人也道即為身身即為道門下闡斯道之奧矣  
雖然此非可以億度言非實透徹則身是身道是道  
邈然其不相涉昔楊慈湖問如何是本心象山指點  
斷扇訟是本心慈湖遂廓然大悟門下今猶聽訟際  
試一印正果與慈湖當下無間否若疑猜未斷身與

道猶二之也不肖生平實從夷狄患難屈辱寂寞磨  
練而來不敢誑語門下宜辨堅定必往之志無以二  
三之見襟之斯道幸甚敬謝遠存不盡仰止

陸盛平稟

不肖裁尺一謝夙愛而老大不鄙夷我累累數百言  
皆近世末學之膏肓老大似亦有樂於中誠哉其言  
也夫既稱為學道人矣而復落聲色貨利進取坑臼  
彼雖得一世浮名利一世進取然君子視之如見肺  
肝其與不學者卒同歸於煙滅腐朽而已此不足憂

也惟是弟觀世之憤人之假者多棄己之真惟彼之  
假可嫉也我之真可尋也我精神若逼真直貫日月  
通華夷流萬古矧今世之人不可以感動乎弟願夫  
且愛己之真實從子臣弟友忘情聲色名利豎起齋  
梁務達天德不負此生斯弟所効忠者如此貴鄉先  
哲如尤西川先生近世醇儒大取其書而究之必有  
以復我臨書不任依切伏惟炳鑒外小刻二冊為愛  
教地幸正之

答楊惟舉謝汝敬



南華集選 卷之三  
未知足下歸息時時有懷忽捧翰教次於面炙貴邑如起二公人人拭目以觀豎立夫豎立科第者一時之計豎立道德者百千年之計足下雅志素辦願更努力蓋人生世上如石火電光直當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不在嘵嘵爭同異惟在獨知處密證自修衆人所欲者我能不欲衆人所為者我能不為久之人亦自化於善矣今之人不為不欲良心豈不昭揭只為欲根一萌天地為昏轉眼滄桑并所欲者無纖毫受用祇見不學者之愚也足下登高招臂其見必遠竊

聽佳譽以慰同心敬謝遠存諸不悉

### 啓曾植齋

先年以鄙見請正辱長篇娓娓惟懼弟之落坑塹而欲拯之非夫衛道之篤何能有此弟心服心感予輩學最怕執見以為家舍弟若執止無所止以為是則亦有所止也夫若不執有所止以為是則亦無所止也弟所奉告者兩人以此密證而丈所告者則謂啓迪後學不可以此立教誠然然弟猶有請質焉弟讀大學常謂啓後儒紛紛異同之辯實此一書蓋以其

多落階級若中庸只一性字便自包括身心意知物  
包括國家天下陽明先生只提一知字以包之誠善  
讀大學者也我輩認得性字透即大學且為註脚彼  
儒者若何為異若何為同可一笑而置矣文王之止  
仁上敬止孝止慈止信豈如今人一而求之蓋文  
王之德之純純者純是德性也為君自仁為臣自敬  
為父自慈為子自孝與國人自信故誦文王曰於乎  
不顯若一一以求所謂孝敬仁慈信而止之則亦顯  
弟所謂知止者即易所謂休復學問不得受用

人為不得休無論陰陽利欲為不得休即終日兢兢  
天理亦為未休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  
無為也必如此謂之窮神謂之盡性至命舍此而學  
不過以意見纏縛道理而已非自得也弟愚見如此  
者兄弟不妨時相商確字宙內同心能樂人也謹此  
請正伏惟批教

答許敬庵

先生起家時滯跡周南方欲修訊而祭戟遙指八閩  
矣一中丞不足為先生喜惟是紫陽後遺風凋落山

川寂莫得潛修實儒提衡其上此足為世道喜也竊謂民生不遂由官紀不清小臣不廉由大臣不法此其機若轉圜匪言語能喻先生勉之世號為儒者口譚性命身墮欲界一入仕轍乘機伺便輒攘臂爭先吾輩今日惟願以身發揮之悟貴透徹修在慙慙諸生無以易此門下其謂何不肖束髮嗜學苦困庚寅值四十初度日日思年華老大寂無所聞一靈偶有所入翻然出山思欲乘壯時為國家効一割而忘者黠者相闕於其中至令

今上有三黜之疑實非

上意先年請告未允今已發乞休疏蓋進退禮義用行舍藏提身要領不敢壞先賢軌度即以此得重譴所不辭謹因注存申謝并布近况如此臨楮瞻邇不任

### 答劉奎陽

讀足下來教知用功良深但云覺此中時有空明境界此段境界儒者執之為人間洞天知學者目之為陰山鬼窟若不從此鬼窟度日始知真學足下欲功

夫無間斷所以間斷欲主宰歸一所以不歸一請道不欲無間斷不欲無歸一作何調停此處即子不能得之親也弟昨日自文昌上梁冒雪而歸正思邑中無有擔當此學者得來教慰我心期望文教之學志不可不成此當事者之責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惟夫倡之

答余鏡原

吾輩既知此學此皇極之福學無用以事為用道無體以事為体日間於事事物物無放過處即此便是  
古學更不  
入山也惟是不孝覺生平懃志於此  
浮氣為祟夫能入裏處事自家庭以及衆務皆從刻  
薄一邊此最害道不淺傷造化之元氣昔人稱孔子  
曰太和元氣流行近而悔之無及門下既志此道願  
以不孝為戒寧心跡不見亮于人而吾身之元氣決  
不可傷不孝孤折肱於此故首以是言即此是深造  
即此是自得即此是心傳門下以為何如劉淳寰太  
真修真品服官不孝孤亦欲進此語世間好人蹈此  
二字以為家當者不少以是知吾輩宜學也

謝沈銘鎮

荒牘冒干典記廼辱門下推老先生愛俯蒙優答兼  
辱賜真高誼泠泠寸心難泯不孝於門下未而然門  
下心事卓犖才猷宏鉅則時於老先生所悉之今有  
斯世斯道之寄者患無才將之有才者患無誠門下  
才誠養之有素將來何鉅不肩不獨通家之私願也  
竊嘗窺孟子登東山而小魯是教人開見地一著登  
高一步則見大一步故先儒曰內重見外之輕今之  
重外輕內者彼無所見之也孟子惟開千古之見故  
履萬鍾藐玉伊世儒漫讀過只云所見既高則其規  
下益小所見者果何物耶若只在名相義理上恐便  
不能輕小外物門下以為何如望進而教之不孝襄  
先慈大事外即結茅深山之濱與樵夫木石為侶懷  
我先覺此心悠悠如之何  
甲謝津梁阻絕敬因  
入賀楊使君布所請正如此臨風仰止

謝袁玉璫

不孝過不自揣冒干名賢乃辱不鄙夷賜之教言洞  
肝決腸兼賜真言更辱雄文跪而告之先靈九原有

耀元標益信此心無內外無人我無遠近無古今纖  
毫不隔也年來海內於此學有窺者不孝方期之為  
仕路津梁乃皆垂翅而歸世遂以為詬病豈天忌其  
開眼而堅其成乎亦保任之功尚踈耶夫學猶不離  
保任此不得已為癡人面前解朝若真正開眼保任  
更何復言門下亦以不保任為保任耶亦未離保任  
耶亦保任猶不害為不保任耶昔吾邑先正末年單  
提收攝保聚四字不孝竊疑其神識用事今拘儒猶  
以此為救命靈符門下將孰之從

東劉雲嶠

小力歸備述犬雅誼此自丈錫類之仁念不孝孤子  
辛萬苦無能報亡人萬一故必欲底于成弟何修而  
得此於大賢惟有感篆而已先慈復荷丈雄文厚奠  
九原生色感極欲涕久欲申謝緣隻身躬襄事之後  
積憂積苦積勞積病且家無可遣之童遂成稽遲丈  
必不謂不孝弟為不知德人矣茲敢專人布下忱丈  
歸而養高此自千古定著即欲負天下之重未有不  
自艱難靜觀出來無論諸賢而嚴分宜先生黔山之

養十年詩云元無蔡澤輕肥志不向唐生便問年此  
何等志氣世皆以大任器夫不孝弟則云大任今古  
無限惟真心為大人則不以彼易此定宇先生往矣  
此老我輩矜式奚以名位論軒輊哉西江譚學令人  
掩耳直證聖修不孝不能不望丈為前驅幸有以振  
之不孝孤襄事畢已結茅山中楹帖云居深山之中  
隨俗所便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其二野興還來群  
鹿豕庸才端合老山林其三新闢山門徑躬耕隴上  
曰夫肯駕雪夜之舟不孝弟當開蔣詡之徑無言掃

周益公雪矣臨書引睇

### 六科公書

不孝腐儒也握髮從諸先達游今二毛種種乘竊窺  
吾儒之學別無奇特惟親其親及人之親子其子及  
人之子如是而已故孟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夫天下平至難事而不外親親長長非孟氏  
眼高千古安能道此不孝自先母先室之變茲痛忍  
死以考滿事辱我門下哀逝明生翼我於成俾不孝  
得跪告先亡者則誰之賜哉所謂親其親及人之親

子其子及人之子於門下見之即此便是善與人同  
門下更無他讓不孝更不以世語謝矣

東余少原

自門下別文江後頃過禾川令人覩遺祠而興思耳  
聖旨未下在門下必不為苦有志作人有心世道者  
正是磨礪處受苦一翻則進益一翻心細一翻始知  
世間不得意人亦有不自由處方能以已及人方能  
恕以待物方能忍人所不能忍學非從困衡中縱聰  
明伶俐極終成話柄惡觀古名賢不孝不能無疑心

以其未困也門下勉之世間可語者甚少有志者  
少易之睽曰君子以同而異日間與人同者跡也  
默默進修體認則同而異也不孝移家深山中萬不  
得已蓋苦難言處亦自知得近日體貼靜後觀喜怒  
哀樂未筮前作何氣象乃知宗儒亦深入此正著實  
用功處門下試之必不誣各項參來學方不錯始有  
歸一處日間與友朋相處還當敬而靜此正近目對  
證功課心懸懸左右附此譚心惟自愛

答錢啓新



吳中使便多是匆匆無從寄候知門下祖跡深山與世相忘嘗念世無真正為國家擔當之人有真正擔當之人又群起而忌之門下是也門下何負於國哉每從友人熟數門下巡粵西狀過則有之不及則未也竊為歛衽門下近功何似吾輩學；其同于人者非學其異於人者與漁樵牧豎匹夫匹婦同體是真正學問千言萬語俱從自家身上體貼方為實學不然以為天地間一場好事一場好話無異兒戲弟所謂管先生未一條路者煞難言不孝知丈之一條路

又嘗與不孝不同須聯榻而後知之世路嶮崎合併良難南望令人脉脉向往矣不孝積憂積苦言難宣心三小刻請教丈未忘我再望嗣音學脈關繫千古周父母使源源來也臨書悵；

東郭青螺

李見羅公修身為本此良背功夫此老必不言大旨不越此劉雲嬌兄淨土此生死功夫李則凝神一竅劉則結念一虔凝神者不欲使神外走結念者不欲使念分散淨土功夫閒時貨急時用也兩家道路各

不相妨能兩兼之亦可能兩忘之更妙翁夫今日能  
兩兼之兩忘之乎愚意翁夫於生平竭力一二不朽  
之圖畢精竭知亦已盡矣日間無事宜一味休歇將  
去不思善不思惡平平坦坦熙熙穆穆自有好消息  
相應易曰休復吉此弟請正鄙意幸批教之

答臨江沈二府

不肖少年用罔老而棲心蒲團上始知世間所謂浩  
然者盡遂血氣奔放非真有超然與天地獨存者在  
矣所謂浩然與天地獨存者不依形立不以生存不

亡不以人知不知為加損元標求之念年久得  
而取冒認為道雖懼法眼照了迺臺下曲賜引我不  
肖其何以當惟有愧赧而已年來辟匿深山把鏡自  
照翰惠遠加空谷足音何日盡舫過文江得一瞻清  
揚乎敬謝注存不勝引領

答魯愛吾

足下高明但沉涵收斂之極便自穩當久而知不肖  
言有味也起滅不易持循此處難商量欲持循即自  
起滅而又欲持循無起滅乎幸參之

答曾敦吾

足下引諸賢世德為言此猶落見解足下知漁樵畊  
牧家世業即世德乎過信此一步則不敢卑今而寧  
古矣

答管東溟

初丈寄七九錄劉野僊者到丁年兄者未到弟披讀  
之中間不但如前批駁且有許多可疑處動輒說夢  
說應感說道統有歸說轉輪王令人大生疑夫心夫  
使學者竭廢而不止者誰之過歟弟年來覺無可說

而丈書動輒萬餘言究竟必欲合三教為一即此是  
妄心即此是多事今日弟不苦口與丈說破誰復為  
此言者弟叨庇襄先慈後事已結屋深山中楹銘云  
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便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即此  
是第一部問辨錄蘇老云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  
難到公卿弟云但得生人寡且陋不僊不佛不聖人  
丈之病在多若無若虛是丈今日受用處附此謝併  
布欲言書不盡結萬一

東蔡虛台

頃從青原山中匆匆奉謝中間不記云何是時楮筆  
不恪計知已垂亮丈金玉君子近精進此學行且一  
日千里惟是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為主則自不差若  
自己身上做得光潔於他人身上全然不管此於世  
間稱好人而元氣亦薄矣說明德便即說親民一民  
失所引為己責古人徃徃如此大有志世道有天下  
國家重責者幸進此一步則福氣更無量以大仁心  
為質於此學更有根基弟不望丈誰望我弟在農間  
十年無開顏事近聞

上兩立爰立二事喜極欲狂江湖小臣難道無心席  
廟但中間機括不知

上自轉乎亦有斡旋者乎幸示弟敬此候起居并布  
欲言如此臨書不盡心中萬一仰干心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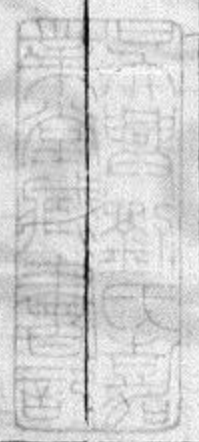
卷之二

鄒南臯集選卷之四

序

一 易原序

鄒子曰六經文章之祖易猶六經之祖三才之撰神明之奧咸賅而存焉蓋難言矣鄒子雖以易起家乎然不過拾遺唾僥一第倘先覺詰以奧旨目瞋舌撻張而不能闔非不欲言繪天者難為工測海者難為度不能言也邇更大戚二毛漸霜勃勃疇曩之悔乃挈舊易結讀易窩萬松深處滴露研硃期居而觀樂



而玩焉忽淑陽門人蕭子來鳳鳴鳳張子祖延叩我  
玄室貺易原數冊曰此我邑侯甫翁南衡陳公所著  
公故名進士官儀部郎以忤時宰拂衣歸里著述滿  
家而易原其猶著者淑陽人士欲世陳氏易我邦願  
師引其端俾淑人士有所觸而興焉鄒子拜而卒業  
連旬卦爻象數或以理顯事或以事證理或理事雙  
標即一字一義咸鑿鑿有據若探河流者必極源委  
乃止思深哉公平且釋咸九四貞吉曰人心本正出  
于天命自然順其自然則無往不吉取證于繼善恒  
性反身而誠諸語公于聖學蓋恢恢乎闢其窔奧非  
如世之托鴻撰以竊名縹囊間云也古今著易者星  
見踵出無慮百餘家鄒子得沾其餘瀝雖學有麤窳  
不同大都不遇于時退而抑鬱發憤所為蓋其遇困  
故其身潛身潛故跡幽跡幽則神入微語曰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昔夫子曰假我數年卒易可無大過夷  
考大過象曰澤滅木水而浸木木在水中亭亭孤立  
不撓何大過如之獨立不懼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則  
非曙于大過之肯不能也易體貞于一而用或窮或

通皆隨所用而用之以善困者十而九即我夫子猶善用困之聖予獨怪天生聖賢俾之不用易以開泰財成輔相左右吾民而徒使之齟齬德避難之旨席為蔽身之資則世道否泰之機可鏡矣三生曰易原絜古作者孰優鄒子曰公不云乎有伏羲易有文王周孔易有諸儒易蓋人各有情情不能不動動而後易生焉情境不同伏羲不得之文周文周不得之孔子及諸儒各以其所身至者為易然易亦隨其所至而即在故曰隨世變易以從道又曰為道屢遷倘必

一焉度長挈短彼易此非易彼是此非是則易亦通而不通矣其為言人人殊一致未始不同乾之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又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嗟乎通何思何慮之旨可貫百家可知易原矣慨自六籍以秦焰俱蝕惟易與神農書並存不廢然其學皆有顯門弟子往往不敢悖其師說有詔襍問皆曰吾師所傳如此兢兢不敢失尺寸易學傳于家庭父子間者洛下為盛勗哉侯業在蠶之初爻矣有子考無咎意承考也神明默識使陳氏易有



聞世世哉三生其以予言告侯并以諭爾邦人士

### 孝經序

太史貞復楊子學悟性宗一見與余論合聯榻信宿而別一日出所編孝經徵予序予卒業遲回者久之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予之足已毀矣又曰愛親者不敢侮人敬親者不敢慢人予生平取世忌嫉不少必予愛敬之未至矣雖然吾有尊足者存卒不敢以世忌嫉弛吾愛人敬人真心敬飲祗而序之序曰大哉經乎千聖之道之總萃咸備於是無

所容吾贊矣古今稱孝舜曰大孝武王曰達孝下此者即不得謂孝予請縱言之可乎乞人賤行也丐者行食於道得食飲即遺母母食且為之歌數闕盡懽而止彼不得不丐者遇也丐而娛親者真性也苗夷異族也有苗泣親繼以殞命彼淪於夷者族也不以夷忘親者真性也禽獸無知也而跪食而返哺禽獸未始不知有親也夫大者謂其彌綸六合有一物不孝者非大也達者謂其達之天下有一物不順者非孝也呼途之人曰來吾語汝以大道彼未必不四顧

跏趺惟語之以孝親三尺豎兒心動神怡覺世君子  
從人所常有者提撕之則人不沮於其難而吾言之  
入也常易此楊子惓惓於是經不忘也或曰集靈引  
證何居予曰草木微物必有以鼓動之始甲而折折  
而條達子輿氏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此集靈引證  
意也羅子宗旨何居予曰鵠誠設射者至之軌道誠  
立行者由之羅子宗旨孝道之軌鵠也一切揣摩意  
識思慮懸想儀章度數豎宗旨遠甚且斯道也吾不  
知其所自來也窮之無原執之無端用之不可既溺

通焉廣大無際窮天蟠地無弗周浹以之事君以  
之事長無二道也仁曰仁宜曰義履曰禮知曰知樂  
曰樂所謂不敢毀傷不敢侮人不敢慢人者皆是物  
也皆人所固有羅子非能為人加益之也必明乎斯  
而後可以言孝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窮  
不然事父母且不知父母矧曰天地嗟乎安得起羅  
子而質之予聞陸象山氏曰孝經十八章夫子從魯  
子篤實處說出來學者必踐履篤實久則恍然無疑  
斯語晦菴年方七歲即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嗚呼

思先儒格言繹羅子微旨而後楊子之志不孤

識仁編序

此近溪先生論學語太史楊子彙而梓之名曰識仁編以傳同志者也憶丁丑歲先生入賀至都予侍先生榻月餘夜半請益先生曰子騎乎予曰然登高何居予曰執轡身仰而前下坂何若予曰執轡身俯而後先生大呌曰公他日無忘我予不省先生行乃草書呈先生曰學有宗旨有功夫有入門有結果先生平詳教我先生折簡曰孔門之學求仁為宗求仁莫

先於恕自名乎仁也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自名乎恕也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以言其體則不慮而知不學而能體此於已學而不厭推此於人教而弗倦本體即功夫功夫即本體入門處即結果結果處即入門功夫宗旨可一言而盡也予領之遲回至今始知先生所以醒予者甚篤且切惜當時資愚質鈍未能直領無疑方欲請質先生而先生已為古人今從簡冊中識先生

亦晚矣夫仁者何即人之心也識仁者即識人之真心也是心也古今聖愚人人本具而必矣識者何蓋赤子之時見父而愛見兄而敬無作惡無作好和之至也順之極也識萌而情動情動而欲熾遞相牽引而真心亡矣故先儒立教欲人識其真心蓋於其潰敗處拯之東支西吾未免滅東生西惟直指其本有則一正百本領端裘理斯聖學之宗傳而昏衢之寶燭乎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入乎仁則出乎不仁悟則識不悟則迷未有立仁不仁之界而處乎迷

之間者也雖然豈易言哉仁固仁也識亦仁也以仁識仁不幾執柯伐柯乎在學者證之而已羅先生汲汲一生與物為徒中所載諸語蓋有契於大易生生之旨故其言包括萬古綜統乾坤生而不益生非以意識承當之謂也醫書以痿痺者為不仁先儒謂其最善名狀今之嗜利者輒曰不仁不知嗜利不仁者譬之痿痺疾在四肢可瘳也嗟嗟不蒸意識者誰乎或曰識仁矣其功何居予曰巨室之子幼而播蕩於外長而有知思其祖父廬舍潛然出涕知者引之

歸舍曰此爾祖也爾父也爾廬舍也彼既識祖父廬舍矣其無所解于心者天性也而由人乎執軻氏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即識仁之謂反身未誠猶是二物以已合彼又安能樂故人患不識仁矣識仁則生生則惡可已而何事之與有同志諸君子刻是編銓竒屬予引其端予敬序之并述先生之所以訓我者引于首蓋與是編相發明且志予負先生之教也

宗儒語畧序

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海水之宗也子孫枝葉繁碩有大宗有小宗而後其統系不淆謂道有宗乎神無方易無體何有宗也謂道無宗乎濟濟三千獨一唯魯氏得其宗未始無宗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帝王也軻氏願學孔子宗孔子也蓋道一而已矣一則天二則人天則亘萬古而攸同二則涉末流而多岐道無岐也學之者岐也惟多支而百家靡襍莫知攸宗甚矣道之難明也予夙荷明師良友指點夾輔年來偶有隙明於先聖一脉真傳似無所蔽諸儒最

有契於衷者在宋則明道象山慈湖在明則白沙陽  
明心齋六先生於是手抄其語與道相發明者名曰  
宗儒語畧其言淺近詳畧不同不謬於孔氏之傳則  
一而已夫名宗巨闕必有宗譜孝子慈孫一展卷考  
思悠然而生是書雖謂儒之宗譜可也學者由茲直  
證本心頓息諸見揖唐虞周孔在斯須間若復辨儒  
釋較同異取予所編者為辨駁地是人也意之為害  
其去道也遠起諸六先生與之同堂合席何益乎邑  
愷衷黃侯愛是書捐俸投梓敬拜手引其端

讀書全錄序

文清先生大儒也醇儒也讀書今錄微之而神化性  
命鉅之而修齊治平廣大悉備辟彼良醫禁方名品  
備載無遺嗚呼盛矣某髫年即知慕用先生每讀茲  
錄如天鑒在茲如神明臨汝慄慄乎神為之加悚心  
為之加清情為之加謹間有所窺期師先生萬一然  
幾成帙而散于火遂棄去已而泛濫于他家竟無所  
得譚及先生輒不敢措一辭今年春虔南中丞李公  
刻全錄以惠後學命小子引其端鄒子敬拜手言曰

道不在言言者麤也道不著見見者虛也道難卜度  
卜度者意也夫道雖不可以言言而匪言道亦無由  
寄雖不可以見見而匪見道亦無由入雖不可以意  
卜度而亦可以意會日積月累久之群言亡衆見消  
意解冰融雖言而無言也雖見而無見也雖意而未  
嘗意也此先生之學也後儒輩出其趣操與先生不  
同蓋先生學以復性為宗謂必閑邪而後可以存誠  
謂必去念而後可以入道後儒以見性為宗謂惟在  
復禮萬物皆已惟在知仁萬念皆融此其說誠聖學

之宗傳但語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又曰深造以道  
欲其自得夫中人以上深造以道不可易得而遽直  
達天德則千里得一士如比肩焉且世之駕言了悟  
卒至藩籬撤大防潰不忍見聞者始知先生誠上邇  
鄒魯之軌轍而繼往開來之正鵠也善學者請事斯  
錄履繩蹈矩日融月化意言兩忘其達天德也何有  
中丞公重新是書以貽來學其有所思也夫

西江憲政紀畧序

語云天則不言而信天非不言以行示之而已相推

而日月錯行而四時鼓而雷霆潤而風雨然天體寂然爾人君法天者也乘乾履符勢不能獨運則有代之行為鼓為潤者即今繡衣使者其職最雄峻已顧任厥職者其道兩端豸冠戔戔鐵面稜稜使人不敢叩視即否焉不得白其究也法勝法勝者下窮束薪恐折絞繩恐絕謂下所欲便而莫吾制即大奸如山勿問其究也情勝情勝者法弛法弛者上窮均無當也故曰張弗弛弛弗張即文武不能為理夫子祖堯舜憲文武夫祖述則憲章非僉迹憲章則祖述非空

千古語道法宗者亡踰此而語迺今得安節吳公政紀畧道與法備華矣讀慎讞錄求生編得貴之道焉讀正學編得觀之道焉讀奏疏得剝厚下安宅之道焉今天下不但剝床剝足矣公諸疏不至剝廬則民所載也賁山下有火火明矣上有山山止也明而出之以止則明有本觀地上有風風所至即偃動也動而本于坤坤靜也順也順而動動則不枯公之學深于易耶詩曰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又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憲憲顯然示人法不顯又隱然示人非



法非法而後能法法不顯而後能憲憲公之使百辟  
刑人民宜令則霆震澤則春回尊君如天不言而信  
者豈偶然哉公還朝報命  
天子是筮儻得噉

上覽 上必齋色曰吾社稷臣苦心助勦如是疆寓  
有賴內則需公贊爨外則勞公斧鉞我西土公豈  
惟使我邦悒悒如今日行將俾吾里家鄒魯戶洙泗  
公能事此如天之福不可徼也元標目送公行序公  
紀畧心搖搖有餘思矣

月川錄粹序

余體孱弱好閱方書遇名方輒手錄心注之有告余  
曰人生在神與氣神與氣隨臆理密而康強無恙雖  
有禁方無所用之余近味其語此治未病之說也憶  
余十年前勃然師古而最慕用河津凡有憶見悉錄  
之以紀吾學若効讀書錄也者而最後又慕新建江  
門若以為聖道非從此不入口念心惟然盤回十餘  
年來身心互持未有得力幸迤林皋至庚寅歲差有  
所入始知先儒之語皆言已之得非我之得也而我

持其咳唾求道是不亦貧子拾貸冊稱富翁乎故凡  
儒先語錄以為此特名醫良方而無病則方可置不  
甚省閱既入都門余友叔龍氏持月川錄粹一卷命  
余引其端余匆匆別叔龍叔龍亦未竟余之學乃數  
以書促余言夫以余之所未請事者而欲學人殫精  
於是是欺來學也雖然叔龍表彰先賢加惠來學意  
良殷勤余故識其首若先生篤行沉修巋然醇儒直  
趨濂洛而開我朝道統之原則固不誤余言也錄中  
云心非血氣之謂先生之見卓矣世號宿儒以血肉  
為心者豈小哉即此隻辭亦足以抉世儒之一膜也  
夫

仁文會約序

述思邃古有操行無論議何彬彬也正學荒榛人心  
汨溺宋諸大儒闡明聖真學者如秉燭昏衢知有墜  
緒可尋吾邑在宋元班班史冊者不暇悉數沉修隱  
約若劉南甫胡敬之羅融齋王充耘張道山周以立  
諸先輩羽翼斯道功在吾經我明如卧廬劉先生學  
遵考亭一第即隱居求志谷平李先生學在存誠官

中丞澹若寒素慎獨侍御袁先生經歷兼素張先生篤信正學壁立萬仞陳公甫於袁有不負平生袁御史於張有夫君只比廬山高之句沒而先生為位哭之衆知東川羅先生讜論在朝言行慤慤近太史文恭羅先生學主歸靜深修密證他若以儒行著聞者如解觀我劉章江楊玉齋張蕪素郎中夏貞齋貳府周七泉明府尹來菴文學趙子良諸先輩幾數十人海內宗吾邑不啻星之辰山之岱宗耳矣前哲既遠周行猶在江陽龍華聚會歲無虛日蓋皆以承前啓

後翊

國運而熙昌祚輔學政所未逮云龍華為城古剎石樓徐侯始躬仁文書院以居吾黨諸君恐無以詔來茲謂余宜有言余不敏敬矢心與諸君子約或曰神明默識存乎其人羣居並處嗶嗶焉擊鼓如求亡子何居余曰夫默識存乎德行然修德其功在講學學之不講聖且有憂豈曰吾儕或曰會非古也余曰群居終日宴遊徵逐古耶諸君子幸自約厲道貴超悟學貴真修諸先進流風未泯里有善俗世有真儒余

私心厚幸苟入聞斯道而悅出以紛華隕志是又與  
宴遊徵逐者奚異余之所大懼矣

### 三忠文選序

蓋聖人從憂患中系易至困曰有言不信曰剛掩曰  
致命遂志中與處困道擊於晰乎夫以言事友稍  
稍不救而色且變而目將營矧以言事人主一不信  
如以泰山壓累卵蓋至是一切陽明剛大之氣闕而  
弗揚非大人真知遂志之學蔑有勝者

世宗朝有三諫富平御史楊公爵太平給事周公怡

安水部劉公魁皆以言事

主上後先詔獄者幾

年榜而死死而復甦甦而復欲絕粒死釋而逮逮

而復釋其精神至動天地

上從火光中聞有聲鳥

三臣寃始得釋天下無論士縉至孺兒子詫為异事

欲涕欲舞可悲可喜奇矣宜興侍御安節吳公蓋常

按轡秦晉携有斛山集二冊授予因譚及周劉二公

甚詳予啓曰三君子生則响濡請室逝則聯翩太虛

其精爽英風幽明今昔無弗同也者昔獄中受尚書

史載為美譚矧三君子以正學相切劘即在孔門亦

稱高足宜併刻以傳俾讀者益有觀感云侍御公曰  
善挈以屬予乃窮日夜力凡三君子蒙難正志語擇  
錄無遺蓋心境從困苦中逼來其學術淺深異同無  
論矣校成公名曰三忠文選夫人臣策名王家忠道  
多涂大較在宅裏粹白提躬端潔不然即功垂琬琰  
名載史冊尚論者有遺議焉三君子難至而節見累  
至而行明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百世下聞風猶為  
髮豎于忠也無忝或問鄒子曰三先生仁乎鄒子曰  
仁矣曰夫子忠令尹子文不許其仁子言何容易鄒

子曰仁道難言未有不自困心衡慮中入三先生備  
極筭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身有桎梏目有析楊耳  
有鈴柝無一非酸心摧肝之境既而于所謂桎梏析  
楊鈴柝以為枕席以為飡藿若固有之則于吾心動  
而靜靜而復動離而合合而復離顯而微微而顯于  
所謂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者必有洞悉其隱非人所  
可告語者子柰何言之難故曰求仁得仁子從事仁  
則知三先生彼諧臣弄兒一生從脆骨中啖蔗嗜飴  
不知茹冰食蘗作何境陽浮慕而陰忌嫉徃徃掉弄

舌握寸管雌黃先達徒落口業可哀憐矣敬書引其  
端讀茲集者當正衣冠焚香三肅曰我 肅皇仁同  
大覆狂直如三臣猶得更生堯仁湯寬度越千古而  
三臣萬死一生志遂命亨慶困有道仁君難遇忠臣  
不易如是然後知昔人願為良臣語有味乎言之也

求仁書社志序

上古之時五家為比為鄰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咸  
有相保相賓之義而今之保甲保長正副之類制非  
不擬古徒有相兩相靡之習此何以故上古行鄉舉  
里選德行道義之法任其地與居其鄉者具六德六  
行故德行孝弟之俗不言而信不勅而厲其磨揉漸  
漬者然也近官于上者惟知取辦期會簿書間有循  
行阡陌不過尊行故事而已士縉倦遊歸鄉者日垂  
涎美田宅歌童舞女以自標致至鄉之俗日敗壞而  
不可支彼恬不為怪則亦何疑人才不古若而俗之  
淪于蕩且偷哉予師廬山胡先生髫年博古壯而嗜  
道老而學不倦鄉之士信從者日衆館舍至不能容  
鄉人乃各捐金構屋以居來學者先生題曰求仁書

社自為志數卷凡建置社田故族會規展卷在目先生薨鄉人奉先生主祀其中歲必有會鄒子蓋三登其堂鄉父老子弟與會至數百人盛矣會罷諸君乃出所為書社志請鄒子弁諸簡予無能為役予聞鷄犬之放也則有求求生於失先生以求仁名社豈亦閔人之有所失乎夫子曰仁者人也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口之言心之思皆人也即仁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貞婦順皆人也即仁也仁未嘗失也特不識耳故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仁而後可以語求未識仁而求譬之力士外額尋珠愈尋愈遠豈不悲哉與茲社者士修家縉紳修邑處邑三老退而修夫未有人人修君子之行而郡邑不修于官者斯於先師求仁之旨不遠鄭康成一隱士耳未嘗聞其以所學貽人人稱曰鄭公鄉先生之所以詔鄉人者具有正學在俾接其鄉人不問而知其為胡先生鄉則茲志行將采之太史內史藏其二以為世楷一鄉云哉

紀善新編序

此子鄉夢峯王君所撰者初名績為善陰隲予以  
聖製未敢紹述故更茲名君為羅文恭先生弟子先  
生在君穎敏視高足者稍遜先生沒後使人不疑于  
學則君是已君樂道人善最好道古先哲節烈孝義  
事隱微者彰之顯揚者頌述之如徒步拜六一文山  
之墓澹菴之間又嘗廬墓三年君是編上自大聖以  
及諸儒碩名臣故闕有一善必紀見為善一脈自堯  
舜至今日其心一也嗟乎聖人之道大虛者其體也  
體無不善有不善者則意之動也善學者悟無善無

不善之體致謹于善不善之動斯庶幾哉可以語為  
善矣蓋善不善之幾猶之河堤然始之浸淫也如蟻  
穴其卒至於滔天懷山不可收拾顏子有不善未嘗  
不知真知也真知者真體也惟知則未嘗復行廼世  
儒誤以知先行後若兩特然而善之旨不明易曰知  
至至之傳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予安得明善者而  
語之聖功哉茲予所以蒿目而思撫卷而懷也君孜  
孜一生老而手是書寄予予故捐俸刻之齋閣冀吾  
邑士人有所觀感焉君老矣覩是書成其可幸也夫



騰芬圖紀序

天地間有可見者有不可見者可見者如形者色者之類是也不可見者如形形者色色者之類是也得其所以形形者彼形者皆我有也得其所以色色者彼色者皆我有也魚一物耳程子畜數魚於盆池以

溪之趣草一物耳周子庭草不除與自家意一般此何嘗以物視物哉軻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又曰形色天性也故即物而理存即理而物寓乃今於衆知蘇心泉公事而益信云公為諸生時有金魚

自外飛至砌盆不食數日去又桂菊吐茁異常解者曰魚有飛騰之兆桂有蟾宮之祥菊有晚節之義公果應期而起好事者歌詠盈卷總名之曰騰芬圖紀公譚及菊事猶津津有味乃余小子則異是解馬魚潛物也飛而來又飛而去其示公以理無定在手詩曰魚潛在淵或在干渚之謂也桂菊黃物也吐茁異常其示公以黃德發越之盛乎易曰黃中通理美在其中矚於四肢發於事業之謂也不以魚觀魚以程子之魚視魚彼兩間之潛者飛者走者躍者皆吾心

南阜集選 卷之四  
之活潑也苟得吾心之活潑坐窮廬擁藜藿而亦飛騰矣不以桂菊視桂菊以周子庭草視桂菊彼兩間之植者天者喬者吾心之生意也苟得吾心之生意都三事縈組爵而亦隱逸矣夫潛見飛躍盡皆三百動植天喬悉屬乾坤固於物之內不若遊於物之外期公為一世之事業不若期公為萬世之道德大州有王先生者磊落大賢也公豈繼是邦而起耶承公命小子引其端輒敢以是就正焉

四書證義序

邵子曰性猶海然知性者猶之觀海歸而詫竒觀於承河者拒不信彼習見者河也又有臨河譚河事于頃江者拒之不信彼習見者江也夫斯語一綫匪深匪淺無高無下無隱無顯不難不易能者從之身自丘山振鐸後由漢及宋至今以來家持一錐人具一幟其見有偏有蔽有得有否吾不得而悉數獨有二力探本原之士出其間世輒詆之為禪金谿先立其大與孟氏何殊新建發揮一本金谿時又從而禪之世所謂禪者非真能知儒釋異同不過隨聲附和

曰吾尊朱吾不溺新學倘詰以天之所命何物儒釋之命脉若何彼茫無置對嗟乎可哀矣予讀錢肇陽孝廉諸證義蓋不隨衆聲嚮直究所謂元初者與古人相為揖讓于一堂之上可謂深造自得矣肇陽之言曰觀仁文約中三語而有取焉故以名吾義蓋肇陽不知予方愧悔無故拈出此三語亦屬影譚今且忘之予願肇陽亦置之乎夫學有二妙悟者取實際地證在虛必參著乃固篤實者未開見地證在實須蘇苓迺暢智崇禮卑則今日證之證也證義後附諸條肇陽得無有懲于此觀者無葛藤視之矣嗟乎以肇陽才取一第而掇之爾迺投牒禮部不遇蠖屈者廿年卒能光紹一綫之緒夫使肇陽第而偃仰簿書風塵中即黽勉不落墟埃相安能并力鑽研爾爾乃知天之所以與肇陽者非一世區區榮名已也謹題數語于首見者得無曰錢君世海濱見地宜然而子家在楊子奈何亦作海觀

羅一峯先生集序

往捫蘿東山羣峯轟轟磅礪蜿蜒亘百餘里龍蛇生

馬羣峯中獨一峯撐雲凌霄如偉丈人端笏朝堂凜  
不可犯固悟曰士之聳壑昂霄者猶是也又常涉溪  
澗清沼明燭鬚眉泊導青齊觀勃海排雲凌霧莫可  
涯涘因嘆曰昔人以風行水上為文而茲猶有至文  
焉吾鄉先達羅文毅足以當之然先生進于道矣我  
朝理學河東餘干並樹標的獨陳新會以自然為宗  
先生雖與陳稱石交乎然學非陳之學紫陽之矩矱  
也巧力不同矩矱則一迺近儒一票新學譚及先生  
輒以未闡性天之妄為疑不知性不離倫物之常進  
退取與是已先生有一不盡道其間乎蓋世儒之  
謂性也者如以指標月先生之所謂性也者如以足  
履地標月者指即有象履地者身在忘言則先生之  
所韜者固也德清吳侯自幼庭訓心師先生政暇敬  
奉先生集刪謗增遺缺之以惠來學而問序於余余  
惟聖門之學傳失其宗曾子以皜皜發明道體迨宋  
周子提衡無欲一語為入聖之要先生之學雖不得  
而測其涯然皜皜無欲可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  
百世天假以年遡周曾而上之無難矣先是有

詔廷議諸從祀名賢他唯唯否否獨先生翕口同歸不可徵良心之同哉此雖不能即得之今日然有待也嗚呼登凌霄之峯培塿為卑瞰巨海之濤涓流為隘學者如有景行之思乎巍然沛然在吾心目者果何物哉悟茲而先生之學可窺矣苟不究其所以然而猥隨俗之譽言是觀山忘本觀海忘源必無以得其高深予特著篇端俾願學者有所覽鏡焉

羅念菴先生文要序

善言天者飢晰于易乎資始流形形色色可謂大通矣然必曰利貞真正也固也蓋惟收斂歸藏而後能亨毒萬有乾坤以六子為用六子受成於艮不良則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兌說有時窮矣故曰成言乎艮夫天道至絃以大無以尚矣猶節其章光愛其心神矧吾儒學以法天尚安能熒熒然役其精神久薰勞不息馳騁而不既乎故惟聖人能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曰洗心則蕩滴無餘而非有形聲可擬曰藏密則其端無倪而非有聲臭可即嗟乎微矣元某生也晚未獲從里文恭先生遊然得侍從遊先生者剽竊

餘咳最喫緊語曰世無現成良知曰收攝保聚元其  
參究十餘年曰孩提知愛非不慮而知乎曰收攝收  
于何處曰保聚聚者何物竊不能無疑恨未起先生  
九原請質之又十餘年觀世未嘗憤悻冒認識影以  
為知體而稍窺端倪者輒蕩踰繩檢迺知先生言真  
末世津梁有所激而云然非過而謬刻心捐形直達  
天德語類頗衆門人未能盡殫其蘊奧先生之學本  
于易成于良傳之無弊也固宜人知先生宗依新建  
不知其初蓋稟承邑先達李中丞公而李公默受王  
徯揚公於所謂澹然無欲者既已淵源揚李而又歷  
五十年仰止金牛齊莊寬裕切磋西昌安成兩文莊  
澗內有片長小善先生冲然有以自下宜其集諸儒  
之大成也彼津津新建殘疇謂道止此外有可以開  
復抉翳投之輒縮武不敢入眎先生何如也先生有  
集十餘卷先是嘗與同志曾大理于健郭中丞相奎  
劉先祿靜之謂宜稍約以貽來茲而竟未就侍御安  
節吳公神交先生有年觀風螺川擲江芷薦先生祠  
下謂先生語未學正鵠託塘南王先生刪訂數卷題

曰文要公曰子同邑後進不可無言元某拜手引其  
端如此用志私淑敢謂窺先生突奧萬一扒

胡廬山先生全歸稿序

先生既沒之明年同門督學郭相奎氏與令子順搜  
秘牘中得所為閉關小錄及補過困學翊全諸錄寢  
室警語總名曰全歸稿珠璧錯陳隨地流輝順等不  
忍捐置謀鐫之以傳或問予曰先生以盡性至命為  
宗以存神過化為功學已闖聖窾矣諸錄得無贅乎  
予曰學以悟為入門以修為實際悟而不修是為虛

見修而不悟是為罔修先生已洞然聖學之大而復  
與困學同功茲所以全而歸也曰日錄揭稿諸家報  
何曰灑掃應對罔非精義出處進退人道大端先生  
雖倦遊聞君命則懇辭中途不得請則單車赴任  
委曲懇惻用意忠厚其仕進亦何以禮也曰先生臨  
終也而手筆謂何曰昔魯子臨終啓手足以示門人  
庶幾無忝所生先生生平戰兢而終猶惓惓三極之  
真百聖之宗則易箚之志也披卷者可以興矣予嘗  
觀良農之畊也播之美種矣然必深畊易耨然後莠

稗不生乃惰農復從而姍之先生銖銖而積寸寸而累其心良苦廼世之學者馮其荒唐揣摩之私漫無所用心過計先生之苦難豈不左歟詩曰是穠是藂必有豐年凡我同志共勗之

何善山先生文錄序

予友中丞李公自吳歸泳游溪衡日惟明道覺人為事一日致書予曰邑先哲何公善山稱新建公高足弟子著述雖剌而逸予懼先哲風流綿邈近剖其副以公來學庶幾邑人士有所師承乎予為我弁其端

予敬受而卒業而知先生之學非庸儒所能測也蓋良知之說予幼而聞之長而不能竟其義近始覺世儒之談良知者謬也夫學從外入者必非家寶非家寶斯有所得有所得斯可得而守也先生曰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知無定守即有定主彼馳馳欲捕風捉影者可醒矣世儒有窺見性無定體者又不免滯空先生曰本體固無聲臭然不可認定一認定未免為聲臭所染彼詹詹欲沉空守寂者可思矣先生之學予不



得而測其涯焉予向聞先生言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之語留滯胸中二十餘年近益信先生之所謂識本心者即程伯子之所謂識仁識仁言有亦可言無亦可不識仁言有滯跡言無落空無一可者也惜生也晚不得侍先生以竟緒論敬推臆見先生學術崖畧與同志就正焉中丞公術先生有隱行沒也邑人有思祠祀其鄉又孫勁幼而孤其母復以節著先生之學雖沒世遺範猶存此不可觀先生之大哉中丞公與先生家世姻清真雅素進退不負所學惓惓茲刻尚友可知慶人士讀先生書聞中丞風可以興矣

黃洛村先生集序

先是善山何先生集成元某序而傳矣中丞李公折簡予曰子柰何以已見而槩何先生學大都中丞公槩近世騁虛見恥實際者其言誠救世良劑然古今學術無二恥實際者必無真知道無二也今年夏公復以洛村先生集命予序予既不能闡何先生大旨復欲序黃先生拜命飲冰不知所厝既乃披先生集

讀之曰以意念之善為良者知為有意之知覺為有意之覺真腐元氣同為本領鄒子懼然起曰世儒以有意知覺為良知者開目如是安得起先生九原而質之曰精于用力莫慈湖若所謂絕四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鄒子曰當時以學為赤幟者眎慈湖如淫聲美色然著書闢之先生見何卓也曰良知一而已晰之離合之贅渾然天成燦然條理使擬議依違其間非毫釐千里乎夫當時譚良知者而晰之而合之而擬議之者衆未有親切著明如先生者惜乎見之晚也謹撮其要題之首世必有以予為知先生學者若復加擬議依違其間先生謂我何嗟乎斗大雪城名儒疊出山川雄現鍾靈如是予將一葦拜先生祠拜聆中丞公侃規焉

孟我疆先生集序

余與孟子成先生交者蓋十餘年初交于都門講舍再晤于張秋鎮遞相詰難相勸相規則無如今更乂也先生賦性端凝一見知為古人幼畢志六經已從宏山公學宏山公蓋北方學得其宗者先生始而疑

中而信又終而恍然有得已已膺恩選庚午辛未聯  
第南官仕為昌黎令陸廷評徙職方主事出鎮山海  
關為忌者所中以計事謫官先生決志言歸筆瓢陋  
巷敝衣緼袍泊如也近以言者薦起北部郎浮沉仕  
途蓋十餘年因得以盡交海內同志海內同志亦人  
人慕用先生乃真知先生者寥寥焉先生學以無欲  
為宗纖而一介視若萬乘故世見先生與世澹然也  
輒以清節目之不知先生所謂無欲者乃直透性體  
至無而有至虛如神日躋乎聖域也先生才與誠

合為令直追古循良在山海關巨帥掣肘譚遊事纏  
纏頃刻千餘言令得時而駕其功用與今人不可同  
日語近世見先生之與時齟齬也輒以優于德名之  
不知局儒者先生之所鄙也嘗自言曰學貴透性又  
曰學須學通儒先生之學可見矣先生有集數卷蓋  
修辭立誠明學致用具載無餘者余與同志友孟叔  
龍氏謀鐫之以公同志余揭先生之大者列之簡端  
無使今知先生者希而令先生私擅其貴也雖然學  
如孔子猶曰假我數年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先生年方六旬其進固未見其止也憶甲申歲扁舟訪先生蓬門因譚學娓娓各未有契余曰為泰山之遊可乎先生欣然隻身同余遊者旬日而返時有開發既別去始知先生所以勗余者不在登臨間也先生屬望余者意甚殷厚將何以報知已努力千古矢志聖津恃有先生前驅云

鄧文潔先生集序

當正嘉朝浙有楓山先生以著儒為海內宗盟惇尚恬退屢起屢上書辭免每即家強起積官至大宗伯考其施為惟一見成均愚常思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信而信昭天地光日月而質鬼神者在不然何永終有譽如是乃隆萬間吾西江又有定宇先生科名出處大畧與楓山先生同官國子領銜曹亦以在家強起至再至三乃拜海內尊之也若威鳳祥麇共目為希世之瑞韓子云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先生以之蓋常考較二先生學術章則步趨濂洛言動一尊先程矩矱鄧則澄神內照洞徹性體當西江諸儒祖述良知後既不落其蹊徑而亦不遺其精詣務

求自得而已元標蓋辱先生莫逆常窺先生退然陋巷中純誠孺慕外即几案床榻塵埃滿坐而容凝然而神穆然而心窅然有友問曰道何似曰難言再問之急曰知而言未晚絕不得窺其涯涘先天而天弗違先生殆其志于斯乎先生薨海宇不勝梁木之嗟侍御安節吳公知先生最深當先生隱約時嘗特薦於朝頃按郡江右愴然念九原之不可作也已崇其廟貌風勵後學而又欲表章其遺言予乃搜求諸門人私相抄錄以應命微言片語神情畢露違者自取要難口舌傳也謹為述其崖畧如此先生耻為纂述絕不作應酬文字萬不得已亦經十餘年始應與人接終日不輕改萬調先生如有知乎得無曰吾欲無言爾瞻奈何以言求我以言求我卒不見我雖然世求見先生不可得姑從其僅可見以窺其不可見者夫此惡足知先生

李同野先生先行錄序

予昔與友譚學友箴予曰學豈在詭詭為執躬行足矣曰予知適燕者乎先調道里寥廓山川紆迴然後

可以適燕不然其不至於摘植寒途者幾希學之不講徒曰躬行亦奚異於是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非耶曰此夫子告子貢問君子意也子貢墮在聞識故藥其病而告之且聖人與君子有辨曰聖人吾不得而見欲得見君子者此可以見矣他日又告之曰予一以貫之此希聖極功也未幾同野先生以先行錄命予弁卷端余嘆曰噫哉先生之心乎古之學者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夫婦昆弟朋友焉言理便是實理言事便是實事近學者譚杳眇之論高八青冥忽庸行之常真若跛躄其為不學子誦笑而譏議者甚矣嗚呼共是天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吾之人心即古之人心彼誦笑而譏議者亦吾躬行之未至歟先生論學而以躬行名錄誠末世之瞑眩也友曰子今左躬行何君曰知行一體識得語知而行在其中語行而知在其中語先而後在其中先生昔嘗以母意為宗觀其言曰學貴脩行若不知德與不脩等如入暗室有目不見以手扶壁有足不前子可以觀矣子知先生之學則予昔之未以子

躬行為是今以先生躬行為正蓋各有攸當未可以膜說為也萬里聖途即之則是凡我同盟請繹斯語庶幾為適燕之指南也夫

王塘南先生語錄序

此塘南王先生語錄也或問曰先生學在是乎鄒子曰得道者忘言先生可以忘言其有言者先生生平潛修密證之所書也入燕者身經吳越齊魯曹滕之墟道路險夷風俗美惡丘壑瑰奇觀宮闕宗廟百官美富輒識不忘老干都門眎前所經者若固有死先生自得非斯語所能盡先生斯語兩忘之矣且夫人有語者有所以語者語者人皆得襲跡也所以語者已不得隱人不得欺神也予侍先生三十餘年窺先生神萬一矣先生結髮入朝皓首為儒家數空而一介不苟

詔三命而堅卧不移和而介幽而貞漸上九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海以內惟先生以之此先生所以語也苟徒規規然執是語為先生學而不得先生神焉在為善學先生予嘗疑良知之學流而浸

假圓通之說文巧宦之習甚至使世人以學為詬病  
之人也譚若瓊肩未落日響隨聲消先生秉氣寒疑  
初終若一使世知儒之必有真學必有的則茲語惡  
可弗傳耶予友郭相奎轄楚乃折簡予曰王先生吾  
與子嚴事者茲刻其語鏡來學子曷一語為前茅予  
謹拜書用引其端若復從先生語錄中下一註脚是  
為剩語且負先生

陳恭介公集序

恭介陳公清貞端簡事

今上為名臣未竟而薨天

惜之鄒子元標敬致書公猶子二字及公冢嗣國  
學君曰尊公二代名碩幸謹護遺編為不朽計二君  
曰先公策名宦涂強半林壑自耕稼外惟捷關手一  
經上下千古即隆冬盛暑吾伊不休其所排纘不匠  
心不止顧家遭鬱攸散失無存所存者寥落亦不足  
傳予曰夫龍瑞于世者得其一鱗一甲亦足以為光  
見珍于世而何以博為公子始從故箴中得疏及序  
記碑誌銘若干首付鄒子校讐予受而卒業其文沉  
深奧郁出入先輩思與古作者齊軌公殆馳騁藝苑



非苟作者然公之傳者非文也公精品鑑身都海宇  
重望者二十餘年齟齬權姦晚而遇主俾公統均  
四海倘公得一意行其志將見群賢彙征品物咸亨  
天下至文莫大于是而左繫右維啓事登進一切報  
罷俄而掌銓俄而待罪俄而辭印俄而解綬俾公一  
段以人事君熟念憤懣無所舒洩讀公疏者能不重  
有感乎國朝冢卿爛然功實者王文端寒忠定王  
端肅馬忠肅是時六卿時得召見內無壅蔽外無阻  
隔故得以發舒生平邇來如宋莊敏孫清簡公與蔡  
奉新志在報國與王寒諸公何殊迺多所違忤皆不  
得席煖去嗚呼撫公卷又可以觀世矣然吾聞大臣  
在正色立朝不與時高下苟吾衡之不繆一日百  
年一息萬古公與諸君子儼然不屈不撓之節即起  
王寒諸君子比德絜功何後先焉此又讀公集者所  
當知也

張陽和先生文選序

清江令張肅之氏抱其先宮諭牘過泣曰此先大  
夫生平心神所寄簡衷煩重願更定以傳子與先大

夫辱在心期惟無讓予思與公度星沙公先一日登  
嶽巖去予後公一日宿古寺觀公詩淋漓辟間次韻  
惡歸慰吾母意謂劔合有期迺公再出元標乞歸驚  
隱公遂為古人兩人徒書牘往來今復從故牘中擬  
公嗟哉元標杜門旬日凡公所譚學者碎語尺牘亟  
收之而所闡楊忠孝節烈事亦並收不遺公志也昔  
人有巨魁者曰志不在溫飽然史不載其學術鑽研  
何自公自登第後所至求友汲汲皇皇若擊鼓求亡  
子聞一言當于心也拜而受之里民有疾痛也引為

已華不難以其身為百姓請命公何心哉真以斯道  
為已任而任道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極致此公  
學之崖畧也蓋嘗論譚學華亭時易譚學江陵時難  
華亭時右名理即以理學為窟宅朝登講堂夕踞華  
要江陵時禁錮斥逐殆盡世且為波流且為茅靡公  
亭亭孤騫至肩江陵請不辟易公勇矣或者以公未  
大行天下為憾不知古人不得志獨行其道道無窮  
達也昔有大臣善鑑人者觀舒文節未第時日子今  
之文毅既文節魁天下再過之問曰止此乎曰忠孝

狀元子小之耶假令起羅舒二先生與得意者論必不以彼易此先生為秀才時作賦吊楊忠愍登仕未幾上書危言而扶掖太僕公崎嶇羊腸鳥道萬餘里兩上書叩閭鳴太僕公寃心可剖血可枯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即古忠孝何加焉先儒云學之為言孝也忠孝立百善從之先生之學其必傳也無疑往予聞先輩論學謂夫子言仁子與言義橫渠言禮新建言知今當提信字此皆謎語也夫道猶水然溟渤汪洋不測一勺之水亦具全海言仁而義禮知信畢具語一德而四德渾然天下寧有無仁義禮信之良知乎顧譚良知者多憑神識為家舍王汝中氏發揮詳明公羽翼汝中如兩軫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汝中以之不言而信則公其人矣嗟乎予自立朝覩紹興多貞純不二心之儒與公輩同心同德以闡繹聖真近復名儒班班輩出如公冢嗣肅之兩令劇邑以循良著行見新建之學浸明浸昌夫孰謂種佳穀於地而弗生生也者新建之傳藉公等無涯哉

吳安節侍御日省編序

南皇集選 卷之四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者覺也詩曰有覺德行學而曰覺信在言前乾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知真知也真知真體也問仁夫子以克己復禮告之宋儒以克己復禮為乾道知言哉然乾豈獨為乾匪坤弗運坤豈獨為坤匪乾弗宰故曰乾坤合德迺世以一落爻象擬議輒以為未窺乾體嗟乎二之矣故非後天則先天無自而見非擬議則言動無由以成變化茲安節先生日有省時有訟而惓惓不忘斯義也洗心退藏于密先生有焉或曰心神物也何所容洗心無住着何密可言鄒子曰此惟首出庶物時乘六龍御天之聖者能之不遠獲無祇悔顏氏學其庶幾乎學顏氏學沉心默識不顯亦臨此篇其蒿矢矣先生在豫章德風廣被白鷺諸生沐先生篤教偶窺先生密藏抄錄幾于腕脫郡邑侯敬為流布其或以為甘棠以為盤銘也者先生語將與鷺水千秋同濯濯哉

壽大宗伯金翁朱老師六十序

往元標偕計入南宮私計得一當先生已放榜果出

先生門下喜而後可知也先生得元標卷即以骨鯁  
臣署卷尾比入見先生先生目攝者三次日先生往  
過敕邸曰予讀子卷知子昨群而造予不問知其為  
子也子亦知古人大有為於世者乎為也當而後為  
非未事而為也言也當而後言非未任而言也干將  
莫耶善自韜矣先生始勗元標者如此既元標狂言  
被

詔獄先生造獄中者四執手相勞苦曰子忘我初語  
乎然子遂子志我亦稱得士子不愛身子奈何愛官

一終不以子累我而有二志乃為文千餘言手書以  
并元標又捐俸佐行李費元標在戍時時折簡遺勞  
有曰我里新建公以貴竹為進修地  
大王聖明子終不為夜郎鬼其無以憤懣抑鬱費失  
時日先生繼勗元標如此已元標蒙

恩賜環給事掖垣是時言者發紆江陵私事絕無顧  
忘先生語元標曰子隻字修郗道徃非子素矣元標  
遵先生教不敢違間覩元標言事頗數則又曰白髮  
在堂始脫間闕就養京邸日以其身供宵人耽耽而

貽老親憂非計元標聞而懼然先生終勗元標者如此嗟乎世所稱曰師曰弟子云者有如先生之於元標乎哉元標庚寅再入京先生已讀禮家居矣每過先生旅邸輒為之低徊嗟咨不忍去云今年甲午秋先生屆六十初度之辰同門索子壽氏觀察吾吉兩人共謀所以祝先生者子壽曰予冗不及文子為先生祝元標不敢辭語云凡為弟子者於其師無不學也元標炙先生久窺先生閑家褻身操慮存心蓋晰於微矣先生為彭澤翁仲子翁廉而貧先生為貴近臣而取與最嚴自處儉約有寒素所不及者入先生庭聞夫人躬自紡績先生旦夕惟手一經伊吾不絕二三童僕亦不知其為先生僕其閑家一何嚴也先生每吐詞下筆宿學大儒辟易不敢敵而雖離循循身若不勝衣帶言若不出諸口未嘗聞先生一語摘人微類天性固然其操心積慮亦何粹以白也江陵柄政時先生左右不肖有詞而報江陵者江陵不能無望然卒不能加先生者以先生不能淄也既江陵敗後人人皆自述其昔時見侮狀而先生絕口不言

當時事予間以先生厚德宣于人先生固屬予多士夫始而不嫌其異卒不自言其所以異所謂立朝正直忠厚於先生有焉蓋不肖深究先生之學矣世之士人或吊詭以樹奇或標名理以自炫異而先生曠然若谷淵然若冲韜乎其事心之大元標卒不得而名焉夫壽者受也謂有所受之也以先生之養茲六十者如川之始至耳不肖何足以祝先生子壽曰子咏游山澤久知今日事乎先生在林皋天下所需以為霖雨鹽梅者

今上留意舊講惟不二心之臣

詔起行且及先生矣元標曰願先生出其緒餘以壽天下以壽蒼生是元標所深願也古之太儒名臣如司馬君實范文正歐陽六一雖其人之不朽乎皆有門下明德士以為之傳播其微懿其人言語足以取重當時文彩足以照映後世元標淹寒淪落士文辭言語無足重輕又筆蕪學疎徒知述先生瑣屑萬一若先生講筵啓沃

掌禮敷奏則葢之石室元標不敢輕言讀元標文者

知淹蹇淪落士出先生門牆亦足以慶元標之所遭  
也乎

鑑翁朱老師五十序

先生為太僕少卿時佞幸鴟張忠邪倒置先生力辯  
白其間與當路齟齬遂拂衣歸未幾洮河虜沸羽書  
告急

上撫髀思昇鎖鑰者廷臣推轂先生甚衆門人鄒子  
元標省先生山中先生方食牛罷茅茨數椽蕪葭十  
里吾伊其間陶如也臨行風先生仕先生曰鳳凰不

與鴟鴞爭食余與佞幸立交戟中微升斗我余曰李  
貧何先生指木奴百餘章曰此娛朝夕耳即不給吾  
且甘之余退而服先生之高又半年大臣多更置乃  
起先生大理少卿先生特疏乞身相知沮弗得上尋  
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軍務蓋是時許劉李賊開關  
中而倭奴關白息彌警

上不難先生之南蓋以南為豐鎬遺跡欲先生坐鎮  
之耳至之日素甲玄幕雲屯魚麗軍容甚都天桂飄  
香秋月揚輝正先生五十初度之辰余走拜先生函



丈下先生滋不悅曰余自蚤年見背慈母是日即親友亦不敢面小子無溷我余乃舉酌晉先生曰先生忘丁丑時事耶憶丁丑余被械以南先生歸田以北穿布衣跨蹇驢出石城門雨雪飄蕭朋從星散獨余與先生沽酒葫蘆中灑別耳先生解古劍贈我夜郎北海魚雁沉寥是時寧知有今日哉小子雖不能光大師訓而師重登烏府新領節鉞獨不當為清朝慶耶先生曰此君恩也余兩人終身願無忘此日再酌而進曰今南都非昔南都矣戊巳兩歲大侵行伍空厓士不能飽卒歲萬一倭奴闖我門庭蹂我疆里處劉我赤子將何處之夫將之道決勝數千里之外者上也兩軍對壘俘馘凱旋者次也嬰城重閉觀望自全又其下矣先生雅善將將願真我南服為文士吐氣先生曰予敢愛髮膚忝

天子明命又酌而進曰先儒云四十五十無聞夫所謂聞者謂聞道也蓋嘗味詩云鐘鼓于宮聲聞於外之語鐘之體空故叩之即鳴聲之應亦空故逐之無跡此聞道之說也寂兮廓兮鴻洞無涯休心自然之

場恬淡無為之鄉悟則萬里聖途舉足即是不悟則北面冥山愈馳愈遠此真聞道者而儒者以名聞為聞以聲色為道斯於聞道愈遠先生謂然乎先生正色曰百家龐襍學無全力予厭聞久矣孔子大聖也自志學至從心何歷年所也衛武公所稱至聖也至耄猶不忘國士交儆何老而彌篤也若然則夫子七十從心之訓衛武九十交儆之說歎予哉小子更無復進司封劉生日升者亦先生門人也對余曰子知千仞之臺乎積基累土積土成丘自小成高而臺成焉亦知百川之赴海乎由江入河由河入海而海成焉臺之峻也不可仰而探也海之廣也不可冰而遊也此可喻先生之學矣蓋先生之學已立其大意不欲使學者哆譚說而眇躬行慕知崇而忽禮卑意其在斯乎余兩人具聞先生大指退而共繪砥柱中流濟川舟楫圖為先生百年祝砥柱者志先生之崇高舟楫者期先生為世津梁也并用紀先生之學于篇俾來學有所師承焉

歐陽文莊公年譜序

凡名儒公卿沒門人子弟譜其平生德履千百世讀者猶有興起焉而自善譜生平者莫踰吾夫子志學章先儒謂夫子自立而至不踰矩亦此志歸宿處蓋終身學術始於一念一念根荦終身樞紐予今于文莊歐陽公亦云世嘗見公立朝以道佐人主三十餘年不動聲色所至承式不知公年方弱冠謝計偕歸田而謁新建初志何壯也公學見其大好惡俱泯偏黨盡融所稱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惟公有焉視彼世儒顛顛學一先生言無當於世用者惡能得

公之大全也公年譜成家孫錄事君宗翰謂予里中後進有志者屬引其端敬為識公之大者如此

中丞陳心谷先生還越序

今上御極十三年化瑟更張

詔起故驗封郎姚江陳公仍故官尋綰選事公挾一老蒼頭棧關署中晝炊夜宿孜孜矻矻以登良選忠為已任奸譎不逞之徒勢未能盡去惴惴惟恐公知君子雖未能盡進而皆恃公無恐貂璫要津不敢持赫蹏望曹門來即來公亦不省未幾晉太常少卿會

江西撫臣缺移公鎮撫西江朝中縉紳咸曰商彝周鼎楚廟堂陳公南耶而西江人士私相慶曰忠烈交成姚江產也撫我邦人為世名臣天且以吾邦私我公也公雖握斧鉞乎至則閭閻然山恬谷靜雞犬誦寧復挾老蒼頭朝蔬一米一酒一肉食者問之公雖不事科指煩瑣而屬公約束者亦不以莊色緝儀事公咸檢束其精神以求當公會歲大侵

上所需陶器甚急公草疏千餘反覆曲辟雖未能盡當上指然亦無可奪公竟減其半明年歛亦如之公察其由以商販媒利闡出故怒然曰西江一彈丸地朝耕不能宿飽何能濟友邦緩急且堂與枵腹乃持粥糜而救戶外即知者辯之矣趣下令禁旋以疏請西江人若公肉骨而生之會有言公過糶忤

昔者上大怒而貂璫嚙公秉銓時不得關說者從旁史之遂奪公秩聽家食公聞命飄然挾老蒼頭還士縉攀挽幾不能行時鄒子卧山板旁皇者累日謂公社稷臣也社稷一日安可無公恨不能立赤墀固爭公久之爽然曰余為公論惜耶公素緣五紵行方

司馬即蕘豎能言之矣謂公重去耶公昔以郎官忤  
彊禦拂衣山中者十餘年今紫芝黃菊山中豈少耶  
謂公無所事事耶忤進則為泰之拔茅退則為漸之  
羽儀是公進亦重退亦重而進退有餘裕矣余覽圖  
經姚江聚東南王氣巨靈所鍾代有鉅人百餘年間  
孫王二先生後崛起我公庇我邦人猗歟休哉蓋嘗  
論二先生功如嶽嶽撐雲蔽日人皆見之公功如河  
河漸漬長遠人不及知也而非小子孰能知之余敢  
書之一以納公行李一書其副埃稽名臣者採焉雖

然今上豈不熟公蓋曰是夫硜硜猶昔蓋將以嘗  
公也行且為社稷召公矣公彊飯自愛

侍御鑑翁朱老師還朝序

萬曆丙戌秋江西按臣當瓜代臺長謂直指青州朱  
公故嘗為西江李官以廉能著又簪筆南牀以骨鯁  
著請以公徃從事

上念公初起田間當內徙不得已以地借公

命至環百城屬公者曰是嘗治文書若操豪曹刈管  
薪者是嘗敝衣緼袍衙如禪室者是嘗出入挾麥餅

一飽者是嘗不御史二月而以謬譎為民者是嘗在  
田間躬畚鍤以自給者公古人也我輩何能奉公百  
一知者曰不然溝瀆雨集皆盈海則萬川歸之不知  
何時而止公深於學者廉也能也直也公有之耶公  
至適水潦後所在莽蒼公曰起凋殘者在百有位顧  
文具已成未可旦夕移也乃頒條教纒纒千百餘言  
可著為繫令察吏治也不以一能見知而督過也不  
以片瑕見棄下之人亦不以虛文沮色事公咸內雪  
其志慮外束其躬行以求當公會李文彪餘孽作亂

當辟者若而人公孳孳求生比髮白者半賴公以全  
活者甚衆歲大侵悉心賑恤賴公以炊者無筭又清  
故尺籍利垂世世勿絕岩碩老叟謂弊絕風清百餘  
年所未有獨見公公既得代去向所凜凜者乃私相  
謂曰吾儕小人也曩以貌貌公今觀公海也而莫可  
端倪矣鄒子於公為門下弟子乃述而告曰吾師乎  
吾師乎先儒謂唐虞事業如浮靄升沉太虛彼非為  
是侈言也繫珠於空空豈能受金寶雖珍置之目則  
為之盡昏夫吾性之體亦若是矣師其有得於盡性

之學而然者耶曩吾見師之冷然冰也則憬然服又見吾師之凜然節也則又懼然畏今師示我以廓然大也不覺瞠乎其難從矣雖然性體至大而實難言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未易語也師其為我前驅乎元標敢不竭蹶從事而步一步趨一趨也

傅慎所先生再召南大理丞序

癸未春

聖夫子用言者起謫籍諸臣十餘人小子元標無足齒數餘悉磊現卓犖之士至老成凝重則共推安成

傅慎所先生云先生起補河南道越月擢南大理丞旋以病請今春再以大理起鄒子適卧病丘樊追而送於江之滸執手而告曰知主上今日用先生意乎知如武仲不欲如公綽莊子之勇冉求之藝豈不斌斌質有其文必文以禮樂可為成人聖人學術已可見其崖畧而高明者每搏空執虛不無求多於人則何怪反唇相稽者不紛紛也又職無巨細咸足輸忠官無崇卑要在素位世誦道辱緘默求容者鄙也世平道明必於有言者恥也先生為令為良令為御

史為名御史即不以言譴亦不失為純臣以言譴者  
非先生心也而世有好事者無病而呻無故而涕甚  
或拾臺省餘頰亡問官家事利敗則亦非 負哀而  
弘聽納初意矣先生出使賢者有所觀摩而凌競者  
有所感創得無意乎然先生則將何以為報哉益之  
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蓋言受殊恩者當有  
殊報也吾儕二三小子得全首領卒老牖下已為榮  
幸而恩命屢及夫非大作何能為報恩地也然所謂  
大作者又未可以意必其間也夫五音之官齋迭奏  
五味之辛甘並陳中有入人不知其然而然者則有  
以調之劑之者在也今政體紛紜朝甲而莫乙邪正  
混淆朝夷而莫跖先生從容垂紳徐以一言辯別其  
間已無聲色之煩世享和平之福斯大作之實也上  
九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先生圖之常怪持正者難  
盡竟其用竟其用者未免有枉尺之弊薛文清官大  
理時能使內官之獨服薛卿不能以身少試於政本  
之地斯非其人歟先生官其官居其署其尚學其學  
必有以復我



太僕少卿王洪陽先生之滁州序

余嘗云學人譚道如素士繪佛必沉檀為質百和為繪金寶為采而後佛尊未聞其以溝斷為質糞土為繪藍縷為采也者則貴質之說也蓋有感於世士陰依附重跡同市井襲聖賢口吻號為儒若重懲世之人也非過余常取友四方多精純潔白之士比地則在平孟我疆寧陵呂新吾新安孟雲浦聊城王洪陽先生余在銓曹與此四五君子者俱相勸相靡昕夕無輟因戊余請告去呂以世忌出為外吏我疆化去

雲浦今為司勳郎王先生以言事左遷南大理余亦調南刑曹相見先生若魚依于水鳥棲于林非如煦沫卵翼之私已也先生為大理著平反聲世俗及目不計余日無事事惟騎瘦馬同先生再續講會而未幾先生徙南太僕去同志依依不忍別相率祖于江潁咸有言贈屬余為序余與先生相安無言者久矣即言能有加哉聊為述平昔質言可乎憶余兩人會中先生論口之於味諸語子輿氏何以分性命為二余曰性命無二知性則知命二之者非也又論養氣

持志余曰志神物也非如物可搏之為已有也論勿  
忘勿助余曰是調絃之說夫音自然不調而合也論  
七十不踰矩余曰志即志此矩特工有生熟非二理  
也先生則謂聖人之言櫛比絲聯不容踰越同志心  
佩其言余則謂聖人之道貴得其門而入孔孟以後  
諸君子拮据辛苦其門亦既闢矣譬之行路有徑至  
者有紆回至者徑者已至猶曰未盡紆回狀不亦惑  
哉若曰孔子必七十不踰矩顏子年未三十何以未  
達一間先生其以為然乎滁多佳山水名賢逸蹤所

至如是以學為百年津梁今推轂伯安氏願先生率  
諸人士詳究之也先生學成行潔不言而予信之洵  
內有不潔而譚道者請以先生為鵠并為余薦繪佛  
之說

侍御安節吳公還朝序

今繡衣使者巡行郡國即古省方觀民設教遺意云  
予嘗思設教未易言也其風朴畧稍稍提其耳目一  
其心志其入之也易豫章在海內稱瘠鄉然浸灌儒  
先禮教最深且厚學一先生為究竟地者開目如是

即戶說以眇論彼拒不入非不入也有所堅護其中者雖入無由也此非提躬粹白心志矚然掀揭寰寓惡能得其景從而樂趨乎先是以繡軒至者縣三尺示民民兢兢然避其三尺恐後求以學為民鵠者往聞之天台陳士賢先生近見青州朱文甫先生二先生不同時而學皆宗濂洛矩矱精神嚴凝民則而象之乃今得叔行吳先生先生故嘗令上高以賢能調豐城令皆以寬厚著聞守柱下廿餘年抗疏歸詔起家奉命巡豫章先生資望崇赫例不當外巡

而先生聞命輒欣然至曰白鹿五老遲我已久心神馳斗牛墟者未嘗一日間也至則父老依然若以為慈父即先生儼然以繡斧臨之彼惟知其為慈父也者除煩苛諸科條告誡吏諄諄數語耳會鑛稅中更信州大封山西昌娥山議在開採中先生繪圖叩閣力爭頭鬢為白癸卯無歲先生為百姓請命兩乞得改折民受澤利無算凡前指懿行隱德表彰以示鵠者殆盡而士人有寸長片善悉禮而致之稍稍辨法者不難以三尺繩之或曰先生昔不嘔哺我乎

曰吾官宜爾卒不以法殉民元標常窺先生注曆時  
張時弛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世師吏先生師聖世法  
法先生法身身法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  
不有之諸士縉與吏先生宇下濯志當先生宜也陳  
先生列在理學名臣以先生參陳朱二先生何後先  
焉世論執法者輒慕尚風裁元標常云吾儒所謂風  
裁者潛心於淵而已心潛則神幽神幽則靈徹九天  
九地何之不入先生使吾黨敬且信者則以潛也然  
神潛不露者則以學也先生常從諸耆碩切劘薰陶

匪朝伊夕予別先生久覩先生日精日密體體備備  
其所至詎可量哉語曰君子德風詩曰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彼以搏擊為風稜者可思矣或曰吳先生肅  
叙憲紀本於德德風廣被本於學信矣予聞風之蓬  
蓬然起也必有所由止先生學其起其止何自鄒子  
曰子言可謂知風之自矣學而曰自非言想意思所  
到即鬼神不得而窺請書以問先生

焦弱侯太史還朝序

弱侯以文行為士林祭酒者二十餘年年五十始魁

天下天下士聞而欣喜習其文者曰羅絡經史貫穿  
百家無堅不討無微不究與之處如遊瓊林武庫探  
之無盡藏也服其行者曰韶齡慕古貧不變塞即登  
第來矢志一德未嘗以溫飽動念斯誠儒林中之踔  
絕者也而予謂不足以概弱侯也蓋自予友海內同  
志來高者檢束其身眎天下人無一可語者不知醫  
家謂之痿痺而孔門則謂之不仁後譚詔者廣著述  
嚴辨駁以為紹聖真開來學知者譬之貧子數巨室  
寶藏身受其饒而彼不知也又篤志自信者望影為

月以識為知自謂得三教之宗無極之旨不知生滅  
相續毫釐千里其孰能覺之余觀弱侯不尚譚詔不  
執意見渾渾乎若無知也若無見也眎世儒之珍見  
健言直將土苴之弁髦之斯豈得而探其窔奧耶蓋  
自得者真矣今天下士習講張人心變幻夔世君子  
患無正已物正之大人嗟乎世無正已物正之大人  
非學術不明之故歟弱侯殫心明學亦既有年其所  
謂正已之義將安所在予謂大人者惟明已而後可  
語正已正已則天地萬物莫非已也故先儒曰認得

為已何所不至然認豈易語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夫曰不言而信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信而信者在和以天倪神感神應此非予所得而知也弱侯勉矣夫

觀察禹門丁公陞嶺北叅政序

觀察伍公既徙黔銓臣請得擢湖西兵巡丁公守嶺北詔曰可報至湖西士民走而不知所出曰鑛稅之設所至湯沸人人不得保其先世業廩廩而何暇憂生之嗟自公下車來肅度貞憲士安詩書農安耒

耜外無干楸之警內有桑柘之蔭東南一舉也匪使君調燮于上而孰衣食我教誨我憐矜我何能一日去使君鄒子曰度與吉唇齒之邦公徃在吉猶能為度民陰畫奇策甦重困豈今日而忘吉耶唇比齒固予與君等猶得托其庇蔭焉公未去也已聞兇警猝至則又愕曰昔在世廟辛酉間寇不滿數百湖以西摩剝殆盡烽火燭天井屋為墟實嶺寇也今南海不勝誅求而峒寇起峒寇起其去邑若建瓴而下公實我干城而易可去鄒子曰子以寇之至也

禦于境外乎亦禦之于堂皇也曰亦禦之于境外耳  
曰公為虔鎖鑰倡先聲銷未萌吾與若等藉公安枕  
矣諸士民稍釋而邑令廬陵陳君洎泰和金君永豐  
朱君三君侯過而語曰某等眎公師保如臨昔各邑  
濟濟咸沐公指麾覆露得無溺于職事今二三在事  
落落晨星匪公孰為振之而某等何能釋公鄒子曰  
豈惟公等元標廢民也歸棲十稔如屈瓠石田無所  
用之不相知者眎如嫫母匿而走耳公以年相若也  
奇情晻映有難縷數而元標又何能舍公方與諸君  
偃偃無所之公聞而起曰有是哉諸君不忘余也顧  
余去吉一衣帶水耳鄒子為之歌袞衣序其事而納  
公行李并祝公曰今天下公以為治耶未治耶未治  
則所需才實相湏之貞臣汲汲矣予觀公為政以一  
人而綰諸道不為不劇遊神大虛之表不為不逸新  
法雖興乎時而陰劑時而顯諍時而以去就爭時而  
以禍福譬舌焦神殫紙弊墨渝使臣既誦公之正義  
又不能不服公之赤心名山大川依然無恙故家遺  
族圖書宛然是孰為之人人頂禮使君思竟不能名

使君所以恩易曰不言所利大矣哉公明德遠矣且公粹衷潔守學苞元始而故秉撝挹韜而勿有公貞臣執豈惟吉不得借公即度亦豈能長有公耶願公善自崇護世道有倚毗焉憶昔公遊青原白鷺元標未得奉侍攀躋公品題輒以詩筒貺我今鬱孤月巖供公吟眺度公興暇能一憶鄒生偃仰山椒乎予夙與友人李甘二中丞期修伯安先生遺跡幸公為東道主公懸榻送我將與公有與質焉

觀察益齋伍公陞貴州叅政序

益齋伍公非今所稱貞固不二心之臣而蹈道履度之醇儒哉公初仕日楚執珪者半天下公稍染指津涂立至而公隤然若谷介然如石寧甘處寂寞之濱楚相敗始得徙為郎柄學政歷藩臬廻翔三十餘年晉一級如馳馬登九折之坂挽舟遡萬迴之灘人方為公扼腕而公顧自如曰吾道當然未嘗少變其塞精白一心惟公有之衡陽自元公啓關開鑰諸儒聚嶽麓譚者媛媛妹妹端端守一家言求出不悖繆所聞者實難公持已潔若處子處事洞若遊刃所至以



節約惠愛稱公雖不喜哆譚說所稱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公有焉當丁丑歲予得交公燕邸是時公官中  
翰人方謂公旦夕簪筆赤墀而公以介持不容遲回  
廿載始觀察虔州公在虔最久銓曹有重缺數推公  
咸不報衆皆快快公惟必飭吏治綱紀庶務會鑛稅  
役興取辦虔者半之公殫力調劑民不至焦沸已亥  
秋公以入賀行抵家堅乞去當事強起公公再至虔  
今春始得拜公青雀公觴予嘆曰吾歸乎吾歸乎公  
等皎皎白駒予甚羨之而空以皮骨奔走道路何為

朱陵猿鶴似我久矣 予晉公曰元標不才涸跡草莽  
固宜如公世方倚為舟楫鹽梅夫士通塞隱見各從  
所遇而何必耽耽丘壑為暢快乎公一笑別未幾聞  
公拜貴州藩叅之命客過予曰伍公名賢颺歷且久  
用人者猶尼常格而又必黔何說予曰子知賈人市  
劍乎市贗劍者韜以重筭飾以文犀客酬之千金不  
即飛景鏃鋒冰刃霜潔不能冀一盼何以故真者匪  
事飾也伍公之崎嶇任版真匪飾耳雖然售不售何  
害楚人獻玉三獻三刑刑雖三不害為璞公璞固在

也客曰公之黔乎予曰今之黔非昔之黔公奈何不  
往客曰何若予曰昔黔戎馬在郊所至莽蒼今黔尊  
俎在望洪圖聿新且人士素沐公薪樵之化夫造士  
者猶種樹然始而種之既而培養之終而視其擎天  
溢露不勝色喜公造士于黔黔人士瞿然象指者衆  
聞公至多師多士肅肅道左公有不色喜乎且公幽  
探新建秘旨如虔如貴皆文成遺咳在焉公與吾友  
郭中丞揚鈴其間續千載之正脉是天以兩地而俾  
公造之成也言未幾公蜀刺史贛州柯君南安曾君

及司理袁州何君吉郡毛君以書授鄒子曰某等不  
佞受使君約束無論公法紀肅叙得藉無骫度即公  
德性藹藹薰而善良者數年一日茲公行何能釋然  
子大夫于公為石交願一言贈之行李予謹述前語  
為公勸駕并為我致聲公曰公業在復之上九矣三  
十年前與公立交戟下所稱標赫明得意者今安在  
獨公為碩果群陰消歇一陽來復天豈無意乎國家  
而欲求真儒純臣襄中興之業舍公誰屬哉夫子曰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公以之公往矣并州人士問鄒

生者出予言視之謂何如也

啓新錢侯內召序

啓新錢侯令廬陵六年風清弊絕其於治也卓矣侯猶浸浸嚮道術篤信二三耆碩開館羅諸俊英紹明聖學有間修而伏處岷岩者侯必就正之事有關名教者振作之恐後其於道也哲矣今年夏以內召行邑計偕龍君某郭君某等素服習侯教令咸時不佞廬徼言為侯賀余曰賀不在侯曰何居余曰西江數年水災瀰瀰今民無有秋之望野有關瘡之埃啼

泣四開九重萬里侯今可直達宸聰矣敢為吾里蒼生賀皇上改絃以來言路弘暢邇稍厭諸言事者蓋言者不得其竅意言而百不當侯練達國體洞悉時宜其所獻納蒙上賞無疑敢為言臣得人賀士以學自命入朝輒以身為世的甚至反唇曰圓冠大裙我如檐如聽之靡靡用之無當豈盡人之辜亦學術不足以資世故也侯諸所劈畫霆擊刃遊神閑氣定使人知道之不豎于用非侯之望歟敢以是為吾道賀徃余兀坐山樊辱侯一再訪余促膝者良久

知侯臨事真見其是也毅然有不可奪之氣與人外  
示以和也凜然有不可犯之守其立朝風采蓋可豫  
卜已余聞君子之所謂風采者惟潛心於淵而已潛  
心於淵雖訥訥不出諸口而侃侃便便莫是過之侯  
其有意乎又余觀今之志道者十而体道者百而一  
體道者十而不變塞者百而一蓋體道者譬涉溟渤  
期於必濟而不變塞者雖勞筋苦骨風濤毒霧志不  
少悔余家派自毘陵余宗志完先生與田生為莫逆  
先生官內侍田生寄什云知君既上雲梯去應悔當

年泣染絲此亦變塞之說也後先生卒為宋名臣  
華至今侯為先生鄉人余里辱侯田生之知者不知  
凡幾侯慎往紇岐路風濤其何已時也

青螺中丞郭公榮壽奏績序

上德極三十年壬寅孟春 大中丞青螺郭公寔維  
六十初度之辰會當報滿得書其狀獻于

天子其部內式歌且舞曰黔不幸隣于強酋不覩天  
日者久今茲得耀于光明實我公賜文武諸將吏慶  
曰往蘇公名願執鞭弭無從迺茲在公爐冶中二天

南華集選 卷之四  
再造率甚其友鄒子元標竊窺撫臣奏績不過書兵  
戎錢穀察吏安民諸務然厯厯循令甲故事不足則  
增所未有若公三年中皆大兵戎大機務關係國朝  
鴻猷非歲時疆隅經營者比不書則公一腔血誠無  
所表見書則罄南山之竹不足寫公拮据憂勤萬一  
然公處此良苦矣蓋自我

皇御極來靖寧夏存朝鮮滅楊酋載在盟府者三然  
概持鉞諸臣或糧饟雲集或材官輻輳諸在幕府左  
右者咸足集思廣益秉鉞者雍容緩帶有如公赤手  
入彀一無足恃乎諸臣成功多奏凱旋即大兵之後  
凶年勿問有如公集鴻雁綏子遺當大荒疫一一安  
全之乎播去黔不數武朝發兵夕至夕發兵朝至陰  
倚抗衡上國者日在公之肘腋公至持重不發一語  
秘計勝筭卒以革面捷聞人人爭言功狀公不言則  
用命者無所勸言則疑於暴白公寧泯泯默默歿而  
不言故公之苦即肉戚所不能道者元標獨知之常  
以示客客問鄒子曰郭先生偕子泳游山澗時上書  
乞歸者再而子知先生必為世鼎呂既聞開府命時

言首當寬縱勿問者十而九而子策首必敗又知先生必有報上是則何說予曰予觀公於微矣黔中命下予習首先是常發兵窘辱二中丞二中丞大損威稜致書公無以家累往公復書曰是示首怯也吾身家委虎穴矣予心竊壯之藉令公有全軀保妻子一念則利害心生利害心生而所注厝寧復有俊偉表表如今日者乎故曰不有其家者迺卒能安天下此予所以知公也非但予也予與公同事衡廬胡先生公昔官水部時業以大與微最公蓋謂惟積而後能

大惟大而須知微公力踐此二語恢恢乎如太虛之無所不容兢兢乎如以一矢引于鈞故投之艱巨劃然若拂鍾而映劍也予師先道之矣予安能知公客唯唯會邑侯鯢桓金公致書予曰吉州名獻麟麟然無踰西昌文江兩邑于閱西昌邑乘理學則兩文莊勲業則文貞文端忠節則周紀善劉比部迺若揚旌萬里威稜愴乎疆場宗社莫若盤盂而學行端醇如公者則西昌稀覯不佞叨沫名邦覩茲盛事公奏績又適屆壽期聞子與公契最深可無一言代不佞祝

予拜侯命無能為詞敬書答客言往拜致聲公曰公之忘身入黔業在蹇之六二履信思順獲天人之助在履之上九德盛禮恭在謙之九三此不必殫述昔新建功在西江謗忌叢興公惟開閣接引來學為事公非惟度人亦以自度也乾之九三與四五為隣終日乾乾夕惕若然不過曰無咎蓋三與四五相偏偏則媿媿則多懼聖人已燭其隱矣夫子繫居業而本於誠又曰知至可幾知終可與存義幾微也存義誠性存存也乾天也入微而後能存存存存而後能天

新建良知之脉由乾惕入吾師致大入微之說其於與幾存義之旨寧有異耶聞公自罷師後韜乎事心之大者與新建一致予安能窺公所至故凡以文章經濟勲業頌說公者此皆公之膚肉公直土苴之矣頃廷推公拜少司馬入相

天子

上豈不念公意固有在行且

召公翩翩劍履不趨不名入謁

便殿

上必喜曰此吾社稷臣命肖公麟閣如君家令公故事惟天純佑我公弼成億萬年無疆之治則茲考正二十四考之始太史方珥筆大書特書以為臣鵠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以之吉州豈得私公予言又安能重公侯謂鄒生言有當幸聞于公公必開顏曰予卧薪嘗膽者三年未嘗語人而吾友奈何知之雖然吾倦矣它何敢知至所聞于師者行與爾共勉矣夫

別謝叔兆先生之嘉善令序

乙酉歲予從禮部得讀吉州諸制義而獨違劉謝三君文即過汝光太史曰二君必以文鳴天下已劉果取上第官翰苑而謝連寒春官不第予竊怪之今年謝果為方司所錄予聞之喜走而賀其家二子庸予居不蔽風雨泊如也予低回而嘆者久之近時士一策名禮部歸而鮮衣怒馬華田美宅飽僮僕樂妻子凌轍里中有司不敢聞而君獨退然陋巷偃蹇絕跡此何為哉志有所不為故也漢時有孝廉科今士試於禮部者即曰孝廉然名不稱實者十而九若君者



與古之孝廉者有異耶即在漢時亦且尊顯以為世  
鳴君今往為嘉善令或曰地華靡多蕩心賊目之屬  
君子攻於文而士民熟於機知非君所宜予竊以君  
之淡然無欲太樸不斷者處其間譬彼方炎燬濯之  
清冷之淵未有不骨為之竦而神為之清也予與君  
相契者吾吉先輩以學為箕裘而近稍稍退隨者此  
不難知理與欲不並馳而真與贗不兩立精神一真  
足以貫金石乎豚魚非可聲音象貌為也君真矣願  
求真之真歷萬古而常存者是予與君相期之素心  
也君勉矣夫

別文臺陳先生序

夫匹夫而為世師則以其握世之同然者始有不言  
而契神動而天隨者焉而世之據高享尊名位足以  
號召人群世從而師之坐擁皋皮居然先覺叩其學  
非揣摩意識則微纒名相依稀義理以瞽道瞽迷而  
罔覺可哀也予往在白下得友陳先生文臺蓋先生  
常遊肝江門牆學悟其大一見語合予歸畊者八年  
先生始挈九經翼過我雲廬昨夕相對神乎意解先

生造日遠功益篤周遊匡廬五羊間從遊者衆先生  
得一士欣欣然喜動顏色謂千古之托于是焉寄汲  
汲皇皇惟恐一人不入於道惟先生可以覺世師世  
先生忽念新安宛陵諸士辭予行予送先生江介煩  
為鄒生致語同志曰道非可以識取可以理縛可以  
相求千古之前百世之下無不同然在人自信耳秦  
州以師道與君道提衡而論聞泰州之風而興起者  
今亦不乏先生勉之火傳也吾不知其盡也

別李君閻序

君閻因諸生中削跡衡門予語之曰子知觀道乎初  
六童觀君子則吝六二闕觀女貞斯利丈夫桑弧遂  
矢射四方子得無伐木思乎君閻惕然束裝為吳越  
遊已為粵遊予進之曰何觀曰吾觀昔人陳跡則潛  
然志感觀宇內境物繁庶覺吾身不啻太倉一粟而  
所經洞心駭目者月未常少眴心志未常少變焉予  
曰似矣未幾以壁經魁省闈侍其尊人計偕辭予北  
征予告之曰子今且觀國光矣于水見黃河之變于  
山見岱宗之高于陳跡見齊魯曹滕韓魏之廣于官

闕覩百官之富 帝王之盛不可謂不遇矣子向所謂大倉一粟者眇乎小哉然知所謂眇乎小者而不知心志未常少變非整乎大哉者為之君耶知吾身小則倜然思有以自下知大者為之君雖欲不首出庶物不可得也易道總萃三才莫過於生故曰生生之謂易觀之六爻三曰觀我生進退五曰觀我生上九曰觀其生五君道以民為生故曰觀民三與九屬臣曰觀生所生者何在進者闢也來者伸也退者闔也往者屈也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通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宋儒發其義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陳公甫以靜中養出端倪為要此其義即默識識仁之旨不觀則孰從而窺其端知端則知生故曰性者生也子之先有谷平先生者其於生道至深且與但吾里先輩多有餘不敢盡一傳而石蓮石蓮後或先或晦或斷或續予不得知子行矣力有正學有孚顒其語養也下觀而化德之盛也天下觀子者且無量不佞新子鞭予後矣

但孟臬百說小序

孟臯昔從予遊予服其博雅浸浸期之入道別幾何時孟臯所惠百說二冊予披閱之有發先儒所未發者有發近儒所同發者見地亦甚分明昔人謂大哥然聰明孟臯有之但不知孟臯從用苦磨礪中入亦聰明涉獵而入耶孟臯年來讀禮家居不可謂不困苦矣夫見地所入有二由涉獵而入不能持久古人所以貴仁守也語曰固聰明聖知而後能達天德固者聰明聖知固而不有之謂種樹者其根欲深其土欲固孟臯年甚少去奇黜聰頽然漠然深根寧極含

章以貞即無一說吾知孟臯終日言之不盡也是義也孟臯發於潛說蒙說中何似予贅再為拈出不獨最孟臯藉孟臯最予矣

### 石樓徐侯考績序

國家令甲凡內外三載滿者得書其功狀獻于天子歲丁亥月惟上巳實我徐侯奏最之期侯先任浮梁碁餘茲邑計之益三載云余屏跡東山下長老扶攜過而言曰侯自下車來溫煦如春藻潔如水興學造士懲悍維風興廢舉墜種種具在口碑曩者邑苦

兩漕僉米頭一人至勞費無算侯慨然曰是條編外增厲階也亟報罷之又里中輸納聽自上無纖毫竒羨益於額外黠者斂手而孱弱者安於覆盂不自知此甚盛德遺吾民利不貲子大夫常備銓垣以察吏治為責又常與計議者也若我侯政當何似余曰往余釋戈備在諫垣懼無以報主上渥恩廼上言國家元氣在二三小民小民休戚係百二有司今有司往往勤催科而迂撫字右拊揚而眇德禮陛下欲小民得所曷令有司一意德禮如扶溝考亭故事上

不以愚不肖報曰可議行之又逐隊計事適主上有旌卓異之典余從旁贊決曰國家牧民猶醫者用藥也醫有躡屩自造其廬而投劑輒效者有盛車馬廣僕從而罔奏功者主人當問其疾起不亡問其醫名不名也今郡邑長吏多務哆張揮霍廣交陰結以博名高夫尚卓異則虛飾者容矣晉循良則悶悶者見矣雖一時未能從而識者以為知言若侯庶幾吾所謂德禮而循良者也惜余伏岩隩而亡能為侯張之也或曰侯曩令淳梁欲登薦剡而期不相值今反

期而侯不與薦悶悶之政乃若爾柰若皮相者何曰  
子不覩即墨大夫乎土地闢田野治而毀言日至齊  
王終不以毀而封之 主上握乾普離度越百王稍  
星吏議逮繫之恐後而實政為民者即屢年不與薦  
竟召入周衛冠惠文冠侯厯厯三年未嘗無知侯者  
在且不事左右求容益以見侯之高也庸何病長老  
適告諸縉紳而縉紳欲持是為侯賀余曰侯乎曰子  
亦疆人也不佞于朝柰何佞于家子書之余欣而  
載諸簡余聞照者明也非照之所自也猷者履也非

履之而生也侯為政蓋有本焉侯大父為白谷先生  
起賢科屢舉不第贈負外郎篤信新建之學父益  
先生癸丑進士官水部郎砥躬礪行出權清源歸  
篋中無一錢季父魯源先生屢參大藩以學行著聞  
余往過蘭邑山龍嵒蜿蜒雙流夾抱絕類吾邑以故  
毓奇蘊珍兩邑名卿碩夫士衿操行潔衷亦相稱余  
得交宮詹潑陽趙公太史葵日陸君侍御石梁趙君  
皆以正道自持庭訓師友侯得于耳濡目染者多矣  
侯今無愧吾邑父老子弟亦無愧父兄師友兩邑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  
川亦藉侯炳靈裁余願侯益緝熙家學以匡斯世元  
原備在他山之誼遲十年廿年將與侯私有所考鏡

鄒南臯集選卷之五

記

聖像記

太和郭使君相奎督學蜀中寄余

聖像一幅余肅將刻于邑學宮蓋余見名家子蕩析  
離披說以眇論卒莫能化長老乃懸其祖父像于庭  
南面臨之其人潛然淚下愴然悔悟卒為善士今之  
學宮經義造士冀得醇儒闡明聖真乃視為青紫榮  
祿之資既得志若刻冰鏤脂無當于用聖訓謂何意





欲使學者仰止而興思也夫孝子慈孫觀先世遺容  
必思其啓處思其操存求無忝箕裘洋洋茲像如在  
其上讀其書淑其教當何如無愧聖門矩矱聖門矩  
矱莫先於仁夫子自名曰為之不厭不厭者仁也仁  
自孝弟始孟氏以孝弟括堯舜之道決機在為不為  
之間人患不為爾為也而良心發越火燃泉達誰得  
而禦之幼讀贊聖諸詞有以聖為天縱者我非生而  
知之之說偽乎有謂生民未有者袒述堯舜之說誣  
乎有以聖為絕德者聖人可學而至之說非乎心竊

疑之長聞大人之學至江漢秋陽之喻以為此足貌  
聖萬一近窺聖道本無染也何所於濯本無污也何  
待於潔渾然無跡未始有潔白之見也夫子自名曰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空空如也憤故樂樂故空空  
此聖功喫緊後人以為謙辭誣矣聖門得其宗者惟  
顏子仰鑽瞻忽亦既竭才卒嘆曰從之未由學至於  
未由是豈以形像窺聖奧者哉故曰顏氏之子其庶  
幾乎又曰回也庶乎屢空是謂見孔於卓學者從斯  
體究羨墻如見不然即起夫子同堂比室其室則邇

其人則遠

文江證道記

戊寅予寓貴陽有郁丞父過會稽曰令宜與吳公子同藉一言為吾鬼地予謝曰流人為世忌諱不佞敢愛言請益堅不得已肅一書往亡何得公報意直而壯眎世間巧宦陰陽其辭色者天壤予自遭貶後書可傳者公與南海王唯吾氏二人王名學魯官侍御光祿兩以諫罷予心嚴二君異衆人言不足知人哉予起家公適起調豐城往返江上得接公教公儀

豈碩望之知為鉅人言聞鑿鑿先民風度雖在  
中神超遠古往來論心者吾師廬山先生吾文定  
先生二先生器公甚遠以治行

召入為御史一巡而歸卧陽羨山中者十餘年適奉詔起家予私心安得借公為西江福利無幾何果得公予聞公至玉峽以小漁船迓公江上坐譚甚具姑記其大者公曰羅疇江作官皂隸亦講學予曰此公精神無處不到又曰聞疇江庫不銷官錢無紀任其散漫予曰此傳者過此老作郡縣作兩司所至民縮

結如慈父子嘗見海內諸公為政赤身無世間相者此公一人新建後發揮良知不落邊見者亦此公一人世無知其學路故妄傳人耳此天人師也安可測量公曰然但今學之源弊欲為理以情為性以防檢為桎梏以禮法為藩籬江河莫知底止所以語悟者害人不少予嘗謂是處予稽首曰公言誠末世津梁中流砥柱也予嘗謂是處予稽首曰公別予告公曰後會難期敢愛一言昨公語極其妙世不可無此言若在公自度再當有請公也

程子曰公行履篤實慥慥皜皜若終日如此教人自有升堂者世間伶俐漢望鞭影者不少夫天地間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心思睿知更有何事自墮地來何物不備無故提一悟字已屬謎語又提一修字亦屬疑情夫道不可造作也強造作之不可修持也強修持之世間有造作有修持者即屬形象有形象即有生滅凡人之審音也必調絃之緩急而後音平能知無音之音琴可置又奚調之有夫以調停之術為究竟實際則予不敢敢

布腹心同里俞定所公同年同盟幸出此證之鄒生  
言有當萬一否姑為記以俟異日

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高皇帝廓清乾坤功冠隆古實肇基太平郡郡錢穀  
甲兵疆域形勢美殺各郡然風氣淳龐  
聖善首及擬之漢事則三輔股肱之邑云郡故有學  
矧自青田劉公制頗稱善嗣鑿池通橋地氣宣洩規  
畫加隆而歲久不無少圯刺史陳公以名給諫出守  
是邦下車謁廟眺諸形勢慨然思復其舊苦力不支

久之得窖中金若干公斥之治城城完廼以羨餘脩  
黌宮實池夷窪隆左伏右後廓前舒廟廡翼翼齋閤  
巍巍邦人士詠斯遊斯歌曰我陳公力也公欲詔諸  
人士以余固陋夙嘗究心儒先糟粕乃遣教官劉廷  
綬謁記於予予惟孔子至聖憲章文武從周之訓何  
媿媿言之不置蓋忠質兼用周家道法最為詳盛故  
聖而孔子亦不能舍周也適余輩生當盛世涵育  
聖化最久太平且為

聖祖興王之都余何庸援引古誼樹眇論以相高哉

嘗思我

聖祖當戢戈橐矢之後即以六諭訓民曰孝曰敬曰睦曰訓後曰安業曰無為非大哉

皇謨與往聖達德九經三物之旨相為彪炳即詩書所稱何加焉雖然達道有五行之者一也

聖諭淵涵鬱而未發至

肅皇始闡一之訓揭之學宮實與六諭相表裏蓋謂人心馳蕩六飛難馭敬則定定則一一則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遇鄰自睦而訓後安業無非為一以貫

之若網在綱珠在繩咸有條理非一一強而致之也道化漸摩碩儒輩出河東主復性新會尚自然新建以致良知為的而餘干則一於居敬窮理雖入門頓漸不同要以味尋道腴上無負

列聖菁莪之化遠可溯六經語孟之傳則一今諸賢並列兩廡元標嘗恭誦

今上從祀之詔曰操修經濟皆是實學夫非示人為學之的耶而世之學者尚操履眎性命為幻妄譚性命鄙倫常為贅疣家持堅白若聚訟然不相下不

知聖人之道如天如地無物不有亦無一物能為大  
虛之障顧動於意則昏耳若規規彼為得此為失安  
知偽得之中不有真失乎彼為是此為非安知偽是  
之中不有真非乎諸士絃誦其中宜思  
祖宗六諭之訓敬一之旨先儒未墜之緒一稟自然  
無動於意尊

大明學術以翼我 國家鴻龐景祚於億萬斯年豈  
不休哉郡舊為太平路我 朝乃更置府宋儒云教人  
致却太平後某亦願為太

平民諸人士顧名思義得無意是乎若曰吾言無甚  
高論而弁髦之是孔不必從周而憲章為虛語也登  
孔之堂倍孔之訓是曰異學異學有

高皇憲令在則吾豈敢陳公名壁莆田人丁丑進士  
政追循良茲學政其大者

### 弋陽縣新建文廟并修儒學記

弋陽在江故綰閩越之交圭峯攢感溪水回環苞靈  
挺秀代有奇碩蓋居然文明勝區也邑學自嘉靖戊  
子重修久且弗飭 今上戊戌夏 文廟忽頽諸學

博學請當事者不得會司理江陵陳公以署篆至顧  
瞻廟宇鞠為茂草不勝咨嗟乃召學博洎諸生熟籌  
之而終以誣于力苦父老為過計會公拜署郡篆庶  
郡藏羨金若干乃意授諸生諸生請于守道汪公中  
丞夏公直指馮公僉報曰可公遂領其事費不足則  
益以俸及醵金為役凡五月而文廟告成事諸堂  
庶齋舍敗者易舊者飭巍巍我我民悅子來士歌棧  
櫟盛矣予姻友胡君表以孝廉署邑教事及訓導朱  
君某諸生某等書抵鄒子曰表不敏無能以家學內  
鎔多士賴我陳公以教以式澤宮且用是聿新諸青  
衿荷公德不敢忘願子大夫記之予竊聞古者建學  
不但導士以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祭祀鄉  
射養老之禮即政刑于是焉出蓋民有兩造成于斯  
質成詩曰在泮獻囚正此之謂公典司肺石而先德  
礼其亦有取于古人明刑弼教之餘意耶公可謂達  
治本矣記曰刑者成也謂一成不可變又欲以成人  
德達人才之謂也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曰六德六行六藝故當時免且武夫足為王國腹心

何其都也我朝造士一倣成周懿範雖取士以言  
德行道藝之士彬彬史冊無論海宇即弋之先輩可  
親記已蓋弋之先賢名碩淳深渾厚行即言言即行  
學即政政即學兢兢一稟先民矩矱不敢越尺寸迺  
今時士所嚮茂穎者沈洋變幻薄先聖之道為無當  
跳而越經常之外彼自詫以為神奇使益夫子而在  
其所謂詖淫邪道生心害政者不知何如或者謂為  
異教所亂徐取其言繹之彼教家所不載大都從剽  
竊餽釘而入故處不足以繕性出不足以致用所學

謂何良足慨矣居今之時公私告匱所至焦沸憂時  
之士不勝葵恤予竊謂此不足憂惟士習靡襍文詞  
刺繆亂吾夫子之道政足憂耳夫吾夫子之道如日  
中天庸德庸言無他竒也愚夫愚婦知能即察乎天  
地赤子不慮不學即美大聖神知為入門止為實地  
信之則不隔纖毫意之即相阻閔今之學以識為知  
者有矣而晰于止之意者則寥寥焉陳公勗諸士者  
得無有惕于是乎宮牆荒蕪守土者之責今廟貌蔚  
然聖道猶然榛塞縱其浸淫異說而莫之隄防則誰



之咎乎書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摠記恐後不在是者騁異竒亂常典之謂即曰讒說古之人教專用嚴無非欲人並生並育而近以一切苟簡為務即士浸讒說上下相蒙恬不為異提吾道之正衡納諸士于皇路則胡君司教者之責也其尚強勉率先諸士迪乃典常順乃天則實體愚夫愚婦知能何以察乎天地赤子不學不慮何以即美大聖神優焉游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所謂大人之學一旦恍然萬物備我質千聖而不忤俟千禩而不忒庶幾無負公德意元標

雖伏山澤乎夙仰三十二峯名勝欲覽葛溪餘風而諸士濟濟恂恂有能明先聖之道無愧文節後進者豈獨弋人士之幸亦斯世斯道之福也哉用記以俟

南康星子縣新建儒學記

星子故有學而近於市不稱

朝廷尊師養士至意刺史閩中田公下車痛之乃捐俸謀更茲地學使汝虞朱公聞而助洞租相其成廟堂齋閣聿然一新刺史日倡諸士詠歌其中呼諸士曰士來夫自新建以擒濠功拂拭茲土元勲詎不爛

然宇宙哉顧其以良知樹旌爾鄉士浸溺而不自覺  
斯不可無辨元晦山斗大儒包羅六經搜剔百氏世  
稟承如著龜王氏一切弁髦之是操戈入室也且知  
行兩者譬之兩輪闕一則轂不運岌岌曰知是轂可  
無兩輪也言甚辨諸士子鑄布之余適赴南曹公觴  
余開先寺理前說余質于公曰公以學者遵王離朱  
之患哉顧世導王者內鞭揣摩外緣見聞詰以良知  
真宰茫然罔措彼所以學者非其真也使志而真誠  
一稟良知不變晦翁復起當為揖讓而世亦且賴之

公是余言余別登舟去邑令吳君某仰贊公志力任  
其事率諸博士某諸生某儼然具衣冠謁余為記余  
少有志斯道今跛蹙不能跬步其何以詔諸生終公  
衛道盛心第余觀今之志道者家珍素見人健私聞  
見聞不能協一者群起攻之彼曰此異端此曰彼異  
端不知聖人之道廓然大公此是乎彼非乎果且有  
是非乎聖人之道無是也孟氏欲正人心曰息邪說  
距跛行放淫辭非有言息之放之距之之謂也在明  
先聖之道故直指其要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夫

大人巍巍蕩蕩人望而震焉而赤子之心盡之蓋赤子之心無思無為盎然天機不事雕琢順此者為大人為聖人存此者為君子為賢人悖此者則其違禽獸不遠程子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赤子之心真心也學有得於真心千派萬條若百川赴壑惡乎同惡乎不同苟未明真心欲起而息之以言止言譬抱薪止火亡益耳嗟乎真心豈外爍我哉一覺有餘師焉諸士勉之無負刺史公猷念刺史性淳實而行端確倦倦學校可謂急先務者昔田公錫出守睦州下車

先聖祠興學造士請頒國學群籍給諸生有詔褒答史載以為美譚公豈其首裔耶何政相類也

景東府新遷儒學記

尹子學孔匹馬為貴州幕時余方坐戍往還甚浹折簡尹子曰子無司稅無眎筭善事上官無以夷方故有厭心尹子具如旨官聲大振三年

上用御史疏尹從事賢升景東別駕余時方召入為給事中復屬尹子曰大詔夙稱雄藩五馬亦從大夫願無自滿尹子至益用淬勵既已度曰得民

和乃周游黌序觀舊制弊陋旁皇咨嗟曰余雖不類業荷

上命有帥師之寄邦人文無論不得企中州萬一即且出滇諸郡下百步之內必有芳妍吾敢以不敏辱多士乃為諸士擇師訓誨又躬自相視得偃武亭隙地一區坦夷周曠襟山抱流遂捐俸修啓聖祠土守陶淞指揮陶仁馮欽詔鄉縉紳及諸生皆聞而嘆曰此故盛典而辱使君使君俸入幾何遂庀材鳩工殿門齋閣初建一新學成尹子升王官去諸士子有送

送數千里者尹子歸道文江執幣告曰小子官雖浮于資職事實不浮于官余利東土者惟度田興學二事最久遠度田業有紀惟先生一言為我記學政使選方士有所興慕焉余聞夫子欲居九夷而以何陋答或人之疑說者謂君子所居則化余竊謂九夷不同者地也無中國無夷狄皆同者此真性也同此父子同此慈愛同此夫婦同此和睦同此兄弟同此友于未見與中國異也若欲以文明之習化之是璞而琢之絲而染之擢其性也夫賁豈不稱至文哉夫子

繫賁曰白賁无咎聖人之心槩可想見矣景東古柘  
南地純白有賁之餘意完爾璞無務而斲之全爾素  
無務而染之庶幾哉無負尹子作新至意彼蒙樂瀾  
滄聳峙滄瀟諸士沐浴日月泳涵聖澤已久亦有悟  
聖人何陋之旨乎悟則見孔子卓予所深願也夫蜀  
僻在蠶叢自文翁過化鬱為名區尹子志不減文翁  
不知景人有庶幾蜀士應遷而興者乎必有記斯典  
無涯余言特為之前驅云

新淦縣重修儒學記

新淦與吉州俱屬湖西而其邑群峯卓詭川光明  
君子勤禮惇信義小人淳龐蓋亦名邦也予嘗登其  
金川館與諸士游問淦之義諸言人人殊或曰茲地  
故有紫淦山又相傳為僊人煉丹地而沙有金色遂  
名然皆不可考詰學故在邑城左其原自中皂山迤  
邐而為東山又蜿蜒而為學宮前峯鬱鬱青青秀色  
可餐形家謂邑故勝而學猶勝碩學自修于宣德間  
將作不供頽敗日甚有司者輒相向嘆惜若無可訖  
何會番禺曾公以名進士來令茲土公故慈祥政惇

大體民安士誦日晉諸生訓之觀其狀乃呼諸生曰  
行之不脩二三子責學之不治有司者治之遂奏記  
當道當道報可乃捐俸及贖鍰數百緡一不以煩民  
若門若堂若殿閣齋舍廢者興敗者飾煥然維新諸  
民驚而謂曰吾儕小人子弟肄業其中成茲鉅工民  
君固聞知不義而諸士議于校者曰吾師成我所不  
齋心負師教者如日于是教諭鄧子宗故與子同感  
里遣門人某以告鄒子為記鄒子曰侯可謂端歟本  
矣夫今有司多傳舍其邑惟期會簿書是急得旦夕  
釋去為幸侯視乃學既厥心力為永遠計此非有志  
興古人之學者未易能也古人之學詳在大學在明  
明德一語天下有一人不明其德引為已責阿衡一  
夫不獲待予之辜故惟欲以斯道覺斯民阿衡之覺  
即大學之所謂明夫明匪于明德之外別有增益也  
即從其日用所由者而覺之耳古之為教籩豆簠簋  
之有儀鄉射飲酒之有度周旋折旋之有則非故繁  
為器數正欲使士由之而悟其所不可使知者夫不  
可使知惟民則然非所望于士者迨今惟訓詁制義

最急俗學業已菽錮而既登仕籍輒為名場羈絆心目不開一聞是語輒迂而詡笑之由之不知甘與凡民同科夫士而無志天下國家則已有志天下國家者不知大人之學是欲適北而南轅也必無幸矣大人之學人人咸備物物各足譬之杲日麗天蔀屋畢照反身而誠明德自在顧不知從事者溺于習俗不肯以身為世鵠而知從事者又執于意識以見與世闕夫與世闕也而又安能與世有濟也大人者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不知人之我我之人通天下國家為

一身夫是之謂明明德是謂聖學之樞侯為爾之士願者意在斯乎侯為陳公甫先生里人又為子又楊少宰貞復同志提躬清真篤實興利剔蠹可與名令伯仲諸懿行未叙茲特記學政云鄧君惓惓不忘侯美又不以予腐言為無當欲討而訓多士此其意皆非今人所能及也訓導某某皆襄厥成事例得並書  
泰和縣重修明倫堂記

西昌故古儒邑無論文獻甲海以內即明德巨儒代不乏人豈非巍然名區哉學故有堂舊額曰明德文

信國手澤存焉後更為明倫堂久圯弗治會司李寧  
波劉公來署邑篆裴徊堂序嘆曰是惡足居多士所  
得贖金悉出鳩工為更新計明年寧國張侯覲歸復  
嘆曰此固司牧事而雇使君猷念惡用令為又復斥  
贖金佐之先後約費五百餘金未幾刺史杭州張公  
至復捐半年俸以助帑不由公役不煩民蓋迄五月  
而告成事諸博士及諸青衿走吉水謁記鄒子鄒子  
曰公與侯德意有目者見之無似緩頰顧汲汲新斯  
堂者其義可繹思焉書曰天叙有典勅我

哉五典者何倫是也昔信國倡大義于難為之日今  
不負斯倫故手勒堂額以明德矧今全盛士當不知  
有為者而可碌々儔伍自負信國乎信國有言樂人  
之樂者憂人之憂今士即未登金陛握銅符然已衣  
青衿藉黌序可不謂樂其樂與是宜如希文之先憂  
以追信國之明德然後為無負夫明德即明倫也德  
稟于性倫叙于天皆天之與我者倫虧即性虧性者  
吾之所以為生虧之而何以立于天地故明倫有堂  
明其所以為入之道立教之本也今之講學非所以



明倫與不講則不明也則公而之道幾于裂矣然  
講非尋章摘句以逞臆轉相問難互為闡發以期夫  
臻厥理與窺見聖賢之心法是為能講明非標奇炫  
異以欺世上帥下從不為飾聽不為飾觀期于實臻  
闡域以体聖賢之身法是為能明斯無負朝家教學  
之意耳若乃拾諸家之唾餘釋聖賢之糟粕捷徑以  
為通蠅附以為達斯信國之所羞非斯堂所宜有也  
今之士要在務孝弟養氣節重然諾盟心信又期以  
自復其性而無負于天之所叙焉耳萬有一不然者

皆性之餘歉也有世道之責者夫獨能已于憂乎嗟  
乎是道也天地以之位日月以之明江河以之流星  
辰以之麗鬼神以之幽而其義本庸庸常也又經也  
上自天子以及庶人內自中國以及蠻貊率未能有  
越是道者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心衆人由之為道  
聖人修之為教皆是物也予獨怪夫聖人之教庸德  
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學者往往跳于經常之外遊  
情溟滓脫畧名教自以為逃世網解天矻知者謂之  
亂常謂之拂經夫拂經亂常者是曰邪慝聖教所不

容而德之賊也茲公與侯之所憂而新斯堂之義也  
或曰愛親敬兄蓋自孩提之知已然果可為明倫乎  
鄒子曰赤子之心真性也長而因物有遷矣蓋不與  
物遷者聖人之盡性也緣情起識者衆人之罔覺也  
今而有明所謂不因物有遷者乎予所願學焉元標  
幼而肄業斯堂長媿未踐厥旨敬本父師生平之所  
習符者以復博士諸生之命而司李公與侯之屬望  
諸士人或有當萬一云爾是役也董其事者邑楚府  
紀善郭君尚濬淮府教授曾君文光思院副使陳學

聰縣尉鄔尚卿巡司郭天仁而相其成者學諭應君  
某文君某桂君某諸生康敏劉純巨劉若庚胡坤蕭  
景詔歐陽一舉劉公名某浙江寧波人張公名某涇  
縣人俱壬辰進士諸德政別紀茲特載學政云

清江公署新刻六經正義記

聖人盡性者也六經聖人盡性之書也性有體用體  
微而用顯微則動靜往來之神未易以研幾顯則萬  
事萬物之理未易以成務聖人通神明之德成天下  
之亶亶得之心宣之口筆之書後世述之為經經常

道也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由之為道修之為教  
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愛曰仁宜曰  
義履曰禮知曰知信曰信皆是物也如日月耀天無  
所不照如江河行地無所不流煥乎備矣聖真既遠  
後儒輩出不得聖人之心各以其意測聖人之言而  
聖人之道益晦山東民部宋某氏篤志正學曾訂學  
子鄉李子某率子告之曰聖人之道至平至易至簡  
為註疏所晦惟刻六經正文誦之其義自見今縉紳  
崇信異學至委吾道草莽及經謂何宋君感其言敢  
請金陵同志李子某考訂精覈遂捐俸盡付剞劂流  
傳海宇學者朝夕于斯始知聖人之言至平也無務  
以險測之至易也無務以難阻之至淺也無務以深  
求之超然自得書言象意之表凡父兄所不能詔師  
友所不能授者豁然貫通如水之融無復窒礙之患  
矣宋君將代事去板留公署懼久而佚致書同予友  
馮子某問記鄒子俾後人無忘茲意鄒子赧然者久  
之六經炳若丹青予言又安能為後人地况世有勒  
金石銘琬琰者久且與草木漸滅殆盡竹簡非有加

于金石琬琰而欲長存難矣凡天地間有形有象物也物則有成有壞無形無象性也性則無生無滅貫六經流行萬古惟此性爾吾黨欲六經常明乎惟自明其性常存不息而已問先正云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夫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王天下者條而聽條而言而聽思慮為之裁即易之變化也書言政事詩詠歌三禮之敬春秋之褒貶其義雖宏演奧深然友于兄弟是亦為政思而無邪可概三百吾心之肅即為禮吾心之是非即為春秋所謂具有全

經者非耶故曰夫婦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者性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不能者性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學者以經眎六經開卷茫然以身眎六經萬理咸備凡鼓如雷霆潤如風雨代明如日月錯行如四時為飛魚躍花卉瓦礫皆六經也皆我也顧人日用不知耳日用不知經未常亡予獨怪寥寥數千餘載一襟于註疏再奪于制義中有欲尋墜緒于萬一者則又橫之以意見夫道為公道學為公學執一意見以概道是何異從戶牖而窺二曜之明執盆甕而

南齊集選 卷之五  
欲汲江河之深，執軻氏惡，執一害道。此又讀六經者所當知也。宋君當舟車輻輳，錢穀冗沓，問加意正學，其趨操誠還生乎？師友切磨者，愚言有當于心否乎？宋君名某，山東鎮海衛人，己丑進士。

仁文書院記

縣庠水流而東，注為鑑湖，汪洋停蓄，左有地隆然高，阜相傳為鹽倉，亦績名宗，義倉倉徙入官，荆文江書院萬曆庚辰江陵盡毀，天下書院市地歸民間，海鹽陳侯令茲邑，謂余居湫隘，以俸易而歸，公之志，余亦塵省垣，以復書院，請

上報曰：可。余折簡歸其地於侯，已侯禮比部去，蘭溪石樓徐侯至，余申之曰：此故辱名禮讓之場，荆莽蒙蔽久矣，開茲堂與以待來學，其侯今日事乎？幸無讓侯，乃筮日庀材鳩工，以義官婁世潔董其事，為屋三層，繚以周垣，翼以重廊，視昔倍加宏麗，名曰仁文書院，謂吾邑仁峯萃筆文水，滌迴館介其間，又取曾子輔仁會文之旨，令多士知所取裁，侯甚盛美，余謹握管為之記，記曰：粵稽上古學校庠序，上無異教，下無

南華真經 卷之五  
異學樵釣屠販即人而道在即地而學寓書院古未有也  
有也宋諸大儒出闡明聖緒如白鹿鵝湖石坡嶽麓皆其過化名區後踵其跡者書院遂遍域中亦倣黨庠塾序餘意輔學政之所未逮云蓋學政廢弛士師之所督責父兄之所期盼子弟之所傳頌惟佔俾是習稍一譚正學相群訂譁以為是不利進取至書既非齊明盛服不臨非仁義不譚泳斯游斯有不赧然內媿勃然神悚回心向道者非夫也夫學難言矣夫子以正學為七十子依歸得其宗者莫如顏子

其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其自叙曰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曰言仁則未嘗及文曰博文則未嘗及仁茲得無岐而二之乎雖然夫子所謂仁者非枯槁寂滅之謂義禮知信皆仁也宇宙之至文父馬所謂文者非泛濫詞章之謂視聽言動皆文也吾心之至仁生焉仁也者即性也禮也文之樞紐也三代而下善學顏子者莫如程伯子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存得便合有得而世之識仁者以窮索為妙悟以防檢為戒慎而仁逾遠嗟乎非神明默

識之君子仁未易言矣漢高祖圍魯魯諸儒講誦絃歌不輟故曰齊魯文學自其天性余吉彬彬海內稱為鄒魯往學禁方熾獨余吉不少變仁為己任繼往開來吾於諸君子有厚望焉元標進未得行斯學於朝退願得行斯道於塾俾鄉子弟孝友忠信雖雖翼翼庶上不負

聖天子明盛之世下不負良有司振作之美余眈眈欲問斯地之意庶幾其不孤也歟

崇儒書院記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王荆國魯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蘆康齋諸先生者醇學粹行斯文岱宗遐荒遠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鄉乎先是明水陳公以學為郡人士倡魯祀象山二吳于臨汝已盱江近溪羅公至每會講禪剝月餘別去諸縉紳繼峯舒公愚所陳公傲默魯公若士湯公後先議曰吾撫在宋黃勉齋氏初有南湖書院以開末學是時人材彬彬家有絃誦今吾等寄跡招提謂先訓何屢圖恢復而議弗克就頃侍御督學懷魯周公歸讀禮

暇睦集諸耆碩究心各理學博李公惟本布衣周子其徐子吉甫告于公由昔人謂工必有肆書院吾儒之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復矣臨汝稍遠東城闌下橋命林方圮其東隅隙地背峴臺而面青雲靈谷汝水金堤百雉回環左右几席間跡左隅而宮之庶幾復還有宋遺風乎周公乃告邑明府吳公吳公曰予以不穀物茲土常懼無以化誨諸人士闡幽迪後吾責也遂與周公捐金為倡周公復首捐田以助來學郡刺史張公司理程公力贊其成暨縉紳諸生成樂從

事聚材鳩工興役於七月其規制臨孔道為門門東折而南為大門直甬道而上為堂後為祠甬道東西為號舍悉南向左為閣為橋江水如帶帆檣下上面北為亭為圃池塘晻映竹樹蔽虧頓還南湖偉觀顏曰崇儒書院夫以廿餘年不克就者不三月告成則吳公與學使之所感人者深也諸公將消吉祀諸先生于堂徐子吉甫持明府吳公侍御周公書及學博李公所志書院顛末走吉水謁鄒子元標為記元標懷古有志目長足短方執筆徘徊間偶宿禪龕松風



謬謬明月在天忽夢肅刺迎一儒冠者面古眉龐曰  
吳康齋先生予請曰伊周事業先生能否先生曰老  
矣惟啓沃

主德尚能効力一二心喜而覺曰予方有事崇儒之  
委未就神交名儒豈無意乎謹為之記記曰夫道一  
而已矣無聖無儒語體也有聖有儒語用也蓋軻氏  
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曰終條  
理則必有所以始者曰不可知則必有善信美大為  
之基者非聖學之正宗歟天子詔予夏為儒提衡

子小人二語儒本為君子而復有小人贗出其間何  
哉聖道如天天體圓圓則不可端倪儒學如地地體  
方方則不無窟隅蓋常論儒至有宋盛矣其弊至摸  
倣形跡之似鹵莽自得之義象山氏出直指本心不  
政修明致罷俗學之支離聖心何尋山明矣其弊至  
者情誠為性而放蕩禮惟足場康齋氏出嚴毅方正  
師道自任足挽末俗之頽波迺世儒之宗聖者一曰  
吾心明矣跡涉有為皆足以障性而礙道一曰吾行  
孰至語涉心性未免逃儒而入佛則意之過也眎二

先生之教何如哉二先生者撫產也其知則圓其行則方翊先聖而開來學功灼灼如是生其鄉不知其教可乎雖然聖其的也儒又希聖之梯也予讀禮至儒行篇其懿美未更僕數然曰自立曰特立曰獨立曰剛毅有執聖人語自立特立不一而足命儒之意槩可想見他日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象易之恒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則立誠儒者居身之珍也夫所謂立者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非禮弗履可貧可賤可生可死而不可辱六七先生者其於聖體所見或公或微雖不能盡同然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淫不移不屈則一而已聖人者與乾坤而合德諸先生得易之恒者也恒其德洵足信今而傳後苟不怕其德惡足以共學而適道登斯堂者願勉旃哉知欲圓而崇效天行欲方而卑法地若儒行闕畧藉口聖真徹藩籬而毀廉隅無論不足以入聖而害政害事良非淺鮮亦非諸君子重道崇儒之旨矣或曰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南豐有功六經粹然無疵獨荆國史有遺議何耶鄒子曰荆公儒而無欲者也拜相之日矢寒

山以自老罷相之後托顏垣以終身徬徨塵垢之外  
逍遙無為之業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當時為諸人  
攻者惟新法耳新法之行荆國固失之驟新法之罷  
君實亦失之激急于罷者若以為弊政不可一日有  
而今一一以為良法公固儒而有為者也身未執政  
天下譽之不加信及既執政天下毀之不加阻彼其  
心視毀譽如浮靄之往來太虛公又儒而自信者也  
六先生享有令譽如無毀之王公犯衆怒群猜如百  
煉之金其趣操何後先亦馬且麟經絕響是非無

久矣九原有作執鞭吾所忻願焉予于公又奚疑鄉  
縉紳樂相厥成者則瑞泉伍公龍津陳公谷南高公  
春江劉公養和謝公文亮吳公望坪祝公念庭周公  
念初聶公繼疎吳公諸生某等予昔侍諸君子同官  
于朝今復同棲于野諸君子慨然先哲示我周行可  
謂一世盛事予迂儒也於諸先生學術徒啜其精粕  
亡能有所發明謹為術其崖畧如此憶昔登太華望  
金臨諸峯龍躍霄漢允矣仁賢都會予他日當齋心  
而來跬武法席馨欬德音增所未聞諸先生許我乎

是為記

正學書院記

靈壁即古虹州予門人鍾叔和氏拜是邑長予折簡曰邑與洙泗伊邇我聖祖龍飛地涵泳聖涯浸灌深厚而俗固質直右儒以子淳衷古行稍一振鐸必有聞風而興者叔和懍懍不溺于職事上下交孚聲名暢茂稍間從諸士請出捧及醵金闢館羅諸士肄業其中顏曰正學書院祀先師左右為號舍諸水滙池巽峯聳峙轉東南翔文昌閣諸士來游來泳

若身親洙泗之境而與二千七子游於惟盛矣雖然以正學名館得無意乎夫正者邪之對有正則有邪今天地間何者為邪世儒必舉而歸之二氏二氏書具在微辭與旨皆洞抉性命之精柱下片言夫子猶有取焉我聖祖亦謂其扶翊國運助流世教非淺眇以邪目二氏則束于教也第吾儒中千谿萬徑自不容不辯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真心既得真心言皆糟粕乃有取陳言而俎豆之若射者審的然雖億則屢中入海算沙徒自困憊萬物皆備于

我物豈外乎心豈內乎至一生瘁心格物眎心與物  
猶二之也間有懲逐末之弊曰致虛立本曰良知不  
知所謂虛者即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非人力得而  
與其間人力得而與其間窒而不靈矣所謂良知者  
不落知識不墮生滅不著意念以知是知非求者是  
生滅根也嗟嗟正學不明久矣非學不明以意承之  
者之過也先民不作吾將疇歸乎昔夫子生周末嘗  
宗堯舜憲章文武矣書誥堯舜曰克明峻德詩誦文  
王曰緝熙敬止大要以明明德于天下國家為極致  
天下人有一人不明其德以為己之德未明也其心  
切故其責重一生轍環魚衛曹滕之墟皆此志也予  
少聞宋儒有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語未竟其旨研磨  
之久叨天之靈始知天地無心以生民之命為心天  
地又無作為故不得不舉而歸之人人非此無以為  
人而人非學無以開太平中庸論中和必歸之位育  
而至誠盡性必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為極  
致然俯仰乾坤今古幾人近紬繹我 聖祖御集不  
覺手舞足蹈即我夫子復生舍 聖祖孰為祖述孰

南華集選 卷之五  
為憲章乎元以戎狄腥我中華天心鬱而弗暢賴我  
聖祖皇紘再整日月重新為生民立命即堯舜禹湯  
當為揖讓仁孝衛道之訓炳若日星真萬物並育而  
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視諸儒媛媛姝姝一家  
自鳴者徑庭矣學者大人之學非一身一人能私道  
者天下萬世之大道非一世一家能私諸士幸生斯  
萃斯入孝出弟謹言慎行隨其分量所及不忍以一  
念一事傷天地之和隘吾明德之量實見天壤間惟  
此道為最大無有對待亦惟此學為最樂無有移易  
昔人云羨牆見堯即几席見我 聖祖何難焉是謂  
正學殊不負鍾君造士德意予久廢田畝無所園之  
生平于此學不敢視為熬爓他日策杖來聽絃歌諸  
士得無以正學勗我者乎用記以俟落成年月及督  
工人員別有記

明新書院記

禾川余侯嘉與邑人士龜勉明德吉郡諸縉紳先生  
知學者侯皆禮而致之丁酉春予始獲偕諸長老同  
盟至是日簪裾雲集歌詠盈野盛矣會罷各充然有

得謂昔興文館僻而不便來學請更諸爽塏者侯迺  
以舊黌宮隙地新闢公館者分其一請于當道當道  
報曰可顏曰明新書院侯意蓋曰當茲大明盛際真  
儒輩出一洗俗學而我新民獲聞所未聞有不爭自  
濯磨以耀于光明者非夫也從茲愈明愈新浸冒浸  
盛上邇列聖之傳邇繼到甘尹顏鄉先達名儒遺風  
處為純儒良民出為蓋臣鄉士茲吾司牧者屬望爾  
新人士深意乎侯乃以書問記鄒子鄒子茫無以應  
侯屬之堅鄒子非不欲言吉學之難言久矣譚學

見眇聞之地則惺然聽久之瞿然顧化譚學于吉譬  
之海遊者歸而詫巨海奇觀于江濱之叟叟執其河  
以為常拒而不信忘其海之大也蓋嘗論先儒誘人  
入道偶施筏以渡迷津而宋儒曰體認天理致知格  
物明儒曰主靜曰致良知皆欲人由筏登岸非謂筏  
即岸也吾吉在宋諸儒無論我明自新建一倡良  
知傳誦十室而九叩其所謂良知不過曰知是知非  
而已即有深造者曰胸中炯炯是已今而詰之曰何  
以明何以新不過曰不昧良知是已嗚呼彼方自以

為是吾謂其非則必與吾角其不入宜也不知知是知非識而非知也炯炯不昧生而復滅也夫懸象著明孰踰二曜而萬物新故相因生者生化者化造物之明與新如是詩人欲形容之不可得但曰於穆不已不已者是何物乎諸君欲自明自新知所以明與新者又何物耶吾即欲以口語之倘未語則無聞矣吾即欲以手示之倘未示則無見矣夫理由色顯是假借也機由人發非真修也真修者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輟不以獨而隱不以顯而彰有人于此身苦凍凜望火室止足焉雖寒有濟然所止既去寒凜依然故凡有所假借於外於人者是望火室而熱非自明與新者也能知萬物皆我反身而誠身承千古之緒而不墮言識者有其人乎某且下拜心師之美姑記以俟知者某生平困衡學無駐足自知甚晰然生平不敢逐隊良知影譚以眯心并以眯人聊述崖畧如此諸君豈無俾元標之明且新者乎侯以學為政即明即新即明身且有之復捐俸置學田若干另勒碑陰茲特載其大者侯名懋衡字持國婺



源人壬辰進士

鳳池書院記

予宗元元忠氏拜增城令過予留都衙齋譚令事曰予嘗閔閔修其職事罔敢微名釣譽苟利于民即上用知吾何傷不過棄簪綬歸耳寧損乃公心乎予聞而壯之君令且五六年兩以計過予文江得聞君令狀大都如所自語君最喜談者澤官造士及書院討多士而訓之則喜見眉宇乃繪圖而示予曰斯龜舖遺址隙于學左有年而諸士苦肄業無所予乃

俸而闢之計所費數百緡大都蠲羨及醵金而諸上司所助修者十之一耳予顏曰鳳池書院左為敬修軒右為尚友軒飛甍連礎巍巍峩峩每邑人士來遊來誦咸各有攸居君之所以勉邑人士可謂詳且盡矣世之為吏者大都徼上意以為的其庸者期會簿書最下則與民角利為囊橐計如君者可謂世之循吏非耶雖然世以作士為名高者盡教之以媒青紫為後日地而君顏其堂曰作聖曰斯文千古則所以期諸人士者非詞章誦讀之末青紫溫飽之圖已也

蓋曰邑人士豈無掇巍科躋膺仕其人然無異草木  
飄風好音過耳百世之下至有入其里不知其姓名  
以是知學固自有真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萬世之  
下聞其風猶使之興起是惡可弗學哉功崇惟志緝  
熙惟教君復以崇志敬修名軒宛然示諸生以入聖  
之要矣諸士勉之志非激昂之謂也先儒曰今古幾  
人有志敬非勉強之謂也先儒曰天地之道敬而已  
嗟乎志與敬豈世儒以知識情識當者可比論哉弘  
嘉間以學為海內嚆矢者東越與增城東越曰致良

知而增城曰隨處體認天理說者如兩持然不知知  
之與天理致之與體認同耶異耶夫外天理以為良  
知知必不良外良知而言天理理屬于人後之學者  
是皆以意窺二先生之奧者也諸生登斯堂者有能  
覺天理之緒餘有湛先生其人者出于其間斯不負  
吾家作士之意而斯地亦與有榮矣夫元氣之布漢  
于天壤者何地無賢必有相續于無艾者予謹拭目  
以俟矣落成年月及督工人氏別有紀

同仁書院記

督學劉達可氏吉郡人也其尊人刺史公寓潛遂居  
潛自滇歸惟以明道為事捐俸闢館時集同志顏曰  
同仁且學且教屢有書文江之濱屬鄒子為記鄒子  
蓋嘗與達可同官爽鳩氏以學相勗誼不可辭謹為  
之記曰昔夫子設教多術矣有言孝者有言性者有  
言敬者其說不同獨言仁之旨不一而足後世儒者  
遂以夫子之學惟仁為宗至宋儒輩出曰識仁曰體  
仁曰求仁皆兢兢遵洙泗遺矩而不敢悖尺寸不知  
夫子所謂仁者欲人自得其本心耳苟得本心伴六

合通萬古千聖之心皆我之心仁不必言不得其心  
曰識曰體曰求未免以己合彼去仁之旨愈遠達可  
其旨在斯乎以我之仁同于人是分我所有與之不  
知人自有也以人之仁同于我是分人所有以與我  
不知我固有之也以愛之理為同仁愛仁之一端也  
以萬物一體為同仁世借一體之說而卑論儕俗者  
不少也然則將何說之歸夫子曰仁者人也識仁即  
人人即仁則海以內海以外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  
下無知愚無賢否無貴賤惡乎同惡乎不同其說嘗

辨于易書矣易之同人曰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  
貞于野者無然畔援空洞無涯之謂也君子者正也  
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至同人于門于宗于  
郊而一曰無咎一曰吝一曰志未得則以其有域也  
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及無側王道  
正直非知仁者不足語此蓋必如是而後可語同仁  
之旨登斯堂者門耶宗耶郊耶作好作惡耶偏耶黨  
耶反側耶可惕然思矣楚故有嶽麓石鼓諸院有先  
賢之遺蹟在焉予蓋將次第訪之而及同仁謹書膚  
見勒之碑陰以當請事

### 大慈庵記

僧真覺故荷山蕭氏子披剃投明師修頭陀行者廿  
年忽念曰白雲行脚雖無定蹤蓬萊則止諸祖亦卜  
止棲焉望氣銀村鞠右址吉鞠氏好事者某某施與  
僧僧乃募得金廿緡為庵而募不足又佐以經貳囊  
遂罄初猶結茅為居懸崖峭壁水汨汨從厨屋落虎  
猶朝夕游而嗥焉再過之則法象莊嚴備至飛甍楚

楚亦稱雲廬矣予從先大安人漕坪地歸夜再過其岸風颼颼起舟人襍不可宿曰予聞風搖諸樹宿鳥唧唧聲問舟子曰非僧庵耶舟子曰然衆畏虎不敢入予咲曰僧捐軀數年予獨不能拊一宿乃奮而往僧聞推門聲疑為盜久而知為予吐舌曰深夜得無怖虎乎予笑曰虎獨不怖予僧大笑炙火出粟芋煨炎而食之明晨焚香請予顏其庵予題曰大慈庵僧請發其旨門人趙生衡在坐曰儒者之道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極致吾夫子老安少懷一生汲汲皇皇

慈心於物耳吾師善與人同時與二三子研究不以此義僧應曰諾予曰慈者茲心之謂也爾佛東渡惟此一字未明其所救迷情醒凡夫者何啻克禱顧吾人一落塵刹如彼溺子愈汨愈沒不滯有則落無有能言下直證本心者不緣情識者誰乎僧變色作曰請書之碑為記似有根宗者衆研焉予欣而書之因憶予首文昌一鄉勅書院為譚道地聚族謀者計數十人今猶未稱完美僧以一人標勅建勝地爾爾廼知興天下事者在志堅決何若無論衆寡矣

重修陽明先生祠記

庚寅秋予赴銓曹舟過池陽望群峯昂霄聳壑鬱鬱  
青青問之則九華峯予乃躡蹻而登僧來亨指山隈  
為陽明先生祠導予遊予至祠前荆棘莽翳堂戶傾  
圯不可為禮予賦詩寄慨屬秦令君新之令君唯唯  
會以醵去留金竣後來者而繼秦者為蔡君君履其  
地慨然曰無論先生勳績獨守官即吾皇先哲流風  
詎可令漸滅草莽間為之捐俸大加修葺堂額門廡  
仍舊而祭有田田有志備矣復遣僧來亨者問言

予以鄒子故竊聞先生緒餘予執筆茫然者累日憶  
予幼從鄉先生游言必曰先生心竊疑之而實嗜文  
清所為讀書錄也者故曰必有錄然於先生學未嘗  
置念也及成貴竹留心格物之學語人人殊獨於先  
生致良知事事物物之間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語  
有入因嘆曰往儒博物理於外先生約物理於內夫  
博約不同趨內外不相謀已久約而反求諸身者端  
本之學也然盤桓日久知與事相持正與不正相敵  
因讀先生戒慎恐懼語曰戒慎恐懼是功夫不覩不

聞是本體又曰不覩不聞是功夫戒慎恐懼是本體  
曰合得本體是功夫做得功夫是本體恍然曰功夫  
即本體本體即功夫離本體而言功夫者是妄鑿垣  
墻而殖蓬蒿也然心雖自信而於所謂本體者若猶  
有端倪可即於心未有當也年華浸盛至道無聞每  
一念及潛然淚落遂時時反觀自訟一旦有契於先  
生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遂躍如曰先生蓋已上  
達天德非膚儒所能窺測然元標從事先生之學蓋  
至變矣蓋嘗論先生之倡道當時如清風披携蓋君  
之齊心服刑如羣鼠飲河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有  
謂知必斷練而後良者則不慮而知之說非乎有謂  
必揭良能始足該括者玆提知愛知敬之說非乎夫  
知愛知敬者知也能愛能敬者即良能也有謂必歸  
寂而之感者不知良知之體無寂感無內外而分內  
外寂感者是二見也有窺生機盜然日以暢愉為得  
力者不知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未必非生機也夫此  
於先生之學皆具一體然於世亦各有補予獨怪夫  
萬物一體圓融無礙之說倡而學浸以偽也夫良知

理一也而分則殊體圓也而用則方先儒之一體也  
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  
先儒之圓神也本之方以知後儒之圓神也流於詭  
與隨藉口交道接禮之說無論宋薛齊七十五十百  
鑑皆可受矣藉口委曲行道之說轍環列國栖栖依  
依為是不脫冕而行非矣藉口獵較猶可之說和光  
同塵為是先簿正祭器非矣藉口中庸之說鄉愿德  
賊味道模稜皆所不計矣藉口泛愛衆之說孔子不  
必瞰亡於陽貨孟子不必示默於玉驪矣神出鬼沒

朝更夕易夫豈先生之敬端使之然哉說者曰良知  
醒而蕩非良知蕩也質儒蕩也蕩非良知也或曰聖  
賢立教各因其時當時註疏訓詁牴牾我性靈學者昧  
反身之學孳孳矻矻老而無成先生一破俗學如洪  
鐘之醒羣寐其羣而趨之也如百川之赴壑今流弊  
若茲司世道者宜易其塗轍以新學者心志予曰此  
非予所能測也孔孟不嘗言仁義哉流弊至於為我  
無愛則仁義亦可廢耶聖賢言語無非欲人識其本  
心耳本心既明即良知亦虛譚也而何必復為更端



曰然則先生之教卒不明耶予曰先生所謂良知者  
通天地亘古今徹晝夜一死生賢愚同共非推測影  
響之知也先生以全體為知而世儒以推測影響為  
知其去先生之教益遠矣良知本庸勿厭常而喜新  
良知本淡勿弔詭以博名良知本實勿慕虛而譚高  
子臣弟友愷愷皜皜即聖人復起能易先生教哉大  
學曰先致其知宋儒曰進學在致知是知非自先生  
倡之聖賢已先詔之矣先生之祠所至增修而先生  
之旨不明則誰之憂乎予等與有責矣祠始議於予

師大中丞鑑塘朱公予同年操江元冲張公二公皆  
當時名臣贊成於下則予同年兵憲王峯侯君都諫  
文臺吳君太守滄南何君蔡君下車未幾首先茲典  
可謂知所重矣是為記

### 覺軒記

余既拜是官都憲月林丘公時向公卿間呼余為明  
鏡云詰其義曰照一照磨一磨公卿聞之大噓余因  
自省曰照者即吾心之覺悟也磨者即吾心之克治  
也仕而有學之義焉私自悔曰吾年且三十餘吾學

且十餘年矣覺也果通晝夜乎克治也果終食不違  
乎思及此未嘗不汗流接踵又因自慶曰吾處遐荒  
六載功可弁而依門分念時有隙而饑寒動心且譚  
笑之間媒孽者衆一日之內訛言踵至雖時常杜門  
而死生禍福藏於衽席其負良時者多矣茲行也天  
其閔吾學之未就而俾之有成乎遂因以告于公卿  
曰諸先生無哂丘先生良有見吾請以覺易鏡之名  
平比部有司吾將以覺軒易之諸大夫不復哂雖然  
余居此官六月餘矣登堂暇每澄神反觀不能無繹  
繹之旨焉夫人有迷覺有似覺有大覺斯道晰之雖  
入玄冥邇之不越眉睫迺好奇者忽庸行無當外身  
以求之是迷覺也迷覺者當食而忘味也似覺者相  
揣以意相測以識譚之雖若近似探之實非家寶是  
鑿譬鄰光非無寶明終隨鄰光而生滅也大覺者如  
二曜麗天萬象悉涵靜而常照動而常定無動無靜  
乃凝於一吾願學而未之能也思 君恩之隆重念  
名教之隕墜爰繹其義懸之高軒冀朝夕省覽焉昔  
長安有鸞古鏡者精彩逼人問其故則閱千百年而

始見何者深藏不久則精光不發夫吾儒之學疑聚不深則覺性不顯吾願與吾軒終身從事可也同寅二三君子過余曰子所職者磨算簿籍已耳茲名也何居曰朗鑑高縣明燭鬚眉伊尹任天下之重不過以斯道覺斯民夫余患不覺耳余而果覺達之天下可也於吾職何有嗟乎世之剽竊口耳輒以學為迂談是猶瞽而無相無惑乎俛俛莫知所之也是為記

滁州太僕寺丞廳慎獨軒記

同丞廳舊有慎獨軒同年友丁右武以侍御直諫左遷是官乙酉夏予以職方郎偕給諫鍾道復侍御田道徵閱兵池河予往訪右武時右武獨宿軒中觀額名拱手為右武賀曰夫人之宰割萬有者非才不達彌綸六合者非氣不充然所以有才而不為才所使有氣而不為氣所移者則學其本也以君之才氣投之艱鉅何施不究從事斯義焉是玉以琢而益潤金以鍊而愈堅予將觀君日異而歲不同矣君聽吾言而莫逆也詰予慎獨之旨予曰夫獨亦憂憂難言哉有志問學孰不曰慎獨慎獨窺其精神祖學究之常

譚而真知獨者未之見也夫我冠博帶必信必果致  
飭衣冠言動之間者可曰慎獨乎知道者觀之千葉  
繁花朝榮夕瘁是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夫反觀  
內照默坐澄心揣摩意識思慮之間者可曰慎獨乎  
知道者觀之萬轉流波遞興遞仆是所謂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也真知獨者天地萬物而非顯見也不覩  
不聞而非隱微也語獨而慎在其中語慎而獨在其  
中鄒軻氏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斯慎  
獨之旨也君以為然否右武曰余未敢遽以子之言

為當然是軒故無記請書之與四方願學者就正焉  
予忘其固陋欣然書之必有謔然而啓予者

操存軒記

職方司管操廳故無額余扁之曰操存其命名之義  
同年袁子壽氏識之矣雖然其義固難言焉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嚮惟心之謂與此孔子之  
言而孟軻氏引之以為養心者證也然所謂操存者  
非有一物規規然固而執之為己有也在識其所以  
存者為何物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已者天之操

存也而天固冲漠無朕爾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純者文王之操存也而文王固不顯惟德爾善灑天  
者莫如文王詩詠之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善灑文  
王者莫如孔子觀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默而  
識之何有於我孔門之學傳得其宗者惟顏子得一  
善拳拳服膺正卓爾之地非所謂捧而著之心胷之  
間者也迺世之膠膠擾擾既茫乎不知所底止即有  
志之士徇生執有正程伯子所謂以己合彼終未有  
之又安能樂者安在其能操存也嗚呼弊也久矣然  
則道果有可操存乎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有而未嘗  
有也道終無可操存乎曰通晝夜之道而知體物而  
不可遺無而未嘗無也通於有無之間者斯知操存  
之義矣愚故曰操而存者是得其門而入者也不待  
操而自無不存者成性存存者也易曰成性存存道  
義之門厥旨淵矣嗟乎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  
志也學者必有不可奪之志而後能繹操存之旨

潛龍菴記

離長洲里許一水坳折而東雙菴跨會流處顏曰潛

龍蓋先師廬山先生倡諸四方好義者所矧而蜀僧  
幻菴所拓基云先生常欲自為記以詒來茲會起官  
薨于閩幻菴亦先逝其徒貞梅等恐居諸綿邈典緒  
攸墜乞言於余紀其事余詰菴名何謂或曰前有山  
橫亘如木龍狀又先生自以為近日觀時政日非志  
在遯世姑有取爾子憶先生志固不必以隱為高即  
隱亦奚必借名于菴乃先生以身為四方學者取則  
而四方負笈質疑者必於是停騾馬世之學者漫漶  
蕩瀆徃徃軼于名教之外即問知求之內者或溺于

異端而不返先生意使學者仰觀而深思乎潛之為  
言至難言矣曰龍固未有不潛必於潛亦未得為真  
龍也人知不覩之不覩而不知覩亦不覩也人知不  
聞之不聞而不知聞亦不聞也人知潛固潛也而不  
知見亦潛也內外一原顯微無間斯潛之旨也夫此  
豈可以影響測度求哉蓋有憂勤惕厲之功焉易之  
初九曰潛龍勿用而九三繼之曰終日乾乾夕惕若  
朝而夕惕而厲厥旨淵矣匪惟吾儒然也幻菴削髮  
我媚糠覈二十年後開化茲山孳孳屹屹不取不染

臨終先三日草一偈辭先生云撒手歸西辭世滅大道本來無多說一靈真性赴那伽清風明月光皎潔先生稱賞不置若僧者亦良苦矣予非以是學望吾儒然為其徒者豈可不繹其旨而貽空門羞哉三人同行厥有我師觸目警心隨地自得嗣至茲者其尚有味于斯言否

南溪蕭氏總祠記

繇泰和三十里至武山山畔田疇膺膺雲樹翳鬱居址繡錯十餘里是為南溪蕭氏其宗代有元夫如少

師公輔弼熙朝給諫侍御郎署郡邑諸公表著者數十人即布衣博帶士以孝友著稱者亦纍纍讀五荆駢義三傳可鏡已語云根茂實繁夫蕭之林林總總以紱綏詩書為郡邑甲族者豈偶然哉蕭故各有祠然各祀堯舜漢三公者而始祖大承事公則未有祠昔少師及諸君子欲祀始祖議弗克就予友希高蕭大夫官曰下時語予曰予歸乎予將有事始祖祠而何以官為是時公以雄才偉畧當路交章推轂持鉞塞外予特謂公寓言耳不謂公明年果拂衣歸又明

年春公扁舟告予曰予徼天之幸一舉念族從者如雲祠成有日矣予為我記予未之應也秋予訪公登公祠會閻夫氏以易魁省闡諸族衆咸集者碩青矜雍雍循循觴予本始堂上予閱之後為寢室明有尊也左右有別序昭穆也中即本始堂堂五楹又東西為長廊又前為門顏曰南溪蕭氏總祠規模宏壯言言翼翼後枕錫嶺面挹鶴崗武姥玉華樓岡巖岩左右回環晨夕雪物爭奇獻彩蓋天欲熾昌其祚故茲地若為之效靈也者亦奇矣予觴罷進諸長老言曰

謂公知本始之義乎夫蕭之子孫蕃衍碩大承事公固其本始矣夫相沿世數不知其幾諸公忽聚族有本始之思斯舉也則孰為之本始乎予聞先正云有本也者有未始有本也者能知未始有本斯可以語本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能知未始有始斯可以言始蓋所謂未有本始也者何思何慮天然自有非作意而為之也凡作而為之者久必衰意而為之者渙必散即以倡一人且不可况聚族乎希高氏以不容已真心為族之人倡族之人亦以不容已真



心為希高氏應自承事公迄今日直一息耳諸長老  
曰然復進諸青衿言曰人方強壯氣息周流血脉暢  
洽及稍有間隔而壅閉隨之人之睦族也亦然夫爾  
宗之所以通其氣息暢其血脉則大夫之以也大夫  
出而流芳譽中外歸而廣孝思祖考仁哉大夫無負  
于學矣繼大夫有作者則諸君之責也夫登斯堂也  
湏偈所謂宗人者事亡如生孝思之意儼然如在諸  
君倘不心大夫之心思吾身所自始者共以培其根  
而達其枝脫有壅閉之患即三家市且不能理矧曰

天下與國又惡所稱諸人士諸君勉矣仁天下與國  
自家始諸長老躍而言曰子大夫之言有當也請書  
之將勒之碑陰予遂退而述其語以畢大夫命其捐  
貲助修及落成歲月別有紀

經德堂記

崑陽蕭公為諸生時方假寐夢一翁白衣長髯盤空  
而下告以貴徵且告以居處四野曠朗松竹鬱蔥心  
竊喜而覺亡何以壁經中省元又踰數年今粵以軍  
功顯蒙

上賞將賜金購隙地闢蕪艾榛符夢中所見公益神  
其事乃為屋數楹後為寶綸樓前曰經德堂負震抱  
允澄江淇塘武姥雙華紫洞聳峙居之左右者目不  
停披也堂成而問記同舍郎鄒子鄒子進公而語曰  
公家先世不治居室欲後人師其儉者而公以是名  
堂其有說乎公曰予家世書余獨有味於經德秉哲  
之旨蓋自余潦倒一經攻苦食淡藝不售於有司貧  
見訕於徧謫而不敢以貧賤隕吾志焉已仰祿為令  
席未溫旋奉檄監軍崎嶇山嵐瘴霧搶攘干戈旌矛  
不敢以夷狄患難二吾心焉予治斯堂蓋上不敢

隱

君之賜下欲使後人世守秉哲不變之義余乃揖公  
語曰公所謂不變者亦知水與金乎水之赴海排龍  
門觸三峽汨汨滔滔瀕洞無涯所經者幾千百折卒  
不變者水之性本下也金之在鎔或方或圓或為尊  
罍或為盤盃卒不易者金之性原剛也夫德豈異是  
哉可貧可賤可患難可夷狄卒不變者德之性本一  
也故曰君子無入不自得德者得也非外爍我也雖

然是德也散之為萬統之惟一書曰德惟一動罔不  
吉知一則所謂曰知曰仁曰聖曰義曰中曰和者皆  
一之所流也而世之論德者吾惑焉韃內者窻外韃  
外者窻內於吾夫子所謂合內外之旨若兩持然甚  
至援大易直內方外之說以增其解不知先儒云以  
敬直內內斯不直以義方外外斯不方坤之六二曰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夫由習而利者其得淺不習无  
不利者其得深淺者由人深者以天非知德者孰信  
之余與公同舍公常語及生平所經至欲涕泣而世

不向辨其急其艱鉅之寄未涯也茲憊憊斯義子  
不至六二不習无不利之域不已矣余閱士縉之家  
父初為兒也口不飽糠粒身不蔽裋褐居跼蓬藿及  
其顯也而其子口厭梁肉衣厭紈綺至以雕梁為虛  
舍彼豈其無所經者乎善乎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  
肯構而韓昌黎氏訓子曰殷勤數十年始有此屋廬  
夫韓氏山斗大儒豈以一居為念者哉厥意微矣登  
斯堂者尚念公締造艱辛而成有一德斯於堂構之  
義不虛也夫

思親軒記

西昌蕭闇夫氏顏其燕處曰思親軒過予曰道光不  
華十二齡而失先石栢府君又五年而失先慈妣劉  
孺人蓋予先君幼授一經垂成而病遂督家政然以  
孝友著聞鄉里事惟府君言取衷舊令山陰祝公遴  
鄉有行誼者四人為里正優以殊禮府君與焉先府  
君雖素儒而喜儒凡族子課文藝必親為贊襄喜見  
顏色至子夜不休人曰得無疲乎曰此吾家箕裘不  
疲也族儒人人樂附君曰是夫也不于其身于其後

予終日道光曰孺子可教惜不視其成已目先妣  
曰得兒服儒衣拜墓即死若生遂卒母蓋吾邑世家  
先府君卒篤道光學益急乃不幸又卒臨終惟嗔目  
曰願子為好人吾與爾父瞑矣道光是時聞父母言  
泣而失聲然未知言之痛也獨抱遺經伶伶俤俤每  
對斯軒如吾父母存焉嗟乎日月悠悠我思難泯願  
先生一言記之予進闇夫氏曰君名籍賢書尊先君  
亦爽然冥漠子無得過憂闇夫作而言曰夫一賢書  
足以報先府君進而道光心愈戚耳鄒子聞而喜曰

善哉子之言也士方窮捩時則憂憂則思思則遠恒情大抵然也履富貴而不忘親者我思古得二人馬子路重茵列鼎不忘負米之情梁公式瞻白雲遙增親舍之悲此二君子者今古以為純孝然二君子學有本原勳揭海宇非厖厖以思親顯也子路得聞聖教為百世師梁公及周為唐回天浴日功烈爛然倘二公者業學無足表見即思親庸何益乎夫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不忘親乎則願愈力此學進之而事君又進之而使民不忘親即不忘君不敢薄其

位百世之下知石栢君有子為名儒而融忠孝為致是軒與由之堂狄公之雲何先後殊耶子幸圖之闡夫起而謝曰道光不敏敢不請事先生書之用永孝思

彭澤艤舟記

予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大安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予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募他之邑簿尉相次謁予心懼母舟莖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

午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予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予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予悔不能已先正云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予學素以理性為主茲詞累氣誠恐不可令知者見也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予遂為世戮人怒可輕視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笑不忍以一事而戾

和記之以昭吾過不然與家童有喜也者何從為焉

### 池州競渡記

予癸巳四月廿日至池州使入城取夫有競龍舟者母太安人窺而喜予取鷺酒勞之去復再至母心嚙前勞未足予再取銀勞之舟人浸浸大喜去官舫里許亡何報舟覆予眎之人頭與波上下有抱鼓與波浮者有扳舟者各漁舟爭救得廿餘人覆者凡九人須臾起不可生矣予退而思之是予之過也夫見利

而趨獲利而滿此庸人常情予以利勞之安知不動其盛滿心乎夫履盛滿而知懼者惟有道者能之彼既不能則惟有殞身而已池州守何君舊同寅出拜留酌予愁聞江上哭泣聲別去囑何君曰宜屬禁之何君曰前舟覆而後舟躍然往彼豈以是為死所乎明日之安慶龍舟蔽江競江心三十里而返數近于舟觀而不旌蓋予恐待之有情而懼天地以無情應之也人待之無情安知天地不以有情應之乎雖然屬禁之為民父母宜爾或曰故以是逐疫不則民艱

不逐疫耶此邪說宜絕之為是

明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員外郎顯考雙崖公墳記

先府君自前岫遷葬白沙在萬曆丁亥巳酉月時元標方以吏部郎請告家居庚寅夏奉

詔起原官元標以十月赴任調文選司忽奉

旨調南該部以職方請不允再以儀制請又不允奉旨著于刑部用給事餘姚楊公文煥御史順天何公

元標之落職太保石公星言元標不當調南得 嚴  
旨公卿愕不知所從元標惴惴天威依棲南刑者二  
年已推大理丞尚寶卿光祿少卿應天府丞陝西督  
學俱用陪者給事宣國顏公文選言某當重用請外  
任遂以癸巳報滿歸是時例得 恩典贈府君元標  
知陰忌我者正銳恐從中梗進退維谷遂以病請奉  
旨准沿途調理再以乞休請部覆不允未得  
旨元標遂堅卧家山矣戊戌季春妻江氏安人卒越  
九日毋太安人羅氏長逝元標昏迷中蒙

恩陞南京刑部郎中旋推太僕少卿奉

旨另擬元標遂以考滿逢陞例請得贖府君承德郎  
南京刑部員外郎旦夕營營惟宅兆未卜廣延諸善  
堪輿者僉謂原塋大昂而露兄弟協謀遂于己亥仲  
春壬申日丑時再改塋視原穴高而茂乾亥山巽巳  
向仍之嗟乎先府君葉元標兄也卒於忽忽廿七年  
以府君沉修名儒有子從大夫後府君不得一沾祿  
養元標腐心雪涕常思得一當報國竟府君志以賦  
性伉俪不諧仕途三仕三黜府君自幼以忠貞元標



謂何不孝不忠如元標擢髮難數雖然腐儒寸心決  
不以升沉易態兢兢恐負君庭訓或可贖不孝之  
愆萬一且今日得再安府君地下者孰非  
國恩與

以君之賜也感今追昔系進退之慘如此

明勅贈顯妣羅氏太安人壙記

先母羅太安人以萬曆戊戌三月十七日終正寢元  
標昕夕皇皇惟大寧是圖偶漕坪張氏出山圖求售  
予按圖蜿蜒環匯遂捐俸易之諸形家咸以為善元

標兄弟以己亥六月中旬丙申日奉母靈馬山前即  
張氏在草溪項右朋方朱人烟鱗集鷄犬聲相聞其  
鄉多僮肩古衣冠醇如也元標念邑城去茲地百里  
而遙乃更徙居廿五都水田可半日至自歲時拜掃  
外猶得數瞻視焉嗚呼吾母精詩書通大義元標遠  
擯九夷人情洵洵吾母氣不可奪類偉文夫及蒙  
詔賜環數年憂悲挫辱毫無芥蒂此雖素學問知義  
理者或未之能又性慈見元標出語傷人輒教戒婉  
諭之生平不忍傷一人害一物有饑寒而來訴者周

之則喜違則怒母氏聖善無媿古大家獨元標兄弟  
學行不力不能俾母有聞耳母亡三月元標陞郎中  
得請

勅贈為安人制曰蓋以菽俎而致親一日孰與國恩  
而致親千祀平故遡源於菽畫必微寵於芝函爾羅  
氏乃原任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  
鄒元標之母心通圖史動守歲規育爾嗣人慈而能  
誨爾子以直言蒙難爾無戚而怡爾子以司諫起官  
爾無喜而懼惟曰其保終譽其迪吉康今茲嫜節修

名其誰非令母之教也是用贈爾為安人片言華衮  
雖玄扃其猶肯承之蓋殊恩也夫以二十餘年所得  
奉吾母者徒以愚闇所至齟齬捧讀

王言潛然淚下吾母英爽無間幽明不孝餘恨或可  
釋萬一云爾謹杖淚書壙內尚似名世大賢以彰母  
德地在三十五都名飛鳳形壬山丙向兼亥巳

勅贈安人賢妻江氏壙記

此吾妻江安人壙也吾妻棄予在戊戌春巳亥正月  
蒙 勅贈安人蓋殊恩云李獻吉誌妻左氏反結腸

篇讀者擊節左氏相獻吉以戶部下獄及潯陽討薄  
時事獻吉下獄未幾即蒙

孝宗敬皇帝釋放督學憲臣與御史相阨縱不直不  
也罷官耳而獻吉思其妻至欲結腸又楊用修太史  
天人寄永昌詩海內聞而酸辛夫相門冢婦思夫戍  
非從夫于征者此二婦跡吾妻隻身偕予茹荼虫蛇  
草露中生死難易何如也李揚二公以雄詞高一代  
故商賈妻懿芳流播宏遠予藻思不逮二公又秘不  
以語人負予妻矣北門大夫入而偏謫呼天自矢予

妻事予如死生如貧賤如夷狄患難二十年雖穆如  
一毫無後言予得以一意徑行無纖毫罣懷抱又往  
觀南都新鐫烈女傳誣以吾妻為周子曰此誣妻聞  
而曉予曰即不誣何益予聞其言較之古截髮短衣  
與夫並耕藏名者何先後殊聖人而作即以吾妻繼  
國風亦無忝矣嗟吾妻溫惠淑慎膠木之仁宜有後  
永年乃產三男天年僅四旬世之悍者妬者躁戾者  
髮白垂垂兒孫濟濟豈天所與者在彼不在此故有  
所靳耶是皆不可曉予每思之輒不欲生同年羅給

諫一日曉予曰吾輩出世豈一人一事便了此生予  
隨其言輒不敢念及今一妻塋聊為書壙中之石如  
此其詳具載行狀誌銘中墓在五十六都小陂飛鳳  
形子山午向虛左穴為予歲骨所安人諱坤並生嘉  
靖己未六月廿六歿萬曆戊戌三月初九塋萬曆己  
亥十二月十八葬之日宣揚 制詞肅將

皇命則毘陵周侯名士龍起家戊戌進士同至者署  
教諭事舉人楊君開泰撫州人貢士訓導施君寄廬  
州人縣丞唐君一恭義寧人主簿邵君璟鄞縣人典

文卓君宗海莆田人

瑞虹橋記

予自歸田屏跡山坳禾川余侯以講會請予者再予  
赴之日同盟者數千人越五日乃罷夫此俗吏所禁  
侯毅然行之其政大都可覘已瀕行侯祖予江上得  
縱觀侯所易東門者山水環抱居民蒙祉遊萬柳州  
瑞虹橋印玉池種種創建皆為禾川不拔之基予往  
讀王臨川東門記云愚者之廢賢者之興侯所謂賢  
者歟是日天氣和霽桃李芳菲臨流坐石聽鶯聲鳥

韻如遊閩苑玄圃與侯啜苦茗譚心者竟日侯申曰  
瑞虹橋礮石以築久矣幸為我記之予惟橋一也凡  
更數令初基石一變而舟舟雖善而里甲煩擾市里  
侵金為里甲害侯一以公租贖錢委幕官出入舟材  
以堅絕不以煩民此德意甚善不可不為之記也今  
蒿目憂民者曰力役之征是條編外厲階侯得無有  
見是歟雖然市胥去而幕官用幕官惟是廩廩象侯  
指萬一無侯為表率在獎且市民等溺民一也端表  
則為自度度民計敢勒片石用告來牧敬系之以歌

哥曰禾之水去悠悠民無胥溺今余侯之扶東門之  
坂其下有舟印涉印濟曰侯之謀長虹卧波宛若游  
龍我民罔知思侯之功條之直矣依依萬柳誰栽誰  
植我侯之手登印玉今高臺控中流今崖鬼挹衡湘  
兮徘徊孰使侯來兮我民康哉侯無去我無俾橋壞

### 三節坊記

聖人作易曰順性命之理則無之不順可矣廼又曰  
易逆數何耶自巽自坎艮而至于坤坎陷也進之而  
戰則乾矣陰陽數窮萬形凋落造物幾于滅息又進

之而坤坤以長養為義天地生生之意始絀縕于不窮蓋造化之數以逆而極以逆而養以養而盛不逆則其舍也不弘而其發也不光且大故逆者順之徵也夫造化且不能違況于人乎予于陽羨三節母有徵焉三母者其一為御史吳公遠可母屠氏禮部主事吳君正志之祖母也其一為封御史湯公鍾壽母王氏御史湯君兆京之祖母也其一為封知縣陳公一經母邵氏今禮部主事陳君于庭之祖母也皎皎冰霜天日為昭勁節同遠慶鳥奕冠綏蟬聯啟後同

命斯皇璀璨

王綸

詔旌同陽羨彈丸地耳一時幽節朋植餘芳紛映凋草木之色而閔川瀆之祥如木難拱壁駢產崑崙之墟亦奇矣粵稽諸古有形捐而後茂有聞者求與母匹休者未之前聞考之載籍惟列聖繫節義可繹思焉節前三爻曰不出戶庭不出門庭曰不節之嗟悔吝種種三母當日一死酬夫者以之後二爻曰安節吉而承上道曰甘節吉而往有尚聚順成宜聖人無

一凶詞侍御儀制今濟濟致身王家者以之蓋三母  
在險中如一葦洪濤周知攸濟聖人不得不憂其危  
厲諸君子在險外如霽日融藹百卉皆春聖人不得  
不嘉其盛際曰上九亦出乎險矣聖人又曰苦節不  
可貞嘆其道窮何耶曰此聖人嘉其盛而追憶其苦  
節者言也易道尚變不窮不變不變不通不通不义  
三母或斷髮毀形或持刃明心或頸血濺地窮矣變  
矣變斯通通斯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宜哉三母化  
逆為順茹荼如飴以母道而無父道諸君子順不忘

狗國忘家以臣道而光子道非深于節者不之此  
觀風憲臣當順境中風厲毋行為天下後世芳馨不  
獨徵母儀亦可勵臣節矣嗟乎吾人參天地光日月  
惟此真心耳是真心者金石不得比堅松柏不得比  
固不以色奪不以聲移不以世味汨三母有目不知  
有色有耳不知有聲身若枯株而不知有世味默默  
獨全性命之精使為偉丈夫任道履危其深造建豎  
不知何似吾儕覩斯坊巍峩當翼而趨俛而思日日  
于百順得無有叢孽深慝者隱伏其間而困窮拂逆

中吾性與命安在有逆而能順順而養且盛出坎而  
入于坤則斯坊助流風化良不淺鮮若三母弁髦生  
趣安有千載一揆有無何足重輕元標寧以世間語  
為母頌承諸君子遠命為記聊為葬其大致其以覺  
世之具有真心者諸公名姓及落成日月另列碑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鄒南臯集選卷之六

行狀

明南京刑部尚書敬吾魏先生行狀

魏敬吾先生者非先儒之典刑哉儒者口則古昔稱先王鄉評官箴往往多訾議大都墮志於貧賤戚心於寂莫人曰譚學不足信非譚學不足信賈儒不足信也先生孳孳講學而躬行為務昔官中大夫歲租不能供一飽怡然自若常人砥厲初仕稍被挫折自度計無復之鮮不回面易心者先生被權臣中錮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得復用甘守衡門不一失足公庭持已何嚴也予  
故曰先生儒者之典刑也先生當屬纊時呼其子士  
淳士清以狀托余余夙知先生不敢辭先生姓魏名  
時亮字 世居南昌木山里父天相嘗為袁州掾  
史守竒其才貌厚遇之會生先生見有異稟乃嘆曰  
有子可教惡用供刀筆之役為遂解職事歸而訓先  
生先生遂用經術顯登乙卯舉人己未進士授中書  
舍人選吏科給事中積至戶科都給事中陞太僕寺  
少卿先生曾以兵科左給事副今大學士新授許公

使朝鮮却其女樂銀幣之餽故事

詔至開讀王北面使臣西向先生與許公固爭之謂  
天威不遠顏咫尺吾何敢以一二入忝天王命王不  
能奪竟南面臨之時與國中人譚學不能盡解遺以  
明儒論學語錄國中人鐫布之嗣往者國中人咸稱  
昔時二天使廉而有禮其不辱

君命如此在掖垣疏幾成帙大都毗

主德匡國是節財用斥奸回最著者虜陷石州請  
上面詰大臣蓋

穆廟登極來未發一語故先生以是為請越二日  
上講罷即問石州殘破狀講臣云不虞虜賊深入  
上囁嚅唇吻間將有所商略而中官王本者輒從旁  
厲聲謾罵諸臣工欺蔽先是本陰逐言官周公怡陸  
公鳳儀實欲借此吶喝臣僚

上怒本目攝之本猶語刺刺不休其黨喬朗者肘之  
始息

上滋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不敢發先生劾本無人  
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數條士論壯之是時華  
亭與新鄭相戾舉朝俱右華亭先生亦右華亭攻新  
鄭未幾新鄭再相盡逐故與已有郗者以考功法中  
之先生亦在逐中人謂先生官不過四品家無資斧  
何以娛朝夕而先生卜築堯峰之顛曰吾用是老甘  
心焉癸未

今上親萬幾朝政一新兩京臺省交章尉薦之下部  
謹起先生南大理寺丞旋改左通政陞太僕光祿二  
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代掌京營戎政晉工  
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先生之副憲也不減給事

時風度疏曰救時綱領要務曰保民裕國之謨曰法  
祖聖修肆劄皆其鉅者餘悉具鈔中

上多所舉行又請

皇長子出閣講學

上大感動方命擇日竟爾中沮先生獻替稍類同類  
有不便者假譎語嘲先生先生曰余不能効力宣猷  
報國家厚恩以謨謀効昇平則吾何敢後忘卒不變  
先生至南會當大讞力以洗冤釋滯為已任亡何而  
病薨薨之先數日憊甚然精神疑定口不言外事既

終形神瀟灑若屍解去說者謂先生生平力學之驗  
云憶余為給事中薦先生有器宇溫粹問學端平恬  
約如處子寒素如儒生之句人皆以為知言既余識  
先生始知曩所言庶足似先生萬一然先生之學大  
都以靜為主以敬為宗常教學者云無感時此知常  
寂一敬以存之有感時此知常照一敬以宰之便是  
神明其德便是戒慎恐懼以此教人亦以此持身所  
至以會友講學為事至先生自得之深卒不能測其  
涯也先生生嘉靖己丑卒萬曆辛卯享年六十三祖

某父某俱以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  
某氏母某氏贈淑人配萬氏封淑人側室何氏余氏  
子士淳廕國子生聘原任吏部左侍郎王公希烈孫  
女士清聘御史陳君子貞女女三長適熊維持舉人  
熊玠子次許聘兵部左侍郎萬公恭子次許聘御史  
徐君杰子所著大儒學粹敬吾奏議行世志伊學顏  
宗會禮訓三卷藏于家先生性最孝友處家庭族黨  
一本于厚里中數有忤者卒不計人皆頌先生休度  
懿行甚夥不知先生潛心于道萬却種種一切皆性

中浮靄安足為先生頌哉元標蓋嘗論豫章縉紳往  
者班班不能殫述魏水洲某萬合溪某其最著者水  
洲在

肅皇朝以諫顯三諫三榜遭際良苦合溪官太常沒  
十餘年不能葬今其子糊口四方又李蟠峯某官尚  
書家事蕭索何先輩行之修也先生幾水洲之諫而  
無其苦同合溪之學而過其遇並蟠峯之顯而効其  
守惜天不憖遺使天未喪先生吾安窺其所至今猶  
幸

天王聖明令先生再覩

天日以愧錮賢奸相於地下雖然即使先生終老堯  
峯他日論世知人不以先生之遇為加損也於先生  
奚憾謹狀

誌銘

中憲大夫湖廣提學副使冲宇顏先生墓誌銘  
余兒時聞慈谿顏先生慶伊庶人事不動聲色坐銷  
逆謀私計曰是所謂攬轡澄清者非耶已赴戍道辰  
沅榔桂間楚人稱後先督學必首先先生余曰三楚其

蕪湖耶過清平少宗伯孫公淮海譚間必曰予友顏  
公言若何余曰慈湖絕學其復興耶而最後有振垣  
小吏四明人也耳語先生里居為細民造福利為後  
學樹赤幟事甚備至余曰古所謂表正鄉閭者非耶  
乃疏先生沉抑狀時先生投閒久與當路不通塵塵  
復原職致仕庚寅余再疏先生而南調命下矣嗟嗟  
有賢不舉言臣之責言而不用有司其責者方擬買  
舟武林訪先生函文而先生物冢嗣子望以余為先  
生神交知已持子友姜給諫瑞宇公狀委余銘余以

先生名儒未敢執筆而司理吉郡劉公抑之則先生入室弟子每向余術先生真脩苦節精神直逼古先哲且促余再四予不得辭先生諱鯨字應雷別號冲宇先世本曲阜人初徙勾東再徙文溪自慶義公始慶議七傳而生封侍御養真公母唐氏數應瑞夢而得先生先生自幼負文名試輒首諸生己酉舉于鄉丙辰賜進士選大行人辛酉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甲子推北畿督學乙丑以言事謫楚安仁尉遷遷至湖廣提學副使復左遷山東叅議陝西行太僕寺少卿

王任歸先生官大行出使襄陵 王不嫻于禮先生以大義感動之 王卒以孝聞在臺中不但著敢言聲而所條議俱報聞其大者如救民困裕國儲清漕規議海運河工時弊俱見奏牘中馮漢者京師巨猾倚定國勢為漕政梗勢張甚先生巡倉時廉得其狀朴殺之伊庶人潛謀不軌服室器用僭擬乘輿而善陰持當事者短長當事者噤不敢吐先是有上庶人不軌狀者業已奉

旨勘問而庶人結左右為腹心盡匿其狀致其父子

支解之事益岌岌矣

肅皇帝漸有聞亦頗念之會先生巡按河南辭徐華亭華亭曰聞部內宸濠事且急誰哉王伯安乎先生曰此與宸濠不同宸濠能以策屈群雄群雄亦樂為用伊藩雖招致人多然皆椎埋市井無賴如狐豚輩一飽搖尾去矣可計而取也華亭曰直指其有意乎先生曰相國能從中應言官敢愛死以辱國華亭遂決意屬先生先生知觀察耿公隨卿有心計乃密謀于耿公耿公與庶人承奉王鑑莫逆乃以秘計囑

王鑑鑑復從中應凡庶人奸利事悉報聞而所藉為死黨者鑑以意散之殆盡先生既聞其肘腋離其黨與絕其偵調乃疏熟數其不軌狀

上得疏遂寘庶人鳳陽獄國除乃籍其資財充軍賦而所挾子女悉召而散之不煩血刃危禍頓消權聲蓋達河洛間矣是時

上左右前與庶人腹心者垂涎府中裝乃以危言激上曰庶人資財

上有也庶人子女



上有也今御史悉瓜分之寘  
陛下何地

上哉為動先生亦有聞不為動賴華亭解而始定自  
庶人法而諸強宗斂手聽先生指揮凡詭寄欺隱田  
糧為民間害者剪除殆盡夫以數十年所欲爬刷而  
不足而先生一旦處之有餘則攬轡澄清之明驗也  
先生兩秉學政不規規甲乙文藝惟以明道術正風  
化為急務然在楚跡止畿久故楚士慕先生跡北畿  
較深先生最喜闡揚節烈忠孝事又最執法海忠介

且言下獄幾冒不測昌言救之沈公青霞以直言  
死塞上先生拔其子襄入太學為忠裔勸後其子  
積官至二千石在中州有黃甲乙者父官知州廉而  
貧甲乙幼而不能歸櫬者二十年先生資以郵傳拜  
旌甲乙考校士常德有狂士以文置首選矣乃廉其  
行復黜人有告者曰是不可為文士地先生曰文士  
易得耳予終不能以文先行有銓部欲私其父鄉賢  
及成國舅王朋以賕骹法顯陵諸惡為地方蠹先生  
悉執法不少挫其強毅有執類若此以故知者服先

生高然亦以此叢忌其齟齬有由然也先生之仕蓋三黜矣初以發厰衛奸黜再以踈江陵遷三以左新鄭罷先生仕楚而忤楚相仕中州而忤中州相二相之嫌先生宜也後來者宜無所嫌于先生乃起廢之與徒捷徑終南獨使先生老死東海之濱又何耶執銓者猥云一人可廢國典不可廢公論已申其身不必用嗟嗟典可執也獨柰何有不盡執者執之正人而或濫及匪人則余不知其解矣元標雖未請事先生然從著述中讀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

大都先生學以求仁為宗以默坐澄心為入門以踐履操修為見性而妙于慎獨極于嘿識先生既殫厥心矣而總于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為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為物為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蓋嘗論慈湖師承文安人見其直截簡易不知慈湖夜半多披衣危坐一旦性體呈露直信不二後儒卒以意識卜度承之而慈湖之旨荒矣先生至雲溪館恍然有悟格物之旨實以吾身即天下國家天下國家莫非吾身亦從困衡中入而

非以意識承當之謂其與無意之旨同耶異耶世必有能知者人知先生出則所至揚芳處則閭里歌德孰知先生之學所資者深哉然余觀先生于所忽矣先生初得鄉雋報至偶聞母夫人感先生不赴宴竟徒步歸血流竟踵又丁唐母真廬墓三年夫先生純孝人也孝則百行攸基夫始進既不以榮名忽孝思終其身又肯以世氛墮忠猷先生生平大節孝固已始基之矣宜襄王聞先生言而有感也若先生者允可為後學鵠其並祀于慈湖之濱也允宜子三人長

子望志不凡近可嗣家學其孫曾嫁娶及先生居鄉懿行種種具諫議公狀中余謹摭先生學術并立朝之大者著于石先生所著有易學義林春秋貫玉奏議文集若干卷行世銘曰

偉矣顏公東魯苗裔崛起文運鬱為名世峩峩牙冠直躬正色澄之不清撓之不忒何物淮南敢爾為天請劍上方氛祲全消畿甸中州威布惠流所去見思所至民謳鐸振南北化行若馳流風蘊義代有餘師妙契格物千聖同宗匪曰億度力貫心通返其初服

式開來學處世若超歸然先覺未竟其用不用斯全  
彼佞倖者眎公孰傳學宗無意前有慈湖吁嗟我公  
與古為徒勒予銘詞過者式墳一脉未泯縣縣若存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我疆孟先生墓誌銘

今東魯仁賢彬彬矣力承正學我疆孟公其最也公  
在同志依公如魚之於水公亡同志悲公如岳之摧  
峯斯豈偶然者哉中州孟君叔龍與予于公最契叔  
龍業已狀公謂予當銘予不敢辭君諱秋字子成世  
居荏平學者稱為我疆先生自幼疑重端淳讀詩書

所通大意不為訓詁所束縛里有宏山先生者夙志  
陽明學公贄而受學已已恩貢入大學庚午中京闈  
辛未成進士授昌黎令昌黎疲而殘于虜公一意和  
惠煦育興條編修城堡振文教收孤獨皆德政遺意  
初人或謂其迂久而曰公固大儒也上下交相信慕  
陞大理評事公悉心平反賢聲大著會山海關部司  
缺人柄臣遴公往特頒勅許公便宜行事公至因緣  
為奸利者屏跡而先是溺其職者遂以蜚語傷公公  
被計當調不赴乞致仕歸公之歸也與妻孥人共駕

一牛車旁觀者掩口笑曰昔鎮是者黃金滿載身名俱亨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廉吏安可為也公怡然歸陋巷簞瓢若將終焉會時政更新起刑部主事積陞尚寶司少卿卒公之在都門也一以會友興學為事所論學諸書具予刻我疆集中其最要者謂心非血肉之謂未發不離已發謂孔門學惟志仁不論克已謂惟了自已即是聖人皆上副先儒宗傳無論世士色取行違者不敢望公一塵即號大儒履繩蹈矩而以意念為實得力地者敢望公涯涘哉公最

留心國家事世或以儒病公使得竟公所為世必享真儒之効而公位不稱施知公之深人人扼腕雖然孔孟大聖大賢亦未得竟其志然其學照映宇宙孔孟固未嘗亡也人心不死公之學固自有在天之所以用公在彼不在此公生卒年月及于嗣具孟君狀中不具載銘曰

嗟彼世儒意念自持生滅遞續影響支離於錄先生能自得師天聰天明廓然無知身有準繩行無瑕疵政追上古黎民遐思未竟厥志斯文在茲聖學有的

眎我銘辭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視軒陳公墓誌

往余甲戌晤視軒陳公青原山公脩挺沉静稠衆中  
不聞一語間語即洞中肯竅嗣予過公里遭公田間  
疋馬青衫遠睇不知為太常公留予語竟日夜悉公  
神情內諳予飄泊南北心常儀之近予獲歸里擬起  
居公而公病病未幾公沒嗟嗟闡揚先覺流韻來茲  
予何敢辭公諱慶字履旋名御史螺田公五世孫侍  
御傳彬彬生表是為公祖父俱以公官粵西

東宮覃恩再晉封左布政使大母羅氏母劉氏並躋  
夫人公幼故貧然攻苦績學為邑諸生時華亭徐相  
國督學江西拔公首諸生延為弟子師丁酉舉鄉試  
庚戌成進士拜大行人陞南京戶科給事中時言官  
卑者蟻附高者毛掣公性無倚毗卒不以博擊先仁  
厚疏安重地屢餉道皆為國家計久遠獨操江大臣  
故以邊材推玩寇不檢公始一紉之卒中公陞公守  
衛輝人曰是郡衝公不耐劬而公優游豈弟為守守  
亨會歲歉且蝗公賑濟有畧郡獨不饑他郡見衛輝

不饑且倣其法行之新汲庠文廟及諸惠政具載紀  
德尸祝貳碑是時倭憑陵吳越間甌括為甚浙鎮臣  
檄選人需全才可備緩急者陞公浙江副使備兵溫  
處人曰儒不習兵而公治兵兵愈亨倭寇閩界邇龍  
慶貳邑時歲且除公親冒矢石累倭貳拾餘衆喜曰  
寇去諸公曰獸攫鹿逐會有寧時乎密與諸材官計  
水陸險易芻粟豐約校卒勇怯棊置星布夏倭果猝  
至撫臣覲兵亦至賴公調度各軍殊死戰兵氣霆震  
所獲首功戰艦奪回被虜者無筭是舉也僉謂乙卯

以來差為東南生靈吐氣先是有蜚語戲下得倭金  
若干公下令曰敢持寸金軍法從事會有自售者公  
哂曰爾不愛死我敢愛金軍中聞之感泣撫臣上功  
狀

上嘉公丕績

賜白金文綺超遷山東觀察使歷陞粵西左布政公  
所至提綱挈紀穆如清風尋晉太常寺卿卿初固重  
臣後有官以他途儀部若屬視之公申明職掌爭之  
力又脩寺誌著為繫令侍

穆皇帝郊天賫予甚厚柄鈞衡在昕夕間公遂乞休歸公之歸也蓋給事時所糾者親為柄臣用前却脩怨嗾公歸公歸惟杜門靜証僅一往青原與郡諸先輩訂學即予晤公之季公嘗語予曰初父困計偕爾貞襄先生固尼之不得乞祿再躓而謁先生曰我以先生言故困敗至此先生亦大愴送公郊坂遲公登騎公辭不獲遂登騎先生連聲曰履旋履旋行且為國家大臣豈惟第又庚戌禮闈典試為南楚歐公洞山尹公見喜郡罔有錄者歐公錯愕尹公曰此必一

已開卷得公衆後詢尹公曰何知曰閱其藝必泳游鷲渚有得者衆以服尹公朗鑑而卜公正學亦奇矣公初號西塘晚號澗軒蓋嘗反覆公初居約而卒矚然不沮也有素履往之象靖寇亂慝有履虎尾愬愬之象晚迄初服幽人貞吉中不自亂矣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公得于視履者深哉近從故簾中得公與塘南王公論學書一通曰透得性根方有下落曰若是良知作主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論夜氣也曰謂聖人通晝夜清明則可謂衆人氣有斷絕則不為公學



甚淵獨公不喜哆譚以故人罔窺公際公生正德庚午五月年七十九娶峽江鎮谿彭氏再贈夫人子一銓國子生先公五年卒娶儀部郎泉崖聶公女孫應嶽國子生即請予言襄公大事者娶廬陵廣濟令劉公則塘女葬雲龍鄉五都澤泉人形丁山癸向銘曰桓桓太常侍御之裔有烈有行鬱然名世揚驄柏臺端笏留京五世臺省後先芳名出汲淮陽我志何傷士頌菁莪民懋甘棠

特命持憲茂著殊勳精鏐文綺惟

予子賜東魯象郡公旌公牙風霜隨馬甘雨隨車晉陟上卿望隆中朝倦翮投林于焉逍遙典刑既墜悠悠彼蒼勒言片石用永來芳瞻彼新阡雲樹蒼葱繇繇若存澤寧有窮

明雪蓬彭先生墓誌銘

聖人之道溥博淵涵大者明其傳開來學次者遵其行潔已敦龐其流風餘韻亦使頑懦者有所興發云安成自諸君子以理學倡人材輩出其形神灑灑獨得其趣則共推雪蓬彭公余初知公以余友甘子聞

語余曰公昔為邑諸生有聲已從鄒文莊公學遂謝青衫然殫冥搜奇書秘籍不惜重價售之家藏自必軒以下幾充棟所著有華秀族譜郡志考本朝人物表庶幾博雅君子哉而大理慎所傳公語余曰君自幼即能卻父私橐四十妻喪不更娶姪明子生柏溪卒以地塋之護其孤不遺餘力其孝友類若此者廼余讀中丞三泉周公所為公記甚悉則謂公行不隨俗退不近名似知公最深非人所易窺也余于公不能無疑焉坐小篷對名山似忘世矣而好閱除目自

言汲汲否泰之際又非荷簣僑也禮仁賢慕高躅似親賢矣而避匪彘若蛇蝎又與泛愛者殊科也臨終操續別故人諄諄講院似乎達矣然生平所獨造者不一語以傳又何秘也公之行吾不得而名公常自稱曰小徐詰之應曰大徐孺子小徐彭子識者謂公善于自况夷考其行亦頗相類余終不得而定公焉因諸君子委余銘公余取公姪孫九亮狀而銘之公諱湘字元宗行十二系出華秀彭氏為邑著姓生正德丁卯六月初二浚丁亥二月廿六享年八十二子

二長采娶三舍劉氏繼上城劉氏次槩娶朱二尹東  
桂女繼太守王公方南孫女女一適學博劉君全峯  
男習誠孫男三徹曾娶儒官劉嶧山女胤昂聘二尹  
張肖相女孫女一適大學生王材齡曾孫女二將以  
吉期祔塋石坪盆形邑先輩三吾劉先生性和而行  
潔與公相類最莫逆公沒後余赴復真會王先生塘  
南朱先生一菴王比部做所鄉太史四山咸咨嗟悼  
公之亡此可以概公之素矣銘曰

聖門脩身尚高潔降及後世騰口說偉哉彭公誠踔  
絕如彼冥鴻難羈繼山麓業兮水澄徹千秋藏之此  
人傑勒余文兮名難滅可遠望兮不可泯

明潛菴李先生墓誌銘

見羅先生倡學劔江學者景從日衆至身先師事令  
同志益有所慕明潛菴李君其選也余在貴竹有寄  
觀我堂集余披閱之與君答問語甚具余一通刺就  
正先生癸未余 賜環幸得識公面至與余語連數  
日夜曰見理須徹原頭工夫不離日用曰程伯子後  
之聖人達天之學也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須透

此乃有歸宿曰人只是為形氣所間克去形氣便是  
脩身為本便是止至善曰心性一也形而下便是形  
而上曰率性之謂道順之則天逆之則人語甚夥徐  
盱衡語曰先學禁甚嚴余欲上正人心孰會病作不  
果今其責不在足下耶余領之越歲兵明府安節令  
茲邑余折簡寄之曰里有滅明君知之乎曰非所謂  
潛菴李君耶余再四禮賓席不赴告余以邑中諸利  
弊業已次第舉行矣且方需之佐吾理乙酉余有改  
部之命過江上問明府云君無恙余時方避客擬入

都門即請告與君結盟而共學焉君遂以病不起矣  
上自部使郡邑下至族黨閭巷皆咨嗟涕洟曰李君  
亡矣思君不得或旌其閭或扁其所常遊處或形之  
歌詠痛堂堂大厦而棟宇之圯也嗟痛哉君令子廷  
唯廷喻先後過余山齋傳君治命屬銘于余余不敢  
辭余乃取余同年水部徐君狀而志之君諱大昭字  
汝潛號潛菴自幼有巨人志從兄右齋先生每以名  
儒期之既遊庠雖有聲諸生中然心鬱鬱不樂聞吉  
先哲倡正學則津津向慕會越中王龍谿寓白鹿洞

居累糧從之卒業凡三年已蘭谿徐公魯源行部至  
君復稟學二公皆大奇君乙亥李先生歸自粵中首  
揭脩身為本之學公取其諸書讀之從之遊已察先  
生危病中學甚篤廼齋戒稱門弟子遂謝去諸生君  
意雖超曠而行斤斤如也丁卯歲大侵出餘粟賑族  
鄰而全活者甚衆有詐鬻田者公不較又有寄金者  
暴卒尋族子壁之又有殺其僕者公遣人告城隍七  
日竟得其人抵罪而瘞枯骨周急難無算所著有程  
夫子全書儒門定脚錄事學日抄困知記畧及歲錄

論學書藏于家終之先一日猶呼二子及門人講  
大都不越與余前所語徐自題其贊有曰一點酸心  
千古事春風座下更誰傳之句題畢乃呼諸子孫羅  
拜正衣冠終于正寢公于生死去留間若浮雲往來  
大虛蓋生平力學之驗云家為邑著姓高祖養素以  
子冢宰貴累封都御史三傳為嵩岡公即君父以文  
無害為掾曹未仕母荷塘黃氏侍御公妹公其冢嗣  
也配北門史氏繼娶游氏男二長廷唯邑庠生娶甘  
氏次廷喻邑庠生娶黎氏二子皆績學慎行克繼君

志女二長歸邑前廩生黃銓子某孫男三應豹應偃  
應鶴孫女一俱廷唯出公生嘉靖乙未年三月初六  
卒萬曆乙酉年十二月十五享年五十有一銘曰  
汲汲而求師也卒本于脩身皇皇而仰止也宋之伯  
淳有言必偉有行必真蓋力學之大人非止今之逸  
民

詔旌貞節喬母令狐氏墓誌銘

侍御喬君舊嘗以楚李衡文豫章稱得士于門人蕭  
孝廉道光君所遴士一日持君書謁予予開書眎曰

鹿甲不飲和干典記若甲不佞四世來指亡國數十  
百皆以詩書起家踵跡聲序寔薦而皆吾高祖母令  
狐氏出方吾高祖雯棄母時曾祖才二月喬不絕如  
纒乃丹傳而吾祖輩六人又再三傳至甲等而幾百  
人夫吾母之茹辛吞螫者匪朝夕故正嘉間以節聞  
兩臺及郡邑先是旌其廬優其襍差而茲

聖天子嘉意窮簷苦節闕壅不得上聞繡衣使趙公  
始以吾高母應命 上下大宗伯議議是樹棹楔旌  
其門夫吾高母百年峻節完名一旦得彰徹皎日播

之國史鄉乘此非 聖恩何以有此顧墓中片石久  
虛願子勤一言以永吾 君賜罔極元標拜書及大  
京兆趙公狀蓋不勝企悚云按母蓋令狐偃苗裔而  
學士令狐綯之後耆德景雲之女也初歸喬公雯雯  
家中落 母至而家稍有起色未四年而雯逝于世  
卿在抱匝月耳母哭之哀欲從地下者數矣鄰姬走  
而諭之曰夫此呱呱孤在孰非幽者所冥托乎子殉  
逝者則棄生者不知存生者乃所以報逝者且守孤  
與死節殉夫與存祀孰輕重母始解顏而一意以立

孤為節捷關人罕窺其面有虞母盛年以它語進者  
輒嚙曰天一而已頭可断面能再頰乎語者慚而退  
歲時于世卿有憂生之嗟未幾世卿且長有室矣母  
稍開顏曰吾夫有托矣又未幾而諸孫濟濟矣母抱  
而告先靈曰吾夫宗衍矣又未幾而曾孫種種有以  
詩書起家者矣母一意發舒喜而可知也常召諸子  
孫跪于膝下訓之曰子覩萬尋之木乎其枝足以蔽  
牛馬其蔭足以棲數千人不知其初植根時風雨標  
搖霜露摧剝者良甚未亡人之植爾等亦猶是爾等

其無忘吾昔日苦可也而時培之而時灌溉之吾老人願畢矣且未亡人豈以是博名高為聞者曰母之先有子貞及絢皆掌秘藏為顯官其所論撰內則以貽宗範者必有非人所得而前聞者母得于庭濡者深故節不近名謂醴無源其不然哉鄒子曰地之載物稱博且厚矣坤贊其德曰安曰貞母壯年嫜節昧昧晦晦卒以衍無疆之祚所謂安且貞應地無窮者非耶周書曰天軫地蓋善用道者無害時有滄熱善用道者無盡母以含章為道而諸孫從王事者益光且大含萬物而化光母道妻道臣道得母一人植之毋蓋深于坤道者予乃挈涑水銘以永母之無窮生丁某年某月卒于某年某月

銘曰涑之水飄風不濁凌冬不墮惟母節之濯以莫不覺涑之流崩澹無競母德之靜惟福之炳以莫不永涑之源百川匯之宜母藩釐子孫有穀詒以莫不溢洋洋 聖謨如綸如絲山可摧水可涸茲且與日月並垂千載停輶者尚有遐思

明先考雙崖府君改葬白沙墓碣



嗚呼惟我仁考即世者十有五年矣不肖男元標叨中鄉試時方食貧乙亥春王正月權厝仁考始祖刺史公墓椅形右薦紳先生及堪輿家過而稱吉壤不自男竊疑北向前嶂隔江而遙堂氣蔓衍數欲改卜會登第後即貶亥步所窮處幾七年春兩秋霜翹首南望淚未嘗不泫泫下也癸未荷 詔還北關羈縻南北願莫之遂丙戌夏五月以狗馬病軀叩首天關辛迄初服丁亥春始得枚卜茲地名白沙人形首乾趾巽兆源於兌亘里不知幾許蜿蜒而東南前仁考墓若笏若筆若走馬若騰蛟聳翠昂霄俯伏几席屢粵諸水滙為巨浸環繞襟袖自文江折而左旋似足以妥吾仁考之靈也者虛左席為吾母百年墓尊母命也嗚呼惟我仁考孝友慈祥淹貫百家粹衷可質天日石畫可籌八面竟不得一當以顯厯厯化誨諸弟子彬彬遠近施于家政祠祀攸舉夫士處岩隩潛德幽光常患表見無術不肖男以經術登甲第官禁籟不為不遇迺以伉儷之性逢世無資既不能奉三釜之養又不能低徊寸祿微一命使主爵撰制者

光揚泉戶頰仰旻天潸然欲隕雖然吾仁考試目千古世味嚼然不滓寧以外至者為榮辱且不肖在夜郎時思一望丘隴不可得今得以衣冠松楸時酌椒漿無瞻雲極目之感孰非吾仁考之靈  
皇上解網之恩哉不肖男如立身行道世必有握管元夫志吾仁考之大者無涯也敢百拜投淚書于碑陰以俟

明大中大夫雲南參政近溪羅先生

鄒子曰予習從先生長者遊學行無足術

以有足術數者顛顛學一先生言以嚶嚶自信有告曰道無盡非一家能竟輒拒而不入病在匪虛于道有窺矣謂世之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世之人窺其藩病在弗廣夫天之高也無弗覆也地之廣也無弗載也執一自足者道之賊也日月之明不私一隅雨露之潤不私一物不樂與人同者善之小也蓋自予接近溪羅先生則庶幾虛而忘我矣先生丁丑入賀予侍先生左右者月餘承先生教肯不能有所入迄今二十年先生已為古人始知先生坐我春風中

不覺于是悔且恨恨不得先生起九原而請質之今年先生孫懷智訪我雲菴以墓碑見委子閱諸名碩明列先生者甚詳更何能贅一語然夙侍函丈不敢辭先生姓羅名汝芳字惟德學者稱為明德先生世為南城人家世累善夢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苦樂倏變怒笑異狀識者已證其異長而學益進閱讀書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笑今當掃而廓清之遂矢心學薛氏學常坐危危一牖如孟狀左右置明鏡一止冰一踰跌連句

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奏廓清之效而受朋從之害病大作前峯公授以傳習錄病已庚子入省大會布衣顏山農在焉先生舉前功問顏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先生復竟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充則火然泉達其勢莫禦先生恍然有契遂於稠人中稽首顏先生者四已而師事之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周游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廷試癸丑

賜進士出身初仕大湖令陞刑部主事卽中出守寧

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叅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  
仕也以學為仕學也以仕為學期會簿書雖未嘗廢  
而真誠惻怛盎然春育與利也不計一世而計久遠  
彰訓也不事強聒因其固有以故生而懷者若嬰兒  
之戀慈母去而思沒而祀者若孝子之喪考妣非可  
強致也元某反覆窺先生于微真令人心折神悚非  
近世剽談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學自任乎放言矢  
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  
代為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貧跡先生家若內庫隨  
其厚顏又喜施予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  
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榻前顏批其頰不少動曙而怒  
解始起夫顏橫離口語學非有加于先生而終身事  
之不哀生之縲紲周之貲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  
必之孝子慈孫而得之先生嗟乎即此天地可格鬼  
神可動矧曰其地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  
諷先生者曰夫山害道宜離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  
離文罔予加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  
出片言夫山必無死地跡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

師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蓋先生真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人不可師已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闕之或疑先生學博而無統大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于天機原自統博本平地命亦自純于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本其自統自純者為學而以意念把捉為統為純惑乎此學之所以難言矣或又疑先生學無結果不知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孰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身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思矣論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為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為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為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為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于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于真性謂先生有見乎則與愚夫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馬者得先生眉睫間下馬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

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濩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憶濳竿掖垣曾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途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為知言今誰不能窺先生萬一謹列大較如左先生子二人孫八人曾孫十人懷智孜孜尚友懼隕家學先生有後矣先生生正德乙亥五月沒萬曆戊子九月葬二十八年都曹坊祖壠之傍銘曰

神隱而費力弘而毅噓吸萬類胎育元氣早竭心思晚順天成何思何慮斯道典刑其心孔仁其仁以身周流海宇物我皆春濟濟多士私諡明德繼往開來百世不忒

三孝友處士大叔東源公細叔龍橋公七哥鯉洲君墓誌銘

三處士者吾大叔東源公細叔龍橋公七哥鯉洲君

也大叔名濤字養源行八沒在甲子年元某是時幼  
未知我叔父之痛也長而有知先太安人每從爐頭  
迷往時艱辛曰先大父善貧先承德與大叔成立始  
得有家先承德館穀度中大叔治外先太安人治內  
家遂隆隆起先太安人言及泣數行下常曰得其子  
有成立吾心斯安大叔善譚笑為人倜儻好謳歌一  
發譚坐客盡懽常與客浮白竟宵以是得病卒細叔  
承濟字養亨行一幼常受學先承德為儒不竟卒然  
善詩歌豪氣輒發于詩中無他腸愛憎隨口盡生平  
具前墓誌中七哥名楫字汝通行七十八而孤以先  
大夫葦植有成立七哥性最孝事母及友遺腹弟即  
古人不過觀予第喜動眉宇與族衆無隻語傷乙酉  
予官白下啓先安人曰七哥歲且不利可奈何先太  
安人驚曰兒期之來或無恙未幾聞七哥卒合室盡  
哀大叔七哥先墓黃家峽細叔墓前岫予慮為水蟻  
侵乃捐俸卜葬茲地嗚呼吾蓋因叔兄而思吾先世  
孝友即古人不過云先大夫友愛諸弟如子然性最  
嚴一出言諸弟事若神明今兄愛厥弟以正言退而

評語矣家有纖細事兄弟必心之度今不聞同矣  
姑之有隙必自責今聽婦言共之疏食儉約今屑  
越矣祖先家世事必竭盡心之公之聞矣望子孫  
誦讀如農之望歲今勤惰弗計其之非華閥不之  
今任情矣予思先世和氣薰蒸茲衍之有今日而子  
孫方且自以為能飽食五穀不知之艱難思培先  
人元氣者不知何心也銘叔兄之刺予心矣大叔子

二

銘曰吾思我二叔有內美而不及施今吾思我七哥  
敦朴而克自持今孝友洽于庭闈綽有古人之  
兄偕弟父偕子叔偕姪並之瘞玉于茲今聊慰吾之永  
思賁子孫並獲嘉祉今亘萬古以為期

吳解元銚誌銘

予寓勻最後得一吳生銚銚幼孤鞠于伯父州守明  
府二公時初從桐城歸尚未知名一日試得生卷不  
覺擊節曰此黔第一士驟聞者不無過駭未幾督學  
歸善李公蘇州馮公後先皆至首生且曰亡踰吳生  
壬午中鄉試第一人駭者始服蓋生文浸浸不作經



生口吻神識時蓋筆端連蹇春官不第則慙古之過也予嘗以正學勗生生嘗默默頷之不吐一語最後訪于金陵始知生不弁髦予語聖學有圖日課有紀即夙與生語者五經手自抄寫俱盡勻諸士多有從之遊生毅然以師道自任而其弟鏞鐸及甥朱振祚咸信之深沒猶心師之生不死所至未可量也記昔在金陵與予友蔣德夫商學予與德夫不謂然夫執之堅別而致書予近悟于師旨也生性敏而清坐必至鷄鳴書聲達旦常思及父母早喪涕泣

以昨血卒平時囊空如洗賴同年時御李公助之而自薦紳知予者并知生咸為予秋下道惜生不獨丁傷心也生生於年月日 子一昌春銘曰不爲于此其文五色宜瑞王國鼓曰世之俾吾求其故而不得君豈厭塵寰之偈不者耶

墓表

南京刑部侍郎踈山吳公墓表

蓋嘉隆間撫有踈山吳先生者篤學嗜古一德初祭不替予自入仕路側陪縉紳末議而知先生為一代

完人云近卑耒田間野老術先生遺狀猶令人凜凜  
易名之典久而未霑大常議謚以維風聞幽輒首先  
生嗟乎日月綿邈明德愈新孰使之然彼其醇誠渾  
噩結于士大夫心故也吉水鄒子元標欽先生遺風  
上題先生墓曰明名臣碩儒踈山吳先生之墓曰  
之表其遺事曰先生諱悌字思誠別號踈山其  
蜀人自蜀徙南豐又南豐徙踈山代有潛德  
父望皆以先生貴贈南大理卿先生未出  
道經苦竹村忽折十里而達踈山而先生

先生為非常人自幼即凝重端雅長而聞  
儒象山先生學得其宗寤寐不忘師事卓峯黃君德  
之白鹿與諸名賢切劘歸而道鄱湖舟幾覆坦然自  
如若自得也退而獨處踈山一覽亭凌高厲空穆然  
深思同儕竊咷笑如弗聞也者辛卯舉于鄉壬辰第  
進士拜樂安令以才調宣城令樂安政未幾得民和  
行之日車輒不得發宣城字民如子而上官則苦其  
亢有時貴故舊邑令欲樹碑誦功德當事屬意先生  
先生曰故無可紀述即有紀述而忘德罪坐令卒不

村碑守墨而持衡索羨先生曰衡一也豈令有餘守  
則不足以邪正異視耳守默然撫臣無如先生何矚  
先生上計考功氏則以夙負苦先生而邑民爭相戒  
無苦賢侯卒完夙負其他救荒羨政未易更僕數不  
知者曰吳宣城傲吏也知者曰傲非凡吏竟以治行  
高等召入為御史是時賄賂公行即重金不足以當  
貴人一盼而先生隻手謁貴人實不持一錢首請振  
風紀具奏議中會南畿試錄弗當  
旨上怒甚謫罰有差且欲罷諸生制對先生

速先生于理已而怒解出先生而是科士鱗次  
起為王國楨者則先生力也奉命督鹺兩淮首表章  
孝經以端士趨而泰州布衣王心齋良故陽明高足  
弟子然行危獨衆或異之先生屏騶從式其廬與語  
連日夜有契疏薦于朝欲倣吳臨川陳新會故事雖  
不行識者韙之

獻皇帝梓宮南附議者謂道出維揚須毀民居而後  
通維嶽先生以心計民居卒不毀

先帝優詔褒之先生雖在事時時念母朱淑人不置

請急歸矣卯再除按部中州風紀凜然如折強藩建  
歸德郡疏請祀伏羲與孔子同凡所勅畫不為一世  
計皆裕國訐謨覺世大範俗士之所迂而避不為先  
生之所孳孳討行不倦者也世方亟先生而分宜為  
政先生感時不可為遂歸矣歸而泳言邁軸者二十  
年惟與諸名德講求實學即干旄過里不得覲先生  
面間常步田間農夫至爭道而趨人曰此非吳柱史  
耶曰柱史而垢衣敝履耶曰垢衣敝履乃吳柱史也  
今相傳以為美譚分宜敗諸炙熱者鳥獸散乃知  
生于家擢太常少卿晉太僕大理二卿刑部侍郎卒  
公為廷尉為司寇媿媿求生一時有疑獄株連者衆  
先生欲生之而沮於群議後竟得復生比者先生遺  
言為之地也諸生全者人人頂禮蓋嘗論新建學術  
一提西江從者如雲然于先儒家法稍異矣仕則譚  
任任則宗伊尹軻氏曰有伊尹志則可無伊尹志篡  
也分宜柄政楊容城沈會稽遭禍殊烈酷戍者纍纍  
不能死不能戍惟退而明志耳不知其所任者果志  
伊之志否耶是時論出處正獨吾吉鄒羅二太史撫

吳先生三人不仕耳世以仕為任先生以不仕為任  
任孰重焉學則譚樂聖人所謂樂者自然性體非有  
所加而以縱情恣慾為樂去樂旨益遠先生須中情  
灑然而居鄉逡巡如處子曰學以尊德性只是敦厚  
崇禮其與諸稱樂者異矣間有知致力者喜譚寂夫  
道體非有寂感先後可言語寂遺感語靜遺動身心  
互持動輒成礙先生曰執游氣斃息為寂體與逝者  
如斯意天地懸隔嗟乎聖人復出有易斯言乎先生  
早事一峯取證心齋觀摩鄒羅二先生靜謝世氛廿

年自稱密證宜所學卓爾如是世皆知先生高不知  
先生學知先生學而未知先生之學所以遠且深非  
以世儒以名相自持也謂撫數百年象山先生後  
見如分明如先生者蓋難其人矣予故備術之令異  
代有所考鏡焉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公墓  
表

予歸山十年髮白且老懷友一於窮且益堅屈指生  
平交道不少一見令人捐形剖心情曠神怡則吾友

去華當公其人哉潘公與予定交在癸未秋予初入朝公且捧檄為温州子去為予留而辭捕者數日既公為侍御以言事播遷道文江福對又數日庚寅予調南比部公亦量移至相眎期年莫逆予心公從尚寶久不調聞公杜門述易予欲請潘氏易玩尚寶馬公廼以病卒予時時思公不勝心折而公予之墓表請即不請予亦有言歲之終始則公之遺子易敢辭按狀公諱士藻字去非學士子松先生世為婺源桃谿之代有名卿曾祖錢即蔡公父灑以公貴贈尚寶司少卿當潘氏最盛時森七公過計而徙考槃及公生而才贈尚寶公復挈公而歸桃谿十八補邑諸生隆慶庚午登鄉試萬曆癸未成進士授温州推官近時理官為上官耳目一切逞氣談陰險刻忌諸同僚及各屬咸認為恭敬而心實憚之公盡損其觥稜自僚長以下推心置腹事無大小不為踔絕駭異惟期于平所上温州政議為地方久遠計甚悉諸小吏有才諳者汲引之盡力而不逮者覆愆蓋瑕以需後圖聽獻有筮倫常者痛懲之不

少假餘即犯重辟悉心求生比是時守衛公承芳為  
名二千石而諸郡丞以下政益有名咸公同心之夕  
帶臺及觀察使賢者習公學行不敢名公為屬不肖  
者即忌公亦不計曰吾道如是丁亥召公為福建道  
御史不三月以上脩省疏左遷舉照磨公為言官海  
宇期公與公自期待道政長遠亦不以能言為事疏  
以厚煦至無大痛哭流涕語公不能久立朝端此其  
故難言矣公初試銓曹諫臣論云克已而後能協心  
正身而後能糾邪銓臣讀公論者動色相與入  
照人人以公為能踐斯語公既遷惟玄惟默力前二  
語以自檢戢未嘗少露怨誹態越四年召還積官至  
尚寶少卿自庚寅冬予調南外凡曾經建白落職者  
隆擢輒不得

旨獨公徙吏部徙符丞徙少卿輒得

旨吾黨咸相慶曰公為碩果衆陽之階也而一陽復  
剥落天其謂何公生子居家立朝所至以學為事常  
樞趨先正羅南城耿黃安李溫陵門最後為文潔鄧  
公深知即方外有一長足當心者公必叩首頂禮曰

師曰師不敢忘計偕與焦翰撰祝給諫為縮帶交聞  
友有一善足稱者必與定交以身下公惟恐失賢者  
心世學者顛顛守一先生言公遇畸人得異傳常自  
信質諸鬼神無疑一段秘功謂天人不隔纖毫信處  
自取具載易述中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惟公有之公  
卒朝惟埋光鏟采調護善類為事海宇善類人人倚  
公若嬰兒依戀慈母以公慈衷厚德其疑承宜無可  
量年僅望七官僅五品士林聞公訃者相向短氣若  
名嶽之摧巨峯而百鳥之失靈鳳也悲哉然公孝義

應實信于鄉邦鴻撰作記照照今古天界公寄斯文  
之傳者蓋在此不在彼子不復以世語悲公矣敬撫  
公大槩彰之墓道令公 磨石勒辭俾過公墓者讀  
予文有遐思焉公諸懿得及子嗣嫁娶具狀中者不  
復列

屠節婦吳母貞裕墓表

貞裕者 上從繡衣使者請 詔旌故贈孺人屠氏  
天死能赤身矢節又訓具子侍御君為世名儒故顏  
其棹楔曰貞裕人稱者不以氏而曰貞裕尊之也余



讀烈女傳至割鼻截髮咬指以節殉夫世未嘗不嘆  
曰烈則烈矣不聞其裕後何若甚至使其夫不免為  
若敖餒鬼此夫以身名者也若孺人者難矣孺人蓋  
屠揮使爵女而適吳光祿公冢嗣贈文林公駟未三  
年卒孺人孑然一身與杞梁妻三無所倚者何殊而  
孺人以夫靈為倚以影為天至十年而侍御君達可  
始生得請公宗立為嗣庚三十餘年煦育教植侍御  
竟成進士奉孺人養會稽卒完名皎節與赤日輝月  
相掩映而吳越間賢士大夫咸播之聲歌繼彤管世

世罔極豈非難哉世或有閔轂音悽然不忍其  
顛越以茂抱蜀者當侍御未生時孺人十年中晷晷  
曉夜孤燈明滅艱辛憔悴之狀忍死以待所不知何  
人而竟得嘉魚公仲嗣為子夫人又有守其子茂視  
箕裘蕩佚先世善物至末年落莫間闕誰語者孺人  
目侍御君翱翔皇路夫世亦有視其子顯融者不過  
蠅營拮据為祿寵計侍御君又孳孳以正學著聞孫  
正志又為世偉人正志子又復鵲起孺人所以事天  
者固純至而天所以篤孺人祚者命隆愈熾蓋交相

助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惟終則吉惟吉斯裕孺人以之不然即有子立立而未必賢且貴賢且貴未必奕世雲仍若是者豈非天執侍御嘗私告予曰吾母外家中替而絕不以銖兩私外家治家勤儉井井有條達可立矣有齟齬者母氣稜稜不下遂息吾父子今日皆吾母甘荼茹蘖受天之鑒故達可治家一尊吾母約束有蕩而侈履盈而不知滿一不敢以范家予聞而懼然成唐盛時公卿士大夫濟濟砥礪羔羊素絲者皆本于

歐陽康節婦墓表

予今數世蓋臣貞婦後先史冊非其植根者深耶予故玆辭表貞裕墓道俾它日紀吳世家者采焉

予門人蕭生鳴鳳篤論士也常語予內姻歐陽康母苦節狀輒為神王一日以書介母子參軍習謁予予肅而入其人貌恂中恬與之語竟日大悅乃手諸名公序傳求表予不敢辭按狀母蓋龍泉人慶士康女適歐陽欽孔欽孔卒時母年才廿五時習才兩月欲

絕姬諷曰夫死不死在兩月孤兩月孤如生即爾夫  
生之年而夫所以飲恨不得盡于道者職爾是賴爾  
即從夫地下老者呱呱者將誰適為命乎母聞稍解  
強啖糜而謝曰母言是夫吾身豈必一死之為兢兢  
吾心死可矣早夜敝形垢容坐卧一房閨房閨外不  
窺左足有妣以心語告者輒嚙其面而捉刀以眎有  
事當關白者一女奴遞相傳女奴憊則已矣然不令  
其將命蓋不惟結潔其身而庭以外

其相其肩悉令辰佳節未嘗不嘯呼涕泣及至  
其立而顏稍解享年五十五而卒人稱完節云鄉子  
蓋嘗論貧富之殖節者難易蓋相懸焉貧則勞勞則  
思善自經營饗飧外計無復之矣乃富則佚佚則思  
逞其滅獲未易馴也中外窺伺以為奇貨者未易彌  
也而紛華綺靡洞心駭志者晨夕未易忘也此非冰  
心石腸從風濤中砥柱未易能也歐陽在淑以素封  
著習雖稍遜諸室然在它邑亦稱上駟以匹婦而能  
赤身託兩月之孤以不隕家聲代夫終于道父道可

以為難矣予謹題曰明貞淑歐陽康母之墓玄堂既  
荷壺範猶存蘭芬可挹彤管不磨矣乃士大夫明詩  
書知義理委質王家有權可趨熱可炙輒不難以父  
母體虧辱不顧至不知節義何物過孺人墓下者當  
回心而壹行焉易曰恒其德貞從一而終詩曰士也  
罔極二三其德予表母有遐思矣

傳

大理寺左少卿健齋曾公傳

公名乾亨字干健學者稱為健齋先生故  
公仲子而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見臺公弟也早年  
伯公見背依少保出入惟謹廿一而舉于鄉又廿年  
而借元標舉進士拜合肥令以才調休寧休寧故壯  
縣人多以簞簋損志而公泠泠冰操泊如也會江陵  
興度田役下苦束濕公不疾不徐事集民甦具汪司  
馬經野記中癸未以最召入為御史未匝月露章劾  
大司馬司馬故江陵嬖客先是安成劉御史臺自遼  
罷歸司馬時撫遼懼無以中江陵驩秘污安成贓私  
江陵手狀示諸客曰劉生爾爾而以我餽賄何為劉

負我我卒不負劉客以潞公誦江陵公憤填于中又  
故朝官夕疏即罷且甘之疏未云近世巧宦能為貪  
毒亦能為清潔能附權奸亦能導蕩平其為含毒附  
權奸甚秘而為清潔遵蕩平則人罔弗聞見也者縉  
紳皆以為名言是時

上親攬政有止輦風吳縣欲禁言路自公及馮給事  
後言事降者罷斥者趾相錯矣補海州判尋陞推  
官不任晉職方主事三年改符丞晉光祿少卿庚寅  
北虜跳梁羽書旁午上附髀詔問九卿方畧

對云互市已久人心糜玩兵馬朽鈍邊臣故相蒙飾  
非大振刷不可長恃請遴侍從中諸才望臣往觀之  
乃濟報曰可而公遂得大同兼山西道御史行事公  
拜命曰吾家世受國恩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吾敢愛  
三尺辱明天子命隕家學為遂單車按行部落所至  
錢穀纖細必核而材官即大帥散衆議不少貸所  
列著為絜令旃裘聞而相戒不敢犯境上報聞  
上嘉悅陞大理丞晉大理少卿公為少卿時值京察  
冢宰餘姚孫公考功高邑趙公二公精心職事一時

宵人慾汰殆盡而盤當路肯乘機出趙已而罷公呀  
然曰是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機也是君子小入進  
退之會治亂之階也忿而疏銓臣功拜語侵轉臣不  
報同事者聊城王公汝訓南樂魏公允貞諸曹郎聞  
而角起當路稍不能堪推公開府者三不報遂乞骸  
骨歸卒江寧旅邸公之歸也詔撫按報公痊可起用  
而海宇日舒

賜環一疾不返忌公者獨人耶公蚤年宏蕩計偕歸  
而受學文恭羅公嘗自論初如萬馬奔馳久而敢心  
緝性如馬有轡不復放逸公生平沉潛淳涵初宗石  
蓮既而與海內諸君子交相切磨晚而信西方教曰  
異吾儒趨操者幾何而學欲徹性命之精此其津筏  
焉非深知者絕口不譚聞如也公之學即門弟子不  
能窺其涯涘美然公最嚴關鍵取與廩家居及計偕  
矚然不滓人以孝廩待公公欣然受之以少保故待  
公公辭不報與人初方而嚴既入仕路幡然曰疇非  
吾徒予能無情乎居嘗憂世急才根自天性與少保  
公雖怡怡而事有當詳盡者反覆不厭少保改容受

之蓋嘗論世學者譚肩罪罪闕畧躬行公醇深粹穆稠衆中不輕吐單詞然自束髮至蓋棺自大廷及幽獨行有繩檢言無瑕疵起諸先儒與公揖讓無忤顏矣元標弱冠舉於鄉孤立一意群小憚之甲戌公自都歸一見為忘季交元標小小排績擊節不置頻年聯榻並軫千古已附驥尾公旦夕捐形剖心即元標時露鋒穎亦不予逆元標遭譴來凡諸相知者時時畔去獨公心如一日此足扼鄒生乎予自

賜環同朝兩人俯今追昔有無窮之感一日嘆曰子之夜郎過計者曰待江陵罷政子得歸髮鬢髮白矣世間兒女口如是燕雀安知鴻鵠從古而然予曰髮白而老不官何如公大笑又元標以吏部郎休沐子舍里中兒故揣摩貴人意指造語進熟公具為予言曰夫此諛語不問知為讒夫也予曰公休矣吾甘心葵絕坎塙何傷寧與細人爭衡哉今元標斲茅深山以老瑣瑣讒人貝錦罔極嗟乎彼將謂堅可磷也白可淄也天下萬世公論可掩隻手能蔽天而日月可蝕也庸詎知堅白有真日月亘萬古如新乎且此

讒人者更相投更相驩也而惜乎世之蔽蒙也愷悌君子公其人矣公墓且宿草少保曰子于家弟篤不可無傳謹為撮其大槩并傷心嘔血見知我難其人耳大氏公自傳平安能傳公也

論曰宣廟間吾里大理李公茂奉

特勅進退百官一夕客死朝房無以為殮公卿助之殮歸廖公莊廷諍西昌官大理疏易儲事搨之殿陛血肉狼籍暴瘡赴謫皆邑名公卿也公奉

特勅飭邊政與李同幸而疏銓臣寃觸忌諱與廖同

李茂原再辟廖不期年起為名臣諡恭敏勳載太常公竟與李皆客死清風凜凜徒令後世頌名儒興景行之思嗟乎豈非天哉

刑部尚書鑑塘朱公傳

公名鴻謨字文甫別號鑑塘山東青州人祖朴隱父得正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五世單傳朴隱公憂之日禱于神夜夢星如月落前楹而公生公幼方五歲母程夫人棄世公哭之哀識者知非凡兒十五補郡諸生為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吾宗



穎泉公督學東魯得公卷心固竒之夜夢虎吐明珠  
在庭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心得佳士開卷得公  
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吉遂為更定今名挈公入衙  
齋朝夕討論 大進已已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  
後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  
器之庚午舉鄉試第二人卒未成進士有言公素者  
乞銓司而得公為司理公至如貞女結縵其身五獲  
如大阿出匣不容迫視吉郡多要臣有來于者公出  
一幘號示人要臣惕息然亦以此府然忌不恤也  
者訴兩臺人人願得朱青天而質成焉自兩臺下不  
敢名公為吏而吉諸名德士咸私服曰公骨器泠泠  
相戒各邑無犯約束從公陶冶者皆為名士取高第  
幾遍西江久之公亦與諸吉人相忘曰茲道義鄉也  
匪吉誰容吾憇丁丑大計有同僚陰薑公者曰公執  
法過嚴而民苦公當路不無少動吉孝廉幾百人咸  
聲言曰我公濂洛中人吾吉數百年僅僅見此此而  
可議則吾等叩九闕為公白寃議止卒中前議內召  
授公南道御史公至方兩月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

南齊書卷之六 行略  
者于廷公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爭夫人數使  
女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  
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死矣夫人不能  
難公草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爭語語  
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欺而犯惟公有馬江陵欲逮  
公而中解以嚴 旨勸公歸公得 旨跨寒驢出石  
城門留都人相指嘆曰小民無福真御史滯矣歸家  
尋所謂朱家庄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洋水樂饑讀天  
下書不譚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願為聖人

洋水康莊即公隱地名日與馮孝廉公子咸講  
聊天人關繹經史諸使者于旌至公門迄終不得一  
望顏色去七年 詔起故官不二月旋丁通議公憂  
歸又三年起補河南道御史巡按江西江右故公舊  
遊地士民聞公如清獻益門重臨賢者心目為開不  
肖者神骨為竦諸貪墨吏多解綬去公至敦尚風教  
默持大體戊巳間無歲所至賴公為生疏請蠲積逋  
減密額詞極悽楚 上特為停寢父老謂自唐貞襄  
公龍後不再見焉蓋貞襄公救民兵燹後民至今尸

祝之云公還朝晉光祿少卿轉大僕少卿會議與重  
臣忤即拂衣歸蓋重臣與臺諫邪者比而公與洪陽  
王公以公議規匡不入公遂歸明年 詔起大理少  
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巡撫應天公為操江撫應  
天會倭事告急諸騷皇者多肩越帑藏為備倭計公  
獨察地理要害與夫兵器朽敗者飾之諸子弟弄兵  
者戢之不妄支一錢曰吾安能以未至之倭憊久安  
之憂赤乎久之倭不來吳亦不困吳賦重多倚豪右  
公窟穴公精心計與諸長吏講求畫一法初或難之  
而公亦稱便公居常自語使在吳十年可使家給  
足而惜乎公以遷右司寇行矣公所戢諸弄兵者皆  
宦族力能變白為黑謂是固無弄兵者不知人臣無  
將將則必誅小懲大戒小人之福公以一身而犯勢  
族公獨何心法有所必伸情有所不忍故也公既遷  
去即忌嫉者不能有加曰清而肅公而正海忠介後  
一人爾公為少司寇為國守法法得公平然推公為  
少宰為少司馬者至再俱不用此其故難言矣戊戌  
公遂卒至不能為斂大司馬岳峯蕭公及符卿益軒

蔣公比部靜所劉公醜金始得具棺歛公貧矣世因有陰縱子弟多厚歲陽市貧博庶名者若公之貧豈至死而後見哉為理官六年衙舍兩注地不可足公以蓋支兩以履涉者不干不問李夫人布衣蓬首諸臧獲弊衣垢面如入葦門監縷之鄉未嘗從官遊也按西江歸諸尉薦者多厚幣走謝望公門書亦不省後冀公勞始得歸迺不得公一面多典衣歸換江頭顯矣李夫人飲食衣服無加平時宦念之公雖欲辭貧得乎公生平心儀端恪冀公

其大庭以及屋漏無墮容公卿以及走卒無飾辭尊灑洛關閭矩矱如護要領眎世之新學如操戈入室恨不屏逐之曰此亂吾道者一日與元標譚輒動容相戒曰吾生平于此理校勘得深世心不動久矣子無為所惑元標謹頓首受教方期稟度吾師以老而公下世矣公與人處一定交終身不忘平居未嘗譚人短長聞人善喜動顏色見一才推轂不容口會試常為趙文懿所取士文懿以國士問公文懿用公于定國本及枚郭侍御密有奏記不欲以文懿顯名

然文懿始信公後亦不能無疑公公沒後始有得其  
稿者善不近名學惟著已公其人哉馮孝廉謂公篤  
行似呂涇野清介似孟我疆風節似楊斛山經濟似  
劉宣忠馮宗伯謂公朱絃疏越可謂兩兼子竊謂公學  
術上尊孔孟近守濂洛蓋我明慥慥大儒如公不多  
庶指矣鄒元標曰世知公者以留臺一疏及公所至  
惠稟凜然不知此公緒餘耳予故畧而不論公博  
學而時出之所稱社稷臣醇儒公無愧矣使公得永  
年光日月而扶名教可勝道哉

### 恭介陳公傳

恭介陳公餘姚人也名有年字登之號心谷先世弋  
陽人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大學正護南渡道餘  
姚開元鄉樂而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始徙今  
壩頭寶一數傳而生孟善以孝聞孟善生右副都御  
史克宅號省齋是為公父都憲公四子公最少九歲  
即能屬文覩試錄私為改竄省齋公內竒而呵止之  
曰孺子無妄言十歲省齋公下世公益自發憤十八

南皇集 卷之六  
以廢遊大學為同里文恪孫公器賞壬子舉順天鄉  
試高等壬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至辛未積陞驗封  
郎中十年間為母唐淑人請省侍至再公之為郎身  
也明法勅躬吏刑無間而在驗封會成國朱希忠卒  
其弟希孝援例請贈王事下部議公執不可時希孝  
貴用事江陵馮保倚為腹心少宰攝部密承江陵  
旨從之公疏曰令甲非有奇功異能不得越請忠雖  
危從不過人臣僅僅職事何奇異可紀越請者非法  
遂請者不職臣終不敢溺職徇非法少宰欲削牘公  
固爭始以原牘請江陵不悅竟 旨從中出王忠美  
公即日杜門乞休不得請以病歸客有以硜硜難公  
者公曰小臣與大臣異大臣忍小就大小臣不得其  
職則去夫吾愛吾硜硜矣江陵聞而恚甚遂有吏部  
不赴部不得用之 旨終江陵身十年堅卧不起諸  
言臣徃徃為公暴白其事江陵愈怒噎公暴白又在  
事外無能釋憾于公江陵敗始起家抗選事先是同  
邑月峯孫公直更革後為國家懲汰搜羅殆盡公繼  
孫公益同心以濟海忠介當路所忌者公起之至大

用凡公所為孤介潔潔一切書問餽遺剗除殆盡當  
略心不悅然以公資望不能撼陽浮慕之而已例陞  
太常晉僉都御史巡撫西江時江西巡按朱鑑塘公  
冰心與公相比又相得驩甚為西江請蠲請賑請城  
宮額皆得請竭力濟荒西江藉公有濟言臣有疏無  
遺糴者徽商藉是舟絡繹不絕為媒利計西江民仰  
屋竊嘆有告公曰令郡邑私計沮之或令市贖印其  
徵人實受其利地方穀無得它徙幸甚公曰夫  
不習為欺乃條四事請旨末曰議糴言甚惻至方待  
議言臣起而擊公矣疏至當路子揚言曰此故為郎  
不曉事者今為中丞復爾爾擬 旨罷歸公歸之日  
行李蕭然民輒道不得發初當路意以選郎處公則  
公故為銓郎有持正名以中丞落公職公不復陽矣  
海宇益為公不平懟薦特至庚寅起提督操江晉副  
都協理院事積陞至吏部尚書公生平吏部久于人  
才素所留心又熟諳各司體聞報不能辭則挈一老  
蒼頭行海宇似公彈冠者衆公至清肅苦節眎為郎

時益必諸中貴私啓曰可以情自否公答曰彼此公忠體國吾情也它則吾不知諸中貴咋舌退諸貶斥言臣皆與當路有郗者當路假上意禁錮之公無日不請不得請至再至三與古人補牘而陳者無間當路已不悅又自江陵敗後平湖及孫長公皆以疆執求復國初銓臣體陞除不關白當路益不堪又乘公推內閣而上冢宰及大中丞名并起王山陰擬旨切責落選司職詔以後宰相奉特簡公援古會爭之力謂冢宰及總憲廷推有故事而山陰蓋

不若若宰相不廷推則將來開私竇無已時竟乞歸

取公歸始公之為冢宰蓋

上特簡既而繫公不得盡行其志非上意也內閣諸君執魁柄御宇何事不得聞若進退人才不得關其忠則相虛設矣公謂相臣叅秘議不得與政吏部不公不正相臣得請旨從事若一一奔走私門如江陵時議而後行此一簿書吏安用冢宰為柄鑿不相入宜也公歸而大臣為名節地者以銓門為怨府諸司纍纍強半斥逐又越數年特旨罷先後銓司者



二十餘人而諸所錮言臣名惟懼污辱啓事司臣人  
人得自擬襍進矣公位大僚家遭回祿居不蔽風雨  
常寄居寺之清隱堂清儉蕭然自其天性世清者多  
刻削公得一善如獲拱壁保護之不置人有微過輒  
為曲庇取人常先大節常曰夫玉無瑕者有幾彼瑕  
玉矣柰何以美玉混石居家孝友如平時卒謚曰恭  
介與孫長公並稱名家宰云鄒元標曰初公為郎去  
國曰大臣當忍小就大乃為大臣又復不能就大豈  
其硜硜者始終一致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公  
有馬說者曰硜硜有聲之堅確者易曰介如石不終  
日貞吉又曰介如石以中正也公中正有諸躬見幾  
明決不俟終日所就者大在千古謚為介也宜哉世  
慕廣大而逶迤末路則吾不知矣

明嘉議大夫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定字趙  
公傳

趙公名用賢字汝師別號定宇蘇州常熟人也父承  
謙歷官叅議公自幼奇敏可五齡叅議令一日以朱  
子綱目試之讀晚即能背誦其大義者幾寸許公益

奇之戊午中鄉試不第會參議公卒里人與參議有  
郤者無所發憤乘公侍婢暴卒遂中公直指逮甚急  
公赴理意氣閒雅誦讀不輟郡守縉雲李公見公寬  
而目攝者又為公解公遂赴試登上第讀中秘書名  
稍火 穆皇遊而置之首服闋授翰林檢討丁丑冬  
江陵間計不奔喪臺省疏保留者紛紛公當箸竊嘆  
曰宰我短喪夫子不可矧不喪乎彼望風希諛之徒  
不獨不為世道計且不為相國進退計矣是時西南  
有星狀若拖練經月不滅公遂上言輔臣不喪天象

示傳中云楊溥李賢在朝亦嘗起復然溥  
母而賢業已歸未有衍衍政事堂謂之起復者三  
舜不以五臣共職而替知人之哲文武不聞十亂居  
列而隳親賢之明 陛下留心采擇何患無腹心股  
肱奈何使輔臣乖父子之性傷天地之和哉疏上會  
同年編修吳公疏先入公與吳朝夕徒步待  
命大宗伯馬公手疏而喜曰詞林翩翩吾道之光聞  
欲杖宗伯曲為公解江陵跪而以手撫鬚曰公饒我  
公饒我宗伯退而飲泣 旨下杖六十編氓公狀甚

肥杖後肉潰如掌妻陳恭人腊而歲之歸宴坐危樓  
不與聞戶外事江陵怒未解有直指涖吳者受密諭  
將興大獄吳中洶洶公撫劍長嘯曰吾得從子胥游  
不有餘榮哉不問而其人尋悔曰吾奈此靈知何以  
病歸復有代者抵毘陵業已露爪而以前殺安成劉  
柱史事逮去癸未用薦起六月晉右春坊右贊善時  
遷人轉集議論盈廷欲返江陵政甚切滿朝積不能  
容又群小翕訾乘間抵隙進熟為自固地而黨議侵  
公矣公疏極言朋黨之禍謂其開讒邪之端遏仁賢  
之路助陰險之勢消正大之氣引歸不允晉洗馬管  
國子監司業晉右春坊右庶子時東南大旱公夙擊  
民艱探其委曲所列十四事意欲為東南細民稍稍  
息肩疏入 上令進士袁君黃入吳議會有忘者寢  
不行司寇陳公缺而布之曰今後世亦知吾孰有抱  
先憂志如希文者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兼少詹事  
晉南京禮部右侍郎改禮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陞  
吏部左侍郎而公歸公為祭酒彰教貞軌惟嚴舉高  
士鄧君元錫劉君元卿為士鳴脩忠臣黃公觀廟百

度惟新在禮部疏建儲疏宥言官李公沂疏黜中官  
張鯨曰我終不以身之將隱而忘 君父海宇方俟  
公旦夕入相 天子而公歸矣公之歸以監生吳鎮  
訐奏云鎮故御史吳之彥子初公在史局與之彥約  
婚既公以言事落職之彥恐不利已中悔遂遠去有  
告之故公遂以聘辭而其家大喜為得計公起家又  
欲附麗公怫然曰是以交為市以女為餌不可相去  
十餘年女已字蔣吳氏始奏遂有起乘中公者為公  
暴白者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少司農李公頴少宗伯  
公元震廷尉朱公廷益台省郎署幾二十餘疏皆  
寢格而御史大夫及侍御吳公銓司安公行人高公  
等至抗冠去夫以問巷婚姻事一有司治之至冒瀆  
宸聰昌言盈庭不能抵先入單詞正人去諛夫昌此  
不可得而究詰矣公自癸未起家乞休之疏數十上  
曰若不歸謝忌者雖行如魯史操若夷由不點不止  
至今而徵焉公素慷慨激烈剛腸嫉惡自其天性陳  
恭人輒懸所腊肉示儆公歸陳恭人迓而泣曰世欲  
腊吾夫子肉不盡不止我生女而益之刀俎乎嘔血

數升卒尋公卒所著有文集數卷行世子四人能世其家鄰子曰國朝中秘戊辰最盛辛未取士

穆皇首置公與 孝皇籲天求佳士者同意世皆以公為得人公雖不盡究其用然風猷凜凜與古名臣爭烈矣彼下石公者瑣瑣何足道哉

### 書趙學士傳後

趙學士沒其弟與諸子屬予傳草成黯然魂消門人曰先生慟乎予曰此非予所知曰得無以苦肉計乎予曰苦肉計丁丑冬事癸未以後眎苦肉更甚荷

聖恩賜還置之生地矣吾等心如水之平也故設詞波之如鼓之無聲也故陽為擊之俾不得一日安其位眎大年時又更甚先生曰不去必不令完名去後卒若左券嗟嗟傷心哉先生何負國忍使跋躓至此予奈何不慟門人曰先生何如人曰剛方挺直孝友彬彬天付與世之齷齪者為敵其為文睥睨一世大都如干將出匣侍其側者不容迫視至與小人相接小人以甘言美詞索其心下疑盡吐衷赤搃之非玉鉉之人而雜膏不

疾不我能即先生之謂矣曰得無以其剛耶趙內江剛而相何也曰子覩內江所遭乎內江初起吏部郎南昌萬司馬公恭偕入而謁吾吉水周簡肅公延簡肅坐之左內江拂衣徑出大言曰我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聞之當路旋徙去內江得不再辱若吾等當此時以忤堂官奏矣無論內江張馬平吳臨海董華亭癸丑起家丁卯幾何時其人不一年郎署而開府者諸人未必皆純心純德也當時未聞議其驟迺吾等入朝拜一官群反目而視曰 特恩孤立一

意輒曰悖德于是時仕未久亦以為 特恩巖居川

觀邇來沐 特恩者何如大都在吾黨曰 特恩在

它人曰宜然夫即荷 特恩 上恩也受 特恩宜

有特報又曰悖德此又何說也又無論當時張吳董

三君子丘諸城為都諫有讒之者葦亭怫然曰公休

矣月林掌科言我好不聽華亭謫外僚父磨勘世事

氣歛心細不敢輕當時士猶可想見故當時從銓曹

臺省起家者後多為名公卿則培之者固也壬辰一

粟臣入留都相見予喜動顏色揖者再曰吾為兄喜

子曰何曰予辭陸冢宰冢宰曰何以教我予曰老先生不要用諸建言者便好陸公曰朱青州鄒吉水我好不用他陸公留意兄如是予不覺呀然夫建言豈盡謀國者亦豈盡皆負國者惟在我衡而用之夫不聞告冢卿以拔茅彙征何道而惟告冢卿以禁錮吉士若而人也心公耶私耶平湖意婉而正與華亭答讒者意同夫二公涉世日久炯炯雙眸故能聯絡當時士為 明天子使不遭二公則必方正倒置以讒者為忠謀而延之密室矣世間如此等者何限于不得聞者又何限奈何吾輩不晨入朝夕出內降逐之行不悽悽皇皇席未煖挈妻孥去也夫人臣獨立于朝者大都其人磊磊落落如千尋之木不屈不撓與藤蘿裊依者不同惟在清朝培植而呵護之主于培養樸遯佇為喬木主于摧殘松栢竟同蕭艾日月悠悠江水滔滔先生骨已朽矣墓木拱矣忌先生者息矣夫一唾不能污天浮雲豈能掩日行見先生精神貫長虹而映日月予回首二十餘年事明窓淨几痛定思痛再書于末趙氏子孫在思自樹無忘祖父苦

而讀予文不幸不得為良臣還朝者在審時進退無  
端予等覆轍有世道之責者當思爵祿祖宗爵祿非  
一家私器不可獨享其厚賢才天下賢才非權門私  
人不可以勢而招與其過而錮之以釀子孫寘報不  
若過而用之以彰一代明德且孤鳳矰繳餘生使羣  
鷄剥琢其間鳳翔千仞鳳德奚損悲世道日凌替矣  
嗟呼予不獨為趙先生一人慟也

左春坊左諭德兼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復恭  
吳公傳

學士吳公名中行字子道別號復菴常州宜興人尚  
質丞吳公性仲子捉髮侍符丞飲客命對曰笛聲林  
外轉公應曰杯影水中浮坐客大驚弱冠舉鄉試欲  
計偕公訶止之曰老生兀兀者何限孺子無躁公遂  
謝公車乙丑戊辰兩入彀會與尼撫討有郤者抵公  
卷于地至辛未舉進士選讀中秘書授編修歸省段  
安人丁丑入都江陵迂而喜曰辟經分校原以屬子  
而奈何偃蹇不進公意固有在佯應退冬會江陵有  
父之喪故事輪同館一人治喪公察江陵哭不哀心



怪之覩矯旨奪情事心愈怪意臺省有明大義者廼  
保留疏交章至矣公奮然曰豈其堂堂翰苑將遂無  
彛正乎遂閉閣草疏明大義江陵所恃以彈壓百僚  
者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公剖晰父死不奔喪于理  
所不忍而法所不敢言婉而刺公意蓋曰江陵器我  
不淺吾言行相與有成不行使萬古不可泯此議論  
疏入具副封進江陵所江陵曰疏入乎公應曰豈有  
未呈天子先入相公者乎江陵怒公遂退次日趙檢  
討疏入又次日艾沈二比部疏入而票杖譴命進矣

公聞報南尚望天而謝段安人者再曰吾不  
急于人之為子者吾死有子代為子瞑矣相向  
孺人者再曰白髮在堂呱呱在室其以累子吾死  
毛孺人挽袂泣公割袂躍馬出而東者以琅當至公  
語二三同事曰今必死膝不汗死死愬  
耳呼子亮曰酒來酒至酒至盡一危而人時天露忽  
陰黯天雷有聲杖舉公血噴鼻面衆爭謂吳編修且  
死忽秦中秘挾醫至投一七蘇是日予疏入而迫促  
公等日甚乃以板閉扉公之路河水雪峻嶒魂魄為

消越數日而段安人訃適至公泣曰天乎胡不死我  
從吾母地下乎嘔血數升抱疾遄卒廬于安人墓左  
孺慕者三年鄉人罕窺其面江陵怨水消客後計于  
直指使宰予其人中悔去後來者皆謂其  
又以前殺安成劉御史臺事覺逮而  
言者薦起家入郎晉官允明三年晉官  
右諭德克日講官世謂或可  
欲碌碌托老成為保祿位  
不匡拂又受邊將賄賂敗為  
不壯之而忌者

且甘心公矣會御史丁公此呂搜科場散法諸黨  
上不無心動而冢宰疏叅之于是言者侵及閭部併  
托疾求去卿寺大僚復紛紛疏留公不勝惋結曰保  
留大臣此江陵故知此可留彼則彼亦可留此是交  
相固也言官去留取自 上裁特疏叅言官此二百  
年未有事獨奈何今日見之此尚可與之並肩事明  
主乎疏爭綱紀甚力大史後菴謂公疏有撥亂反正  
之功顯而易見知言哉乃兩御史望 旨而擊公矣  
公即乞病免四疏得 俞旨賜公白金文綺乘傳歸

一時臺省為公不平疏留公公歸仍竄身盧葦中與漁樵薜蘿為侶而恥昔江陵時又加絛馬八年兩膺薦剡起南京侍讀學士公戲曰此以奪之之道與之也言者果至公屢疏乞身旨擬公在籍聽用未幾公病卒將卒正衣冠呼諸子部署家事歌四闋長逝公長身玉立兩目炯炯氣雄萬夫不容迫視與君子處肝腸立見與小人處則辭色盡赤令之無所容故君子知公而小人萋菲亦由是故然千載而下彼小人与烟雲俱散而公凌厲正氣駕風鞭霆與世無極小

人今亦得中公哉所著有賜閒堂稿存於家鄉元標曰吳公以直拔林不竟其用卒予聞訃而傷心者久之得公四歌公之造于死生之際又爽然自失矣

書吳學士傳後

復菴先生再起未一年歸窮困之人曰是不可令之踞人上踞人上必亂政予哂曰嘗未登席適逆其罵坐耶今政固在也亂不在吳先生矣予從仰今昔邪之害正如火火黑白立見惟陽浮慕而陰肆排擠譬之幽谷深窞一墜足鮮有能驟首者然士君子患心

行不真耳心行果堪映千古而泮而錮冒欲德凝祥  
之基無論其他吾皇羅文毅隱金牛與世無營人謂  
其以鄉約立置人死地鄉人欲奏聞至中道聞其  
止然耶不耶劉忠愍枉死獄鄉里謂其止一節  
予近觀其改葬一簪梳髮片骨泠泠白也二  
時坎珂鄉里人必欲黥之而共子與孫相繼感仕版  
不絕蓋其磅礴深厚之氣不懣不發不極不光彼一  
切秘計皆鬼神所使而為君子用者亦不較也吳先  
生官品與羅劉二公同而諸子森森玉立眎二先生

後裔猶似未艾吳先生有知乎必咲曰我畸人與人  
畸我者吾樂受之矣再書于末俾讀者知凡為天下  
事與人非屬親聞見都屬烏有而野史與鄉里小兒  
語當併行序其無輕搖筆端為鬼神所使貽口業之  
悔無及也

廬山徹空禪師小傳

義從同年曾侍御熟廬岳徹空禪師與近其徒心  
碧過余山房諱其師孝行甚具徹空故尖慶潛山人  
也幼入西竺寺禮師潔菴後乃剃禪居廬山黃龍潭

獲馬迎其師潔菴與候昕夕事之益謹出入必稟命  
不得命不敢行一日潔菴疾病醫云頰入肉乃愈徹  
空乃割臉上肉和丸啖師病旋愈亡何臉肉悉平已  
而潔菴病疽血肉潰敗穢甚背不能貼席徹亦以身  
代席者百餘日師疽亦旋愈然耶否耶二氏之道以  
孝敬為本徹空孝其師純篤如是自天申之宜其拯  
法空門續燈傳於無窮也彼或曰佛道最大一切行  
實如大海微塵亦無足觀余曰大海固不有微塵然  
微塵亦大海不棄余樂其行與吾儒類故特之達觀  
居士當哂余之局曲矣雖然吾輩譚性命入於毫眇  
而滅跡倫紀為糟粕者何限則局曲者固救世之性  
命也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  
六  
九  
五

鄒南臯集選卷之七

祭文

告諸儒文

自甲戌聞道之日迄今七禩矣其間時興時仆或得  
或失雖有不同然一念不昧不泯皇天可鑒戊寅入  
夜郎自謂得竟昔志然間閱佛經及白沙先生諸書  
知有此理苦無入處如欲入都下未躡足未褰糧兀  
坐直須時耳近看王陽明先生諸書訓物字為事字  
意之所着處為物格是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不肖始

南華真經 卷之十一  
知有着力處一日而生有一日功課一時而學有一時功課知體不是着空此學非靜坐可待由格不正以歸於正由無不正以底於忘其所謂正此聖人能事標不敢不勉也惟冥冥相之

盧溪祭濂溪先生文

標謹祭于大宋濂溪周夫子之靈而言曰洙泗既遠聖學愈晦天啓先生獨闢草昧太極有訓無欲有誨真鑰一起頓醒狂詩河洛並出濟濟同輩遠邇厥功孰與之配標志道有年苦力不逮近識此體與物無對一者為要終身謹佩嗚呼斯道茫茫弘之有待我今不承斯文安在一念有疚靈不我貸

奠朱鑑翁師文

元標不德今歲季春有妻之喪越九日有母之喪崩腸碎裂不醒人間事有傳師訃音首元標謂師神王千古當如岡如陵拒不信既得同門曾中商書謂親含殮吾師果真矣元標如癡如醉無淚可揮天何降割斯文之酷耶憶元標自癸酉蒙師甄錄師愛若子弟見元標範我馳驅也忻然喜虛縻時日也戚然



憂是時元標初失吾父師所以愛我勗我何異吾父也元標遠戍夜郎師以骨鯁為民兩舟相遭揚子之濱師解劔分攜泣數行下視元標猶子也既奉

詔生還與師或合或離師坐我春風貽我遺教古人不能得之嚴父而元標得之此豈世之曰師曰弟子云者可同日語哉憶師為吉州李時年方弱冠半采疑峻人咸以古名臣事業待之師以向古近裏著己人皆以聖賢品格望之乃今觀師口造有一不酬人望者乎茹冰攻藥有寒素士不能一日堪者師甘之

若飴矣不知師清風遍滿海宇者三十年一日也案無滯牘有老吏所不能決者師剴決若流矣不知師懾探九竅一宗正警石極瘡痍衽席者難更僕數也蓋嘗觀一宗相隨高風而不欲以節顯有撥亂反正作師一宗以功一宗實見其是也萬人必往灼見其非也貴有一宗尊見人一善一宗此愛之不啻口出濟人之危也拯之不受楚虜陰德隱衷有人不及知者難一二數也蓋師生平服膺者千古大成之學術所步趨者濂洛關閩之遺矩最惡者異端而未嘗

矜其知見痛懲者新學而未敢越其尺寸方今學術  
 靡襍士鮮正鵠方賴師以挽口之止而師竟飄然往  
 耶嗚呼山崩川裂梁木其頽小子何依穀我其誰臨  
 風杖淚聊寫哀辭元標大事稍襄當固為築塲之後  
 以報師知師其鑒茲否耶嗚呼師之神如日在天如  
 水行地中元標終不以師為亡也哀哉

奠定宇鄧先生文有序

定宇鄧先生字內醇儒也予自蘇末一謁而別兩人  
 脉脉心相期許庚寅再晤於... 卯壬辰處于

白下則交日深先生不以元標為不可教蓋骨肉矣  
 拜別而南有淚浪浪既各還山辱先生期我晤言元  
 標矢志立園固謝不往然譚心交勗無月無音自去  
 年元標遠遊大戚摧心拆骨音問稍疎意先生起居  
 無恙忽近道先生病急奪元標不信謂旬日前猶得  
 先生手書端肅如生平未幾而涂光祿下叅知且報  
 訃矣元標哀傷之後無淚可揮展轉牀篋終夜不寐  
 蓋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客有傳先生觀化時事業  
 已齊死生幻塵世吾輩以死生為拘拘得無為先生

悲憐乎然先生正已物正噴薄風雲可以胎育元氣  
漱石枕流可以領袖善類今岩壑無光朝端失色縱  
不為先生悲能不為天下世道悲乎或曰先生少負  
重名白首一心乃今完璞以歸儒林嗚為盛事先生  
可死不知先生生前既忘名相死後何期聲稱語曰  
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夫以名相觀先生則  
圓方之內者也蓋嘗觀世間慕學者十而九不落支  
離則墮影嚮深潛沉毅靜證幽探有先生其人乎善  
譚者十而九不儕功利則落喬瑣平心率物克孝克  
友有如先生其人乎竊嘗擬先生深潛純粹似顏子  
方正嚴肅一團和氣似二程無不可對人言似司馬  
君實洞見大意似陸象山早辭綬冕似之子水家貧  
晏如似羅一峰五十孺慕似老萊子化而不予似陽  
城嗚呼先生胡可死今竟死吾悲夫世之不祚而天  
之不佑人國也罕生逝而國子悲鍾期死而牙絃絕  
吾又悲夫同心之難再也屬襄吾母大事不能走哭  
先奠之以短辭辭曰

倚維先生式如玉式如金行不媿影寢不愧衾所可

者恟恟孝友之行不可從者泠泠萬古之心五老  
兮徒高宮亭兮自深吾欲以破吾琴倚維先生采江  
籬餐紫芝心潛姬籙獨玩庖羲豈章縫可玩而知即  
鬼神不得而窺白雲兮飛飛有淚兮霑衣吾其疇依  
先生鑒之

真家宰陳心谷文

歲在戊戌元標游更大戚方在苦塊中聞我師鑑塘  
朱先生薨已復聞先生薨天乎何不佑人國至是哉  
夫先生者社稷臣又純臣也世知先生者謂先生為

郎時暮塵重金為國守三尺不移寧得罪權奸老不  
知先生再起為郎三起為大卿其操彌甚也故先生  
握中丞印綬竭力救荒人言一疏輒勒先生歸者孰  
為之人未之知也位大家卿掣先生肘先生歸即聽  
歸者又孰為之人未之知也夫先生輒用輒沮而復  
用先生者何蓋迫于不得不用者陽浮慕天下之公  
議使先生不得竟其用者陰行一己之奸謀彼將謂  
為可以困先生不知所以自困而困國矣先生困于  
人宜佑于天乃天亦困先生耶是皆世事不可曉者

而先生孝友貞修一心一德如玉如金不可磷淄千秋萬祀誰能掩之先生用于一世而道亨千萬世矣先生未嘗困也元標辱知先生不知何從所至殫忠輸赤相期相許古人不踰每欲放山陰之舟而先生今為古人矣厚德未報言之隕涕憶在戊巳間西江無歲而先生與朱先生雙璧照映西江人以為奇蹟今二先生同返太虛其時日又同豈真人騎箕亦有數存耶嗚乎南北天柱一旦摧折元標雪襟橫臆不獨為二先生蓋為社稷慟矣謹陳東芻先生鑒之

祭張陽和中允文

嗚呼世固有眉面千里亦有衽席越秦余託知先生也蓋自不知其何因昔余羈繫黔天也親友避匿形影凋零而先生手琅玕托吾師朱先生以贈我也歷千古其並陳及余奉

詔歸里先生適持節星沙之濱雖左道未獲相識也擬長安千古而為鄰不謂羽翰差池先生遽已返其真徒令開篋笥而擬心神嗚呼世豔公者謂公擬元魁芥上第不知公抱足以酌元斗秉大鈞世才公者

謂公富著述裕經綸不知公學近宗文成而上邈乎伯淳嗚呼時非龍蛇文曜沉湮士失山斗人泣鳳麟如可贖兮何啻百身元標感念疇曩千古酸辛造望若耶薪芻敬陳靈兮不爽監此明裡

祭趙定宇少宰文

汝師先生而亡耶英風雄辭長髯濶步今雖別十年猶宛然在目孰謂汝師先生亡耶嗟乎世之惜先生者不過謂先生抱磊落濟世之才懷饑溺猶已之憂宜入佐機務以襄太平予竊謂不然夫古之大賢大

聖棲巖岫以自老有抱而不得展者何繫繫也有奕於此兩人共奕夫一勝一負湏臾立見而孰若袖手旁觀者之高乎且易繫玉玉鉉書詠鹽梅五味和而後可以調不齊之味五音和而後可以審不一之音先生骨鯁之性老而彌篤與人語協意快肝剖腎即受人欺不顧而羣小有不當意者言必犯其鋒夫此即列今官亦

聖主之渥恩而不相者廼天所以厚先生也吳下人文窟宅先年奪子道今復奪汝師何降割斯文之酷

也予方將欲買舟訪二先生登金焦泛洞庭一竟千古孰謂雙鳳逍遙大空昔也同官禁林已而同棲故里今復同返玄宅二先生今日同耶異耶死生尋常事元標不復為二先生爾矣一詞寄奠先生鑒之

祭吳復菴宮泐文

元標自辛卯與先生白下之別無何元標歸卧溪衡矣數年方得致一書于先生而令嗣以訃書報予得書蓋不勝悵惘云夫先生兩目精光如電矯矯健也宜享遐齡而偉袍豐賦百未試一先生柰何長往耶

先生才名天下所知也丁丑往事無足論也惟是生自癸未起家其立

朝者不過年耳而飄然歸既而家食與世無營矣而忌者不能忘情惟恐先生一日之出此何以故鴻飛冥冥弋者猶慕先生之謂矣先生維時上疏云所欠者一死先生今死矣其心行不得表揚于生前而猶得暴白于身後廼復有沮先生于身後者誠不知其何心矣嗟乎與人為善自古所難忌賢嫉忠于今彌甚先生今徘徊白雲眎世間毀譽若浮靄之往來太

虛彼下石者可泚顏矣嗟呼使先生當丁丑時默默  
自持方且翺翔大位則先生之有言者無乃所以自  
錮與然先生耻與草木同腐寧坎珂死寧為人忌嫉  
死寧禁錮死不願優游而生後有之毘陵而尚友者  
曰子道而坎珂死耶為人忌嫉死耶

聖主在宥而為人禁錮死耶于先生奚憾先生循生  
也元標不得躬真敬効孺子束芻之私惟神鑒之

祭胡廬山師文

太元氣散大化綿邈天挺吾師為世先覺蚤耽柔翰

詞場磊筆既謝雕虫潛心正學文莊文恭歸休切嗟  
奮翮雲霄青天鶯鶯昭代山斗曠世漁漁凍情歸養  
脩然一壑棲心於無全具于撲衝齊纒纒而剝剝  
聖關淵詣心神怪見者心醉聞者天若

詔起八閩式瞻秀一胡然一疾遺東堂帳冷  
真人不作深山窮谷心恫神愕元標小村師謂  
可斷詔我慙懃期我恩渥頃賦歸田數閉門  
內省漸歸于約師友凋殘曷勝離索詞潛然  
淚落嗚呼英風不再玄咳猶昨溟濔不死神遊廣



生耶亡耶德行有桔師其聲我見孔子卓

祭李養愚中丞文

嗚呼虔國山川夙稱雄奇苞靈孕秀宏發于茲惟  
 公之生實應明時金質上相松挺蘭滋筮仕民牧蕪  
 稿起疲特召青瑣噦噦其儀獨忌權奸出置臬司  
 公曰可哉吾性所宜粵西吳晉益宏厥施帝簡忠  
 良斧鉞攸持揚縮當路吏畏民安方納負鑿拂衣而  
 歸杜門掃軌言采其薇再召三補公疏屢辭  
 帝從公請而雷後期迺公先逝聞者增悲嗚呼仕則

良臣處則名儒慥々篤實吾道著龜切劘良深賴可  
 芳規公竟舍我有淚滂濡摛辭哭公豈為吾私公靈  
 不昧尚其鑒只

祭萬思默先生文

豫章之西代有名儒惟公傑特松柏貞姿樞趨石蓮  
 能自得師齟齬權奸未竟厥施々雖未竟吾道所宜  
 采苓逍遙盡謝雄奇偷然自得氣歛神頤收功于一  
 世莫能窺抽繹圖畫遠遡庖羲剖晰玄微心印獨持  
 期公大耋為世著龜忽聞仙逝泰山其頽元標里中

南身身道  
未學世目為癡公與文潔左挈右提二公並往奪我  
師資胼立天壤誰知予悲薦公以酒誅公以詞公實  
不死天日臨茲

祭素玉蟠宮允文

天扶元化代有名儒匪無名儒而多管窺倚維先生  
天挺雄姿篤生湖湘能自得師直窺元始玩心庖犧  
收功一源陋彼支離大言小言琳瑯並垂學成行尊  
德望羣推爾我論交跡阻形隨剖晰疑義迭奏墳笈  
我毋謝世先生大慈卹死存生遺以此詞方望先生

為世著龜胡天不憖吾道之衰如彼瞽者悵悵莫之  
如彼跛者誰為持危世道交喪中心悵悵束芻難致  
南望神馳嗚呼身不必顯斯文在茲壽不必永萬古  
惟斯身有去來神無不之孰短孰長我又何悲哀素  
遙將我愧後時先生聞乎豈謂吾私

祭曾從齋大理文

言運休明篤生吾兄賦性嚴凝秉氣孤清早登賢科  
樞趨先覺以啓以沃遂聞正學連蹇春官而博一第  
壯年出令政稱卓異

南華集道 卷之二 一  
天子曰賢特名內臺一疏明光遙謫海隈量移樞司  
續奏有成羣推德望颺歷列卿邊釁忽開

帝曰汝才汝往視哉以慰我懷君感特知夙夜驅馳  
有知必言以酬清時歸報

一人

天顏有喜債帥驕軍側目以視數奉

廷推而多齟齬翻然拂袖何計投杼屈指仙帆計日  
而還共采芝朮並隱東山胡天不憇忽爾仙遊石城  
眇眇丹旄悠悠憶自接交辱兄忘年譚藝論心形骸

可捐君有獨往人匪深知影響擬議陋彼世儒君有  
忠猶其心孔亟井汲不食為我心惻為吏而循為儒  
而醇如可贖兮何惜百身搗詞哭君顧影自憐君神  
何在眺彼旻天

祭蕭抑堂郎中文

元夫傑士郡數西昌挺生吾兄炳炳烺烺分符吳楚  
躡武趙張晉陟水部簡命勛勳疏揚先哲文恭文莊  
行方準繩操履冰霜人倫儀表吾道鸞鳳方獲休沐  
遽爾淪亡玉沉于淵蘭摧其芳才志未竟彼蒼茫茫

元標誼聯斷金昔忝班行聞訃奔奠淚落衣裳嗚呼  
驂騮失伴誰與翱翔鴻鴈摧羽誰與頡頏仰今昔  
悴我肝腸嗚呼百年駒隙孰短孰長達者一咲幽明  
奚傷靈爽不昧來格來嘗

祭師母朱夫人文

萬曆辛丑歲在季夏吉水鄒元標聞師母朱夫人謝  
世者久乃得函詞東帛遙奠師母之靈曰戊巳間元  
標在疚中聞師母違和是時長君方將入銓司乘人  
倫鑑予默祝天曰安得吾師母功奏勿藥使長君屏

奸壬登俊良為國家轉樞運軸世享太平之福予已  
聞師母平復元標輒喜動顏色而長君果次第典功  
司掄選事啓事推轂具當名實海內翕然稱不窺云  
甫移奉常而師母訃矣壻君清江令書抵元標述吾  
師絕絃之慟良苦元標俯而思曰師何動乎夫世享  
隆福者或薄于德師母之德微懿靜貞足為女師方  
且載之彤管流耀來茲世具醇德者或歟于福師母  
之福相師為名公卿為醇儒啓心沃心白首一德有  
子為名選郎清識朗鑑利在人國功深不宰諸孫濟

濟實桂荀龍未足喻擬世間何不足于母而師慟耶  
計母方且徜徉瑤池玄圃享人天之樂得無笑塵世  
之偏仄乎獨海宇沐吾師闔澤被長君忤蒙咸以吾  
師鳳失其凰長君歸而未得娛彩膝前為恨耳元標  
荷師知遇拔之塵埃扶之顛危而師母亦知鄉生為  
藥籠中一枝未嘗以泛泛視元標元標雖叨任途旅  
進旅退無能稽首師母膝前稱恩遇遙奠一觴蓋以  
慰吾師之慟而并申元標之私也惟師母鑒之

祭鄧少宰母太夫人文

元標得拜太夫人也蓋在少宰公之任南雍時云  
少宰公之被召師南雍也節屆端陽正太夫人於  
之辰元標得執一觴為太夫人壽太夫人怡然于  
元標子之少宰亦怡怡于元標昆弟之人時曠  
夫人年八十餘矯矯神王有啖挑食丹容即百歲不  
啻也又謂太夫人以兩子貴顯衣荆布食脫粟有單  
門寒士之風絕縉紳綺靡之習天以有餘付太夫人  
而太夫人留有餘以完造物又百歲不啻也乃今聞  
太夫人訃矣夫享全福受完名元標無足為太夫人

痛獨元標有私痛焉元標等別少宰公歸惟是太夫人春秋高是念豫章一葦可航常思取江魚八饌親為太夫人壽又念元標皆支離飄泊之人惟杜門歛蹤可以寡過不謂一面後成千古矣且少宰公年五十猶慙慙孺子慕往者夫人喜少宰亦喜夫人稍不悅少宰竟日不寢食少宰昆仲矣食千餘指孕祥胎和倚太夫人在上今太夫人仙逝此千餘指何所恃以為命標能不為少宰公私痛焉憶比部公官博羅時別太夫人金陵太夫人咨嗟徘徊蓋亦惟恐春秋

間且晚伯子在官今比部得以獲官過家棄太夫人事比部無終天之恨是天以完孝付比部也少宰儒林領袖官家急之如望歲而少宰且御攀輿太夫人以歸卒以善養終其天年是少宰又以完孝承天休也元標觀世之譚學者惺惺歸入于細慎于微惟太夫人母子間夫人母子作我西江楷模誰謂太夫人亡哉元標又有私幸矣或謂夫人不得觀少宰霖雨之澤是憾不知學為真儒是亦為政太夫人必無憾也聞太夫人屬纊時面有生氣四肢綽約

南齊書卷之七  
豈甘六乘白雲遊帝鄉耶元標更不敢効兒女子態為  
太夫人楚謹遠拜束芻盡通家子一念而已太夫人  
其鑒之

鄧母姚夫人哀辭

戊戌春元標妻燕吳之哀友人曰得無慟乎元標曰  
此非乃公所知予以狂取罪受閔觀侮故宜予妻果  
何為而借予受蠻烟瘴兩日瀕九死六年如一日使  
危機密發舍予妻獨生乎予苦多野適不覺移晷妻  
獨處一室度日如年即有拂鬱其誰告語每讀古人

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淚不覺潸潸下故聞  
姚夫人喪而重傷吾妻之逝悲吾妻而又知姚夫人  
可哀也或曰姚夫人從夫金馬玉堂非子妻處窮荒  
可同日語予曰予知金馬玉堂之樂而未知姚夫人  
之楚少宰公官雖大僚典衣負債故其常事又少宰  
敦天倫之樂聚常數百指夫人生平艱辛以成公志  
亦未易易少宰故自高操夫人亦何為乎乃系之辭  
寄予哀曰惟夫人有內美兮終身受此荼苦死而公  
既恤兮竟亦何補生既佩明月之珠兮死而乘明月

南華集選 卷之十一  
以往夫人死千中死生其晝夜兮知神兮干白雲其  
直上夫人招吾妻以逍遙兮予獨與少宰鵠影其相  
依仰視浮雲漠漠兮將無淚之可揮

承德郎雙崖府君鄉賢祠文

我里先覺代著旂常追德報功歲序蒸嘗言念我父  
夙步周行茲奉 皇恩 特褒為郎治吉祠祀耆碩  
頤頽印瞻英爽明德馨香後先賢哲濟濟一堂如玉  
如金為龍為光嗚呼士無顯晦作善則祥我父隱儒  
身沒名章被褐懷玉有 猶其藏何幽弗顯何微不光

永冠楚楚鍾鼓鏘鏘神其啓佑奕世彌昌

先承德郎雙崖府君入鄉賢祠昭告

痛惟我父實學名儒生平偃蹇有志未施仰荷  
皇恩 天寵褒貶司封請 命太史檄辭名賢俎豆  
鄉有特祠茲奉父主敬祀于斯嗚呼善結厥躬而發  
于兒匪兒之能我父之貽臣未報國 君有隆施臣  
職有缺子心則怡有清者酌有楚其儀千秋萬祀永  
言孝思

顯妣羅太安人焚黃昭告



母皆有德孰若我母慈惠溫良內外無間八十年而  
猶新母皆教子孰若我母教育元標百倍勤渠目覩  
數十年艱危悽愴浮沉宦踪歷人世所未有之艱辛  
元標已滿三年例得 恩命母戒勿徃子不畏朝端  
耽耽之權臣元標恪遵母訓潛踪不出不謂我母仙  
仙乎天游而始得被此 溫綸 天語洋洋雖報母  
之志少申孰若早懇以奉吾母今吾母聞乎不聞乎  
俯仰蒼昊有淚沾巾嗚呼知子道之未純幸寸心之  
不泯母其默佑世篤忠貞

先妻江安人焚黃昭告

維妻之德溫惠慈仁偕我茹荼更僕難陳箕妻同老  
夙志少伸中道棄予岐路伶俜妻沒一載始被  
恩綸衷腸誰訴淚落沾巾幽明雖異同非 君仁夫  
雖負爾萬祈鑒歆俯仰陳跡不昧者神妻神如在千  
載猶新

雜著

慧菴上人像贊有小序

予游九華索高僧而得慧菴慧菴名家子器

度老成行誼馴謹是叢林翹楚者已訪予留都  
玄湖官舍茲又訪余太平山房蓋數見而相躡  
焉陽明先生祠倒圮慧菴憂見顏色茲祠宇重  
新祀典大備慧菴默劬之力居多夫慧菴所學  
者佛而所慕者儒其見儒與佛無異耶亦有見  
分儒分佛為墮名相耶茲求予為祠記予援筆  
付慧菴歸慧菴歸矣九菴峰頭為我選片石將  
結茅以老焉偶有繪慧菴像者敬為之贊贊曰  
幻相非相幻身非真四大五蘊如彼埃塵曠離相無  
實性離身無法身上人須識取切莫墜夙因未識  
蒲團上兀兀坐識得時好將一把茅孤峰頂上散  
卧青山白雲無功無過

王夢峰先生贊

心慈而惠又確以誠寤寐先哲遵古攸行孝孚閭里  
行重鄉評逸民高蹈儒者章程謂公慥慥無媿斯名  
書明道先生語略後

明道先生之學盡識仁定性二篇考其時年二十四  
以是知聞道不論早暮有自少悟者有老而不悟者

在見地徹否耳或曰先生所謂以誠敬存之者與仁有異否曰先生有云誠誠此者也敬敬此者也非別有一個誠別有一個敬先生言之詳矣且先生所謂誠敬者非防檢非窮索而後儒以防檢窮索為誠敬真白沙語云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嗟哉

書象山先生語略後

象山先生自少即悟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古人之學先立其大此可概見然非先生初言也軻氏曰仁也者人也形色天性也即先生宇宙吾心之謂先

生於天人更無分別而後儒以人合天惟愈欲求而愈離矣或曰先生一生學與元初所見未見月異而歲不同何耶子曰聞見之學日積月累知其所有無忘其所能衆皆見其進也德性之學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即先生未之或知也此其趨操皆殊矣或又曰先生之學人皆詆之為禪何耶子曰此以耳食者也夫先生所誨人者孝弟忠信所謹者庸言庸行故詆先生為禪者非但不知禪且不知儒

書慈湖先生語略後

慈湖廓然朗徹始於扇訟一提當下直見本心可謂  
勇往直前矣至所聞師訓以無意談之非但有功象  
山方且有功聖門竊嘗聞諸儒闢為學之要有主靜  
者有居敬窮理者有格物者師之傳弟若手授密藏  
弟之受師若頗起沉痾不知大道本無一物師不得  
傳之弟子弟子不得受之師一無意盡之矣彼意左  
我成我成而人已異人已異而議論滋無怪乎指先  
生為異端而議者紛紛也

書白沙先生語略後

予自志學聞諸先達言必稱先生取先生書讀之  
數遍矣先生論學在靜中養出端倪又曰吾學以自  
然為宗予亦嘗用心于內似端倪呈露廿餘年無所  
得又嘗究自然為宗之旨與先生之學似若扞格近  
知先生之學自得者深非言語可求也夫端倪無處  
無之予以端倪求之無怪乎不得其端也道本自然  
子有心求自然終與自然者殊也先生語云求靜之  
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又曰從  
前欲沈安排障先生所謂養出端倪自然為宗者意

在斯乎意在斯乎

書陽明先生語略後

予嘗讀傳習錄以先生之學在是書近而知先生之自得，不盡在是書也。蓋當時格物之說浸淫宇宙，先生力排其說，約之於內，其後末學遂以心為內者紛紛矣。與逐外者何先後間耶？且當時先生隨人立教，因病設方，此為中下人說法，而所接引上根人，則本天津證道一語盡之。學者當直信無疑可也。嗟乎先生當時所造就者濟濟，今吾言豪傑岳立，然未有作人如先生者。予於先生不無遐思。

書心齋先生語略後

或問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予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纏縛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彼曰：予既已知之矣。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證之，宜其為天下師也。竊嘗論新建有泰州猶金谿有慈湖，其所人發揮師傳亦似不殊。斯道不泯，德必有隣。予于

益信或曰泰州主樂末世有倡狂自恣以為樂體柰  
何予曰此非泰州之過學者之流弊也夫流弊何代  
無之終不可以流弊而疑其學

書無涯公卷

崦泉周公晚年別號無涯公所著有無涯傳鄉人莫  
測所謂以問鄒子鄒子曰夫道渾然大虛而已虛生  
氣氣生形形生名人見其迹輒以為有狗生執有者  
道術為天下裂上知之士則又求之無名無形無氣  
之始甚至糟粕仁義析揚禮樂皦皦然曰無竟不知

與執有者奚異又有憂世君子欲為之調劑曰有則  
滯無則空求之有無之間不知所謂間者將安所在  
至聖經綸立本知化一無所倚若有所在是有倚也  
吾不知公之所謂無涯者果執無之見耶有倚耶無  
倚耶公昔受學羅太史文恭公膠庠博鑄人之譽鳴  
琴流愷悌之聲飄然賦歸行誼純固行哉桑風致哉  
桑罷官後著五柳先生傳以見志余讀其詞神王千  
古因嘆哉桑蓋幾於道者往往為其清節所掩然哉  
桑固不有一世又安有千載不必論也公官與哉

烝同無涯之况得無相類也雖然同不同無論莊生云以無涯狗有涯殆已公不以無涯狗有涯余又安能以有言徇無言哉他日與公騎決莽之鳥窮汗漫之野相眎一笑而已

書太和卷

予嘗試之一念而和景星慶雲一念不和妖星厲鬼和者功德母也雖然和者人所自有非強其所本無也試觀赤子熙熙皞皞與造物游喜而不知喜怒而不知怒號而噎不噉和之至也居士之和眎赤子何

如果復本體所自有耶亦取必於外而強自排  
復所自有者可以享帝可以享親達之邦家無怨強  
自排釋者一膜之外卒然觸之朝而焦火暮而凝冰  
而和之旨遠矣居士謂我然否

書天下善士卷

予病卧白雲官舍彭生德卿持劉學使友善卷索書  
予觀德卿老成練達無能措一辭雖然予所謂友善  
者不同說者謂予為一鄉善士斯友一鄉善士因與  
天下皆然若然則一鄉之不善者將置之度外耶予

謂若果為一鄉善士則一鄉之人皆善士也果為一國善士則一國之人皆善士也果為天下善士則天下之人皆善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無賢愚無古今一而已我輩為善亦當無賢愚無揀擇並生並育俱立俱達熙熙皞皞即有至愚不肖者在其間亦竭力引掖獎勸相率而歸于善譬之春風弘敷百草向榮所以謂之善若然則漁樵畊牧皆吾真友不必冠冕也閨閤寢室皆吾實學不必四方也成人之善有大小則所就亦有大小荀曰吾為善士所友者止於善士不過孑然自小自度之人一膜之中秦越同胞雖謂之惡可也奚善之有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又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此聖學脉絡必明乎善而後知予之非妄也嗟乎今志學者衆明善者寡德卿致意劉使君子之所朝夕未能者此而已其何以教我

書潛龍菴貞梅僧卷

鄒子曰道本庸無奇也奇者失之道本澹無取也利者失之道本悠至恒也急遽者失之夫吾儒以好奇



南華集卷之七  
逐利急遽失者比比矣往予從先師遊宿孟菴是時  
高足滿座貞梅敢推魯不比數不二三十年間諸高  
足安在獨貞梅惟魯與菴無恙予益信道在澹在庸  
在恒矣因僧而回首舊遊其中升沉生死之故益重  
有感云貞梅勉之再遲二三十年相見如何

書準提慧菴僧卷

予夙有志于道凡海內耆宿宗匠皆請益不為友  
者寡矣久常念真修之士或逃之方外或被衲杖鉢  
之流亦虛心請教教予者未見其人常思念南海窟

宅及太和名山恬漠之士徃徃托足欲一徃以病  
能出戶然聞太和有不二和尚隱虎耳巖人問之止  
一嘯相迎南海舊有南宗僧相知不知存否今慧菴  
飛錫二名勝吾知其必有遭也歸而有得幸以教我  
予常愛書萬法歸一四字與人無一人酬我我有友  
屠長卿高才絕學隱于四明持此問四字歸何處

書胡黃溪扇

癸卯春予扁舟白鷺環溪胡叟同坐問曰人講學在  
修德夫子首曰德之不修方才說學之不講中庸曰

南華集選 卷之七 三十一  
尊德性而道問學予聞而心喜告叟曰世儒說修德  
非尊德性之旨也德性曰尊高明如天一物無以尚  
之之謂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修德者知無  
修之修則尊亦大矣

書上因勝遊卷

吳孝廉光卿舉于鄉七年計偕癸卯春始擔簦從庾  
嶺遡章貢望武林金山入齊魯去杜友為之賦勝遊  
明珠灼爍光卿載之為行李重鄒子告之曰今人居  
房間者望天日則目為之暘由邑井而之郡國者則

神為之曠自郡國之天下耳目肝膽非疇曩有矣予  
嘗謂登東山一章孟子教人開見地法門夫學雖不  
滯於見却以見入今世士局局然矜飾蒸嚴如井窻  
夏虫不可語大道者局于見也子行矣之齊魯所見  
者非泰山乎予嘗偕友躋其巔與培塿無異竟其宵  
與深厚終身不能盡夫斯道日用庸常無蹕絕竒異  
終身由之不能盡亦猶是已子究所謂不能盡而無  
可致力者然後為天游也已

逍遙樓銘有序

元標拜別予師十餘年每一念及寸心如搗師非但  
知我且成我年八老大始知古人在三之義非虛語  
白髮在堂遠遊未能回首山陰道上春風如在忽師  
寄道遙記一冊元標捧而讀之喜師邃學非近世謗  
謗者可窺而容有在坐者曰先生以講幄舊學簡在  
聖乘茲寓內靡寧東倭跳梁礦使四出所在方岌岌  
讀先生文寄情烟霞魚鳥間花木竹石自娛眎古人  
江湖憂國之義不有間歟且古之抱膝隆中畊莘版  
築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以視先生謂何元標曰先

生純孝人也聞之先生父為東武公博學宏辭亦正  
廉潔士竊其餘膏輒取上第為大官公獨浮沉州邑  
間以循良聞海內士縉至今高而惜之茲山故公樂  
適地先生居之若曰見公羨墻聞無之而非親非忘  
世也古人常於孝子之門求忠節王明用汲先生不  
乃以見公羨墻者試其未竟萬一千八百四知師莫若  
弟子子言誠有當先生但記云陽見而冰消首然則  
消與不消有別歟元標曰否否若以清者而易濁是  
二之也譬之水凝則為冰融則為水水與冰消與不

消寧有二執而世儒以近心主則人心聽命不知其  
所聽命者有方所歎無方所歎此非深造天德者不  
能不溺其所聞而先生所謂無住而無不住無在而  
無不在恢恢乎得斯道之大門下士為著龜敬系

銘銘曰

若若東武飛鎮山陰蜿蜒下五里置千尋誰其似之  
翳我朱公名實相副穆如清風送仁杖系名挂循良  
再刺維揚方駕道張萬姓倚毗旋賦歸來詩書枕籍  
鹿鶴裴徊爰啓後人一經授受三溪流遠根培枝茂

伯也服官議讓持平未究厥蘊克嗣家聲仲宗伯師  
世之羽儀結廬茲山用永孝思兀坐危樓其身則幽  
白雲莽互黃鳥相求煦以海日蕩以長風以道以遙  
萬象皆融其融維何不即不離如人飲水寒溫自知  
言寄鄒生子今而覺負笈而未予共爾學小子聞之  
實獲我心奉以師保天日如臨身未能至心則嚮往  
蠲吉南文齋心函丈師其啓我無疾于頑拜題無諸  
誓永名山

瀧江講義題辭

瀧江歐文忠公阡表地其地多山山嶽崎磊落盤桓  
 百餘里一水從虔溯歐抵瀧三獅踞瀧頭入其境者  
 如陟清虛玉都人文自文忠公至今鬱為海內冠冕  
 先母羅安人玄宅今厝漕坪與瀧伊邇予習與鄉人  
 士遊聞拈書義偶有管窺得二十八章同志諸君剖  
 剔以傳予連遭大戚二毛蕭條形枯神蕙不知學強  
 商學不知書浪說書醜態畢露未改先覺長者  
 憐予醜發予覆洗心而改取曰未晚也

仁文瀧江兩書院增定並序三氏約題辭

邑故有約而間有借公道逞胸臆者予頗厭薄之午  
 來世事漸乖奢靡相競蕩然無復先民繩檢因思子  
 云以約失之者鮮夫約則鮮失不約則滔滔莫返寧  
 獨鮮之云乎哉乃取古監田約泊邑中事刻于兩書  
 院巨細畢載與邑人士合其舊而新是圖書院士  
 庶畢集月日章明歲時商略舊學與約偕行庶幾稍  
 有維繫人或重而輕約不知道無隱顯事無精粗  
 約即學也程子言云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  
 同體予謂茲約亦庶有自實踐約語無愧余影雖聖

南華真經 卷之七 三十一  
賢復起當與同符不即縱譚心性若數家珍一二不  
為里巷子椰榆者眇矣

書同心之言別劉柳之使君

予自庚寅冬得聞柳之劉公賢恨不親其人既聞公  
出而奉廷對又思安得借公為吉典刑亡何公果拜  
吉州李子歸卧青螺白鷺間時得公公醉穆予與公  
年雖相若然觀公褻身如處子雖老吏幽間貞  
靜嘗自媿以為不及公以治平第一經曹數請首召  
備交戟之選

上深居法官未得旨而公嘗嘆曰夫不臺省不官耶  
出入內外罔非王臣粉署含香盡皆時彥吾無所擇  
官矣當事者熟公起標暫移水部未浹月內召旨復  
下咸相顧咨嗟曰胡不為今日地鄒子曰公品超世  
外而以世法觀公者淺也譚仕之義莫備于易允升  
大吉矣卒至于冥升夫至于消不富雖允升奚吉也  
素履以往似無咎矣終至于其旋元吉至其旋元吉  
亦豈止無咎也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惟公今日  
以之吾人一念而冥即都三事而何厭之有一念而

素升沉俯仰無之不可公行矣鄒子自期與所以期  
公者千百年千萬世此素心耳持是素心可以配天  
可以享帝可以事君親可以對聖賢公勉哉無令素  
者久而淄也是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公有味愚言  
乎

書周氏家世傳卷

元標叨里選先大夫雙崖府君以長書勗勉甚切元  
標嘗佩出入不敢忘戊子春毀于火覩斯卷淚潛潛  
下矣先曾大父澹然公嘗為靜海諭風志聖學有澹

然集子每過靜海求諸學博遺蹟不可得觀雙溪之  
語如見澹然公焉夫舉祖父所遺者予不能守隻字  
而公季子能護持公所訓伯子者裝演奉將顧諟不  
忘繼元可謂純孝矣嘗慨人之昧先訓若弁髦而惡  
聞格論者始於不知有道則棄學棄學則  
忘身忘身則滅親繼元惓惓不墜先訓宜其慎修思  
承所學卓爾如是嗟乎人知身所自来而後能不忘  
親不忘親始不忘學也元標氏曰繼元之志學根于  
孝

仁文會約語

一先悟學以悟為入門猶適遠者以問道為先務適遠者苟不問道里曲折山川紆迴其不至摘埴塞途者幾希故學必先悟然悟有不同有省悟有奮悟有透悟省悟者謂人生百年光陰轉瞬石火電光所得幾何何可不學也奮悟者思聖賢齊民原同一體夤夜心思有為若晁而奮心生烏透悟者則神而明之實有諸已所謂不言而自得學之至也然有由言語觸發而入者有由練磨薰習而入者由言語入未必

徹根由練習入則恒久不已而居安樂處之因之矣蓋嘗論省悟者如寐之得醒醒在奮悟者如石之激火不激則無煙也透悟者如淨之透體渾然周流無礙礙之患矣嗟夫透悟者斯道之正宗斯人如作吾終身請事焉

一重修夫學以修為實際今誦學首實繁有徒無論不能化海來學即多口之譏反增是豈人心盡無良哉則素行之不足以乎故也故學必本修孔子大聖也以子臣弟友之倫為未能必曰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吾儕視孔子何如繼曰盡倫不過因沿於習俗之  
常而真意流盡於五倫之間者實有未盡分處故修  
在惇倫倫不惇是室而可無棟梁也顏子大賢也聞  
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訓輒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吾  
儕未必敏於顏子致飭於視聽言動之間者雖有然  
越於禮者常多故修又在崇禮視聽言動而可非禮  
是室而可無藩籬也伊尹任天下之重一介必慎故  
放君而天下人信之以其不以為利故也吾儕以身  
紹明聖直接千古之緒忽一介之義則雖有掀揭之

齒其誰信之真辭受取予之節者是修之急務也夫  
學人修行猶女子持身未聞女子稍不有躬而可以  
為節者亦未聞學人濶略修持而可以言道者豈夫  
世有克修此三者雖曰不齒一字目不識一丁吾固  
知其得斯道之大端矣

一貴證證者證吾所謂悟而修者也夫吾所謂悟者  
非他即吾之心也所謂修者非他亦吾之心也非私  
自我也孔子曰知及之孟軻氏曰始條理者知之事  
也宋儒曰進學在致知非吾所謂悟乎孔子曰仁守

南華集選 卷之七 三十五  
之孟軻氏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宋儒曰行所知則  
光大矣非吾所謂修乎夫又非判然二事也悟者即  
悟其所謂修者也以悟而證修則不沮於他岐之感  
修者修其所謂悟者也以修而證悟則不涉於玄虛  
之弊而實合內外之道二之則不是矣昔王文成公  
曰不規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已又曰戒慎  
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斯語也修悟雙融非  
達天德者未易語此語學必透此而後可以言證

白鷺會答問復

管窺說明明德即說齊治均平說學即說悅說克復  
即說歸仁說敬恕即說無怨真正復性自然民不能  
忘若忘畢竟復性未至此聖賢自考考人實語三說  
即一說第一義即第二義第二義即第一義未知然  
否其一  
管窺格物之說古來多端常有言如人入都門東西  
南北皆有路頭可入學者做得工夫片段到知止地  
步實與先聖家風不殊石本可也朱本可也不必拘  
拘然較同說異不知然否其二

管窺未發之中常人未嘗有此陽明先生有激語夜  
氣幾希與夫嚆蹴不受即未發之中竊謂常人穿衣  
喫飯時時未發之中在若無未發那得已發除已發  
亦無未發看未發不必過深過高常人箇箇有但常  
人未必覺耳其三

管窺二氏之學功行亦細密世之儒者實受其益即  
欲出語著書闢彼未必心服道路各別養生家一般  
存而不論可也不知然否其四

管窺不待擇而先服膺服膺何物必待存守而後擇

請問以何存守若不先擇恐存守亦是入廛路去  
管窺端倪即此不忍人之心也擴克息養瞬存不昧  
此真心也善觀之後先儒者一樣無兩樣同此直達  
同此精密不知然否其六

管窺反覆入身來此教學者真切語由真切而後能  
識心體識心體而後能求心心體彌漫天地古今能  
收能放能大能小不是儒者拘拘然以一腔血肉為  
心以一腔為心如春蠶作繭為求失放與求之義遠  
矣其七

管窺調甫首尾疑體用未言人已蓋調甫從用處得力即用即體愚謂此聖人先天化日語除人與百姓別無已除安人與安百姓別無敬若拘拘然守着一腔光景為性為存為敬於人漫不相涉此後儒之失也曰至愚至賤將何為人與百姓曰一家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一生多少在何謂無人與百姓之謂體貼安字安彼此相安相樂無怨無尤之謂體貼安相安相樂即謂之敬切莫錯認尋俗婚世為安為樂其八

學在知止又在不執知止公廓為迷眼打破意見良工苦心但愚謂善俗與超凡入聖鄉約與講學是一樣人一樣事無精粗不知然否其九

由龔使君言入躬行路由王先生言入正學路龔使君請于本原處指點何狀王先生曰此處難言愚竊謂使君問王先生答本原歷歷昭然現前猶向別處覓本原不知然否其十

管窺此章調甫以現前平舖為學公廓必探至元本汝光以當下為原本王先生云真心無內外放不去

收不來洞見真心矣不知鷺洲自有此嘉話否其  
十一

汝光深探有見通篇不能瞞明眼座上曰但除妄想  
得無作和事語乎佛氏云不斷百思想菩提作麼長  
汝光復我共十二

管窺譚國家舉錯惟當舉錯者方可言不然以吾輩  
為議政言生民利病惟留心民生者可言不然忌吾  
輩如芒刺大都會中惟實體素位而行不顧乎外二  
語方寸本分藉口一體冒認孔仁恐未穩當共十三

管窺調甫實落能克達得去精神亦自歸一即欲發  
之以悟心性彼蓋知欲立欲達即仁也強恕即仁也  
忠恕即一貫也愚竊謂果能克達更不必論心性矣  
能克能達處即是心性不必深隱共十四

管窺歸寂收攝保聚蓋各因人性所近而入若調甫  
則用不着警之人有用宣洩者有用保和者學何能  
執一但初學由此學不至放蕩共十五

管窺告子之學實出世宗吾輩但當存而勿論孟氏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其言自穩當共十六

管窺良知之說遞相口傳失真予實厭聞昔年在青原有童子歌良知詩予因曰冒認良知語濫觴予輩當濯以清風超度之須臾童子歌古詩調甫曰良知當下即超度矣雖戲實挈緊語茲會譚良知語頗少予心喜嗟乎誰知不譚良知之真良知乎其十七管窺不住即常住千古定論其十八

書白鷺會語後

白鷺勝會元標以病未能赴然神造矣方捷開自訟侍御公郵書望予意甚篤且屬以會語見貽元標乃

敢續管窺荅問後以當請質諸先生言為現在會元標言為未來會要知面不面言不言亡間也憶三十年前在青原予與調南汝定公廓然先生同下飯盃者幾千餘人而縉紳中獨王先生心跡最清儒凋落獨王先生如魯靈光居然存焉予嘗謂先生者猶然吾黨數子今不無墮其後昔人謂先生以黨人生墮地更有何事無以茲言為瑱而特然研之以底于成千里得一真儒若此肩也矧吾里于首自其天性倘焄焄相續侍御公功德螺鷺者益俊且大

